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五三冊目次

經義考三百卷目錄二卷（原缺卷二百八十六 二百九十九 三百）（二）
（清）朱彝尊撰 清康熙刻乾隆盧見曾增刻本 ○○一

經義考三百卷目錄二卷（原缺卷二百八十六　二百九十九　三百）（二）

（清）朱彝尊撰

清康熙刻乾隆盧見曾增刻本

書二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陳氏埴禹貢辨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陳埴字器之永嘉人從學朱文公舉進士以通直郎致仕學者稱潛室先生

李氏方子禹貢解

未見

邵武府志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國子錄通判辰州寶慶二年真德秀表甫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余氏嘉禹貢考

佚

閩書嘉字若衆龍谿人任惠潯二州教授差浙西倉幹上書論韓侂胄改通直郎主管徽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

黃氏千能禹貢圖說

佚

江西通志黃千能字必強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而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蕪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

孟氏先禹貢治水圖

宋志一卷

佚

傅氏寅禹貢集解

二卷

存闕

喬行簡序曰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抄忽之說究觀篤攷窮日夜不惕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群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弗知所入諸如此類甚衆余嘗得同叔此書讀之踴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攷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據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從居與余爲同里云

呂祖儉曰同叔禹貢圖考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葉適曰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

黃溍曰鄉先生傅公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据可

反復說齋書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降分陜之說語門人
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考
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
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
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亹亹不倦
金華志傳寅字同叔義烏人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
律歷兵制之屬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訂其訛謬學者
稱之曰杏溪先生

易氏祓禹貢疆理記

一卷

佚

戴氏宋禹貢辨

一卷

佚

鄒氏近仁禹貢集說

未見

陸元輔曰近仁字魯卿鄱陽人官龍陽丞嘗問學於楊簡
著歸軒集

王氏柏禹貢圖

一卷

未見

按西亭王孫萬卷堂藏書目載之

陳氏剛禹貢手抄

一卷

佚

溫州府志剛字公潛平陽縣人從胡石塘學隱居教授學
者稱爲潛齋先生

林氏洪禹貢節要

一卷

佚

張氏性善禹貢沿革圖

佚

王氏緯禹貢山川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朱氏右禹貢凡例

一卷

存

右自序曰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
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
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
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豬水曰
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脈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
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夭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無甚長
叢生而積曰苞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
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亂大水合小水曰過小水
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之一謂之
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

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畢可
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賦常獻曰貢
器盛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
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以便覽者

郭氏餘禹貢傳注詳節

一卷

佚

楊士奇曰禹貢傳注詳節先友湖州府經歷郭慶宜先生刪節傳注為之以便記誦者也先生治書嘗從元進士蕩養高講習其授受有自云

江西通志郭餘字慶宜泰和人洪武中徵授廣東按察司僉事

葛氏大紀禹貢要略

一卷

未見

鄭氏瑄禹治水譜

一卷

未見

夏氏寅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姓譜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京吏部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終山東右布政使

梁氏吉禹貢疑誤辨

一篇

存

楊廉撰碑曰公諱吉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布政使

劉氏龍 徐氏縉 等禹貢注解

未見

陸元輔曰明世宗命劉龍徐縉撰進龍字舜卿弘治己未進士第三人歷禮部尚書謚文安縉字子容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禮部侍郎謚文懿

韓氏邦奇禹貢詳略

二卷

存

邦奇自序曰略者為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俟其進而有所考也弘治丁巳

歐思誠後序曰禹貢詳節苑洛韓公心得之學傳之家塾者往歲愚承乏朝邑知而求傳之公辭曰此特以教我子弟者非敢傳之人人也嘉靖乙巳春適公奉命總理河道於濟寧愚復備屬東昌撫伸前請公諾愚歸郡壽諸梓俾讀是經者本其說以研經義考其圖以窮源委庶知公用心之勤析理之精有裨後學不為小補云

桂氏萼禹跡九州圖

四幅

未見

陸元輔曰嘉靖四年十二月吏部桂萼繪禹跡九州圖以

進言古人之學右圖左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繁而圖學不傳頃者陛下命禮部侍郎劉龍徐縉撰成禹貢注解以供覽觀用意勤矣臣謂禹貢大旨分叙九州以經之總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安定田制經賦法通職貢其總叙於後則列山川叙原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大禹先後經理之本末也皇上蓋將因禹貢以考地理之遠近見貢賦之難易爲施教之次第而求所以祇台德先非若經生學士徒爲考索記問而已臣輒於龍縉取前代方輿形制合今日一統地圖重爲四幅其一別禹九州之限而禹貢導水之略書焉其一列山川原委而禹貢田制貢賦之略書焉其一載禹貢九州之域其一列禹貢五服之制經理分明本末具

備皇上誠於清閒之燕一展玩之則不煩訓詁而所以法象禹貢之意者舉在目前矣上曰覽所繪圖具知忠愛以是開發朕學深有裨益因命左右揭之御屏以便省覽

鄭公曉禹貢圖說

一卷

存

子履淳曰家翁禹貢圖并著之說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別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袤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九有

劉氏天民禹貢溯洄

二卷

未見

曾氏于乾禹貢簡傳

一卷

佚

吉安府志曾于乾字思健泰和人邑諸生從羅洪先學

張氏朝瑞禹貢本末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朝瑞字鳳梧海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鴻臚寺卿

徐氏常吉禹貢注

三卷

未見

禹貢辨

一卷一云禹貢解一卷

未見

全氏天叙禹貢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天叙號玄州鄞縣人萬曆丙戌進士歷官少詹事

衛氏[illegible]禹貢解

一卷

存
焦氏竑禹貢解
一卷
存
戚氏里貢禹貢瑤琨
一卷
未見
蔣方馨曰戚里貢字良父
諸氏敖著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陸氏大初禹貢華末
一卷
未見
按二書載山陰祁氏澹生堂書目

姜氏逢元禹貢詳節
一卷
存
沈薫纕曰姜逢元字　餘姚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禮
部尚書
茅氏瑞徵禹貢滙疏
十二卷
存
瑞徵自序曰禹貢一書兩孔氏註疏原本山川頗得其概
而三江九江悉屬影響至宋蔡氏据摭諸家之說深心訂
定多出先儒意表然援引證據未能曲暢間考禚端明書
傳會解各殊及余以大全諸儒論著問難鋒起因從誦讀
之餘凡關禹貢疑義信手摘錄爰採群碎彙為全書而益
神禹之明德于今猶在天壤間也鴻水懷襄禹不辭胼胝
起昏墊而登之衽席矣而規畫封疆物土之宜而布之利
曾不遺餘力其於量衡貢賦差等正錯辨晰王名惟恐經
制一淆適以起異日無藝之征而貽黎庶無窮之累故其
言曰底慎財賦聖人逆知後世暴君汚吏必有以財賦藉
口而先事曲為之防計深慮遠若此今海內非有九年之
洪水而瀕河流離穿渠轉漕無寧歲頃者邊鄙時警戈矛
竊發窮鄉方苦加派繼以水旱間作每來廟堂萬目之憂

使神禹持籌則壤定賦不知當若何底慎而尚忍以無名
之箕斂重困吾民乎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
米之畫習漕渠之歧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
則當念杼柚之空考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
要於底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以一言以蔽之如必字
比句櫛執今圖制疑古山川索碣石左右之端滋黑水梁
雍之辨三條四列地派脈分兩漢九河源流靡訂此不離
經生之耳食亦何益孔蔡之舊聞乎
何氏楷禹貢圖注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往余搜采國史備儒林一傳寥寥之人國初則

有豬子常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為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酈經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也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為一予每嘆之以為絕學今平子殆可以語此乎于其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鄭氏鄤禹貢注

一卷

存

艾氏南英禹貢圖注

一卷

存

南英自序曰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何可略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注一遵蔡氏定於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廢者仍餘為外注并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註互相發者亦咸收之以備參攷間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旨無敢師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備詳古今都會之軌擾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若加意焉者非贅也形勢要害守國之所重而河淮汶濟之間又今國家漕巨之攸害所不可不講也古人左圖右書故蕭何入秦收圖籍而漢業拔定馬援聚米為山谷而敵在目中今人徒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聞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人也可乎是圖考工特詳與經傳一字不遺凡脈絡之紆曲方面之縱橫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戶知天下或者亦有於斯歟

王氏綱振禹貢逆志

一卷

存

綱振自序曰大夏侯氏有云諸生欲芥拾青紫安務明經不明不若歸耕侯不能擬青紫既自棄諸生又退耕無地我求童蒙以告積而成帙將以問世先取禹貢孤行昔杜林傳古尚書有同郡賈逵為作訓既又馬融作傳康成注解而杜遂用顯侯誠不能無意其人也

張氏能恭禹貢訂傳

一卷

存

蔣垣曰福寧州人字禮言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人

黄氏翼登禹貢注刪

一卷

存

沈蕙纕曰黄翼登字學衡晉江人著尚書述解今行世者禹貢注刪一卷而已有朱廷旦莊奇顯二序

蔣氏之驎禹貢注

一卷

未見

黄宗羲曰之驎字龍友鄞縣人崇禎戊寅行保舉法掌院徐䕫薦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

高氏乘騏禹貢通考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高乘騏字映甫華亭人崇禎中貢士

孫氏承澤禹貢九州山水考

三卷

存

承澤自序曰粤稽天地間形勢闊大莫過於山水故中庸言天地之爲物不貳而指山水以實之孟子言性而舉禹

之治水以爲證蓋山水有原有委有脉有絡有分有合有性有情而其理甚奥也古今山經水志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但狎其耳目無足取也禹貢一篇不獨紀載成功造化之功用神聖之爾綸俱在焉余反覆讀之乃著其錄目於前而分考之於後夫山之所墳水之所瀦水之所奔山之所亘動靜相生剛柔互錯先儒謂理一分殊一理之妙不於山水益見乎　又曰余於丙午之春注洪範成復注禹貢至次年中夏三易稿而書成夫禹貢紀成功也實與洪範相表裏洪範曰水潤下禹行其無事以水治水也水之性不泊而五行之世俱順彝倫所以攸叙也吾夫子稱贊其盡力溝洫何也推禹之心也禹之時懷山襄陵不以爲天行之數山山已鑿由已消之而從水也平溝洫山向之無水不爲害者今之無水不爲利也溝洫之政興焉灌溉之澤普焉千載水利之經也讀者以是求之禹之功至今在禹之心至今在也予所以反覆是編經年而不能已也

夏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

五卷

存

陳子龍序曰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由貧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修也昔者夏后氏隨山刊木濬海內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以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黄河若也禹貢言治水也而其究曰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言治賦也即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由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成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故道日以橫決而兖豫徐兖之區民若履冰而處釜數千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而周禮稍防溝遂列澮之屬蕩然無餘即後世陂池塘濼之制其人亡而事亦旋廢矣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荆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運所肇商賈所販自京師而東則循灤劃抵榆關或自直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出居庸由龍固以給宣雲稍西則自大河以北浮漳衛度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向由武關通褒斜道以達關

中達轉北河而至京以大約三十鍾致一石民既恃漕益
偷惰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黃河既已日決而南與淮同
兖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縱其所如使逐故道而東南
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
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絕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
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廢而恃轉運既也恃轉運而
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急治河既也因治河而滯運卒
又曰轉運而河益不治豈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之
所急莫大於强兵欲强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先於盡
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
時九州同溢患其泛溢而與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
溝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淫溢

爲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
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不可得而治矣故曰今日之
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也夫天下之水莫大
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江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
後世倚賴大江以南衣食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
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大有以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
容安苟且言及務農任地則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
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一旦事急則鑄山權商加稅鬻爵
不復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
哉觀其制州別服任土作貢凡天裔竹石之微皆革齒毛
之細靡不詳貫要其大端不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
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務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

郡國之志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覽勝、
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
博而核矣夫搢紳先生知今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
皆不可行學者狃於誦習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
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所
急者著於篇使世之覽者有所本焉

允彝自序曰余少惆悵每行道路輒迷往來長偕陳卧子
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歧必明晰
而後已因念即此是學欲作地理圖仿朱思本意爲之益
增其所未備纂爲之說而於用兵險要水利屯田城池賦
稅尤加詳焉其說闊遠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爲禹
貢古今合註惟閩粵滇黔未入九州不能贅附餘已覽舉

大都方之註疏大全何敢比肩以爲用世之助亦庶幾云

張氏庶御禹貢便讀

一卷

存

朱氏鶴齡禹貢長箋

十卷

存

鶴齡自序曰記稱書教爲疏通知遠夫推之時務有不宜
非通也試之興代或不驗非達也泚覽史籍凡職方地理
河渠田賦諸書其文皆祖禹貢蓋經國鴻規莫備於此後
之人以爲文焉而已即哆口自命專門者類亦苟安舊聞
弗加深考安望其斟酌古今參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

之儒哉禹迹今陵谷代變山川徙改難以深求幸而
漢唐以來諸儒辨論各出以及乘志圖經約略可據雖其
間甲牴牾往往有之然而考今正古析同令異亦存其
人若復從二家之言猶千載之惑聚炸成訟焉可彌詰予
竊懸爲兵火餘生屏居無事爰取注疏大全與百氏之說
條貫而衷斷之大約體宗詁訓而旁及史家求爲通經適
用之學所愧身未履乎方州力止憑乎書卷支離紕繆敢
謂必無惟望博雅君子論定而是正焉嗟乎囊政不修潰
渠日壞轉漕困而搜括頻凶世變之所以論也有能慨
然慕古寬平休息以上合於底慎成賦之意庶幾宛委遺
文猶不至磨滅天壤哉

茌氏數樹禹貢庄

一卷

存

陳忱曰字貢庵嘉善人

邵氏璜禹貢通解

一卷

存

陸棻曰璜字魯重秀水新塍里人中崇禎壬午鄉試知大
姚縣事

嚴氏觀禹貢輯要

一卷

未見

嘉興縣志嚴觀字賓人貢生與弟進士勛含人臨並負才
名聞禾中三嚴

趙氏珊禹貢新書

一卷

未見

平湖縣志趙珊字天來諸生

胡氏渭生禹貢錐指

二十卷

存

程氏必二江詳證

一篇

存

朱氏鶴齡禹貢三江辨

一篇

存

朱子熹九江彭蠡辨

一篇

存

程氏以九江詳證

一篇

存

薛氏應旂甘誓論

一篇

存

同谷子五子之歌詩

史153 010

五首

存

何光遠曰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遊畋放牧於兩舍之外踐蹈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自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叙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賦膳宣王騶騎賜之酒食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

經義考卷九十四終

門人[illegible]校

經義考卷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四

楊氏簡書五誥解

一冊

未見

范氏祖禹湯誓仲虺之誥論

按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載遂湖之名

一篇

存

伊訓論

一篇

存

太甲三篇論

一篇

存

咸有一德論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咸有一德論

一篇

未見

按讀書附志九成[illegible]各相近一德格天間有數[illegible]

作

顏氏復范氏祖禹說命講義

三卷

佚

祖禹同宗攷殿說書頒復進劄子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君治天下閎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德要道備在此書盛德法之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裨於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於前謹輒記錄所言繕寫成冊以備紬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袁氏燮說命三篇論

一篇

存

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辨

一篇

存

歐陽氏路泰誓論

二篇

存

王氏十朋泰誓論

一篇

存

程子頤改正武成

一卷

存

胡氏洵直攷正武成

一卷

存

洵直自序曰按武成之書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攷正說書者猶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當在歸馬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廢邦冢君受命於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為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發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劉昌詩曰洵直字次魚貴溪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江西通志胡洵直字次魚新人紹興己丑進士累官湖南提刑司幹官

朱子熹攷正武成次序月日譜

一卷

存

李氏楷定武成

一卷

佚

合州府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意正之學以侍母疾
不仕教授生徒學者稱之曰靜正先生

張氏日宗武成考

一卷

未見

歸氏有光考定武成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余所考定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
亦無闕文又吳王卿皆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
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未然可疑也

許氏商五行傳記

漢志一篇

佚

漢書長安許商長伯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
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
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
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
數百兩儒者榮之

晉書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
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劉氏向洪範五行傳記

漢志十一篇　隋唐志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即位
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
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
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
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
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
論奏之　又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
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
範與仲舒錯　又曰劉向治洪範以為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王嘉曰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
藜杖扣閣而進見向闇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
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
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
咎之文益備

高允曰漢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
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

歐陽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
其說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
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與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
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旨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
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呂祖謙曰劉向父子災異之[illegible]未究其原出以伏生大

傳

葉適曰劉向爲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劘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使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矣　又曰洪範初不爲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爲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雜析剝辭門類而户分之以是爲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事夫豈不然而謂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與

楊楓生曰向以小臭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皆兩洪範五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於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法也

朱朝瑛曰劉向父子五行傳附會穿鑿固不足信而暘燠

寒風之分應於貌言視聽思洪範明有明文豈可槩置不講而謂一切事應俱屬謬妄哉若以雨合於貌暘合於言燠寒風合於視聽思雖復起朱子而質之將亦有所不能通別也質于之言不若是之固也

按許商劉向皆有五行傳記後漢郎顗傳引洪範記辭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當屬劉氏書也

王氏名未詳洪範讜議一作皇極讜義今從中說問易篇

九篇

佚

孫通曰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

亡名氏洪範占

隋志二卷

佚

洪範日月變

隋志一卷

佚

洪範五行星歷

七錄四卷

佚

穆氏元休洪範外傳

新唐志十卷

佚

封演曰開元中有唐類上唐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範外傳十卷

王應麟曰元休穆寧之父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賜帛授偃師丞

崔氏良佐尚書演範

新唐志卷亡

佚

權德輿曰博陵崔君元翰考某以明經歷衛州汲縣尉換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門人易其名曰貞文孝父

按權文公爲元翰文集序不書其父諱攷新唐書宰相世系博陵崔氏弟三房郝陽令抗子濟州刺

史潛潛子鳳閣舍人承構承構子湖城簿良佐良
佐子比部郎中元輪

宋仁宗皇帝洪範政鑒

十二卷

佚

王應麟曰康定元年十一月御撰洪範政鑒十二卷一云二十四卷政鑒書以皇極爲本上與下休論五行五事之證采五
行六沴及前代感應成此書上自爲序

洛書九事圖

一卷

佚

范祖禹曰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

其端

胡氏瑗洪範口義 通考作洪範解

宋志　卷

未見

晁公武曰胡翼之洪範解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徐氏復洪範論

一卷

佚

張氏景洪範解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張景晦之編景當景祐□年爲房州參軍

著論七篇

劉氏羲叟洪範災異論

佚

長編慶曆五年六月以澤州進士劉羲叟爲試大理評事
羲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
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蘇氏洵洪範圖論

宋志一卷

未見

洵自序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
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難犯而易
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

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援經而擊傳剗
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
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又後序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
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
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王五
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
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
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
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
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
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作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

某事明日必有某福錫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亞狹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日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其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乎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

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恭者允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爲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而爲雨且經之應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余不從華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霧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旣者深矣胡復多言哉

晁公武曰是書三論皆援繆以傳斥末以歸本一關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劉氏彝洪範解

宋志六卷

佚

蔣垣曰劉彝字執中福州懷安人從胡瑗學著洪範解周禮中義七經中義古禮經傳續通解

廖氏偁洪範論

一篇

存

湖廣總志廖偁衡山人天禧中舉進士著洪範論

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

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僞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孫氏諤洪範會傳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漢儒頗攻王氏之失

曾氏肇洪範論

一卷

存

朱子曰洪範曾子固說得勝如他人

經義考卷九十五終

門人蕭山毛遠宗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五

王氏安石洪範傳

宋志一卷

存

安石進洪範表曰臣聞天下之物大小有彝後先有倫序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為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嵬瑣而與其黨餘以濁亂為太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尚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勤績不効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illegible]以草芥之微裒裨天地　又跋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

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
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
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
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
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
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
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
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
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
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
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
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
爲者也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
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
事如天之雨暘燠寒風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雖有變
異不足畏也

陳善曰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
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

黃震曰荆公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余氏燾改正洪範

一卷

存

裴明之曰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乃贊
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
歲至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
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凡九疇皆有衍文惟四
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恆風若
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
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孔氏武仲洪範五福論

一篇

存

穰氏□洪範五事說

一篇

晁氏補之洪範五行說

存

一篇

晁氏說之洪範小傳

存

一篇

說之跋曰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
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以作
兵於睢陽五世圖書悉已灰燼學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
冬讀宋金紫□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於太書
□見之以以加觀作生之物也乃從坊於冬至前一日作

此亦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孫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
之云
曾氏致洪範傳
通志一卷
佚
盾氏頌洪範圖章
一篇
存
頌自序曰予以尚書洪範篇書於縑素施於屋壁有客觀
之而言曰此眞所謂君人之大法武王所以繼二帝明著
能盡心於是也苟將以請吾君列乎殿扆之右足以興一代
之理乎乃條其事爲章以奏之

四先生洪範解要
六卷
佚
按四先生者劉氏彝曾氏鞏孫氏覺呂氏吉甫也
范氏浚洪範論
一篇
存
陳氏伯達翼範
宋志一卷
未見
王圻曰伯達紹興中進士
[illegible]範有九圖九說

孟氏先尚書洪範五行記
宋志一卷
佚
吳氏仁傑尚書洪範辨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仁傑撰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修蘇洵
報所論
邵氏[illegible]洪範訓釋
佚
孫氏[illegible]洪範解
存

鄭氏思孟洪範解義
未見
佚
閩書思孟字齊卿寧德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著洪範解義
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陳氏埴洪範解
一卷
未見
林氏[illegible]洪範論
一篇
未見
趙氏善湘洪範統紀宋史列傳作統論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宋開禧間宗室璞園普湘著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蔡氏元鼎洪範會元

佚

閩書元鼎淳祐人不登宦籍以文自豪所著有中庸大學
語論孟子講義洪範會元

趙氏善非洪範補傳

一卷

未見

姓譜善非都昌人汭之子淳祐初進士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鄭氏元佐洪範福極奧旨

五卷

佚

陳氏剛洪範手抄

一卷

佚

劉氏夏傳洪範奧旨

佚

兩浙名賢錄劉夏傳字資甫上虞人寶祐四年進士累遷
兩浙轉運使[illegible]歸終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之句

胡氏希是洪範圖

佚

江西通志胡希是字則翁高安人通諸經元革命後家居
著述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予

趙氏孟頫洪範圖

一卷

未見

文徵明曰趙文敏公書洪範篇所書箕子武王授受之意
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多以爲恨然武王伐
紂箕子爲之陳洪範以其道而後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
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慰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
注今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

胡氏一中定正洪範集說

一卷

存

貢師泰序曰伏羲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疇至
我夫子繫易乃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以皆
爲畫卦出而敘疇若無與焉此千載之下辨議紛紜雖更
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未知所適從也況九疇之傳錯
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
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于文王之說攄其所長而訂
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
後義理明白脈絡貫通而神禹敘疇之旨粲然如指諸掌
夫龜書與圖自劉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
圖九爲圓方十爲書以點畫奇偶取之以分先後天其卑

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
洛則卦固畫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龜而知易衆變
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一中自序曰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
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絶氏有
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
則史氏之叙五行初一以下爲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
圖九數爲綱以洛書十數爲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
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
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
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
各摭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

罪也愚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
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於每節之上於是作
圖以明五行之配集注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藏
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　又曰延平府西徐氏道恭
皆河洛本始係先儒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
正啟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世伏羲則之以
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
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從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爲體叙
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用叙九疇之目其叙九功則以
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尅之序爲六府其治水別州則
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與啟本始之
第一中當爲之授受而後之說猶有作一旦渙然冰釋

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問答之書若合符契益以
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
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世
深以此言爲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之
釋畫皆本先儒之論以撫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旨俾
可行於天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絶
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陳麟曾跋曰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
所口授錯誤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會稽胡
公允文獨因其文吳先生所訂之旨更復詳考爲定正
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
之所錫也至理寓焉九疇之目禹之所叙也辭以發其理

爲釋而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對者
經也釋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於始必不紊而編簡錯亂
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
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益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温
字尊道聚族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
人之志爲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以九爲
圖以十爲書則劉牧氏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所見矣熟
曰請從尊道求其要領庶相與悉明之
黄虞稷曰一中字允大諸暨人元紹興路掾事
謝氏章洪範衍義
佚
吳師道後序曰洪範　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

紀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曰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叙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書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考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即爲九疇謂範爲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二事衍爲五事正德衍爲三德五事八政與非利用厚生之義五紀庶徵是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均有明證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

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爲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爲疇若五行五事等已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爲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爲之極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指君之所得爲而福極爲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爲洪範有數與謨大綱大法亦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通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大府次以二事則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爲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勤以爲已說而故異之者與故凡讀書者必先考句段正文字辨析大而後義理可得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攻證踈攻證踈則乖刺牴牾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爲善邪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有宋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注之爲有功云

陳氏桱洪範傳

一卷

未見

田氏澤洪範洛書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澤居延人延祐中常德路總管府推官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陳氏希聖洪範述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六終

門人澤州田光復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六

明太祖皇帝御注洪範

一卷

未見

實錄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書洪範成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注至是成召學士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叙彜倫正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注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劉三吾後序曰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爲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於書讀書弗奉與行事而徒求之於文字非善學者也既歷寒暑竊其奧義爲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即繹與日所疾止勤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撒微究爲之注釋於是九疇之範燦然復明大哉聖訓於世詎小補哉臣如孫當習是書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僭序其後

黃虞稷曰帝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因自爲注洪武二十年二月成書

宣宗皇帝序洪範

一篇

存

世宗皇帝洪範序略

一篇

存

按文淵閣書目御序洪範二冊當合景泰二[illegible]學爲一編也

王氏禕洛書非洪範辨

一篇

存

梁氏世寧範通

二卷

未見

傅氏淳洪範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淳字伯厚慈谿人洪武中致士鄉人稱退密先生

俞氏深範疇解

佚

嚴州府志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中以鄉貢入太學歷建寧府儒學教授

徐氏[illegible]洪範解[illegible]止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㮚字尚德浦城人永樂中國子生仕府經歷
唐氏璞洪範集解
未見
括蒼彙紀唐璞字舜用松陽人天順甲申進士
熊氏宗立洪範九疇數解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建陽人
按范氏天一閣西亭萬卷堂均載是書
丁氏璣洪範正誤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除中書舍人以星變言事謫官安州判官轉廣西通判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為廣東提學副使溺死
楊氏廉洪範纂要
一卷
存
廉自序曰尚書洪範所陳為彝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於五者增而為六夏侯勝之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皆其學當矣然向歆以前已有尚書大傳大略如向歆之說而伏氏曾無一言及洪範亦未之見邪豈劉出於羲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向劉歆之學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為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可惜哉學者試取洪範本篇沉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為之說哉
黃虞稷曰專闢劉向五行傳增而為六之說
吳氏世忠洪範考疑
一卷
存
江西通志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終巡撫僉都御史
鄭氏善夫洪範論

一卷
存
顧氏鼎臣洪範講章
一卷
存
鍾淵映曰公字九和崑山人弘治乙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康洪範講章一卷嘉靖七年四月奉上諭草進
劉氏天民洪範辨疑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天民字希尹濟南人正德甲戌進士除戶部主

事諫南巡廷笞三十改吏部泣諫大禮又笞三十歷文選
郎中調壽州知州累遷至河南副使改四川以貪罷

潘氏蕃洪範本傳

未見

盧氏鴻君道洪範

八卷

未見

贑州府志盧鴻雩都人湖廣臨武訓導著君道洪範八卷

呂氏賢洪範解

一卷

未見

張雲章曰呂賢字宗器天臺諸生隱居雲峯有洪範解

曾氏俊洪範圖輯

未見

黃虞稷曰南海人正德中官知縣

蔡氏良弼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洪範或問

一卷

未見

獻忠自序曰聖人列天地自然之利可以養民者曰五行
後世滿其氣謂造化群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
其過論也劉向五行傳始窮其義以通變化恭于傳其學
著洪範皇極內篇以儒者之道緣之厥後作書集傳遂言
趣五行綜其餘論不自知其陷於緯說之家矣夫天地之
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
於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卦圖其數窮物理通治軌
闔闢推移猶夫易之為道廣大悉備者也箕子陳範之本
意純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衍其數後世儒者沒
於劉向之過論既昧地十之數不可通於洛書之九又不
知五行一疇不可通於八疇之義徒泥異端之說使聖人
之教不白於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注之行已久後生末
學不敢以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即問難籍名之以俟嗜
學之士云

游氏日章洪範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日章字學侗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廉州
府知府

歸氏有光洪範傳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昔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矣
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于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曉
者因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
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
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
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聶氏九思洪範衍義

五卷

存

張雲章曰九思萬歷間江漢人自言夢至一璇宮如瑱碧琉璃見一巨人告之曰此爲安邑覺而大有所悟乘衍範數月而成予覩其書真囈語也其說以洪範非衍於箕子而推神禹禹都安邑故托之夢見爲辭而謂禹謨以水火金木土爲序範以水火木金土爲序金先於木是以金爲重故金能生水此伯鯀所以罔功不先於金岩以木爲重木能生火火自能克木此神禹所以底績夫範之言五行乃天地生物自然之序禹之成功豈在以木爲重於金而能克火哉耶其說謬戾可笑

鍾氏化民數言大旨

一卷

未見

錢氏一本範衍

十卷

存

一本自序曰揚子雲太玄根據洛書非苟作者朱子謂其零星補湊蔡西山氏則以揚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皆以不知而作目之愚不揆量竊謂幽惟求洛之舊契原數以爲兆綜九章以考占以一見占五行以二見占五事以三見占八政以四見占五紀以五見占皇極以六見占三德以七見占稽疑以八見占庶徵以九見與隱占福極蓄繇從洛出能知天道其自一至九四十五畫見於繇背皆神明自然之拆文一一皆有吉凶可貞問禹疇九章即爲龜卜全書之實據求洛書之舊稽禹疇之卜因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蓋卦以兩畫成於八疇以兩畫成於九卦之六十四以八乘之爲五百一十二疇數既符卦數蓍卦一揲盡於六十四疇一灼盡於八其六十四卜法即同揲法且一六兆雨二七兆霽三八兆蒙四九兆驛五兆克又一一確實略無影響疑以使人難曉庶幾蓍龜並存而爲吉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云

徐氏書吉洪範則洛書辨

一卷

未見

羅氏喻義洪範直解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凡書一讀一解或曰讀書不求甚解讀範恐不然有字者商之範無字者箕之書頗書則失範頗範則失書頗書失範範流爲數頗範失書今之注疏是也書範相著依而無失如子顧母是謂得之惟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今用其體每奏一篇如在上前袞取無隱亦以治天下大經大法是金鑾殿中語也崇禎辛己

讀範內篇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範圍一卷舊圖四新圖七凡十有一首綮辭焉傳矣河圖洛書舊圖也初一次九從此翻出古云嗜其爵邑謂通前後爵邑嗜之故書散而圖整也陽三陰四書圖也奇偶進反從此翻出奇偶者天地也進反者禮樂也天地設位禮樂行乎其中矣錯綜其數參伍以變分五以上以歸五行六以下以歸四克文不在茲乎或稱崴五樹一晦翁所謂打馬子相似者範之圖也曰姑舍是

張雲章曰喻義之言曰講筵進講暇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又謂昔人以老軍易不如以範軍易故又作讀範內篇

羅氏輔洪範灋義

未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奥旨

五卷

未見

建昌府志洪範福極奥旨五卷鄒元佐撰

何氏萬有範數贊詞

四卷

未見

黃氏道周洪範明義

四卷

存

道周進上序曰臣觀五帝三王之道備在易象行易數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發文之道在箕子非他書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生口授不與厥後諸儒皆因伏生以證古簡是以謬外相沿失其倫存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記述之言雖巔末稍殊無易大義如武成維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發古與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群口所亂良可惜也臣玫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文爲民孫爲極之類皆伏生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戇竊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陽相協彝倫修貫旁及陰陽曆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敬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黃虞稷曰崇禎十年道周爲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掌司經局事時編纂進呈

鄒氏期禎洪範經世要語

未見

孫氏承澤洪範經傳集義

一卷

存

按退谷先生洪範集義分禹疇箕傳以一五行以下爲禹疇以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傳如五紀皇極五福六極等傳大約多依宋元諸儒惟三八政命無傳取朝鮮本實之余嘗叩先生曾親見朝鮮本否曰未也仁山金氏言之後得仁山注初無此文然先生豈欺我者或其所藏本與余所見有不同耶

夏氏唐老九疇圖

佚

朱子曰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

亡名氏福極對義圖

洪範集說

二卷

未見

一冊

圖書作範宗旨

未見

一冊

按是書載范氏天一閣目未詳姓氏

賈氏師泰題旅獒圖

一篇

存

李氏君旅獒圖

一卷

未見

王世貞曰郡守士牧

樓氏鑰金縢圖說

一篇

存

鑰自述曰金縢之說不明久矣盧賜經幕中之議留意不雖出臆論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

顏氏直之金縢圖

一卷

佚

按金華黃文獻公溍有跋

王氏柏金縢辨

一篇

存

王褘曰縉雲王熙陽氏早歲從永嘉王天與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即群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三體纂要左氏鉤玄總若干卷

張氏平叔金縢辨疑

一卷

未見

汪氏叔周公居東二年辨

一篇　存

范氏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一篇　存

宋氏璟無逸圖

一卷　佚

崔植曰開元初宋璟爲相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

唐國史紫宸殿設無逸圖

按唐之紫宸宋之邇英所設無逸圖當由進獻皆有表奏故存之

王氏洙蔡氏襄無逸圖

佚

文彥博曰邇英壁有仁宗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篇

范祖禹劄子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所戒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所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爲法

吳氏安詩無逸講義

一卷（宋志二卷與合說命講義言之）

佚

晁公武曰皇朝吳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時復說書歲時所進講說也

中興書目元祐五年二月講無逸終篇侍講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等錄進講義一卷

祖禹進劄子曰臣今年七月準入内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令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傳錄進臣今寫錄進呈

司馬氏光等無逸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胡氏寅無逸傳

一卷

未見

寅進表曰臣頃任記注立侍經筵竊覩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孺慕瀝懇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奧未易窺測譬如滄海或得涯涘不佚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劣於今則觸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涓光華芥睫微未落隙穴之照呈輝太明儲易伏誅試無所措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瑜越之至

張氏栻無逸解

一卷

未見

程氏以原無逸說

佚

徽州府志鳴鳳字朝陽祁門人寶祐癸丑射策第一知德
慶府後知南雄州進無逸說

趙氏秉文無逸直解

一卷

佚

秉文自序曰伏覩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仰勸戒歷舉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敬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亂長遠又欲其君敬勤無逸賜受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璟相獻無逸圖帝刻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鏡也家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仿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視無疆

程氏大昌三宅三俊說

一篇

存

滕氏仲禮周官呂刑講義

二卷

佚

千頃曰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中山府教官滕仲禮會府尹史子擧等講周官呂刑篇於明新堂

胡氏銓君陳辨

一篇

存

方氏回顧命朝會考

一篇

存

汪氏克寬顧命說

一篇

存

王氏炎康王之誥論

一篇

存

方氏孝孺畢命論

一篇

存

范氏浚君牙冏命呂刑論

一篇

存

王氏應麟周書王會解

一卷

存

黃氏斯張周書克殷度邑解

二卷

存

斯張序曰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為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遠其辨亦近

之余意以史載湯誓及二篇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列
為一錄偶甫弼俟而在必有實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
王門之上武王使人惟而守之大白小白干古厚注升庵
集及金罍子已有此余錄克殷解依史記付武王既入始
度邑解依史家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
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草索隱正義亦多牴牾
間證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
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弒乎嗜手刃之謂哉

陶氏弘景注尚書序

一卷

佚

按貞白注尚書序見元道士劉大彬茅山志

經義考卷九十七終

門人江都許[illegible]年[illegible]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

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
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又曰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汎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之

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跡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

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成伯璵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焉辨國風文遭暴秦並爲煨燼而詩全樂章句於人口之中行之外獨三百八篇比諸典籍未爲殘

誠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
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
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異制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
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詩夫詩者古人
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
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
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
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
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
所不能易也
歐陽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

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
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衛君子
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盛飾之過惡其流而不返故章刪
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
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
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
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

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
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黍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名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
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
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群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
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
雅亡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
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
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衛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學
也翕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
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

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
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
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
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
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
文武丰蕩綿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
取章中一句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
異者緜緜瓜瓞與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葛藟
爲名緜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緜蠻之義一以黃鳥
爲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

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illegible][illegible]則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國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篇章歌豳詩籥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其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為正風歌之變為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矇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人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叢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節合何在非瞽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又曰周以詩為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為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為三百篇大妄也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為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illegible][illegible]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僭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言今攷云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毛分為風雅頌說皆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請樂太師已為之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序亦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列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玖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illegible]惟變所從夫室安悲憤歎啟之

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杞鄫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虞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頴達以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亞周盛時環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若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

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援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宫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鍾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

其祖者則其七篇而止有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删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删詩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斯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删故爲弟

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删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毀璧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删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以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删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貍首驁遐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删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恐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經義考卷九十八終

弟子滎陽黃[illegible]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璵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眾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雖殊亦為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為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丘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為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為他人之女願為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為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 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一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業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

其傳一家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為詳之則

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為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為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為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

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一是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怨曰規曰誨曰誘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

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其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其之能為也或以為子夏衛宏之所為則疑其不能為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速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
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敘子
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
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
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
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
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
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
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
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
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
艸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

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
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
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
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
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於是成毛無
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
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
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
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
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

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訖之子夏其後
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
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
爲衛宏其勢然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
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
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
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
言之殆臆論也

朱翌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尙厭不行乃去
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
桑之事一與序合若不用序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猶易

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
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樂記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書以貽王其文全出於金縢
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
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
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
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
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

黎公為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
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録而不忍棄之所
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决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
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艸木
然後以内睦九族外尊黄耇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
經以成其義者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
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
於詩而通於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尤
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

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
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
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
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
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
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
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
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
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
趣何自而知為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
諸家紛然不一惟蘇黄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
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孔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東

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
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
之蓋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
同故其說不一也
黄櫄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
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
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
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
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尤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
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為漢之學者
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

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黄門本
是說以為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亦為之
說為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為非漢儒之所能
為竊以為大序之文温厚純粹有係辭氣象彼漢儒者時
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為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
有不序詩之道三執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
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等
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
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
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
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

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書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大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由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然白黑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

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尚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

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爲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

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如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盡言傳則明著其迹不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繼死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illegible]矣文中子曰學人遺其[illegible]之制論[illegible]

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且其大畧也年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者非春秋尊

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崇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有德書以賢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諫書喜書樂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閔書上之意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僭書過書責書警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誨書教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古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非其君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偏筆容爲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辭嚴義正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者如春秋之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

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攘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篡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此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道存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夾漈鄭氏諸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蔡共說以關睢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睢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

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

甘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下少
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
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周公
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
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
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
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
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明
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
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
同乎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
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
之前則是為夫子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於夫子
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甚遠毀樂
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
傳皆以假樂為嘉樂是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
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
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為一此秦火
之後經之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後則二人
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
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歟學
者信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廢六經
之矩可乎哉

業通乎詩序讀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
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序者以詩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
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某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
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猶為巧說以壞
春秋非不善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詆射後儒又有啖趙
之徒能以求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
秋猶存以詩序之作既無二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
以言之俗又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
求其義又以雜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
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救也不待聖人
復生可以行於從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
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禍不愈甚乎且如二
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以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
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
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
土而治東西方諸侯於此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
蓋出於此後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
周公騶虞鵲巢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
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
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
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
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
二南[illegible]此夫人今無復理其間大[illegible]如小

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詳之此語多矣抱衾與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寔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舉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亦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矣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

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聚矣詩而亦有刺詩不惟如周之時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與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illegible]公侯[illegible]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說也豈有人哉其人之子孫則必有言之如稱

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乎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為黑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晦昧磨滅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今人為二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

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從棄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序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後隨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殺夫戕國春秋屢書為戒為世彼則刺鄭忽云序亦附而不顧齊桓公之霸正識其無救衛之功非其城楚丘之[illegible]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

封之國人怨序報之若此之類皆理亂教殆甚世人乃略信之詩鳴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為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千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於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

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外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

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删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遑憚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

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何異乎文公胡不説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

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以爲忍其於此等之詩則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

漸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與吾之憫惜而遂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若縱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

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蕩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

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旨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辭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辭其鄭衛桑濮

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曰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

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寗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

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疵片詞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大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辞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舍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何獨不可信乎邶柏舟之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

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咏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意旨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删之蓋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鵲巢鴟鴞之類是也於其所

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采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采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又叢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說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雖一槩

論也蓋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詩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為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為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辨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語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甫第百餘年間正

經尚錯亂殘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為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錄者亦為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為未安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感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又曰論者謂詩小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究之議論推原各有所無可取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以餘全篇絕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瞍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書之者采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以授瞽矇使誦於工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皆非有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耶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遠可以智窮率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未可誣之為誣也

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宜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要人是不可廢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廢而不讀何哉

楊慎曰大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蓋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為釋也

許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鄁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鄭譏其細亦不及於之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盡斥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四

鷄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説恐非夫子刪述本旨序説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詩序述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蓋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刪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

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即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顔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刪其邪辭錄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即釋爲淫奔爲男女私相贈答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間[illegible]不盡無據也知鄭風之將仲子小序以爲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褰裳小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風雨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爲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槩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矣子產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餞韓宣子矣當時賢卿大夫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

[illegible]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卒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

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觀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詭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自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易疑而二戴之禮辭多舛僞或足以見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群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題跋然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而其序不與之具存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傳無疑

史153-050

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存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名彥其博古通經之識有賢其遠人而未聞有習且譏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且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為各詩根柢下文皆申命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蓋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瞽史記識曾經聖人删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徵顯詳略曲盡為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蔑古一概詆為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為新說令閉之子未敢信其為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之不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為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其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況所謂變風變雅先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之政有大小先儒皆不以為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胡紹曾曰詩序之作紛紛約皆而傳授之久則不可誣況

魯詩亡於晉齊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惟存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趙蒙歸周郊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經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苡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illegible]一作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其不王文亦於序小有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

擬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㸔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詮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据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當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經義考卷九十九終　弟子武進王　嵘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三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一卷

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覬與毛傳並行然假拾淺陋有識嗤焉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以鵲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菽蝤蝤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逕口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大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兎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煌華祈父曰圻父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僞是子貢之作必求與於子夏所序之詩乎是可怪者耶衛中[illegible]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
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
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
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以下十句
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脩四句以傳關雎陋
矣哉本欲伸尸之詖辭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
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
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
冢眞堪失笑也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駮義力
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漢楚王交詩傳

佚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
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
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
元王詩世或有之

王應麟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
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
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作衰惰
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
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兄且見害作
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始我霍疑說苑引敝常
甘棠作召伯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鳲鳩在桑傳曰尸鳩
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向乃元王之孫所著蓋魯詩也

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
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
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
受詩於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
漢儒林之首也

詩經魯齊韓三家

漢志二十八卷

佚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

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
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王應麟曰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相
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與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
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
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
嬰之所聞也

陸釴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寡矣

按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原於轅固生然如定之

方中汪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註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申公培魯故

漢志二十五卷

佚

漢書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又曰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為太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為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其門人琅邪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陸德明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　伯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

詩說偽本

一卷

存

陳弘緒跋曰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

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魯詩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為後代偽筆或曰宋黃進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徙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群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書致疏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為以其未為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為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為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駱皆之不容混駉與駜實之邶鄘衛諸篇尚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按申公學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

皆出於鄞人豐坊僞譔以遂欺之學爲鋟版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

魯說

漢志二十八卷

佚

轅氏固齊詩傳

佚

漢紀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

陸德明曰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后氏蒼齊故

漢志二十卷

佚

漢書轅固諸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
皆固之弟子也后倉始昌最明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
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
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
學

齊詩傳

漢志三十九卷

佚

孫氏失名齊故

漢志二十七卷

佚

齊詩傳

漢志二十八卷

佚

齊雜記

漢志十八卷

佚

鄭樵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
門戶也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 新唐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佚

詩內傳

漢志四卷

佚

詩外傳

漢志六卷 隋唐志十卷

存

韓詩說

漢志四十一卷

佚

漢書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
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
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
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
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諷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

范處義曰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　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

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多於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　又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

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上膏歸於露髮歸於艸[illegible]與引外傳文云老葭為萑老蒲為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惟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

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
臣者王臣臣者覇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
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
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
宗所引曰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曰珮玉上
有葱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鶴鵠胎生孔子
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曰鸞在衡和在軾初
學記所引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
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
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杜佑
通典所引曰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

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内傳之文也

毛氏亨詩故訓傳

漢志三十卷 释文序錄二十卷

佚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
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
人小毛公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孔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
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焉

魏了翁曰大毛公學於荀卿

王應麟曰徐整謂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
子也趙岐云高子齊人 又曰陸璣以曾申爲申公誤

按大毛公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載之則宋
初猶存也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 唐志十卷

存

漢書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又曰
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陸德明曰敖授九江陳俠俠傳謝曼卿

孔穎達曰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
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李清臣曰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
所以高其學也

歐陽修曰毛公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
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
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
從毛也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
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

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黄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李樗曰毛詩所傳非成於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范處義曰昔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漢初傳詩者齊魯韓三家毛最晚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

呂祖謙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王柏曰陸璣雖[illegible]六[illegible]作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燕

一人合其僞可知

陸釴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浸微又寖爲莫之覩也

郝敬曰子貢子夏之後魯儒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呂氏叔玉詩說

佚

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伏氏黯齊詩章句解說

九篇

佚

後漢書黯字稚文琅琊東武人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

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

佚

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大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王應麟曰[illegible]韓長[illegible]以章句著名焉[illegible]

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韋氏賢魯詩章句

佚

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經義考卷一百終

弟子仁和吳 杷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四

景氏鸞齊詩解

佚

伏氏恭齊詩章句

佚

後漢書伏恭字叔齊建武四年除劇令遷常山太守永平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杜氏撫詩題約義通

佚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賈氏逵毛詩雜義難

七錄十卷

佚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趙氏曄[illegible]詩譜

歷神泉後漢書作神淵　佚

七錄一卷

佚

後漢書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韓詩卒業還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虞翻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張氏匡韓詩章句

佚

後漢書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馬氏融毛詩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下帙

鄭氏玄毛詩箋

隋志二十卷

存

陸德明曰鄭玄作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之意者□□公馬鄭王肅等雖相傳云是雷次宗題刪既久未敢為異又按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自了

柳開曰鄭氏箋詩務與毛公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

歐陽修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為之說

又曰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乃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也

李清臣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於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

蘇轍曰詩至於漢儒者之傳容有不知其世者然猶欲必知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疏矣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獨鄭氏之箋而已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黃震曰毛作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失然亦有足以補毛詩之所未及者

上柏曰漢初齊魯韓三家之詩並列學官惟毛萇最後出然康成爲之箋學者篤信康成毛詩微康成爲重盛行於世而齊魯韓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學者惑於所同忘其異矣

按毛詩經文久而致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于木之枝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韓詩外傳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擇今作斁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嗣先公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爲殷鑒不遠近

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凡此可補王伯厚詩攷之闕

毛詩譜

新唐志三卷

存

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

康成自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爲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

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歐陽修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麤脩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

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者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今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

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譜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江惇干寶李軌

荀氏爽詩傳

佚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

侯氏包韓詩翼要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如此出在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按孔氏正義於抑詩引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杜氏瓊韓詩章句

佚

蜀志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譙周常問當塗高之讖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

聖人取類而言耳周末遼遠又曰古者名曰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始天寶也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與傳業者

王氏肅毛詩注

隋志二十卷

佚

毛詩義駁

隋志八卷

佚

毛詩奏事

隋志一卷

佚

毛詩問難

七錄二卷

佚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

歐陽修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夫衛人暫出從軍其卒伍豈有相約偕老於軍中此非人情也當以王肅之說為是

劉氏楨毛詩義問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正義於七月篇引之

典畧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

冊府元龜劉楨為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按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毛詩義問云楨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徐堅初學記引毛詩義問云鉤英有菜鐘鼓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鉤為名又云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貉下以貍又太平御覽引義問云總所以覆天也謂蒻箭蕣也蟰蛸長腳蜘蛛也

王氏基毛詩駁

隋志一卷 七錄五卷

佚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

陸德明曰魏荊州刺史王基字伯興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 又曰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基已有駁難也

王應麟曰王肅引周書云芣苡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劉氏璠毛詩義

七錄四卷

佚

毛詩[illegible]

[illegible]

佚

隋[illegible]秘書郎

徐氏整毛詩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吳太常卿徐整撰

太叔氏求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國史志詩譜太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敘錄所稱徐整暢太叔求隱整既暢廣而求隱括之求字篤也

韋氏昭等毛詩答雜問

七錄四卷

佚

隋志毛詩答雜問吳侍中韋昭朱育等所撰

按韋氏詩答問曰時邁之詩巡狩告祭柴望也初學記引之又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間風也又野有蔓草問答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有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故以[illegible]作也[illegible]

陸氏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隋志二卷

存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義寔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與

晁公武曰璣仕吳至烏程令或題曰陸機非也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劉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

孔疏呂記多引之

曾擧佺曰詩之疏也自陸璣始而人議其略

姚士粦曰予篋中有毛詩草木蟲魚疏一本題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若予所藏本曾無一條引及郭氏且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爲表裏

經義考卷一百一終

弟子嘉興顧仲清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五

孫氏毓毛詩異同評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孫毓晉長沙太守

陸德明曰晉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 又曰楊之水不流束蒲毛云草也鄭云蒲柳也孫毓評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王應麟曰正義引之

按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一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陳氏統難孫氏毛詩評

隋志四卷

佚

毛詩表隱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晉徐州從事陳統元方難孫毓

楊氏乂毛詩辨異

隋志三卷

佚

毛詩異義

隋志二卷

毛詩雜義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楊乂晉給事郎

干氏寶毛詩音 七錄作音隱

七錄一卷

佚

李氏軌毛詩音

佚

謝氏沈毛詩釋義

七錄十卷

佚

毛詩義疏

七錄十卷

佚

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晉書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著作郎著毛詩外傳行於世

[illegible]氏[illegible]毛詩[illegible]

佚

陸德明曰侃字德恕陳留人河內太守

徐氏邈毛詩音

七錄十六卷　又二卷

佚

鄭樵曰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

顏之推曰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

袁氏喬毛詩注

佚

晉書袁喬字彥叔初拜著作郎桓溫引為司馬領廣陵相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事建武將軍江夏相勸溫伐蜀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

郭氏璞毛詩拾遺

隋志一卷

佚

按郭氏毛詩拾遺其釋高衆晏兮三英粲兮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素絲五紽也初學記引之

毛詩略

七錄四卷

佚

殷氏仲堪毛詩雜義

七錄四卷

佚

蔡氏謨毛詩疑字

佚

按蔡謨毛詩疑字議初學記引之其辭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王

江氏熙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

江氏惇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惇字思悛河內人東晉徵士

虞氏喜毛詩略

佚

晉書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徵拜博士皆不就咸康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專心經傳兼覽讖緯

[illegible]略不著錄

徐氏失名毛詩音

佚

孔氏失名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蔡氏孔氏不詳何人

徐氏廣毛詩背隱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別集作太中大夫

雷氏次宗毛詩義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通直郎雷次宗撰 別集徵作徵士

陸德明曰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宋徵通直郎不起

徐氏爰毛詩音

佚

孫氏暢之毛詩引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員外郎孫暢之撰

何氏偃毛詩釋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 別集偃作吏部尚書

劉氏孝孫毛詩正論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

業氏遵業詩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梁武帝毛詩大義

隋志十一卷

佚

劉氏瓛毛詩篇次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胤毛詩總集

七錄六卷

佚

毛詩隱義

七錄十卷

佚

隋志詩總集隱義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謝氏曇濟毛詩檢漏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梁給事郎謝曇濟

崔氏靈恩集注毛詩

隋志二十四卷 本傳二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為毛詩集注探三家之本

顧氏越毛詩義疏

佚

舒氏援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八卷

佚

隋志沈重萬錫散騎常侍

陸德明曰吳興沈重撰音義

浙江通志沈重字德厚武康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

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舒援沈重是也七錄又有張氏今見於徐堅初學記所引者其論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論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為脯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其論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以為梓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宜南有桐人績以為布其論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為箭竿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其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柳也其論驈云驈馬足黃色圓蹄齊人目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其論鳳云鳳凰名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論鶴云鶴形大如鵝長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論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有此穴與江河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鱣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一名鮥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魚或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鰱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脣鱨魚一名揚今黃頰魚背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羅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鞬步叉大者也魚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皆千里外知潮候也鱧身似鱣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甲大者千餘斤又案孔穎達毛詩正義又陸氏釋文每采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

張氏譏毛詩義

二十卷

佚

關氏康之毛詩義

佚

册府元龜康之世居京口以文義見稱從事郎不就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經義考卷一百二終

弟子青浦王　原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六

元氏延明毛詩誼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延明後魏安豐王

劉氏芳毛詩箋音證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劉芳後魏大常卿

按劉氏毛詩箋音證其論轡字義云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轡爲勒以勒爲轡若是北人讀轡勒名也今南人皆云轡勒也而以轡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詩稱執轡如組人皆以轡化手以所執爲組審矣俗皆以轡爲勒而曾無論著其謬矣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也其論蟏蛸云蟏蛸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之爲喜子見太平御覽

佚

毛詩注并音

隋志八卷

佚

隋志世達秘書學士

全氏纘毛詩義疏

佚

劉氏軌思毛詩義疏

佚

劉氏醜毛詩義疏

佚

劉氏焯毛詩義疏

舊唐志

佚

劉氏炫毛詩述義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氏伯興毛詩駁

舊唐志五卷

佚

謝氏毛詩譜鈔

隋志一卷

佚

張氏毛詩義疏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毛詩義注

七錄四卷

毛詩雜義注

七錄三卷

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又二十九卷　又十卷　又十一卷

又二十八卷

毛詩釋疑

隋志一卷

毛詩圖

七錄三卷

毛詩孔子經圖

七錄十二卷

毛詩古聖賢圖

七錄二卷

俱佚

鄭樵曰以上三書皆蕭梁人作已亡

毛詩齊宋音

唐志十五卷

佚

劉昫曰鄭玄等注

毛詩草蟲經

佚

按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其詮猿曰猿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獑猢獑猢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其詮鳳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鸑鷟一名鶠

韓詩圖

十四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孔氏穎達等毛詩正義

唐志四十卷

存

穎達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

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

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唐藝文志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叶四門助教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晁公武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

簡不自晉宋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
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爲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
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晉以後大而郊
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
不行甚無謂也

按鄭詩叔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太字以
別之故孔氏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太叔于田
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太字自去
序言詩舍正義弗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
意矣

陸氏德明毛詩釋文

一卷

存

許氏叔牙毛詩纂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貞觀初累
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官加朝散大夫
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
卷以進皇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
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南畿志叔牙字延恭

魯氏世達毛詩注

新唐志二十卷

施氏士丐詩說

佚

韓子施先生墓銘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
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
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
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

王讜唐語林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
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
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
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
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召伯所
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
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

成氏伯璵毛詩斷章

唐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
詩語彙而出之

毛詩指說

唐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

能克跋曰唐成伯璵有毛詩指說一卷斷章二卷載於本志崇文總目謂指說略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斷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櫽詩語彙而出之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毘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更訪斷章合為一帙茲久而未獲乃先刊指說於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共焉

楊氏嗣復等毛詩草木蟲魚圖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擬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

鄭樵曰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為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氏訢毛詩別錄

宋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令狐氏名未詳毛詩音義

佚

王禹偁曰頃年補官姑孰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一卷字大乃會昌三年所寫

按小畜集中有還工部畢侍郎毛詩音義詩第言令狐補闕不詳其名攷新舊唐書令狐氏止綯曾官左補闕然歷相位元之不應仍以補闕稱之也

亡名氏毛詩提綱

宋志一卷

佚

按毛詩提綱一卷載於宋志而太平御覽引之當為唐以前書也其說翁蟲云翁蟲一名蝬蝭好生河濟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之族衆王恩惠以養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翁蟲生河濟邊也其說

南山有臺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草莎自陰喻人君修賢以自身也其說白華云白華野菅草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褻似所代惡人褒姒好人見棄也其說螽斯云螽斯一名蚣蝑一名舂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妒忌子孫衆多

經義考卷一百三終

弟子武進徐永宣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七

宋徽宗皇帝詩解

九卷

佚

胡氏旦毛詩演聖論

宋志二十卷

佚

宋氏咸毛詩正紀

宋志三卷

佚

毛詩外義

宋志二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篇數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劉氏宇詩折衷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蘇氏子材毛詩大義

通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皇祐中武功蘇子材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爲三卷

歐陽氏修毛詩本義

宋志十六卷

存

張爟序曰毛詩有論說者宋朝所定歐陽詩有論有本義毛鄭之詩一百十四篇論歐陽乃曰不得論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之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辨之曰先不然也其詩之本義一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者因論而義見者也如毛鄭之說注皆得之

則歐陽之書不作矣關雎之序兼論四時之大旨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關雎之義者也一篇之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泛論有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此詩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詩譜無二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也後人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然則古今之書其知者所歐陽氏全書也昔公以成公解詩之說之說已甚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近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度所得者家者多但本日不以命予者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先氏玄鳥之詩爲怪說稿不曉門帝王之興

其受命之符皛然見於詩書者多矣可罔[illegible]哉
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illegible][illegible]入讖緯而後之
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
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
亦過矣

陳振孫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
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
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

樓鑰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為通經者不過經述
毛鄭莫詳於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
侔者皆曲為說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菁菁
者莪猶規規然守其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

世之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
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
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

詩譜補亡
通志二卷
存

修序曰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
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當王
以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於
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
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
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鄶柏舟衛淇澳皆衛武
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在宣王之世淇
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
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
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
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見
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
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
此不著焉

梅氏堯臣毛詩小傳
二十卷
佚

歐陽修志墓曰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年聖俞得疫卒聖

俞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
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
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
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學長於毛氏詩為小
傳二十卷

茅氏知至周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姓譜茅知至仙遊人隱於縣之西山以六經教授鄉里景
祐中龐稽以德行薦補州學教授有周詩義二十卷

周氏堯卿詩說
二十卷

佚

隆平集周堯卿字子俞初名夷今名及字婺人改之也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饒州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堯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

歐陽修表墓曰堯卿道州永明縣人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

晉氏有開詩集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常詩傳

宋志十卷

佚

黃氏君俞毛詩關言

通志二十三卷

佚

周氏軾毛詩箋傳辨誤 紹興書目軾作式

宋志八卷 紹興書目二十卷

佚

鄒氏鍔周詩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鄭樵曰宋朝丘鑄之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王氏安石新經毛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

王應麟曰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荊舒之謂也

舒王詩義外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沈氏銖毛詩講義

十卷

佚

范氏百祿詩傳補注

二十卷

佚

哲宗獎諭詔曰敕百祿省所上表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大六義之文蒸品宗教序之敘四家之說有訓故傳箋之

殊雖同出於先儒或有非其本義是使後學各務名家脫
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於詩臨詢門之盛衰
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頗助
學官之闕奏篇來上謹覽甚明研味之餘嘉歎無已
王應麟曰元祐四年六月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
卷詔付秘省

李氏清臣詩論
二篇
存

宋氏[illegible]詩正變論
一篇
存

朱氏長文詩說
佚

鮮于氏侁詩傳
宋志六十卷
未見
按鮮于氏詩傳范鎮作墓志秦觀撰行狀俱云二
十卷文淵閣書目暨葉氏菉竹堂目均載有是書

孔氏武仲詩說
宋志二十卷
佚

范氏祖禹詩解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氏[illegible]詩傳
佚

蘇氏轍詩解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
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
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
辭有[illegible]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彭氏汝礪詩義

程子頤伊川詩說
通考二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說之經也

張子載詩說
宋志一卷
存

喬氏執中毛詩講義
宋志十卷
佚

郭氏友直毛詩統論

二十卷

佚

文同墓誌曰君諱友直字伯龍喜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騰寫校對益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游景祐中投爲至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於成都學舍聚生徒常數百人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朝廷以伯龍累㢡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所著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舉要十二卷

張氏耒詩說

一卷 存

晁公武曰文潛詩說一卷僅十二條觀所論王季厥宗一則疑爲元祐熙寧間講乃覺之舉而爲之也與

沈氏銖詩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揚州府志沈銖字子平其先武康人徙眞州少從王介甫學舉熙寧癸丑進士歷官起居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詩傳二十卷沈季長撰銖續成之

毛氏漸詩集

宋志十卷

佚

趙氏令穧毛詩講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李氏撰毛詩訓解

二十卷

佚

楊時志墓曰撰字子約世居陝後遷福建之建江今爲蘇人登進士第以朝奉大夫通判泰州

張杲曰撰唐宗室也熙寧六年進士爲江州彭澤令仕終朝奉大夫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

吳氏駿詩解

二十卷

佚

閩書吳駿字晞逸浦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政和初通判饒州

種氏仲鉉詩箋

宋志二卷

佚

劉氏泉毛詩判篇

宋志 卷 紹興書目二卷

佚

沈氏朗新添毛詩四篇

宋志一卷

佚

吳氏林毛詩義方

宋志一卷

佚

吳氏純三十家毛詩會解

宋志一百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四終

弟子嘉興 錢復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八

周氏紫芝毛詩講義

佚

紫芝自序曰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於詩當時問答之辭見於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而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於再至於三不已者豈非詩之為經也通其律者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以是始焉然而

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於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於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始許之以可以言詩猶其他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若此以謂學必始於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終不得其門也學者玩其辭而得其旨不能窺其閫何識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於國史曉諫與夫閭門婦女之口類皆托於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辭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游而不迫以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於聖人之旨非是則刪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為難也嗚呼學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於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也子夏

子貢問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之而加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於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何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哉曰惟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於質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於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惟子夏子貢能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

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於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寖興焉然而是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上之風宰臣多用儒生元成以來長於詩者首推匡衡韓嬰之之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益遠矣荀卿號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輒時取詩人之辭以證其說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最爲疏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二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覈之不善其禍一至於此可不念卿名上哉諸君子有意於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爲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

陸氏佃詩物性門類

通考八卷

存

陳振孫曰不著姓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藁也

倪栘曰陸農師受經於王介甫而不以新法爲是

楊氏時詩辨疑

宋志一卷

存

蔡氏卞毛詩名物解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似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陳元輔曰蔡元度名物解目錄一卷釋天一卷釋百穀一卷釋草一卷釋木一卷釋鳥三卷釋獸二卷釋蟲二卷釋魚一卷釋馬一卷雜釋一卷雜解一卷

董氏逌廣川詩故

宋志四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董逌撰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子夏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敘從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夫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傳不可以人廢也

陳振孫曰逌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托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朱子曰董彥遠詩解其論關雎之義自謂暗與程先生合但其文晦澁難曉

王氏居正毛詩辨學

二十卷

佚

廖氏剛詩經講義

二卷

存載高峰集

宋史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七年拜御史中丞尋改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致仕

曹氏粹中放齋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季女先采蘋而後采藻 又曰四月毛鄭皆不詳其名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葵曹氏以爾雅本草參之知其為蕨志 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羅氏從彥詩解

佚

閩書從彥字仲素延平人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學者稱豫章先生

邱氏程詩解義

佚

江西通志丘程字為高南豐人入太學建炎初伏闕上書乞從都金陵以圖恢復所著有詩解義

陳氏鵬飛詩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朱子曰陳少南於經旨既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

李氏樗毛詩詳解

宋志三十八卷

存

陳振孫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爲論以斷之樞閣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閩書樗寧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從鄉貢有毛詩汪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吳氏棫毛詩叶韻補音
宋志十卷

[illegible]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爲一家之學釋文[illegible]補之[illegible]皆陸氏本叶者已叶者悉從陸[illegible]書[illegible]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illegible]時書當作此收而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即以一條爲證或二義三義即以二三條爲證若[illegible]誤若未盡皆質後之君子正而成之[illegible]所述之不[illegible]也

徐蕆序曰吳才老[illegible]與[illegible]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illegible]和六年[illegible]第[illegible]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illegible]通判泉州[illegible]與[illegible]辰[illegible]歲[illegible]才老所從[illegible]官[illegible]之[illegible]聲[illegible]大[illegible]止[illegible]假中和[illegible]之氣[illegible]然見於[illegible]之音[illegible]是而[illegible]曰古所[illegible]于儒者非[illegible]人[illegible]才[illegible]從[illegible]數[illegible]不[illegible]策[illegible]間中[illegible]夫[illegible]古者陳前[illegible]外[illegible]以味古訓是[illegible]然[illegible]而[illegible]乎[illegible]賢之前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可[illegible]有[illegible]名[illegible]而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大恐才老命[illegible]數人[illegible]出於[illegible]文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

率能推其緒餘平生多著書若書稗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與韻補楚辭釋音韻補皆淵源精確而默然不敢自矜曰[illegible]門補門[illegible]云者其[illegible]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可從而考古銘箴誦贊[illegible]之類其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illegible]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證詩也殆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詩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爲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illegible]痏有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

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腐儒[illegible]安[illegible]說讀爲補音[illegible]切甚博才老惟其繫[illegible]行[illegible]削去獨於叢占若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一二條[illegible]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illegible]閩[illegible]同[illegible]書復增損行之不暇出獨所錄書又二年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錄論語緒餘於延陵胡頴氏云乾道四年四月

朱子曰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illegible]據只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女戎[illegible]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女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詩楚

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前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
問才老豈不讀往往輕其意義只憑地打過去也
楊簡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
陳振孫曰吳棫援其說以爲今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
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
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此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楊之水以天韻樂條暢讀沃鬱縛切德
明亦所不載顏氏匡謬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虔切
張衡東京賦散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做此其援據精
博信而有證朱晦菴楚辭亦用其例皆叶其韻枝又有
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
不必一一改字

魏了翁曰詩易叶韻自吳才老始斷然言之
陳鳳梧序曰盈天地間物凡有形必有聲乃自然之理也
仰觀於天若雷霆之號令風雨之吹噓俯察於地若江河
之衝激鳥獸之嗥鳴幽不有聲亦無不有韻況人靈於萬
物參乎三才其言之出自中而聲而文字又聲之精者故
古者聖人制爲律呂以諧五聲使成協音韻可以被之管
絃[illegible]邦國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致祥應本
[illegible]有以也詩三百篇之有韻固不待言矣若夫易
之文象象繫辭之明良賡歌儀禮之祝醮辭春秋左傳
之繇辭歌謠句語短長率皆協韻雖或出於旁通假借而
實合乎聲律之自然下及國語史漢諸書老莊荀楊韓歐
諸子其叙述之詞間出韻語亦皆脗合世變既遷經生學

子役於[illegible]聲偶雖讀其書而不知其韻識者病之宋儒
吳才老[illegible]古通來稽古經傳子史協韻分爲四聲各
釋其音[illegible]成一書名曰韻補其援引該博考據精當誠
有功於文字之學梅菴先生作詩集傳悉本其韻以協三
百篇之音其[illegible]大儒莫不祖也嘉興郡舊有刻板歲
久漫毀而[illegible]習舉業者復視之爲長物是以無傳
焉[illegible]書中秘[illegible]訪胡世所購得一本書假而錄之
僅得其[illegible]而不及悉其義久而亡失後宦游中外往往求
諸搢紳間未得也[illegible]德巳卯[illegible]以服闋北上道經二衢會
提學憲副今光祿劉公德夫論及書錙?德夫曰方伯何公
道亨藏有舊本欲刻之以傳比任髮?[illegible]訪何公遂假其
書閱之不啻如獲拱璧公因囑予序之既而公以入覲未

及梓頃擢大中丞巡撫河南保釐之暇遂成厥志焉併棠
以書遠序予既辭不獲遂述韻補之原委暨重刻之顛末
以引諸篇端使四方學者知是書之不可得不可以忽焉
而[illegible]公名[illegible]與予同舉弘治丙
[illegible]而力學稽古及成
[illegible]所作矣
許[illegible]而不協稽古疑謬[illegible]
議[illegible]而附載叶韻
不知所本[illegible]有所謂韻補者力求[illegible]比習業
翰館見[illegible]存其音引據全彙
讀[illegible]及[illegible]乃從[illegible]太僕所獲嘉禾舊刻歲遠
殘蠹十僅存其九交[illegible]二頁又復錯簡不分乃舉假楊[illegible]

記所藏宋版呂校間有補評而專人悅器失其本眞復不
可讀乃又屬校於吳士皇甫木丸有反正而友[illegible]戢
宣城梁公同年梅氏梅氏力贊之遂相與得[illegible]落
載籍燁燦燦正猶未傳於余心嘗竊之謂[illegible]正也矩也
宇若韻出原也矩敗則物廢原則月原非矣字不徒作至
理寄焉韻不苟叶合錄字焉苟事其錄而勿其諸理弗錄
也某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今故出韻以復古也乃韻
載以俗文俾理錄所甚昧不可講將錄其聽先索其視焉
此何用耶於是頗原其書本文已止俗體中害義者而韻
補稍可觀矣然傳錄易偽學士觀復乃鋟於木工凡再月
乃卒厥書既出以授於人人乃於是好者惡者奉者非者
紛若聚訟而嘆訊訊覆見各不同許予曰從今物有定質

夫辭乎情的辭所偏然石且實索於乃心瑩瑩判壁楚穿
不售而錄氏悲焉治其終也超人接之舜欲給取讀相如
至於欲與台俱研煉嘗有一經藿在人隅案有旨矣何怪
哉今人詠誦書一取正於朱子曰是則是非則非矣
非敢向大賢以為準的吳氏韻補夫公固用以韻詩騷矣
而未敢猶異焉又何故邪余讀吳氏書固非鑿空臆為者
晉本諸毋韓譬以相叶唇齒喉舌準諸聲更而援引指證
朗然大備使古人韻與樂繇琴瑟播於律呂無或忤違吳
氏之功夫多哉

經義考卷一百五終

弟子蔡與陸[illegible]昌[illegible]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九

鄭氏箋詩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詩辨妄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
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
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
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
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振孫曰辨毛鄭也[illegible]子夏所作可
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illegible]之學雖自成一家
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
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公不可偏信也然愚以
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
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
本末齊魯韓三家本書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
眞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是

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謬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揭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眞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害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　書之有補於學者嘗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

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陽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昔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演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蹢爲江豚之豕亂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樂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益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非小補用而涵泳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illegible]聖人之教人必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illegible]氣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illegible]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illegible]一句一兩字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心不與會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

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illegible]知[illegible]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後學繁經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從而去之人說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illegible]而尚未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亂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illegible]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而經以求其意[illegible]之旨而天下學者[illegible]　臣等[illegible]以爲

是然後與迹與聖賢之書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龔之切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偕貢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益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傅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疏或繆非一端也剖晰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抉焉恨未久數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畢聞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貴闕多聞人學者老於山林

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予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者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嘗以從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在西也以項氏易說足補程朱之遺論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乎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閩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則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後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孚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旨而訓詁之雖其數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紀具矣學者世

相繼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於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焉

顧氏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真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質自序云研究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

字書闕物謂鳥獸草木闕用謂凡器物闕踪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闕事謂凡事類闕人謂凡人姓號共十闕發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illegible]也

陳日華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積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武卑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悅念前輩著述不可使泯沒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丁學諭而且張分符此本公餘以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illegible]不以為是志自成一家真能窮齋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illegible]之病症矣遂使鏤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與列於世後學之幸也

陸深曰王[illegible]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晁氏公武[illegible]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大昌詩議

一卷

存

大昌自序曰二代以下儒者孰不求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illegible]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得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者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為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為樂其疑四論國風始於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由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論詩序不出於夏十辨小序出於衛宏十一辨序不可廢十二論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宋詩序皆出乎其地十五辨周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專斥總稱其文義辨析釋其論議自多獨得之見以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為臆妄決然所稱[illegible]亦難乎免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以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鄭氏[illegible]序辨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鹿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甚矣
又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與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
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
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
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偏敘
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
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說義注記經說論解其名不

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
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
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
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與同者一之隱奧者明
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務
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
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
序有聖人為之間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
之言賁之序與易象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
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書經聖人筆削
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
經也尊聖人也若夫間見譌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

盡得未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倘關而收之使詩
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
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西
亭王孫聚樂堂目直書處義名書有證據處義金
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趙氏義臣詩說

佚

李氏壽詩譜

宋志三卷

佚

余氏瑞禮毛詩說略

佚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其略曰羅价卿諱維藩盧陵人擢進士第長建功
南康州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叔堅詩解

佚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宋志二卷

佚

林氏岊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維寧詩集善

佚

謝氏詩解

二十卷

佚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松陽人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

吳氏曾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黃氏度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葉適序曰往年徐居厚言文叔數為[illegible]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illegible]歲每有異旨自余[illegible]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半畢兩盡篇未上輒叩門曰已悟然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數公既殁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益已教之時性情諧明而既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鬱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至亦息矣雖[illegible]來汎而霸據[illegible]以下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歲慮所至時或[illegible]之以性情愈昏惑而[illegible]之意寓之就形

撫然以從所[illegible]而[illegible]矣[illegible]也哉兄執秦漢之後言詩者[illegible]相[illegible]公[illegible]尊序倫紀致忠[illegible]敬篤信古文旁緣[illegible]逆重之累輯緒修久而有新美[illegible]而[illegible]宋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彥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做

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嘗錄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

汪砢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為宣姜妖淫但寫鴉雀奔噪樹石動合程法覽之沖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營丘樹廣得文公營建之狀于水趨事得國人說服之象其蒼莽恨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圖孑孑干旄建於車後兩服兩驂而雖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盤析且前是欲以畀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蝗描法載馳圖叔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但指其憂心為而已乃循作諸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言中事故不妨象外摹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冊藏嘉禾項又新家

按馬和之毛詩圖所傳於世者本關雎葛覃螽斯桃夭漢廣采蘩草蟲采蘋甘棠騶虞此風鶉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晨風衡門鴟鴞九罭鹿鳴常棣天保采薇[illegible]芑鴻鴈沔水鶴鳴白駒黃鳥斯干節南山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小明鼓鍾[illegible]大田桑扈鴛鴦角弓隰桑白華棫樸旱麓靈臺雲漢崧高韓奕江漢振鷺豐年酌賚諸篇然多係摹本真蹟罕存矣

秀水 朱彝尊

男 昆田

詩十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群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通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

者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敎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
信其本有也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
而不可亂也是謂豆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
興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
自有之六經則與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
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群居
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
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
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
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
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

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
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韓而至
於毛乎齊魯詩今已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
焉

樓鑰□跋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雖盡信□數之
在傳者亦不可□御務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合詩序
多欠□意□史□與首詩人諷詠或有戾於事實制度
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此類未易悉數皆前□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當日樓□防遺書論
辨存其說於攻媿集中萬卑彙閒今眼是發辭

今出其東門候人七月東山狼跋菜棣六月車攻
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
十二篇爰之不取小序者其於聊樂我員謂員是
姓大防井之以員本彩或劉氏弁毅自比伍員更
姓古無此姓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詩 氏李壹反古詩說一作詩性情說

佚

李壹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
癸未解官自東郡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
者見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掃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
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忘於胸臆之□乎□固也古之無
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說之□一□□子之徒及經數

汨於異端爲齊魯毛韓家自爲說訓詁之義自孟軻氏已失
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定
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
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矣
序而衆之先儒□今之不如古也真古之說於是以戾然
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焉若美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一則古人一道爾天命之謂性
庸言一理是則反古詩說未爲無已記有之曰人莫知
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人情
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能通信能復性之初　得心
之正務被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真古之說其始庶幾乎

陳氏傅良毛詩解詁

二十卷

佚

梁紹箕曰考亭先生晚年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聖人繫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

王無霸之驗是謂周之東遷止乎關入二檜之亡而春秋之終止乎傳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治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出己意有所發明雖其處或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爲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旣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以興云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爲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

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蓋嘗竊悼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成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旣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予自束髮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然以思由是驟於嘗僕問方未嘗有臨擘於乎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

克其偏引以資口耳也益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惻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終風之子謔浪笑敖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斯人之友其心孔艱[illegible]則曰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懇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讒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昔者知盡吾分焉耳[illegible]使其由此而[illegible]怨慕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illegible]哉悻悻忿悁使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illegible]許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illegible]於此皆已反覆定國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illegible]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illegible]然以盡得於興觀群怨之言而啟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illegible]學明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故以所聞見識諸末

自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黄佐曰呂氏讀詩記最爲精密第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推遜之也至矣

陸釴序曰予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慮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眞積之悟緣物體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迺枉史應幸

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以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殊與首之多歧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讀者迷矣齊魯毛韓彼此睽違之始分也其違則同也夫處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均迹而導諸轍也譬則矩與矱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既采之呂說亦采之予甚同志久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寧與以歧同不寧以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轍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寡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舜隆繙之一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髦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

之學寖微又寖爲莫之概也夫去近古者言雖簡而彌貴離聖遠者言雖詳而易肴故曰家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尤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釋昊天有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眞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據據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列呂氏以存毛翼未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剡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刻歲久漫滅行於世余宋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謀爲謀於寮藏君程君授諸梓旣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

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勿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義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說譏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已詩傳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眞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亦是雅辭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

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諸儒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不有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托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与序也而語外續而中之依范曄題衛宏所以著說學者之無從亦然於斯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辭也必驗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原流子夏從學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臆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輩從叫之而是且笑皆哉有善有惡詩詞固兩作者之志非笑皆則刺豈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弃者之思則邪書刺弃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

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慕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笑功勳晉之篤矣矣聖人奚取焉而存之爲亂賊以竟哉漢志武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以向新鄭著録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鄭衛之樂亂世之音也而比於慢矣其辭與辭其分固已斷矣爾時安知不以刺爲刺時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淫之人尤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奔不檢之人自道其邪浪蝸蝶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以篇皆見存臧孫見埋實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安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其淫

邪之辭猶之於韶夏濩武門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見笑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樽俎豈下伍伶譯者哉必不然矣蓋編攷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皆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攷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即環語稗說特之有故猶不可棄況於賢人君子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

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說心知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曰□□之學各習其師若詩亦□□理其二義歸有宋以□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夫孜孜□亡逸務羅興同併積群疑爽然冰釋閎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以昔人所評爲讀二家詩者折衷焉

項氏安世毛詩前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詩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解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其有精思卓識

經義考卷一百七終

弟子高郵吳世燾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旣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旣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敎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敎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

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陳汝游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咏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

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作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為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為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没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為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流未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闊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

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天下之書也其義失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偽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勤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為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浹洽滲漉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亡也顧乃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科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於宋歐陽子始為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遂探力窮而張皇之遠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為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為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黜訓詁之贅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辨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曰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嘗走僕下帷經為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

王褘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

桂萼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

謂後之學者遂廢注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閟宮注中磐㝗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㝗當之豈不可笑

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即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爲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乃不旨之以鄭人賞鄭音豈自暴其醜乎近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本朱傳問難者

謂狡童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然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有淪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遠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乎不見其子姿秀秋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雖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

朱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鋪板爲最精第初脫稿時音訓間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然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趲那久將漫患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獲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俾之讀詩者能兼玫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誨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考見去取位寘小序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宮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

子明有子浚尚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夫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誣不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繫於小序傅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奥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

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嚴於楊李閩士夫議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著述之本意今閩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肪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嘉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爲志安敍序其端敢不亦僭竊而敍書之

補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巍仲爲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爚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爚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尚書諡文簡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僑讀詩記

佚

馮氏誠之詩解

二十卷

佚

黃氏櫄詩解

二十卷總論一卷

存

閩書櫄字實夫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溫州府志拱辰字嚴起平陽縣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廣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刊於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爲徽州教授終宣州通判淳祐中諡文靖

高氏頤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頤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泰之詩名物編

十卷

詩類

三卷

俱佚

畔氏少章詩大義　贊說

佚

張氏孝直毛詩口義

佚

陳氏業詩解詁

佚

上饒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紀

宋志三卷

未見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旨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紀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

咸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務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摽有梅父母之心亦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本故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葛氏元之詩說

宋志一卷

佚

柴氏中行詩講義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毛氏守恵讀詩臆說

十卷

佚

楊氏明復詩學發微

佚

謝鐸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亡

張氏貴謨詩說

宋志三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主吳縣學教授撫州宰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黃氏應春詩說

佚

寧波府志黃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處州著有詩說山翰應錄左史黃自然繳進送監看詳除

國子學錄

陳氏埴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卓氏世遜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蔡傳卓世遜初以尚書啟策補官丹五鳳潛臺

三爲舉首詩傳羽翼漢儒

劉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亡

將充隱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槪通

佚

辥氏謹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辥謹字去非以兩優釋褐以迪功郎除廣州

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召爲國子博士尋除廣東路提舉

學事自廻翔未幾恭持使節方前未有也

湯氏建詩衍義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達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韓氏傳詩義解

佚

劉氏辰毛詩解

佚

閩書辰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救李全功轉

朝請大夫知常州衛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先生

黃氏夢程詩訓釋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觀士稱

之曰南塍先生

王氏焘詩說

佚

焦氏巽之詩總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終

弟子太倉王[illegible]覆校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illegible]校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五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斷與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猶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宗信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十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達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illegible]焉其間有淺聞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illegible]皆序世謂與毛文越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illegible]而人[illegible]以爲

疑毛傳簡要不實無臆說與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末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說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於後興觀群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焉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玲[illegible]亂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來使成都書出以視余蓋

是門人丁文伯輪起家守嘉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儆力翼其不衰猶以周宗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君子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偉人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登以明經屬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云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異其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合道之除皆詩人之情性而求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況諸儒雜出之說而無倫示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

講師各出己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
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
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
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為詩之病爾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
不為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
自有所得哉此殆點興詩綱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
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憤者
而慨於或致憂於君而引咎於己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
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
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為之燦然
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
言論如引帆而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

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
門湯尹程嘗為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所
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
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大學以兩優釋褐仕至宗
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巋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謂之也
去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
行刊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序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
此乃始求於湯尹之婿時大偉偕詁釋刻諸郡齋云紹定
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因以為
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
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帛曰
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
木凡一十九門

段氏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一卷

存

段維清狀奏曰先叔朝奉昌武以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
而擢第仕至通判吉州致仕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
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
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
詩集解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
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
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
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
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
有其從子維清給據狀段氏有叢桂堂故取以名集焦
竑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為

段文昌朱氏又創其名爲段武昌供似未見此書者乎所
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時所批閱西
亭稅得宋刻[redacted]於洪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黄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爲集解

嚴氏粲詩緝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獨歐蘇王劉諸
鉅儒雖嶷嶷見郑舊說尊出新意而得失互有是東萊呂

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矣衆
至朱爲全書蓉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意蹊徑或不可尋
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
可以興觀群怨者乎所謂以意逆志者果付之明經家父
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
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閒得於前一輩鄉長老
客游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
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
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勝先儒諸家
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
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約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
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
縱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與
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
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爲乎詩於是乎
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公中庸大學語孟盡於
考亭學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歟則華谷何以度越諸
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胸深天婿意具言外蓋
書窮諸家閒與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
所以喧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盡容遠
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爲之叙爾

粲自序曰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
爲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旣而友
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並書

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
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
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　又條例曰
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
斷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味之情性而
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
爲章指順經文而點綴之使詩人紆徐涵泳之趣一見可
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戴甫曰坦叔於雜離中谷有蓷篇悉不用舊說獨能探得
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究轉有古
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黄佐曰華谷嚴氏詩緝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集諸家之

說以發明之
劉氏克詩說
十二卷
闕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猶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删詩以推廣其義蘊旨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詠歎之間諄諄為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為先彼春秋諸賢徒誦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為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猶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名數易為卜筮其公於止齊

之所通習者也而必曰徒不學詩不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為詩詩自周以為多而可采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詩之細事耳其說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已獨聖人發之人以此學而不于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并蹐遺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為義者多矣揣詩之發臆而為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合未嘗有援小序之辭者惟東晉輔已模倣序意晉唐四言皆循其法　而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　劉其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與預固未敢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古於詩人或卜子或大小毛公皆莫識

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予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書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札行史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為準在僖公元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侯之右哉商篇商詩商雅商頌見於商章所掌說者乃謂魯頌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奮如選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皆為之折衷矣何所棄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纖毫必異是吾夫子於未書實纔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遺詩者其是於未刪之前耶抑遺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猶未約劉齋

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諷興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望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處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長發之詩言之則是經書非聖人之全書乎
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無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日藁於朱曰之次若今以鋟梓未易遽集坦淺短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舍本之副於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廸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

未之載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所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缺闕前有總說惜是吳勉庵先生題識尚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吳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

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摭傳箋義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詩考

宋志五卷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潰從咀者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傅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讀叢傳者或有考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穆乎縣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為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為

韓詩行禮之時未行毛傳所述益韓詩也賈誼謂縱文王之囿爲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宋昭注國語謂求叔丁暢嘉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制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詩擬異說故錄

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擬而錄之

萬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採其辭義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毘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頌詩君碑引詩永矢不愭考槃今作弗諼水經注引[illegible]頌保[illegible]今作[illegible]解[illegible]句[illegible]尚實史使我心瘍[illegible]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韓詩外傳和梁甫湛辭君樂之甚也[illegible]張衡[illegible]文檀車綏綏[illegible]伯厚引作[illegible]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常必交吾志然然予外傳宋栽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illegible]蒸矣也涯矣也[illegible]文選注詩君曰萱水流貌文選注[illegible]文對[illegible]君曰宜王怒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illegible]時君曰來聚公去齋斯徐商頌文選[illegible]師臣者帝[illegible]作者王臣者霸臣不行者亡[illegible]詩內傳伯厚[illegible]詩引[illegible]又晏子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illegible]三家詩說本此皆因學翁之所遺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九終

弟子無爲謝舉安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

詩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洪氏（咨夔）詩注

佚

熊氏（剛大）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黃幹游爲建安教授有詩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詩膚說

佚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泉）詩講義

佚

鄭氏（庠）古音辨（屏或作庠）

宋志一卷

佚

郭氏（元剛）詩演義

佚

章氏（叔平）讀詩私記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殆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書雖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名以私記其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能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于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尚俟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關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是詩八卷藏於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詩說一十三條

姚氏隆詩解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上矣夫子錄歌而取三百十有三篇删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亦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與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長於序稍無所與鄭康成推序是信叔世講師乃出入毛鄭間跂眇相逕庭者孩之雖然吾切學者不爲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譯詩平易如此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篇之韶溪人

黃氏寔讀詩一得

一卷

存

寔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篇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禪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嚴陵袁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甚信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信下指辭之簡潔讀之使人曉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輯以示許益之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歷代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之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皆十一人曰濂溪横渠龜山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呂

萊徵錄文清文公當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illegible]殺
齋劉篁㟲劉後溪所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
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三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
則其[illegible]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
謂之未了公案[illegible]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
皆[illegible]作[illegible]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
[illegible]皆可[illegible]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
[illegible]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
未也又集[illegible]東萊詩記乃[illegible]孔子之稱思無
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
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
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
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
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
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辨
録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
紀成公之說[illegible]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
[illegible]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大
[illegible]
有存於里巷序詩之口漢儒病其亡逸緊譔古詩取以足
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
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于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
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
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
如令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
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
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
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
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
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益將以揚其惡
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
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録
爲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
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
雖已煩雜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存鄭

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
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
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
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
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
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
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斜成公之說也
因是逸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
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
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故
學者觀是足矣
[illegible]辨說成[illegible]

二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書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守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壓於淺陋或鶩於高遠援據傅會穿鑿支離說受以飾私篤古以借重抉其罅而書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諸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尊以四書為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蔽一旦汛掃乎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旨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守訓之責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符合輒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經於皆而不知按理以復古然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幾世猶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滋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

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幽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illegible]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自欲辨後世之紛而已

又[illegible]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illegible]子之[illegible]最富詩則有詩疑二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一卷是矣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然[illegible]不分經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而[illegible]同之也古之說詩者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illegible]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為男女期會相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illegible]夫子之[illegible]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illegible]不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illegible]篇[illegible]於是刪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illegible]則漢唐以來[illegible]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illegible]欲為後學言者謹之

又[illegible]人如此

按[illegible]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illegible]紊[illegible]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為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

不之所不敢刪者，毅然刪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意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戴氏溪朱子詩傳辨

佚

江氏愷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褧隱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陳氏深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詩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炳詩傳微

佚

黃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漕薦，入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旨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恢字文淵，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被薦不起。

趙氏惪詩辨說

七卷

闕

黃虞稷曰：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峰。詩辨疑本十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以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失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餘辨

通志四卷

佚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 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盖近

儒之爲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 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風地理圖曰太王遷宇圖曰宣王

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奉籍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望祭告圖曰靈臺辟廱之圖曰閟宮路寢之圖曰泮宮明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繹賓尸圖曰朝服之圖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笏圖曰衣裳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傳授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授圖則按漢三史而爲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敘詩題下采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爲互注又標詩句之同者爲重言詩意之同者爲重意蓋唐宋人括之書也

詩義斷法 一卷

佚

右見菉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終

弟子惠[illegible]學夢本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四

李氏簡 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光霆 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霆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客從之又集至元問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背光先生

胡氏一桂 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莊孫 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佚

程氏直方 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 詩集解

未見

懌氏龍 詩傳釋疑

佚

佚

蘇天爵曰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今
已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辟
貳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升降揖遜皆有法度
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說也分擘析
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
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遠方數以其行薦於朝部使者旌
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經說皇極經世書問
書精要考異

陳氏櫟詩經句解

未見

陳櫟曰詩序以詩分有六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
體也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
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之別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
南爲風之正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
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
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黃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正大
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
風之民俗歌謠之詩也雅則正也朝廷燕饗朝會樂歌之詩
也頌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
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
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
自然之音同出於性情之真備之而是也今見於書如舜作歌
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惟
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與
豳風已有進而爲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爲
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爲國風
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爲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
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
比曰興是也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爲
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他日
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
而後渙然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

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
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
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爲主焉則詩
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
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
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孤格臆度傅會繆妄淺陋尚多
有根據而釋詩意者恒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
作明矣詩序本自合爲一編自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
經分冠各篇之首不爲淨文而自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
尊信無敢疑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
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
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

信者取之其皆不可信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可據匪大
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所以刪以授幼學又以序
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
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
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倬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於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
爲易入豐城朱仲孚嘗病其所疑已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
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尚已

薛氏宗端詩答

佚

[illegible]氏[illegible]學詩[illegible]

人

劉氏瑾詩傳通釋

二十卷

存

瑾自序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
四川吳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
至明且備發會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
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
審詩樂之合窮刪定之由爲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
之蘊

黃虞稷曰瑾字公瑾安成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書宗
朱子而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於所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小字中胡廣等纂成其書爲大全惟
於序下[illegible]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翟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夫微以誠之曰風賦比興雅頌發其言之美惡
勸而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
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授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
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
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
之微言指學者之旋轍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攝

學之資而已哉仁山梁先生友直號成仲亦得於此味必欲闡精必欲解務諸先正問之説行遂有所得手集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辭經義説不泥不辭如易大文發揮旁通周流不實也用功甚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有功於人其深於詩之教者與

古序後字不聞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後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從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官寧州知州思忠爲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並列思忠詩傳旁通於目益因此序而爲也

詩緒餘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名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衍四書叢説師道既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爲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編闕屢以示予而一二説亦屬予名於其間予盡有以悟其説師道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燕饗屬之後風雅變夫子於是湧之承其删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説至朱子始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無篇則究其人之作與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 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訓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學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平易光咸之舊自謂與復邁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黄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栢仁山金先生履祥

接受相承逮公四傳有所興聞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證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其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用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有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未綿唐棣翊自緇衣以佚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衛何爲尚存而不删説者曰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篇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所傳習者之淫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

咨何詩之風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園從
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履祥
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
經寧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恭
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
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應　啓夫末流破壞
之弊然卓然有見離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邪三十
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
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
之君子究焉

黃溍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
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搜而以己意終之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曹氏靜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
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知德之旨孟
子說小弁凱風之意而後世儒其人淺儒章句訓詁詳於
詩則病於理識之者詳道則忽於意度去今千四百年至明
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
而脩為益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
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
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
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
間似輕而實切凡而切者有齒牙戚裂之患焉未必不以
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
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類焉而多冗長不
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
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竊惟居末何足與言獨因輔
氏說而增定之剖析傳文以延其旨而參未發者必究其
蘊已發者不失其辭參乎諸說衍闡幽之旨而因傳求經

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特其無敢侮之心堅其致自得
之志諷物之所適而行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
旋也優游厭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因
學之方而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
茲閱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
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門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
頌知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默探其義發言於
之意躍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乃以發其所未
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特先生以特恩授校
官得正金華郡庠日集月計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黃
文獻公晉一見深加嘆賞凡與體之作語意呼應切究

心焉然學者悅其辭相傳待終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
兄世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
義景達尚德之士屢致書來請俾卒成丁酉英侍先師館
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
而附之是歲成未就鋟刻先生遽捐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
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錄遺其業數卷不存願爲補
其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湮沒況景達欲廣惠
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所定餘稿謹錄補遺重加
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質諸同門友克
明劉剡以卒先師之志補替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
述先正斯文之德昭際盛代文明之治尚得與四方諸君
子共之是所願望

江西通志宋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
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兵亂
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
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公凱宜春人字仲容其書專取呂氏讀詩紀而
檃括之

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
采之

焦氏悅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其墓曰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
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
其學行可爲人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居曰覺齋有詩講
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達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彥達崑山人熊之丈

楊氏瑊詩傳名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瑊字元度餘姚人注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
姚㮣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俞氏逮詩集管見

未見

魏氏天舜讀詩疑問

一卷

存

天舜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敢學困齋高叟之爲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佚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

湖廣總志楊舟字輝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翰林待制

韓氏性詩音釋

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

二十卷

佚

林氏泉生詩義矜式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專爲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生著述祇載春秋論斷而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托也

秦氏玉詩緝纂例

佚

楊維楨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徙居崇明又徙崑之太倉家爲備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二十年既沒其徒私諡曰孝友先生

余氏希聲詩說

四卷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恆先世自安成徙廬陵從徙湯溪郭正表族六經有所疑滯縱橫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之說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質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篇書紊亂曉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康時之作其人既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神人之應非

一哲言此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於家

方氏道叡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倬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疑以叔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其以為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緒今特為之論定使言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為何如人考之寰宇記建昌軍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盱水圖經云有水源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南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黎灘水以後知倬為建昌新城人及考府所為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為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為七哀辭蓋錄元季守節死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考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諸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為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為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文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當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為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為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膺寵命之也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於座有生為元臣死為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為嚴州屬邑壬辰為至

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守臣以失陷郡邑自殺不遑遑旌其事而不為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論之民興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為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烟野草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為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為是書也當在未為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蘊往往微啟其端而不盡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狹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德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

不但隱居講學東劍於諸經皆有辨說詩其一耳嗟嗟仲以義以著傳以傳以拙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之足不可以不傳也已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終

弟子南湖陳紀鍇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五

梁氏寅詩演義

八卷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陳氏深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寛詩集傳音義會通

三十卷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下邑豈能家得郡君人執而訊哉學者心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嘗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為凡例十有二條搜採編索具見成書

分爲二十卷名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樂之效望於來學斂哉君之用心篤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興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鄱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爲士林之耆碩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既莫傳以釋人經唐孔穎達復爲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迭與之並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而謬者尚有謂孔之質莫陵之疎漏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爲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有所未會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欲闖奧之入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

君嘗從雙峰饒子游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已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齊其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疎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爲溺辭章者有不暇爲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濂少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承乏纂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叙其書以志欽艶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併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爲環谷先生云

曾氏堅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

雲南左布政使

按堅嘗序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遺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蓋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邰謂是吳江人宣德初尚有度別有所據其書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范氏祖幹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帥師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爲純孝先生

何氏淑詩義權輿

未見

朱氏善詩解頤

四卷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贖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輙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徛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鋟諸梓達邇讀詩之士往往僻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藏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

楊士奇曰詩解頤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今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

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老之子洪武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褘詩草木鳥獸名急就章

一篇

存

高氏賴詩集傳解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賴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鹽知縣

蔣垣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洪詩正義

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一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當取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

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本縣學訓導

瞿氏佑詩經正葩

佚

錢謙益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奇詩經手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郭氏蓑竹堂目錄

胡氏廣等詩集傳大全

二十卷

存

吳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璉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

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吳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衢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許子嘉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按是書止抄襲安成劉氏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繫各篇之下是書則別為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曰元朱[illegible]纂修也

晉氏穆 詩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

劉氏琳 詩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 詩經集解

三十卷 楊守陳志墓云三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

王氏逵 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逵字原夫宣德初舉授富陽學訓導再以明經召見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陽先生

李氏賢 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鼎 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黃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劉氏□詩傳通證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攜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穎濱始皆疑序而辨傳箋各出其所見穎濱則到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

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爲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辨論其得失學者世不信而遵之奮千古之卓見以指百代之陋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學子尚或有疑於此者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稍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滋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釋而抄之以涵習詩則專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寓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一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况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成雄曰鏡川詩抄於兔罝引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是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

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廢至朱子始剗去自因其詩而爲之說卑哉其爲見也視古注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肯引以自况况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始

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爲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共所著私抄刪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收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辰州知府

黃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儒紀曰攷登科錄程楷二人一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一合肥人天順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銓詩經發論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以貢爲丹徒訓導

王氏彥文詩傳考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益齋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從詩解

佚

鄭氏滿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通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漢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洎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

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爲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爲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詠他事也而亦以爲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此訓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僅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傍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

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楊鏡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
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
也若馮嗇賜之論楊鏡川之辨及余別著篇什攷定一卷
悉取列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占詩考

未見

陸氏深儼山詩微

二卷　存儼山集中

闕

深自序曰深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崇奉反覆
諷詠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自通籍禁林寡交寡後閒
於學多閒稍出一二質之類有合者而所未敢違以為是

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終身難闇而一得之愚不忘自
棄小有裒以千千後目曰詩微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
編也一篇之作衆傳序非採衆說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有
所未闕者後乃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為朱子之忠臣而後
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猶冀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

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攜入京師為朝士
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
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存

湛氏若水毛詩釐正

一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為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
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
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
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登弁
之明堂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
以去之獨存者也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亡
矣乃刪淫詩非聖之篇復取而混之為三百十一者乎
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
為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本末之意
為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

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
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為正然其中有數字後
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終

弟子武進薛景瑄覆校

秀水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六

韓氏邦奇毛詩未諭

未見

胡氏纘宗胡氏詩識

三卷

存

王氏崇慶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二得之周太師氏而其七亦周人爲之也夫周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見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也然則學詩奈何曰本之吾心以審其幾察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庶幾哉作詩經衍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金甫曰丁奉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愼四詩表傳

一卷

未見

王氏道詩傳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冊義

未見

李氏准詩經童訓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准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篇

未見

高氏尚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尚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逵讀詩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爲教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問答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處會賓客之所酬答則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亦在於此嘗歎夫朱子與呂東萊

經義考　卷一百一十三　二

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傾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爲以己意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振救也雖然以刺幽厲之序而加之宣王以此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朱子其亦將加正之歟予因許魯齋訂正之例刪去小序今悉爲訂正小雅之圖循欲去其首句以存之采歌也姑識於篇端以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頗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註間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黄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公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良騶天子之囿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下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賢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雜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詆毛氏並序以言詩據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刪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者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書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害自病也佐少誦詩因考及注疏毛鄭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罷憂廢棄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鶴詩經會宗

佚

鄭瑛曰趙鶴維揚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戶部司務陞南刑部員外郎

潘公熙詩經輯說

七卷

存

公自序曰兩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冠諸篇之首先儒謂序說卜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宋儒經典各以己意發明經指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幾亡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雖其舛誤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應科試於古之注疏不復過目寔非闕典乎故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獵諸說觀呂東萊氏讀詩記而慕悉其古訓家言兼總諸儒而毛氏之說始存又觀朱克升疏義而喜之其發明朱傳之旨爲說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日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詩之前次錄朱氏所定傳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說鄭箋孔疏其從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協厥中亦詮次不廢乃若東萊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體尤號詳明可稱朱傳述率采擬一得之愚偶契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前人答所以助博物洽聞而非以衒奇獵異所以羽翼朱氏而非以抵牾儒先也抑釋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庶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斯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溫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之指亦可以弗畔矣夫

豐氏坊魯詩世學

三十六卷　一作三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撰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僞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僞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謚及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著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者以篆隸譜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蔡和郭子章朱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偁存可證者洪丞相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段如河水清且漣猗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欲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煽方處作閻妻中冓之言作中冓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庵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　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以馬鳴蕭蕭隊彼旟矣八騑于貲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

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已之作僞未能
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
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
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爲近
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
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
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
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
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
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矣又
曰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

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
說乎至於實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謬文
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
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
當不爲所惑也

陳氏褎毛詩緒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鄖詩傳存疑

一卷

存

鄖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穎
達疏出而二家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
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
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
隱戴氏遂爲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爲集解華
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多在焉雪山王公質
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
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
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
一旦盡去古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昧之中誠亦難
矣然其指甫田大田諸篇爲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
王爲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據且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

之使人曉然亦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是爲
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亦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
乎得之矣

按竇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黃氏光昇讀詩蠡測

未見

張氏廿詩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祿少卿

呂氏光洵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　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

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應旂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薆拜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錄詩說鋟諸梓始綴義理以求其趣卒之旨今以抽其趣察之性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協其中真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當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應旂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詩疑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聲於乎喜怒哀樂存乎音矣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是故喜怒哀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興者恍然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國史或以為衛宏固色之問色者問色乎孔子乎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不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當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為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執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魯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皆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

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

袁氏煒毛詩定見

未見

錢謙益曰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

何氏宗魯詩辯考證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泰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樵詩考

未見

陳氏錫詩所錄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道亭勞先生所爲說詩者也先生按滄川暇出以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合而統論之又析而詳言之大而一說之次小而一詁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教

聖門論詩[illegible]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也先生在獨其教人也德行以爲本篤實以爲文行之以敬毅在寬出之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專愨不形好惡不作說觀莫得而倖斂拳莫得而詭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爲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薰訓其尚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苟徒讀先生之書罔非先生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綏詠門堪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許氏天賜詩經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天賜字德夫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參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終

弟子婺源朱逢源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七

沈氏一貫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illegible]氏洪謨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illegible]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別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壺毛詩辨

佚

高佑釲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野池知府易貴與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餘年杜門斂書以詩義與深作直指今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遠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入格致叢書

余氏經綸詩教考 詩經[illegible]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下治之粹者僅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原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

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
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書定為淫奔
之詩數倂而魯齋王氏竟删去三十二篇謂今三
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
删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夫經詩教考諸本
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删之於前李氏削之於
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李氏公凱毛詩或問

一卷

存

仁甫自序曰朱元晦於詩蓋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為之解
前人擬象豈不協其一端然而去衆遠矣余讀詩不廢序

說亦不純主序說習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
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及躍然有得也
不知序之為古人古人之為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為或
問以發

葉氏剛中詩經存問

八卷　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唐氏本嘆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陳子本王應麟詩傳要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鼎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賓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作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二陽字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
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諸

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頗涉獵之迨見卷帙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其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千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王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人從於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錄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沿序從以論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聞見孤陋致究未詳姑精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㙔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

訓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槩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原本小序推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品以意通之集詩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眞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㙔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槩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爲知詩其用隘且固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曾爲詩故一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復知予說之不大乖

剌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訓詁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篇各爲之說次爲十卷仍名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悲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統鍇詩解頤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按凌氏以信豐坊僞說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刊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詩逆

四卷

存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黃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爲是書令學者味比興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背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奮鵬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脈諸書萬曆中督學使駱日升蔡[illegible]於朝不果

程氏朝先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鄒氏泉詩經析衷

未見

高佑釲曰泉字澤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省序曰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爲詩蓋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

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隸於學官爲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輒令取朱傳注逐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試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安閑閭里世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歎之歌歌各有精乃殫網羅領衆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輟客不闚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詩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亦務擇所安不爲執兩可以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紹

詞從臾而爲叢人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譽字少常熟人

吳氏宗□詩經引

未見

繆泳曰□登字□卿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李詩經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釲曰趙一元字□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歷乙未臘日

升爲之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沖宇宜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子牧游先生因之輯三經譯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然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華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彥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婁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大率獨鳥獸草木也與啟雷霆電三星七襄之概

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品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述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鴇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毋虞馮生肆力是經掛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箴銘讚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更頗廣肆窮變極趣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

大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達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雨毛詩鳥獸草木疏

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暨宗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甚稱萬之識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麕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殺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獸騶夫之類而有盧虎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

寓目焉曰噫嘻夫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迄不能窮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謂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隆本王應麟之詩傳圖叟作人物志三十卷陳際我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illegible]有[illegible]學詩一家[illegible]獨有毛鄭何宋子集[illegible]而後人[illegible]左[illegible]知[illegible]從[illegible]以[illegible]非[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由[illegible]述[illegible]出說而歸於改過[illegible]大全輯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illegible]樂去[illegible]不收[illegible]家之論亦不[illegible]有[illegible]論不[illegible]首[illegible]此詩解[illegible]以[illegible]善也余生平[illegible]嗜徐[illegible]徐公六帖以共綜輯前人而提答綱領[illegible]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略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王氏志長毛詩刪翼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士雅撰

二十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終

弟十嵇寧王[illegible]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 十八

[illegible]氏九思 詩經以俟錄

[illegible]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斷之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illegible]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illegible]樂[illegible]也孔子刪述六經凡關[illegible]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illegible]則[illegible]決未有無禮而有[illegible]如衛國武公同公原未[illegible]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illegible]初[illegible]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illegible]自儆之時只當與其[illegible]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illegible]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illegible]以列國聲詩[illegible]除十三國風及[illegible]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illegible]不敢輕定漢宋[illegible]亦不敢[illegible]用[illegible]小序又除[illegible]如[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國有大[illegible]人[illegible]則[illegible]凡[illegible]樂[illegible]藏樂器者陳[illegible]不樂[illegible]不[illegible]樂[illegible]不作樂[illegible]

禮嘉禮悉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悉於筵間
目夜細繹詩經白文以何詩繫於何禮即定爲此某禮之
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即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
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
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
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乃與夫
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詩篇名爲目而以五禮
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
爲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
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
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
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

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使有一詩一
詩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
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闕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
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豈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
興耶且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倘截然分而爲
三終只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
興也而從以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
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
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
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無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
義之淺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汨沒於所習而即有能
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
問矣若前所疑解者亟與辨正盡心備苦矣而安得高明
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
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秉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恥學存而不
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

雅與夫附翼詩關者皆具名其理豈可混乎繁露稱名生
於真不真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
而殆於何有足先生之所爲懼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
備覺其真其必括攝其體說編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
者又見若紀其變則列于入編之篇究其原則淮南地形
之訓與那有難若亦不之所不知且受之多識受之一貫
非以博而不被其實者乎故是編之難加書夫馬者也
新安舍序曰吾鄉載有鄉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
其自叙以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
之本在也深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
撰多識篇篇中一一自篇名物其一一皆記事之珠與漁仲
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

之句二首典由參合遂使禽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編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想具是矣

錢舍人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衢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逮國都閭巷皆絃誦風雅以涵泳性情而納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引與賦詩見志習其諷諭就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篇什雖簡而忠孝恭順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悉具以言乎興觀群

怨事父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誠求端於無邪也殆略已多乎哉

吳同理曰婺源汪氏應蛟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巡撫天津後死於難

謝氏台卿詩經課子訂義

未見

錢舍人曰台卿字衷仲晉江人萬曆庚辰進士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存

徐氏即登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及而問之長者謂考亭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拘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亭比而讀之考亭無可疑者不復搜別凡於考亭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己意書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啟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爲委曲求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爲教所以維世亂正人心非約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爲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也莫如邪風鄭亦世刺於稱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爲淫[illegible]在人我士或時變國之公患悉入淑女從予之家不其實予則疑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茲公爲東省名[illegible]貫百家兄耐六藝氏詩中之最有可邪正相濟者序傳疏箋各覩一班公肯法其人終不言之正的融其論然而曾之人誤又引出獨解直證世賢乃未敢言於聖賢傳叢不翅突如鄭屬一篇原不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叛作爲原情例[illegible]推原者多矣尼聖

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偽刺邪以從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彤字還白一字欽之滕縣人萬曆辛卯鄉試第官至戶部郎中

余氏心定南州詩說

六卷

存

余之[illegible]心定[illegible]大夫受詩稍長[illegible]

有[illegible]後先大夫貿遷已丑春謝客爲[illegible]作爲詩說

學以就先大夫[illegible]

而不執者盡點焉間有稍異時說而協乎作者心事情景躍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即標曰愚意其爲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叢時已三十餘年幾種種矣生男八人爲棨南州亭舍聚而教之群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災及木其於教兩附于偽學焉大容辛酉

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憲寵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歷[illegible]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 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鈳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孝曰武娃沈仲容做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和附凡攷之類三十而衷亦同焉誠詩家豆觀也

沈懋纘曰萬鈳字仲容嘉善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朋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
手錄諸家詩說雖譔苟中余少過庭受而習之獨惜大雅
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之說猶所涉覽乃錄取其
義精之旨又與諸弟參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
而門人輩遂板而行之余不能止也昔趙曄作詩細蔡中
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編也吾敢謂足
當帳中秘哉要以扶笑而喉者得是說而存之或亦可以
備爲寬之答跡云爾萬曆丙午夏日
倪琛曰起元字璘初江寧人萬曆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
吏部右侍郎

蔡氏□□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謙益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曆辛丑進士
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璇囦先生詩篇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曆
癸卯舉人詩說通自爲之序其說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

同

樊氏□□詩測

存

存

徐氏光啟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太子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曰攟
藻五曰博物六曰正叶

趙氏琮□詩約說

十卷

未見

中牟縣志琮字伯琢中萬曆己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張氏以□詩經□□

八卷

存

陸元輔曰張廷臣字宰宇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太
僕少卿

□氏□□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以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此無異癡兒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鄭明曰陸化熙字羨源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參政其書自爲之序舉業本也

胡氏胤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胤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終

弟子武進孫　振羅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晷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窮矣何字櫛句比偏遂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抑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情至之語肇有爲哭笑有爲笑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繹論夫以義求者離體遂以聲感者於性近鄭氏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沉潛諸家之說變風非采變雅非宴既本先子之訓不敢盡是已見嗣遭先子之變倘怳漠濟不得倫次越數年所積見頗能言之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又閩璿曰天錫字公承沔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范景文序曰昔孟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

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曰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主於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皆惡無詩尼父删定別存商頌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删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删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岐蓋不稽時代以致汚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爲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觀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斯祀迎迓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韻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兼廣遂令

紛錯之上下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誦而讀之以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淵繁靡之難得則何氏其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昔從徐序曰夫說詩者莫善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即後世之爲說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箋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隨之者譬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所遠與其爲子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窮於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即古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事當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第以棄取見義而已易春秋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爲兼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第以道性情一語蔽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上播諸聲律下形諸諷咏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

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爲二代文獻之猶存者也故取公劉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一代蓋彬彬矣遺新於秦終春秋始於平中間若隱若斷三王之際皆周室改革之大考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聯屬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乎遷王城敬遷下都愈趨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聲容器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犂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斟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

不及焉明乎衆詩足以兼書猶之樂體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恒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索詩太易蓋亦忽聖人所以處於叔者之爲經與易書春秋並垂者其旨微奧如何精微而可輕以里巷吟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證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擴其實既又參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異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爲世爲人若禮若樂俱一一躍出於是古斯文之在茲蔽絕學之末輝也當其沈潛是解寢食都忘閉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無依時代編次名曰世本古義仲子與氏論詩世之指中參凡二十八每篇做古序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其斷義未安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四年

錢謙益曰閩中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以風雅頌爲一其學合於漢頗多本於考據詳有恰與古合者然臆自成一家言不必以之與古相證也

吳偉業曰何君于茲門作詩經世本其中疏論卓然不朽後之人未讀者但以其附始爲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illegible]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illegible]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既醉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篇良耜也[illegible]之世詩二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illegible]之世[illegible]一篇殷武也武丁之世詩十篇關雎也鵲巢也桃夭也螽

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薇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illegible]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蘩也兔罝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摽有梅也漢廣也芣苢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illegible]也采蘋也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緜也旱麓也皇矣也天作也既醉也雝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有苦葉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破斧也[illegible]木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絲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豐年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彤弓也鼓鐘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illegible]也泂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illegible]篇采菽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世詩二篇[illegible]也執競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綿蠻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一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綠也民勞也板也蕩也抑也旄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之世詩一十

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
也江漢也[illegible]也崧高也[illegible]也烝民也[illegible]也
車攻也沔彼[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祈父也沔水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世詩二十二篇[illegible]人
車也[illegible]也大東也巷伯也鴛鴦也[illegible]也車舝
也[illegible]也頍弁也裳裳也小戎也正月也[illegible]也
召旻也小旻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小弁[illegible]也
十月之交也[illegible]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中有麻也[illegible]有[illegible]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世詩二十四
篇[illegible]彼洛矣也緇衣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
也東門之墠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門也[illegible]也
賓之初筵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中
谷有蓷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日月也[illegible]也
[illegible]也山有[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大叔于
田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世詩二[illegible]篇
燕燕也擊鼓也[illegible]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蝃蝀也
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山有扶蘇也狡童
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二子乘舟也[illegible]也牆有茨也
鶉之奔奔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王之
世詩九篇揚之水也[illegible]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

[illegible]也甫田也載驅也何彼襛矣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王
之世詩[illegible]篇[illegible]今也[illegible]之世詩十
[illegible]陽陽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有[illegible]也
[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有狐也青
人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生也
襄王之世詩[illegible]篇[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間也
蜉蝣也候人也渭陽也[illegible]也有杕之杜也
[illegible]也[illegible]如[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晨風也
黃鳥也頃王之世詩[illegible]篇[illegible]風也[illegible]之世詩八
篇[illegible]如也株林也東門[illegible]也東門之池也
月出也澤陂也[illegible]之世詩[illegible]篇
[illegible]下[illegible]風雅頌

[illegible]其詩論其世故
[illegible]文者比也
[illegible]菁菁者莪爲[illegible]崇
[illegible]皆出[illegible]不足信矣

朱氏大中待軒詩記

六卷

存

大中自序曰詩自商周[illegible]上下于五百年治
亂[illegible]風俗疆域形勢方[illegible]物類情[illegible]無所不載而吾處
數千年後[illegible]安[illegible]古人陶王故曰古
[illegible]不用[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經然
序亦何可去[illegible]故以序爲[illegible]而不能盡信者[illegible]以眾

論弋以巳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為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贈官張元岵先生之所為作也先生以天啟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淹貫著述斐然其箋注四詩大抵以序為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盡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尊一先生之語即宋儒義有未合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為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曉暢意旨不啻多識不幹異聞有一言之裨於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與先生之心皆以謝皋羽鄭所南之節義而發於經術豈其有司馬名山之念

抑藉以傳之諸哉而書之不可廢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忘年之交十有五年嘗至齋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歿後予閱其遺編注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刪述成一家言流覽所讀未嘗不為流涕其孫訒受業於余者會刻先生詩記成因作數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髦年不倦箋詩以小序為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鳥獸草木必詠其義於字句中察興亡治亂之機又於興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群史旁及子集宋其指趣語質而意遠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弋志箋記取詩弋鴈之義前有總論通譜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為先後同邑陸冰修稱其持論尖鋭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善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見同心之交啞啞相對有不知其悲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覺令人涕淚俱下也詩弋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本

侯氏履卿詩疏

一卷

存

唐氏達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存

金氏鋐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終

弟子當命金一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詩二十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釋 詩說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申殉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力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李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周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與與授學有專門單力於六義之旨而詩別途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為科舉之書蓋詩者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歌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虐者載焉蓋不探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皆求爲害焉反以集傳為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參稽夕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

略為推衍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同有不貴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棄象之說亂易范甯序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珽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學於謝曼卿者也爲廿世數百年矣孜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是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皆是自宋王氏史氏鄭氏乃發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衛爲淫奔之詩[illegible]出於淫奔者最多凡以鄭衛之音[illegible]而王風齊陳諸國序人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遂欲削去其二十[illegible]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然乃

賢知之過與予家伯[illegible]詩曾王父以詩經嘉慶丁卯鄉試先子旋以詩經萬曆朝鄉會試余都如子亦以詩經入鼓然恪守考亭集傳一編而已自遊[illegible]竹林甲[illegible]家遭[illegible]亂散失兵燹割裂之後以購之稍稍[illegible]集言詩者得五十家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illegible]二者而執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說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謙益曰嘉興[illegible]部[illegible]公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illegible]令衛遷舉城[illegible]思[illegible]才[illegible]家爲[illegible]公[illegible]乃舉子乙酉兵從[illegible]抗[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可厭而以死爲可樂也其詩曰惟將前進士[illegible]不損墳此其詩何詩也所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爲矣

朱彝尊曰先生字[illegible]外中[illegible]八[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如[illegible]安寶坻[illegible]好事以南[illegible]學[illegible]事[illegible]八[illegible]集五十家[illegible]說[illegible]之門[illegible]中[illegible]先生也

朱氏[illegible]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予由獨取初辭頌爲[illegible]之又謂[illegible]辭虛則聲虛非[illegible]之[illegible]又謂作[illegible]賦比興用[illegible]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illegible]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illegible]也切[illegible]生[illegible]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illegible]也[illegible]以采蘩爲節[illegible]不失職也以婦女[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以[illegible]采[illegible]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illegible]義若此

黃氏[illegible]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計劃取漢宋諸儒之說，[illegible]而以己意加獻決焉。崇禎癸未春，總緒稿[illegible]而[illegible]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illegible]夫。

萬氏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發類不能深也。蹉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嗟乎，詩之精微與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之而嘆，或反而可合之，苦了因經有傳而不傳者，遺經以傳而生訓詁，而鞅訓詁者述傳說，即滿堂轉轉，流為大夫人之嘲。嗟屈此神境超忽，而必欲凶執其字句以為綱，淫疏其支派以為訓，數千年風雅，幾為世俗腐陋之書，寧乎其鄙其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遇，默啟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若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當非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周氏[illegible]詩說

十卷

未見。

陸元輔曰：時舉字戒先，南昌人。

張氏星[illegible]詩不[illegible]

八卷

存。

[illegible]曰：言詩者亡慮千家，率以小序為祖，[illegible]說獨宗

夫觀小序者，以序為出卜商手，蓋自沈重之言始。於漢世之習，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言，蓋魏後於漢，故至是而始行也。[illegible]小序[illegible]傳之，凡今詩固謂所當分說也，[illegible]知別[illegible]不[illegible]又[illegible]不能明指其人，其事也，[illegible]則以說詩和歲豐宜[illegible]則以[illegible]物各[illegible]得極其為人[illegible]有篇之時，并太[illegible]以系篇[illegible]取義者，則何以知其然[illegible]以[illegible]頌[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時作[illegible]不知書中[illegible]以後[illegible]不精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何[illegible]作此文王思齊[illegible]辭之文[illegible]於文王之世固[illegible]氏解詩[illegible]孰有大於此者，若[illegible]小序不用，[illegible]伊川信之，時小序是當[illegible]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夫經[illegible]在樂也[illegible]解詩[illegible]解也[illegible]修之[illegible]時采[illegible]

聲音氣息乎又安得贊一詞哉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致其意可得者夫子録焉其人不可致其意不可得者夫子删焉此未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删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删令定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删亦亂矣即因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亦亂矣即更而較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亦亂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爲煒詩經存古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二卷

未見

宰氏調鳴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鳴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詩樸

八卷

存

曹溶曰起元字嚴先

喬氏中和説經劄疏

一卷

存

曹溶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奎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奎字于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中秘爲群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巋然獨存乃字

樣失真不可枚舉循或傳譌偶乖至如何彼穠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臧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兼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亦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受其逋歸之作實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序乃鼓鐘之作將也言授之縶之作受也其旂茷茷之作旆也降于卿士之作于也俾明俾明亦與他據若夫召伯所憩之爲憩也之死矢靡它之爲他也不求不來之爲來也人叔于田之剿大也頎若驅驅之爲驅也驅彼狐狸之爲狸也姑嘆于室之爲嘆詁也於不淨漂之爲薜也家室居王之爲室家也不然臺一也之爲杖亦析新施矣之爲桃也只八大慓

之爲泰也仲氏吹篪之爲箎也潸焉出涕之爲㳠也維塵
雝兮之爲雝也既匡既敕之爲救也不皇朝矣之爲遑也
洒埽庭内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
于周祜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爲坼也穫之挃之之爲桎
也亨祀不忒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植若是者改之與經
何可改也不叚加訂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爲不可追
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通篆籀則義有不待釋者故
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時書庶使學者得窺
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樂人王尚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秉禮毛詩翼傳

未見

錢金甫曰學亭諸生顧秉禮字敔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
至陳際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爲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兔園冊也然於
經義頗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群義

未見

錢氏澂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
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説詩隨意作解泛然無
歸非附會即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
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即其說而引
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盡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
其制作徵之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爾雅以核其名物博
之以竹書紀年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
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晉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

宜爲之考詳定正蓋飲光於詩學擇衆說而和調之頗具
苦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繆泳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貴
築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霞山繼又爲道士
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炎武詩本音

三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謂三百篇無叶韻均

史[illegible]日以爲笑[illegible]山陽[illegible]書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終

弟子[illegible]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

秀水 朱彝尊 [illegible]

男 昆田 校

春秋一

朱氏[illegible]

十卷

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史全書勘讐流布其他訪逸典搜秘文用以裨輔其正學
於是禮覺紬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群珍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顏氏禺受誦詩七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鄉顏禺受孝嘉倜儻士也遊學桂陽遭亂入衡

山為道士帶身而遂誦詩七獲四卷六義辨一卷國風遠
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鶴齡毛詩通義
卷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托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猶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然自宋始有辨其非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移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移易象象爻辭於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至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於孔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亡詩之序止衆以一言則成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傳究丘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又明矣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贊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樂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掃宋詩而興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

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尋文摭義縣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奥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謦咳形容而遺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証驗而直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譏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含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於學者之致疑所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喉噪律呂未艾賢人君子絃誦未絶也雅頌猶殘缺失次及皆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戰鬪能保無簡編之

淆亂者賊書藏實辟僞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於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古則以楚茨諸篇定爲詩篇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作類於紫陽之是非者也語云家乃雖斷可定師律序爲詩之家乃也尚矣一洎於康成之膠滯再汨於紫陽之厈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敢稿主古說而絀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彼猜疑辟疑頗若求釋庶通經之一助云爾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云云竹林序篤鏊科黄東發引晦庵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者可特無信夾漈之說初非紫陽本旨乎久不決以說易之詩有蹤林孔氏之詩又不袋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群說以折其衷而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卷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皆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乎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感信之不疑下至商羊問棠江萍僬僥之類尤爲荒字蕪蔑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蓋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訪古人之所有與不考求群賾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此所以爲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大小毛公亦秦漢間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即不免於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曝然爲非書執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稽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捷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對黃義之紋有例不用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確而長發探根其援據精博遂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廣疏爲之交推考通參

書猶參停今古之見長發則專宗古義實能決諸矇疏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願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岷觴也毛鄭則出玉壘過崩端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二峽分九道汨汨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尋源岷山使知緣歷數百嶽滿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二百篇必能有取於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候之而已

徐釚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黄氏宗羲毛詩瑣言

一卷

存
繆泳曰黃宗裔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說
毛詩名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存
陸棻曰宣城施侍讀閏章典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
學楚人楊恥菴偕其徒爲都講大可與之辨正論詩彙集

詩
詩札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駁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
明嘉靖中盧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
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
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注嗣此
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
刻篆文楷體於句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
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
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
貢即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遺凡考其歲趣奔湊即此可見
若申時魯人等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
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
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即志又云所
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
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
說曾不名詩說則謂魯說即詩說然詩說殊二十四篇

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況隋志又云
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
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耳已然安知西晉之所
亡者不即爲明代之所出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
始亡則西晉以前凡說魯詩者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
說相合[illegible]假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
關雎刺之[illegible]此今詩說所載反剌稱匡衡所論
如[illegible]化之基曾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
云[illegible]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衛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
非送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
魯之詩故可知且其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
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

次第與不盡合此非古齊魯韓三家所得與者邶小有益來
不過幽王之是後與商魯之有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
自謂風雅頌無與也而以魯與商頌合之為皆且又以豳
之七月一詩名分風雅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為正續
為傳即風與雅與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創為之說舊來
反然而外之與相合也端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為輔行
為補其彼得且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
貢子貢亦不聞授其其為魯學兩相解後比若登驅亦可
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是薄其根又飾以參差儼若未嘗竊
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欲召南之篇是鵲巢采蘩
采蘋幾中無一篇或者采蘋一篇舊在草蟲之前乎曹氏
詩說人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發之皆穆說也今兩

書於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何其隙也又以燕
燕在日月之前列於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
日月有以為然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
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即以日月終風兩
詩置燕燕前矣終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
前韓詩章句云鼓鍾昭王之時作見說之詩序論亦謂齊
魯韓三家以鼓鍾為昭王時詩今鼓鍾則既曰昭王詩矣
又云三家以凡風為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為不
以王風為魯詩而以豳魯頌為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
魯韓二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為邠風使入小雅劉元城
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
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

會耳今兩書以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
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為三百五篇孔氏正
義謂史遷之說為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
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
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二家不以六篇見
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
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
傳或燕齊家則傾以徇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即如
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
名麥秀小雅之祈父以國語祈招詩亦以祈為祈父官相
類也易名祈招又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
即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

之墠為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即小
宛也則以小宛為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
即齊哀公時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即以還為營衛詩定之方
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為楚宮大雅
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
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為懿戒凡若此者
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
或缺如小雅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
勞桑柔傳說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
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
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
或者分繫一篇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

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傳寢其私智益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纍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妒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脗合者豈朱子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教生徒市門日頌若與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焉其庸陋固陋與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攟摭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學者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以鑒焉

胡氏渭詩疑辨疑

按二書皆係豐坊僞作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删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可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删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明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斷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許者與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嘗以其名聞啟請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爲之惋惜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

登進方聞如惠子者又將以其學相與揚扢古今彌道盛美作爲歌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

康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衷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紀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爲形之諷詠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行從百世之下而深紬繹諭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

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宋襄
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
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
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
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
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守章摘句
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
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皆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
悅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
專門之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
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惑質而
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矣濟宋陽之

諍子矣

王氏夢白陵氏曾詩經廣大全

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爲家以傳之其
弟子不爲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
傳以後或存或亡亡者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
之可樂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
悅之也如嗜芻豢然然可以辨其眞贗而審其旨否
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
其箋詩尤精以密審備詳暢暇言故不謂之注而謂之
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即下己意即紙得於毛者亦

多矣而後之爲其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
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採焯炫以爲本者也其於毛鄭之
不同者句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
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
以俟夫學者之愼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
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
發明明初因輯之爲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
之說出習讀毛鄭者甚鮮而自科舉之學與朱子之說散
見於大全者下或合埤見焉而不復自記者於先賢詳審
精粹之旨忽亦昧矣其陋也滋甚于金孺陳依聖志
士也博綜幼而今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爲主而存毛
鄭之說存今元開以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

博綜其言曰大全一書采羣經而或割裂片語未備本末
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析衷夫是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
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懷者也與往顧先
生亭林嘗語余曰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
奉詔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略且勸余凡宋元說經諸書毋
論當否宜悉備之余竊謹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
之合也夫廣之一言道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
經余於二君有厚望焉康熙壬戌八月

謝氏詩經演義

未見

唐文恪公序曰歲乙酉不佞鼓篋來遊成均時滁陵李卿
謝先生實司鐸焉不佞獲侍先生巢比先生幸借交杵曰

時時進不佞與之講業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先生於詩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頤甚均職事無他羈雜背指青瑣蕭然吏隱先生嫁梧絃誦滴露罷去久之著成一編曰詩義不佞受而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采諸必衷諸家之解而時擄所獨得蓋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今之譚詩者必折衷於考亭氏考亭氏集傳舉子家奉之若律式焉然詳其訓詁而復訓詁之支離日甚惡在其為詩也必若先生斯編明白典雅簡遠和暢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者亦可以識大非於詩教大有資焉者乎

安氏詩義

未見

劉榛序曰六經所以明道也自為帖括之用而經亡矣且易不可為典要而卜筮存其不然泥其文而求之則其義無煩發詩也者隨感而言其志也言之所指未必為志之所存則其淵源脈絡何時之人未必盡知之況在數千百年之後乎明理人之所取惟其止乎理義而使觸之者亟詠而自得其性情之正哉古人之學不必依賴訓詁而往往因之能興也至於經生先生之數澤既熄人不知斯道之當而遂經術展於是不得已誘天下於帖括之中使之不覺從而去也可以概世變矣則夫為之學者應上所求不得不以文為業以文為業不得不以言是循以言是循不得不字櫛句比抽線穿穴以求明也吾里前輩安君履吉者業詩病世之說詩者未至也而為之纂或曰不以帖括而愈明　一經以明道道亡而經何有彼夫汲汲焉惟利以融章合之末而希工於文藝即區區草木鳥獸之名亦不暇識焉惡問其興觀群怨者君　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適以為害志者也其謂之　其不謂之十乎雖然有志者或因是而反之於性情之間法其所美戒其所刺而六義之指歸亦不為一身之實用則經明而道益明以之修齊以之治平將無往而非詩教之所與矣然則安君之纂又曷獨可為帖括之用歟安君嘗明天啓甲子孝廉其書久湮滅於兵燹灰燼之餘而今始解顧於天下也然則一書之顯晦頗亦有時哉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終

弟子秀水呂宗濂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二

梁簡文帝毛詩十五國風義

七錄二十卷

佚

吳氏中十五國風咨解

宋志一卷

佚

姓譜中字景山睢寧人皇祐進士爲國子監說書神宗擢爲御史尋知諫院出知舒州

董氏穀國風辨

一篇

存

王文祿曰董子名穀字實甫[illegible]海鹽人從吾先生濮子正德丙子薦於鄉闈屢試春官不第退而耕於海上度江從湛先生游初令安義改漢陽遷居澉水澉有碧里山故又稱碧里山樵

林氏[illegible]十五國風論

一卷

未見

顧氏[illegible]十五國風疏

一卷

存

繆泳曰君詩玘字文玉嘉興梅會里人崇禎甲申後棄諸生閉戶著書國風疏說鄭衛詩不盡泥朱子傳

顧氏禹文國風演連珠

一卷

存

毛氏奇齡國風省篇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奇齡隨先君萬齡受尚書畢去受他經因受詩時避人壁中得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漢魏晉唐宋諸儒以暨所爲古蔡齊韓毛紛紛之說且竟經名物象傳訓詁義有舊義所未安者爲合綜所聞轉相論述著聞詩說難合如千篇而惜乎亡之涉江以後類行濡中注經脈釐重以舉要辭中可記獨國風耳餘何有之矣友人張杉延予記憶因漏說闕補飾成文合而計之得如千篇初名問答以其中起義多假詁難發疑文也然而其名侈焉因復改今名其請改今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黃氏[illegible]詩國風小雅說

佚

許氏懋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

佚

趙氏[illegible]光風雅合注

三卷

未見

吳周璞曰甫先字凡夫吳人隱居寒山

亡名氏北與翁源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炎六義辨

一卷

存

游氏酢詩二南義

一卷

未見

張氏綱周南講義

一卷

存

亡名氏詩關雎義解

按詩義載鄱陽老人集始詩序至每斷章

佚

崔氏敦詩關雎解

一卷

存

周氏紫芝騶虞解

一篇

存

劉氏褒北風圖

一卷

佚

張彥遠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涼

衛氏協北風圖

一卷

佚

李嗣真曰顧畫居第一然虎頭又服衛協畫北風圖

高似孫曰唐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

陸氏探微毛詩新臺圖

一卷

佚

高似孫曰古人多好以詩為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有黍離圖司馬紹有豳風七月圖昔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為有益況以詩為圖乎

按探微所畫新臺圖見貞觀公私畫史

衛氏協黍離圖

一卷

佚

茅氏坤鄭風說

一篇

存

李氏公麟緇衣圖

一卷

佚

宣和畫譜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熙寧中登進士第任大理寺丞

茅氏坤秦風說

一篇

存

亡名氏小戎圖

通志二卷

佚

李氏因篤蒹葭說

一篇

佚

按李氏之說大旨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轔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見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而言也此前人所未發李氏字天生更字子德又字孔德富平人與余同被薦授官檢討未幾月即上疏請終養其母切切仍堅臥不出終於家與子其著作甚多頗不可聞矣惜哉

胡氏紹棠冠說

一篇

存

司馬氏昭豳風七月圖

一卷

佚

趙氏孟頫豳風圖

一卷

佚

宣德實錄七年七月上燕閒閲內庫考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爲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林氏子奐豳風圖

一卷

未見

吳寬曰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於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略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於周處於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王世貞曰豳風圖五幀林子奐作子奐於寄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遒緊可雁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醇雅

茅氏坤豳風說

一篇

存

方氏明虎鳴二十二篇樂歌考

一篇

存

彤弓考

一篇

存

唐無名氏吉日圖

一卷

佚

樓鑰跋曰此圖古矣蓋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從浪錄傳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鞶馳而前以待王射得禽樂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汪氏應辰 切筵講義

一篇

佚

虞集自序曰臣恭在床坐上於蒐武餘暇思訪遺老從容賜坐討論古今博采貞觀詩二百篇進呈睿覽上以賞之初筵一詩命臣講解臣敢因廣繹上曰衛武公一諸侯九十歲尚能令人作詩自儆朝夕諷詠朕今以可為之年當如何將何可不勉爰命臣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

大臣如人宣對

某氏講詩賓筵樂篇

一篇

存

□子氏戒什頌解

宋志二卷

佚

周氏續之毛詩序義

失

陸德明曰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宋徵士及雷次宗俱事廬

山惠遠法師

雷氏次宗毛詩序義

隋志二卷

佚

孫氏暢之毛詩序義

七錄七卷

佚

阮氏珍之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顧氏歡毛詩集解序義

隋志一卷

佚

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

隋志一卷

佚

□□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毛詩序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劉氏炫毛詩序義疏
隋志一卷唐志同七錄三卷
佚
劉氏獻之毛詩序義注
一卷
佚
北史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撰毛詩序義一卷
行於世
劉氏焯毛詩集小序注

隋志一卷
佚
韓子愈詩之序議
一篇
存
晁氏說之詩之序論
一卷
存
亡名氏詩說解序
通志一卷
佚
李氏樗詩序解
一卷
存
范氏處義毛詩明序篇
一篇
存
朱子熹詩序辨說
宋志一卷
存
輔廣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
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
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為國史作
者則見於大序而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

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為衛宏作又因鄭氏
之說以為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為
序之首句乃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者
皆由盡人情事理分於首句之已有其說者則非先生闕
理之明者義之精不能及也今論詩序本自為一編別附
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
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有其據又論毛公引以入
經乃不綴篇首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
疑辭而遂為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
易視於己說則謙虛推挹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
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手易不思遂啟後人穿鑿遷
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

不求甚解可不謂哉或曰子之貢夫毛公者當矣而偏斥先
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遽斷小序為不
足據者何哉子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
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
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
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
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
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
臆說也學者顧弟勿深考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
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與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
既順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日而其得
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此與先儒之
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

王應麟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
諫緒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序說惟諷誦辭氣抑揚以求時
世今人翕然從之夫序說雖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尚未遠
猶有可據者則其說顧自信於千載之下近者可信遠
者果不信乎以信取人孔子猶失之子我不根據於當時
簡冊之所存而特以先後人之淑慝俗之隆汙漫取必於
吟哦咏嘆之間精粗為物與序說等耳後當有是鄙言者

黃氏櫄詩序解
一卷
存

段氏昌武詩序解
一卷
存

王氏商乾毛詩序發索隱
宋志二卷
存

包氏希魯詩小序解
一卷
未見

胡氏安詩小序論
一卷
佚

周氏是修詩小序集成
三卷
佚

江西通志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初舉霍丘縣學訓
導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記善靖難師入金川門自經於
應天府學

呂氏柟毛詩序說
六卷
存

李氏舜臣詩序考
一卷
佚

陳氏顯正詩序折衷

黃虞稷曰絳縣人嘉靖壬戌進士官按察使

邵氏弁詩序解頤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弁字偉元太倉州人歲貢生

郝氏敬毛詩序說

八卷

存

敬自序曰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廢庋閣矣宋人未改古序之先議古序爲鑿既改古序之後人始以爲何以異古序而不求所以異疑朱傳而不求所以異人誰適從天下

義理皆學之而折衷難兩存實而後功苦自而後具而後曲直分今以古序朱傳參而爲毛詩說合詩說序者序志而詩所歸也由下而言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爲精核詩含蓄爲溫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爲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作功令何敢以異偶閱古序覺詩之美人有心開之同學可則與衆共之否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他

史氏記事毛詩序考

十卷

未見

鍾氏惺詩序證

卷

佚

惺求[illegible]以子夏詩序當信作詩序證一卷又左氏內外傳所引詩及子書以證其非誣惜其後草藁不可得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終

弟子海門陳鳴臯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周禮一

周官經

漢志六篇

存　闕一篇

三禮正義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馬融曰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

鄭康成曰禮器經禮三百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又曰周公居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

荀悅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經置博士

韋昭曰禮經三百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

徐邈曰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陸德明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

賈公彥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惟歆獨識亦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於斯　又曰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以其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孔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宋[illegible]周禮[illegible]大綱小紀無所不載玉帛牲器之用車服[illegible]之制[illegible]鍾鼓管籥之奏品節度數必加[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考察肯定之抑損亦其不隸之司[illegible]人[illegible]徒從事於文物典章之條秋外[illegible]本者矣

[illegible]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illegible]聰明睿知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又曰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見數則多如六

鄉七萬五千家爾自比長以上爲大夫上焉入下除人兆

大司徒

王開祖曰吾讀周禮終始其間名有往經有方者周公之志爲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猶張官設職奚聖人班班與齊者不禁示天下無禮也復譬而義是天下無君也前禮無若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爲亂者果周公之心乎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聖人不作孰從而取正哉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徐積曰周禮不可全非要須考其所言合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多強爲之說斯可矣

積微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詳於周禮然秦漢諸儒以己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完書也凡周禮之說異遺於人情者皆不取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不可舍周禮未見其可

程伯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

范浚曰周公作六典書之周備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誅姦蛇惡物爲民物害者周氏云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鼃黽不過鳴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

又注鞫獄厌大類搜獵戲術首所以爲標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漢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以誣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罔市利乎

鄭樵曰周禮一書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紛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

此[illegible]之所大設之限天地上下之境[illegible]者有補於天地施朝廷之間之者皆非[illegible]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illegible]者也而此書[illegible]以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其[illegible]也甚周其人[illegible]未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illegible]以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爲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說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宋後世諸儒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所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

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周官之未經
行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說於漢儒則王
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
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然
漢之儒寥寥千百載間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
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眞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
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
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又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
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周官是
胡宏曰周官司徒[illegible]與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
傳周禮闕冬官未[illegible]乃[illegible]屬之地官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其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

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其數足百
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晁公武曰秦火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
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
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
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序孟子謂
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
秦火乎漢儒非之良有以也
陳亮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
末於此矣
鄭鍔曰以洛誥考之周公營洛乃是欲成王自服於土中
亂行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職以授之使往治洛邑其
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乃汝其悉自教工任所當作
職則有條益爲成王預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於宰
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以新
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
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
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
辨方正位之說始有其迹其他疑非周公全書可以意曉
也
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劉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
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
之而公壞儒生學士競以[illegible]用於後世矣夫古意遠
雖使先生之[illegible]燭然在目則歐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

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
尊卑貴賤上下親賓客[illegible]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
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
捨此書將焉取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
火漢興諸儒掇拾於煨燼滅裂之間其書已亡而幸
存[illegible]除挾書之律[illegible]出武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
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
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
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誣
之以爲戰國陰謀休謬矣
鄭耕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

陳傅良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冶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至二畿悉皆歸於天官自甸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懷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故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官則叙之畿以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郡國四方一皆歸各官[illegible]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分方之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

宰夫掌合朝士之位大僕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illegible]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府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內官之廩餼府史胥徒之稍食各以衙之廩給乃見於地官日內司服縫人凡王宮服御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裳與內府巾車之屬乃見於春官此其分職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宿衛皆屬太常兵卒皆屬將軍光祿勳中尉則宮衛屬廷尉其分最職守瞭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如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受教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然錯綜互見事必

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夫諸侯之卿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列是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更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稽節而發職多矣　又曰周禮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illegible]門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權者後不敢以[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公卿大夫不[illegible]商賈之利大[illegible]大收相[illegible]而聽命於[illegible]公[illegible]官以下[illegible]而尺寸法度不敢踰[illegible]是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

之中消其[illegible]上[illegible]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以覬覦賤不[illegible]貴卑不踰尊終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不二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教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書讀晉國語每嘆絳之[illegible]為富商之饒於財[illegible]易[illegible]服於[illegible]朝[illegible]定而中道之在[illegible]周公之化[illegible]

朱子曰周禮[illegible]大[illegible]以度在[illegible]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　又曰胡

氏父子以周禮爲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某言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陳淳曰周禮周公經國規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處行處

李叔寶曰仲長統以爲周禮禮之經儀禮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儀禮記所記多春秋戰國間事不純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純乎周禮也

陳及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所寓以[illegible]或成典或九州或司馬以兵政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者兼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illegible]以公之法令有後來更有續者信之者以爲

周公之[illegible]作皆非也　又曰周禮雖以設官[illegible]分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大卿大夫命士[illegible]自九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illegible]自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爲率以小乘之皆以五百人爲率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蓋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有吏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illegible]周禮所[illegible]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並若不可兼而成王時[illegible]以公兼太宰名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illegible]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名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

必一一有樂其大略則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illegible]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耳盟府命士也大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以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耳又六卿內合一官外兼一鄉則鄉官每鄉卿一人合官卿[illegible]人名是皆非實員也齊以公命國子高子各率左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悼公命荀家部屬校正

[illegible]司士[illegible]人之制也或者以書爲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逾夏商與其自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之官有田野之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而[illegible]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士率在朝[illegible]且其他則分散於縣都之內與尚書無[illegible]又[illegible]鄉遂[illegible]凡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鄉官乃萬八千大[illegible]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遂官乃三千九百八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率二萬三千人如以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

鄉遂之吏皆土居入其大官如卿則朝廷兼之以下大
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
則各置焉
陳振孫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爲先
秦古書似無可疑
葉適曰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
止一國又有聖人術之臣久於官而不主其爲地狹而民
寡治之者習行之以誠故米鹽瑣屑無不盡今也包夷狄
之外以爲版章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於手無
聖賢爲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畏縮之心乃欲摩
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
魏了翁曰周禮左氏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

聖賢禮法然附會極多　又曰周禮與左傳兩部字字讀
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
足成之
劉炎曰或問周禮是一人之全書乎曰司門幾財物之犯
禁者舉而沒之司關凡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周公於民之慮慮不若是之察也
王與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論周公作周
禮本旨也書惟周官一篇與此經彼此何所曲所以治民
大體計得周不亦然論事實周前工分官以論周公於周
禮於成王也左傳單伯如周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問
其之所以去之對曰難未已將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

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晉
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見
周禮在魯倘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此見周禮之毀周也已始於諸侯以後諸儒乃始明此
至漢時因周禮缺有闕獨得之於李氏失冬官一篇補以
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漢志所謂周官經六篇者也
葉時曰六經無全書固秦人之罪而周禮不全不可獨咎
秦人而發冢凡有之其害己而去其籍其禍已先秦
火矣周禮六官闕一河間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曾是
考工記而可補冬官乎況冬官有典籍亡人不必補也夏

官司方人一人亦必備也六官有㮚人鐘氏㡛氏雖闕何
害冬官何爲雖人輪人輿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
車之職未嘗不存人雖闕失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
制已見於遂人遂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攻皮之工五
既補以司裘人闕其一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
皮之職乎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
黃震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
記乃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
格言若周禮未知何如爽然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許周公
制度而不見施行然於職守而詳器人主之身後世未其
說而不行或謂文王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
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

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于七略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乃始用於王莽而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爲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哉　又曰周之建官備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容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

民則弁髦之矣何所措乎況此書出於王莽用於安石皆亂天下者以其名列於經而書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疏目大調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皆爲周禮解者也

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太冗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若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拗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時斂散經理之均平

貸則盈而斂之虛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下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終歲爲治以爲常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秦漢以後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

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二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於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勿恤公事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上視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中擾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疏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便挾與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大甚之說凡爲治國庇民之道皆所以臨乎其民者

未嘗有以徭之也而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而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疆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有作爲則不勝其擾矣[illegible]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illegible]褚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産[illegible]之如此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産之賢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其人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能盡隳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咸當於人心必俟歷

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産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出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

官法行之則反爲閭里便民之法損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責利以病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且周公經制顧不[illegible]而欲爲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又[illegible]鐵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illegible]司城[illegible]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晉[illegible]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時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於以爲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爲官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貸者代償所

進則擾民兩無所益固不若當乎之交千相什聽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載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煩擾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今前所舉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今前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曲調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不免且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illegible]民也以[illegible]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illegible]制之[illegible]者可行之於[illegible]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illegible]學者之說也

羅璧曰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爲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峰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於傳敘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illegible]謂聖人一事有一制遂其果周公之遺[illegible]於禮之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illegible]禮與夫遂[illegible]之辭又自衛反魯[illegible]書[illegible]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耶孟子時周室猶有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耶此即辨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各殊各[illegible]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卿異屬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作相不省乎

王[illegible]來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illegible]此書[illegible]煩[illegible]不可施之於世[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與乎

陳友[illegible]周公六典周[illegible]建大而[illegible]服飾飲食[illegible]卜工[illegible]介纖悉[illegible]六官之屬各從其長[illegible]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斃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

黃震曰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illegible]人事[illegible]矣

何[illegible]先儒疑周禮非周公全書大綱是周公作書者全[illegible]公殘故[illegible]冬官[illegible]周官其三公三[illegible]合此知[illegible]中間必有未世[illegible]府[illegible]多[illegible]加[illegible]之類府史胥徒之屬[illegible]

[illegible]周禮一書果爲周公作乎漢武帝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謂周禮可[illegible]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illegible]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嘗以周家[illegible]以周公建[illegible]之基本稱之又嘗以[illegible]大心[illegible]之張横渠謂周公[illegible]周莫[illegible]以周禮賈公彥序周禮[illegible]又謂[illegible]周禮[illegible]乃周公[illegible]又明[illegible]周公[illegible]之

西漢志於周官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羅秦焰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禮曰教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或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或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者凡三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婦功之職皆分散於五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一官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賈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故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歟是理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所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與夫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類並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六官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官制作之盛燦然益著於篇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禮家之所及者

辟雍明堂禮後世則其制詳而不可易可見爲聖人之書

何喬新曰周禮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能作也其名官其不有義乎天官謂之天官者治以道爲本也故非地官所得而比地官者政以化爲本也禮以仁爲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爲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爲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爲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爲義名曰夫以納人於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具不具載非聖人心胸廣大孰能與於斯彼不知而反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奈何壞於秦火而與人之說不合附會於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何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

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御校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宰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不亡也雜於五官之中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吾知鄉師載師之屬則雜於司徒遂人畝人之屬則雜於大宰七方形方之屬則雜於司馬雍氏萍氏之屬則雜於司寇鄭賈諸儒不能辨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氏始作復古編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爲全書矣　又曰周禮一書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兩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以及夫□□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龜攻□之微悉不備矣如天爲有象者在如地爲有形者無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奈何一毀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泰坑之烈焰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秘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畧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爲戰國之陰謀或以

爲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爲也雖其書固詳於財賦其規畫也似巧而患下也甚厚其經入也似豈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人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文之法則論二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爲漢儒哉不幸壽未及□公已其間度制有未施用故封國之制不合於王成□□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爲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大多非惟一官可以衆衆職而有兵事則設並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廢廩祿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皆於畿内如□□而□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統宮中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私用濫賜之弊宮壺統於冢宰則身修家齊而無宦寺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蓋周禮爲尊王作而春秋亦爲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豈非二書之相爲表裏乎然則誚以爲非聖人之書者謬矣　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惟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

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帙其半然諸儒辨其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人之精微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不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以考工記補之乎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注喬新自幼讀是書久嘗有年以爲四家之說備矣皆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此說以存古也點考工記別爲卷不敢篡

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正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敢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周禮之過也彼不識聖人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時納蘇綽之制以爲建官授田制賦府衛之法而貞觀之治庶幾可復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illegible]聖人

丘濬曰周禮出於漢世[illegible]其一[illegible]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悞亦從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民爲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爾

王樵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的詳備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府庫之官乃至獸人獻人醫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乃其員而已其他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匡師之屬當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廷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

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當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賦之事不當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具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以下古之[illegible]也而[illegible]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張[illegible]曰文武之政在方策所謂郁郁乎文者也唐太宗深信之而[illegible]其時且猶爲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其人[illegible]刻意矣而失其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其人品相去具絕安能擴充以致周公廣大之治無怪文武之政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也

陸深曰周禮一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
王道曰文武周公聖人也其所講畫必簡易明達決不至
如周禮之繁冗瑣碎以爲治岐之制理財之書斷斷其不
然矣然謂之陰謀則實迂謬不類乎陰謀謂之附會則實
片段不類乎附會惟斥之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庶幾
切中其病而周禮之不足信也的矣
金瑤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於治道甚
大漢人亂以僞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敢守而國家因以
不列於學官亂句之爲此書累甚矣
李材曰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當與五經並傳今周禮
廢而不講是經之闕也
郝敬曰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考工記非補也而世

儒以爲補非闕而使人疑其爲闕非補而使人疑其爲補
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
其截自兩手而不知其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
儒補記謂周公作五官大夫官非聖人之作而記亦非漢
儒所能補其諸六國處士之學其縱橫之言乎　又曰六
經有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
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詐算約束而望其理也聖人立法不
貴法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矣
王應電曰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從世莽
奇者祖而衆戰爭者本於役皆堯舜易武之故哉王莽動
法先聖以文其姦大此以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
術中間良法美意皆由然也以是而訾聖經不已異哉或
以爲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會等語非周公所作不知此
皆注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爲黷亂不驗之書何休
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今其書見存黷亂陰謀安在玩其文
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陳仁錫曰以周官參經言之殆有可疑者略舉五百則畢
五百則卑五百宮畢五百太平之世殘形刑虜猶衣鞋履
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
才民不能皆屢變則欺民民猶川數吏疑二也周家祭
祀莫詳於頌昊天之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豈徹之詩望祀四
岳河海以望紙山川無異祭之文況右列祖亦右大母然
與祖無合祭之文抑作樂亦未聞有用祭代之舞以分祀
之傳疑三也周內都則關中也東都分合併也以千八百

國計之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而畿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朱朝瑛曰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闕錯亂又
草創而未成者周公既沒遂不復行未覺而後復多散佚
戰國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
譚吉璁曰易詩書皆有序書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

周官傳

漢志四篇

佚

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
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也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
皆亡也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終

弟子婁縣姚弘緒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二

杜氏子春周官注

佚

後漢書杜子春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按禮疏所引後漢馬融傳中文范史無之當係謝承華嶠袁山松等書中語也

賈公彥曰劉歆門徒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說

陸德明曰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師事之

晁公武曰周官漢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

鄭氏興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為太中大夫

鄭氏衆周官解詁

按鄭康成注稱為鄭大夫者即興之解詁也

佚

後漢書鄭衆賈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杜氏為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

按此禮疏所引范史無之
陸德明曰河南鄭衆字仲師大司農
晁公武曰鄭興鄭衆俱授周禮康成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司農孔氏正義呼曰先鄭而
目康成爲後鄭
賈氏逵周官解故
佚
後漢書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帝復令撰
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衛氏宏周官解詁
佚

張氏衡周官訓詁
佚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
太史令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
能有異於諸儒也
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
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
也
馬氏融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孔穎達曰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

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鄭氏玄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存
玄自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
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
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
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
之康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酈道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

玄注云未聞若偶有不照也
王炎曰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可謂有功
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
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周官
之旨晦矣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
之微旨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
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
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
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又曰唐禮
志云讖緯亂俗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北天也
生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之五

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
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
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
爲祭太微五帝答魯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生帝
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

周禮音

一卷

佚

魏了翁曰陸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漢代安有
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經字皆鄭注啓之

王氏肅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肅有三禮音各一卷七錄惟云撰禮記音

司馬氏伷周官寧朔新書

隋志八卷王懋約注

佚

晉書琅邪武王伷字子將起家爲寧朔將軍進封琅邪王
有平吳之功

按隋志梁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晉撫軍師王懋
約撰唐志作懋約注書以寧朔名當從唐志

傅氏玄周官論評

唐志十二卷

佚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弘農太守典農校尉封鶉
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進爵爲子加駙馬都
尉泰始中年爲御史中丞遷太僕卒謚曰剛追封清泉侯

唐書注陳邵駁

陳氏邵周官禮異同評

隋志十二卷

佚

晉書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
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

徐氏邈周禮音

一卷

佚

李氏軌周禮音

一卷

佚

虞氏喜周官駮難

七錄三卷

佚

隋志孫略問干寶駮虞喜撰

干氏寶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釋文序錄十三卷

答周官駮難　唐志五卷 隋志周官禮駮難四卷孫略撰 唐志入干寶名注云孫略問

佚

陸德明曰宫正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佚

伊氏說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唐志十卷

佚

按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記引干氏注周官籩人之職蓍蓮之實糗餌粉餈云糗餌者豆末削末而蒸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

宋氏周官音義

佚

晉書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氏昌宗周禮音

隋志一卷

佚

顏之推曰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

陸德明曰周官巾車為飾故家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

孫氏略周官禮駮難

隋志四卷　唐志五卷

佚

崔氏靈恩集注周官禮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周官禮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王氏曉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江南與此亦不詳何人

戚氏袞周禮音

佚

浙江通志袞字公父爲官人

孫氏周官注

佚

按陸氏釋文引之云沈重依其文

佚名氏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九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九卷

佚

周官分職

隋志四卷

佚

周官禮圖

隋志十四卷

佚

賈氏公彥周禮疏

唐新舊志五十卷今併爲十二卷

存

公彥序累曰少皡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
微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
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皡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
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
說可略言之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
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高辛氏之世命重爲
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重犂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
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
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
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

頊至高辛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注云堯育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天官
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
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
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
曰伯乎是有六官按分命仲叔注云春爲秩宗夏爲司馬
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周官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
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
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說也昏義云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并云參夏制殷官二百四十雖

未具顯按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
法至於周官之說亦殷云焉按昏義云三公九卿皆六卿
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
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
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
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華麗而言也

舊唐書賈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

晁公武曰公彥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
書五十卷今析爲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爲詳明

李燾曰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
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朱子曰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

陳振孫曰其序周禮廢興言鄭衆以爲書周官即此周官
失之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
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
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

王應麟曰公彥事張士衡撰次章句甚多

陸氏德明周禮釋文

二卷

存

王氏玄度周禮義決

唐志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一終

弟子嘉興曹曰瑛虔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三

王氏洙周禮禮器圖

佚

長編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齋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李氏覯周禮致太平論

集十卷

存

覯自序曰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爲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俗頑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惟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執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所序凡五十一篇爲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

王應麟曰李泰伯撰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內治七國用十六軍衛四刑禁六官人八教道九共爲十卷

楊氏時周禮講義

佚

又自序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建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畧見於周官其詳載於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典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典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邦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

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綱應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暮之日也自天子而下至於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於侯甸男采衛要荒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於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於歲終莫不有時自人至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於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修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巖屋壁藏秘府冬官亡失既不獲其全書上儒相傳人各異說俗學聖上黜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學官使成周太平之迹焕然著明於本刻誠千百年希覯之典也後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

況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今以適用益學禮者之所微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劉氏彝周禮中義

宋志十卷 通考八卷

佚

陳振孫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王應麟曰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

劉氏恕周禮記

佚

周氏諝周禮解

佚

衛湜曰延平周諝希聖擢熙寧進士第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哼去官嘗注周禮解王文公新傳多采其說而及其姓名豈忘其人之有傳耶

王氏安石新經周禮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蔡絛曰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命於其子也許書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時朝廷悉命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迹猶斜

風細雨誠介甫親書

晁公武曰周禮王莽嘗取而行之馴致大亂熙寧中設經義局安石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安石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益以其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周禮焉圍土方田皆是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耶

陳振孫曰熙寧八年詔頒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按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尚存荊公周禮義三冊

龔氏原周禮圖

宋志十卷

未見

陳氏祥道周禮纂圖

佚

王氏昭禹周禮詳解

宋志四十卷

存

陳振孫曰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也

王與之曰昭禹字光遠有周禮詳解用荊公而加詳

昭禹自序曰道判爲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讓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

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
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法衆而爲
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
常有以觀其徼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
雖先天而先且弗違倘何事於仰觀俯察然後奉其時哉
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
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固因天地之大美
達而爲台數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
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爲天下而有治教禮政
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
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

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度數之粗而禮之理
實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微然
則理其神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
不爲聖人立禮以爲體行禮以爲冀事爲之制曲爲之防
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爲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爲道之莩
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僞又烏知禮意乎哉

章氏如用周禮議

十六篇

佚

陳龍志集曰公諱綷字伯成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又徙蘇
州之吳縣贈太師秦國公諱棠之子也熙寧九年進士仕
爲尚書郎提點廣南刑獄權揚州事積官至朝奉大夫

張[illegible]曰官議十六篇非近世之文也

徐氏庚周禮講義

佚

[illegible]縣志庚字叔義紹聖四年進士歷仕四十年建炎初
提點福建刑獄歸自號寄傲老人

黃氏度周禮講義

六卷

存

度自序曰天理之自然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
及此務以[illegible]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
凶與人同故以其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
易邪正與人同患以道與人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

乎制禮二代之世皆有是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
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
商之君豈不能　日而預言之耶適丁斯時人僞世習未
足以全是道倫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類諸仁名
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
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通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
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
易之書名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
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皆言周者以辨
夏商爲二書之歧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
謙以防矜作爲以消僭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
以遏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若順而典謨之書行吟詠

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二書之教不
行然則三頌之文聖人以繋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
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繼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
安得而不作耶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
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
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
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
區之誦數弱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
幸也

閩人氏宏周官通解

佚

姓諱字君發嘉興人大觀三年進士判常州

林氏之奇周禮講義（或作全解）

玉海二十九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林氏之奇字少頴有周禮全解祖荊公路
禹所說

之奇自序曰無體之禮實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
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
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
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內足以安性
命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
方其質之爲而常自然也昨人含其聰而天下不僈人含
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訓禮不仁之
說及澆淳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
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於紙
含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夏乃萬物去
本蔽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
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於一日之
間以尊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
故以義制物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
禮者雖已造於前而後或因革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
特周公之可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
以合禮人之禮也二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
下殺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群偶物而不
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

能短各以所安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殊於經之大體則
御當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
所以正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楊子曰禮體
也體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
之天子賤至橫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聲音采色
之節職司常爲之制物爲之防則尊無通下之嫌卑無僭
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
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
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
以述而爲學令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
俟切磋焉

楊氏時周禮辨疑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此攻安石之書

黄氏頴周禮解義

佚

閩書黄頴字秀實龍谿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崇德簿歷中書舍人

董氏麐周官辨疑

佚

江西通志董麐字禹川德興人崇寧進士歷秘書少監出為江西提刑知興仁府

王氏居正周禮辨學

佚

吕祖謙作行狀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為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盡其不臧以覺世迷其在兵部以事請對及因王安石新學為士大夫心術之害請以辨學為獻上許之公既上辨學而龜山楊先生三經義辨亦上於秘府於是孔孟之本指始明天下遂不復宗王氏學

程氏秘周禮義

佚

孫氏竒周禮倅檢

佚

南昌府志竒字師顔豐城人

徐氏煥周官辨略

宋志十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二終

弟子寶應仲以嘉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四

胡氏銓周禮傳 或作周官解

宋志十二卷

佚

銓自序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三禮相為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問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鬯人鬱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大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崇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職考緇衣綠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鄉射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與邪之論考冠昏而知棗師之掌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侯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為表裏也然賢論學之源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有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合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知而今不知從脈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一禮條合復別未嘗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脈合相為表裏端若貫珠至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也臣既為易春秋禮記傳又畢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自何休以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而邪說欲與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陽修欲刪去九經之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崩壞士大夫心分徒紛累終莫能採顧發潛

重念昔之賢仲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乙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睿知賞采臣所辭大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斯願臣輒欲補綴一殆如燕榮所云者偷辱皇慈寬社暨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吳氏沆周禮本制圖論

佚

六官析微論

佚

沆自序曰沆深於易三十而著易璇璣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習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亦行於世

周氏必大周官講義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尤氏袤周禮辨義

佚

中興館閣錄尤袤字延之毘陵人王佐榜進士出身淳熙十五年權禮部侍郎

王氏十朋周禮詳說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鄭氏鍔周禮解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周禮全解淳熙十年經進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多矣淳熙中鄭鍔爲解說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王應麟曰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旦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經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或[illegible]有多少之[illegible]學非明[illegible]之制皆辨明使有[illegible]

許氏[illegible]周禮[illegible]

未見

王與之曰以承[illegible]

陳氏傅良周禮說

宋志一卷讀書附志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說三卷朝奉郎秘書少監陳傅良所進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朱子曰陳君舉推周官制度亦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

傅良進周禮說序曰王道至於周備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軌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頗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斯夷殆盡而天下蒙日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且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振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亦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王應麟曰陳君舉說周禮綱領有三曰養君德曰正朝綱曰均國勢

周官制度精華

玉海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上半冊陳君舉下半冊徐元德

王應麟曰陳傅良徐元德撰

易氏祓周禮總義

宋志三十六卷讀書附志三十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總義[illegible]

序列於衡斷
魏了翁曰易彥章周禮漢軍制端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
及
王與之曰長少易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
王應麟曰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二
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
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
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胡氏彝宗周官類編
佚
黃氏頤周官講義
佚

俞氏庭椿周官復古編
宋志三卷
存
庭椿曰序曰六經厄於秦至漢稍稍始復然而多出於儒
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謬誤既成篇秩相傳至今世儒
信其師承之必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
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
己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況一焚於秦墟而僅
從出於口傳記之餘豈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
口授簡書自列非學所識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
離分合稷與皐陶謨異別篇序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
門而戒誓信以俾吾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惟詩史其
六書遞其中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書者反覆之經實
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
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訛誤亦遂可以
類考歟有證然書於人心者豈不審實玉大弓之得而鄆
讙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邈遠大儒碩學項背
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
呼學者守信家儒而不復致之經則無學親其說而公其
是非以考合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
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作也
丘葵曰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
以爲冬官不亡考索其當鄭賈以來皆當欽稱遂三合此
陳深曰周禮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以待用

故司空有官而無職蓋自唐虞已然故禹作司空平水土
而亦以總百揆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仲山甫以冢宰而
城齊召穆公亦命以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為平公
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方春秋築城作邑無慮至千能者
爲之亦未有專偏於司空也且其命官則謂之冬冬者藏
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
以佐陽故謂之司空司空與冬皆人之意見矣由此言之
司空不補何害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
官之內於是取凡此似者別附。參以備冬官又於五官
之內悉剔其才能而爲冬之所類大凡四官屬常有頗其精
而於條例亦分二而六十之屬以能所不備非刻後世集
意而低采編年者而專取一官也實用顧爲俞氏之求

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從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
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取俞何喬新氏相繼而增損之以
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以是有臨川之
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叔丘之書此如某家
之田而五人爲之耦也其不壟而傷也者希矣

江西通志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仕至古田
令

徐即登曰俞氏復古一編而考稱其超越於漢儒之見而
有功於周禮信然

徐常吉曰周禮冬官不亡諸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
不完而爲之交修之也至俞氏倡之論而於聖人之全
經猶爲無害至宋俞庭椿乃以工官散見於五官之内而

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夫周禮一
書聖人用以定爲經常其設一官分一職即如府史胥徒
之賤有從隸之微皆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
眾要而於其中條其則從以相補濟則此足而彼缺昔惟
冬官之闕而今則五官俱闕此昔之闕禮雖闕而猶全今
則唯補而實亂其爲禍經也大矣

按俞氏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甸人獸人鼈人腊人
司裘掌皮典絲典枲改入冬官以
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改入春官封人載師閭師縣
師均人遺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
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囿
人場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
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
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
師司弓矢槀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
邍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
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

許氏兵周禮講義
六卷
佚

薛氏紹周禮序官考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薛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

李氏叔寶周禮精意

未見

王與之曰貴陽李叔寶字景齋有周禮精意刊行

戴氏仔周禮辨
佚

俞氏彥周禮釋
佚

高氏崇周官解
十二卷
佚

魏了翁狀曰崇字山叔號東岬永嘉人以進士出身知黎
州致仕嘗作周官解十二卷

高氏之紹周禮隨釋類編

史氏[illegible]尚禮略
十卷
佚
趙氏汝談周禮序
佚
樂氏思忠周禮致疑
讀書附志七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致疑七卷從融居士樂思忠仲恕所著永嘉戴溪曾鑑劉德秀仲洪爲之序
喬氏行簡周禮總說

佚
宋史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進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惠著有周禮總說
余氏復禮經類說
佚
陸元輔曰復字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擢第一後入史館
新賓齋檢討
葉氏[illegible]發周禮[illegible]
佚
姚鼎秀今字茂叔合肥人師事呂祖謙知高郵軍
徐氏筠周禮微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續中興館閣書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訖所以成書十卷目錄問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爲君德爲紀綱爲國勢鄭氏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秦制今引漢官以比周官此其三也
江西通志余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登嘉泰第初主候
鄰簿後知合州
曹氏叔遠周官講義
佚
宋史曹叔遠字器遠溫州瑞安人少學於陳傅良登紹熙

元年進士第歷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
林氏椅周禮綱目
宋志八卷
佚
周禮摭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周禮綱目八卷摭說一卷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王與之曰林氏周禮綱目狀聞於朝留進
括蒼彙紀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熙庚戌進士以周禮爲
周公經世之書凡民所所由日用之常誠儒之要夾不

遍引儀悉聚條乃造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翰林學士
樓鑰禮部尚書倪思表進除工部架閣

陳氏周禮解

佚

陸元鈞曰漳州陳兢璣叔紹熙進士撰周禮解

陳氏汧周官小集

佚

丘葵曰汪字蘊之永嘉人

涂氏之宏周禮說

佚

丘葵曰之宏字偉夫山陰人

楊氏恪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恪字謹仲永嘉人

陳氏汲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汲字及之永嘉人

陳氏謙周禮說

佚

葉貢曰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
制兩浙轉運副使

徐氏時周禮發微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終

弟子山陽丘象艮覆挍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五

鄭氏伯謙太平經國之書統集

宋志七卷 今本十一卷

存

伯謙自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奉其子孫故不得不為久持無恐之計於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稍少安於是閒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稍延淺陋足以踣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其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諸而私其族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奕世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隸二十六門事夜以繼日思索精神心力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正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

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晝繢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龜獨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宗與成王而皆緝前哲以免罹亂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漦作孼宗周滅矣猶莞然抱鼎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巍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潛戾乖悖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猶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僭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異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操持天下之術耳皆蹈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重於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傚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詭大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只務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作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乘務而傳後其當世號為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或則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僅觀王行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租鄉里刑法寧制爵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備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推

籌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其實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飭起隆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税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幷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税變府兵而爲彍騎侍世襲而爲州縣不受名器而爲墨敕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富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蹶踣至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

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强之事亦一埽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儲備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庶積威爲類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厄於秦火眩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猶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竟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寧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宿儒士大夫罕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奧旨自有周儒以來參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

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敝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嗤笑王制恣意於淺功近利競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倘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濶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此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東叔嗣序曰正德十四年余以督學生彼試策問周禮疑信湘生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應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語及周室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

訂彼所稱方冊典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嘗思興東周孟子
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已亡雖有之固不可為
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去之後世以
為罪然使始皇併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
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
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
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
畫一不俟强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為功以干戈
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吞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
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
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
行周禮明矣後世之不可行亦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為

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
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間曲盡
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
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象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
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耶故
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
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保之其年叔嗣與於鄉後三年
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
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
平經國書可觀取退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錢維東氏

云有之僅以怀叔嗣錄識於家後十年而[illegible]嘉靖丙申長至
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

魏氏了翁周禮要義
三十卷
未見

包氏恢六官疑辨
佚

劉克莊曰宏齋包公著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
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為國師之書一日克菲於緝熙殿進
講天官至獻人奏曰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
於熙寧皆為天下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恢疑辨然與
臣意合陛下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識見高非世儒所

及上顧之是日賞予將下降講退見箱僕塞殿廡竊意所
奏未必稱聖虞矣及須舍坐未定得宏齋柬謂有旨宣諭
劉其奏卿有周禮解義可錄進至宏齋既奏語遂收其書
奏御

吳澂曰以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鄉宏齋包
恢之甚毫分縷析逐節詆排如法吏定罪率雖解釋觀者
必為所惑近年科舉不用周禮亦由包說成之也然思嘗
細觀深嘆其無識而已

江西通志包恢南城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
院事年八十七謚文肅

王氏惠之周禮訓義
宋志八十卷

存

淳祐二年十二月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右臣準秘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萬獲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眞德秀嘗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沒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

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禆聖明之治下可以羅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溫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眞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須欲薦之於朝適會秘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秘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秘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溫州布衣王與之隱約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隱行無求於世今秘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夫書自備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特補迪功郎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秘書省

眞德秀序曰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一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公之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為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

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亦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間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隱況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此宇天下鰥寡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撫之有其威于民而信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著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莽也宇文狄也其為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其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自劉歆門之說出儒者深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奚得累吾聖經耶彼

仍併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殘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
闢荆舒者又謂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
春秋因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
益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
不悟雖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
功而聖人致持終莫之覩唯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
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
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
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
爲訂義一編用力甚勤然未以爲足也方將晝夜以思深
原作經本旨以[illegible]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
周禮[illegible]大明矣[illegible]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

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塞豈空
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
定五年閏九月

按是序又載劉爚雲莊集

趙汝騰後序曰東嘉王君次點纂周禮數十家說裒以己
見爲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贊辭
後[illegible]數不獲辭行束擔[illegible]日以俟予文遂勉爲之言周
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邃於禮五峯氏最攘抑
之[illegible]說文[illegible]學者幽窮而同知所欲求於心思之周禮眞
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
周[illegible]爲成書存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乃深致其慨惜
[illegible]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也之首曰惟王建國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
旨[illegible]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七
[illegible]司[illegible]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
[illegible]天[illegible]之中地六[illegible]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
[illegible]之本心周書召誥[illegible]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中[illegible]其[illegible]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
[illegible]周[illegible]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
分[illegible]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
使周公[illegible]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
理密察[illegible]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
洛邑[illegible]六典[illegible]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
也[illegible]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

於推行[illegible]益至於大成脩周公之未脩者不在仲
尼乎[illegible]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
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數方形而天復不慭遺矣可憾
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
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諸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
頒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
也[illegible]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灰燼之餘安得句爲
之[illegible]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
世[illegible]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於前之既未爲
成書後之又不得爲[illegible]不能不使爲世而下也不得
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根[illegible]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勳
入私[illegible]今[illegible]不[illegible]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

義成願幽僩微府是雖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毛其擇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殁而成王不果還見其不能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抉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illegible]時丁酉夏中伏日

[illegible]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群儒於[illegible]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說作俑者遂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永嘉薛氏五峰胡氏終攻王氏而論及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諸儒爲周公成太平之書[illegible]爲偽經原本王仲淹氏其說割[illegible]各半亦惟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嘉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殁而成王不果還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揚摧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嘉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秘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年八十有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終

弟子嘉善孫雯銳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六

江氏袤周禮解

未見

閩書袤字[illegible]聖俞惠安人以特奏任法曹通經學與丘崇齊名著周禮解

王氏奕周禮答問

佚

溫州府志奕字了陵瑞安人淳祐間有吉索其所著書郡守趙汝騰繕寫以進上將官之不起

稅氏與權周禮折衷

通考二卷　文志作魏了翁

存

陳振孫曰周禮折衷二卷經筵臨邛魏了翁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間或時有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

與權後序曰右周禮折衷上下篇本名江陽周禮記聞會失其上篇先生卻了[illegible]以見歸一篇始究間架似其使考功郎王公[illegible]於是論定方以竊[illegible]周禮[illegible]作問此一經多可疑者自先是[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收殘[illegible]以官聯須[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周公[illegible]以[illegible]欲傳[illegible]

偈天下根於鄭注而服一一條述吾先生屢發其義略未備
諸一年游蔣山有□尤爲者盼今附證於此逮年欽建鄴
窮蹤北山凡三過又不入風雨盲其程一朝决會期萬穎
不假答辭黄卷夕孫別懷浮帶南因思山中人昔者朋然
字不知其何事茶制爲周經郡公成其輔弗從未康成相
秋官絡後九淵半臨腥歷年　自七十衆寂未全解三經
猶有投覽此猶在庭追述而之首千古一滌零大釣高難
問山中□木公今是游也先步同座兄今禮部侍郎而定予
實爲本省轉運副使領賓客群從行端平三年七月三日
也

貞氏鐘周禮集解

佚

閩書鐘字器之興化人漳州録事參軍

朱氏申周禮句解

十二卷

存

陳儒序曰周禮之行於天下也久矣乃薄海內外間有文獻不足者或以周禮盡在魯豈其然哉征歲秋八月儒奉命督撫淮南頗欲崇尚古訓以爲保障之圖未之有得也適有遺我周禮句解者讀之而典則明備簡要精嚴宛若躬宜乎所見者乃漢儒注釋了揚合周公之精以布諸學宮或問之曰子之所是編也謂足以盡先王之人法也乎曰然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體國經野創制立法靡以章之精物立極宜化而民用懷以是故乃立六官以象天地以象四時而與夫文物放諸海内郁郁如也洋洋如也孰是以求先王之治也非與□法也者治之具也是編也者先王經綸之迹也聖人神而化以教而天下服也可知之乎□未也□先王修德以達道體信以達順是故微而顯深而通茂而不□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焉皆本天運神道而□□□行庶物露生有莫尸其功而莫之或爲者是故吾觀於六典而經綸之業盡之矣於戲□哉是集也明繁舉要得什一於千百君子欲求帝王之治其尚毋忽於關睢麟趾之意哉儒乃拜手而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興也信矣信矣乃次其說而序諸首簡

金氏叔明周禮疑答

佚

東嘉木曰周禮久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金叔明作周禮□□十卷用意甚勤余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甚喜云復古編良是司官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耳可謂冬官亡耶此說痛快

葉氏時禮經會元

四卷

存

潘元明序曰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出於漢儒之後□□使學人□諸□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門出易詩書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劉學士葉文康公仲和而　表章於世實可繼濂洛之未備矣文康公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多□有不苟

然者余宿設之暇就其六世孫以浙視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聽比事漢唐考覈精詳一洗陋儒之迂誕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燬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夫周禮沉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

陳其仔曰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緯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忌六經爲害己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煨燼之中僅十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率未

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實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慨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隱括曲暢旁達事類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而洗漢儒傅會之陋譬之實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爲孫令浙江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孫公公命刻諸梓且屬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與焉既辛其後有人人之所以不敢言不像乃不辭而爲之書

曾[illegible]曰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析務其大者耶可謂致禮樂學之要雖不該於今讀其文如在大成成周之制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何父氏自葉氏復歸家積比作其節流寓得遺竊得不失隆江浙右丞榮陽公數古何治命鋟梓以不朽其傳噫漢人之治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有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疏陳治要會稽臣淮命使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於時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

黃氏震讀周禮日抄

一卷

存

震自序曰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攢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雜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於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有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其與孫今以先儒致言聊筆其一二云

陳氏[illegible]周禮講義

一篇

佚

何氏[illegible]周禮合當 一曰周禮[illegible]

六卷

存

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
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爭病於難行也何居蓋未
心周禮突出而劉歆竊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
石又壞矣千四百餘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
其終不可行乎曰非也吾聞之程子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
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
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與周公之心而
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
命道德起天下之公心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
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
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

經精微之蘊著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
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
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
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
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
俞庭椿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
甚當鄭賈以來皆當缺疑繼三命而處默門東嘉王次點
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
先生之後加以參訂仍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
嘗亡而大司大與冲然無失欲以之杼木以順其傳是亦
古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
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

聖臣之類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　又曰余生
苦晚得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始知冬官未嘗亡又參
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有七春
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有九秋官之屬五十有七冬
官之屬五十有四於是六官始爲全書　又曰唐虞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
以公兼大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
崩有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
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
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
草徵染草掌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
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

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
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
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皆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
事然後用設官富事兼攝其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
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一地官七十
有九春官七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
秦火後經傳多錯亂禮久失其舊諸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
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有九春官羨十夏官
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皆非司空之屬
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佚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
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
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

氏山師川師遂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仍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與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强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庭椿次點二先生之所對補者衆司定爲六官之屬著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系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張萱曰清源丘葵謂周禮冬官故未嘗闕漢儒考古不深以考工記補之至宋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葵承其意加以參訂約知周官錯見於五官中悉采出以補冬官之屬而考工記不錄

按丘氏更定周禮天官之屬六十太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舍人掌次天府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地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閭師縣師稍人土訓誦訓遺人旅師委人均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掌炭掌荼掌蜃春官之屬六十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典命典祀守祧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司干鼓人舞師鞮鞻氏典庸器馮相氏保章氏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都宗人家宗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夏官之屬六十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司甲司兵司戈盾繕人槀人弁師掌固司險掌疆司右

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射人司士司勳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撢人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氏小子羊人方相氏司爟候人秋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剌司約司盟職金司厲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環象胥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補

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𢾊師封人量人均人土
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
掌葛掌染艸囿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獻人
鼈人雞人犬人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
人弁師追師屨人典婦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
司弓矢槀人冢人墓人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遠師蓋合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而
損益之

胡氏一桂古周禮補正

一百卷

佚

王贊嚴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

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互考大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
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千之爲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王氏失名周禮詳說

未見

王與之曰未詳其名建陽刊行王狀元詳說

亡名氏周禮類例義斷

宋志二卷

未見

周禮圖說

佚

王與之曰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槩用二禮圖
禮象圖或云新說攷證最明

禮節

未見

王與之曰禮節未詳何氏

周禮集說

十二卷

闕

陳友仁序曰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
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
纖悉罔不條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
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鏡也周家太平氣象
不可復見惡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
無所折衷嘗苦病之余友雲山沈則正謂余曰近得集說

於雲間書肆所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說東齋書傳相類其
博雅君子之所爲與名氏則未聞也取而閱之如得古鼎
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高君載酒往請焉則正樂
善人也愈與其精且止宿乃曰風雨瀟瀟予之志固善矣時
與中秋禮經焉用析揚皇華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
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以厚望也是亦志中之所志
也於是攈以歸訓詁本之鄭而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
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儒之論續之成書將以廣其傳才
余之夙志也如叙梗槩於卷首
黃虞稷曰周禮集說不知何人所輯元吳興陳友仁得之
於沈則正因附之內地官二卷亡明關中劉儲秀補注以
行

楊氏雲翼周禮辨

一篇

未見

金史楊雲翼字之美平定之樂平縣人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拜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卒諡文獻

吳氏澂周禮考注

十五卷

存

澂自述曰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興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

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經劉歆獨識之而五官亦錯雜傳至於今其殽亂是正歷何自而考之乎本之尚書以考之也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大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百官均四海之[illegible]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矣[illegible][illegible]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illegible]敷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illegible][illegible]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illegible]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職也合此則非其職也司寇掌邦禁詰姦

[illegible]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暴[illegible]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焉是故天官之文[illegible]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閽師[illegible]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職衛[illegible]氏[illegible]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方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祭之類其如其非秋官之文縣[illegible][illegible]人之類[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歐陽氏之所未悉也可不著之

按艸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illegible][illegible]深當補之今世所傳三禮考注非公書也[illegible]西書坊草刊周禮考注十五卷以行吳興閔氏復為鏤版甚是非所為也

周禮經傳

十卷

存

按艸廬吳氏著書不聞有周禮經傳序熙丁丑王片之[illegible]西吳[illegible][illegible]以抄本求[illegible]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題曰吳[illegible][illegible]中間多有改削又有粘簽貝[illegible]命[illegible]次均不同於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

有嵩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姑附於此

湯氏彌昌周禮講義

佚

盧熊曰彌昌字師言號碧山咸淳丁卯進士由崑山教諭

歷湖安州判官

何氏夢中等周禮義

一卷

佚

王圻曰周禮義一卷元東陽内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

事夢然所作五世孫觀光裝池成卷末㸃溪題而藏之

王氏申子周禮正義

佚

吳澂曰吳郡正義其言比之宋儒包氏極爲平恕

臧氏夢解周官考

三卷

未見

陸元輔曰臧夢解鄞人宋末進士未仕而國亡至元中授

婺州路儒學提舉官至廣東廉訪使傳學洛閩士大夫稱

曰係山先生

毛氏應龍周禮集傳

二十四卷

存

周官或問

五卷

未見

張萱曰元大德間澧州教授豫章毛應龍介石撰總諸儒

訓釋斷以已意凡二十四卷

吳氏當周禮纂言

未見

許度濮曰當澂之孫也澂於易書春秋禮記皆有纂言獨

周禮儀禮詩未及作當本大父之志爲是書

陸元輔曰臨川吳當伯尚至正二年以薦授國子助教與

修三史成遷翰林修撰再遷翰林直學士出爲江西廉訪

使詔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

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明太祖至江州名見長

揖不屈隱居吉水之谷坪卒羅一峰嘗言吳文正公考周

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丘氏

之論也伯尚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爲注抑遵乃祖

所定之次也

邱氏宗顏周禮講義

存

未見

按宗顏未詳何時人見葉氏菉竹堂目焦氏經籍

志及授經圖

俞氏言周官禮闕

十四卷

未見

按俞氏未詳何人書見葉氏菉竹堂目

無名氏周禮通今續論

一卷

未見

周禮詳集

佚

汲古曰此有一冊未詳撰人姓氏自地官司徒至考工記

周禮附音重言重意互註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元人所輯書弘治中湖廣道御史上虞尹洪奉命清兩廣戎政屬知廣州府袁景輝重刻番禺張翀爲之序

張翀序畧曰翀少時閱書目見周官禮有句解集傳註疏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考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等編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若纂圖以下則聞其名矣於重言重意乃未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以禮經取高第比奉命清兩廣戎政得是書嘉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出示廣州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翀爲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終

弟子山陽汲叶綖虔之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周禮七

俞氏貞木周禮考注

未見

□□□曰於周官也刪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寬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濂周禮集注　一作集說

未見

王氏褘周官官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錄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以欲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書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於成上下之分朝聘之禮而定上下貢賦民以養使民以義協睦而尊上此先戰國諸侯所惡之餘而後人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以久爲詳於細所不忘上之賤多而經世叔民之政少周

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責冢宰之職則隘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

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襍入者甚衆惟宗伯猶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僅乎邪因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嘗讀周禮愛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二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諫司備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

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收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華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牧衆于地所入字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賈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

邍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遠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禁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鳥獸蠱物蠹逼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穀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錄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屬有小大其事有煩簡矣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後世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比昔所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毀經之名而不爲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講座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强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黃齊輩晁錯之謀為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燕人翔於勳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復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疏闊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宇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咎哉

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為疑以為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

時削奪諸王傷殘骨月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為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為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齊黃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鐵中亦特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設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為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深又極其詳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為先王安石用國服為息之謬一辨條狼氏之誓以刑法太暴一辨殺罪戮非過甚嫉氏之弁者不禁為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鈞金束矢為非法一辨周禮皆判其盜罰公之古皆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懋周禮補注

未見

鎮江府志丁懋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入覲以周禮注疏粗實之

何氏喬新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倡其言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四家之說備矣然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壽翁以為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焉以從古也然考工記別為卷不敢溷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續通考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黃氏潤玉周禮通解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載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侵國爵祿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

之書無載也李斷劉紀肅相博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大司樂之章是戰國時皆已嘗習誦其說且共樂與佩用皆去商聲益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審詩商是也夫豈王莽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聲乎宋興三禮立科取士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綱舉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宮府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來其去何如秦王介甫稟經任傳後學莫精逆使周公之制湮淺無聞不亦深可痛乎劇玉兹與官職府藏之相維禮樂刑政之纖悉屬與凡注疏未之著標於經文之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禮綱維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為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以劉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陞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志周禮疏義

未見

柴氏愷周禮義釋

未見

說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廷椿刪出獸人鼈人宮人獸醫司民掌皮典枲染人追師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六十卅於三禮考注則復進以典絲典枲獸人𩵋人鼈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冢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幣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而以職幣地官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歸之氏太卜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十二官共為冬官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廷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鄙人媒人司市司救調人十三官刪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方氏匡人撢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

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為官者二十五春官之屬凡七十丘吉甫以為六十九者遺大祝章一官也俞廷椿王次點刪出雞人天府典瑞典同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惟以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為六十考注於俞王所刪十八官中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巾車天府典瑞典同司服典路司常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大史小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職喪家人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几筵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充人四官秋官大行人小

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衆寡之官天官司
裘內司服追師夏師屨人夏采掌舍縣人[illegible]女祝甸師
羃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師祭僕小臣御僕司爟六官
共爲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廷[illegible]出職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弁師司弓矢槀人九官王
文[illegible]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九考
廷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諸節
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
行秋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隸七官共爲官者五十五秋
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廷椿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
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謂夫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

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而爲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
有七考注又刪出銜枚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隸司烜
氏條狼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衆寡
掌客掌訝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
共爲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
其官爲百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職人獸人𣫍人其
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天
官者也曰封人均人遂人[illegible]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掌葛[illegible]囿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illegible]
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illegible]雞人司服典瑞典同巾
車典路[illegible]常[illegible]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則取之春官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方氏[illegible]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司弓矢弁師[illegible]人

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夫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
考注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
[illegible]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質
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
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七訓遂人卝人角人
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茶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
司祿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邍師凡六官取之秋官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
氏薙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
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艸
廬曾出而定之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將何以爲定
論只[illegible]周禮之說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

所[illegible]作[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
天官[illegible]夏官也[illegible]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地官聯天官也
罪人[illegible]醫人受[illegible]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
空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
歸於[illegible]地[illegible]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
[illegible]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齎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
[illegible]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
[illegible]聯於[illegible]官者[illegible]刪入於其官[illegible]若夫漢儒以冬官
[illegible]人考[illegible]以[illegible]知[illegible]以[illegible]見其不
[illegible]官[illegible]因其[illegible]闕冬官不敢[illegible]官以補
[illegible]雖有[illegible]似冬官者亦[illegible]論其下
[illegible]大[illegible]云

吳氏周禮合訓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
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
禮所由作也蓋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爲
集成王以成致治其建官也稽唐虞夏三代斟酌損益咸
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
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大經
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去之而冬官獨缺已非全經矣
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
公彥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

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
淑丘復加考訂有正誤豐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
未盡合者莫敢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
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間有未瑩
則參以舒國裳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
於其後名曰周禮合訓亦以合古也方今聖朝勵精圖治
動循古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
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昂周禮考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昂字德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

見福建布政司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六卷
存
校自序曰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爲生民開
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
法焉是故其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執事格王爲
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
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
萬目次第以舉二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
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
有不仁也故其法爲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

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
也秦暴以頑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
一人於民上天下爲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
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豈稽古則不暇
暨於作成謹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
之先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
至今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易曰其興
也天行有待耶古經簡奧儒者頗務發明援不斂因其典
禮以求其實通借而用中傳恭古可行於今吁近遠而潤
於事情與鄙乃言可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
然心愈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罔自他一惟心造皇尚
作此學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

越卜帝曰予一念或私帝寔怨之一民弗獲其所痌瘝予身不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耻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皆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晌惟左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寘於朝曰汝其卿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官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終

弟子無錫顧衡文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八

韓氏邦奇魏氏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駕部邢鑒君疑甫得其稾校而傳焉叙之曰周禮之傳舊矣是書者以爲周之書疑之者以爲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刪正者據其義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室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華寀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操從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遡其源乃欲取古禮事施諸方今竊嘗凡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八大而易未速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況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爲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事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數而後可也

楊氏恒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愼自序曰周禮實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孫少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舒乎乃手錄之爲周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璟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秦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諸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即有是書迄今垂白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存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是爲一卷既乃錄成正經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緝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俾後來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日也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雜衰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唯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于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曾差又謂

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刪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強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　者爲圖旁引以辯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首二卷疑圖其在見禮意爲其後三卷則上叙孟子之言以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覩唐虞而覩夏殷者以見聞爲師也夫高曾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爲之語則子弟有謝而自喻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與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

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玉帛萬國及湯之興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九周盟于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大半及春秋而在冊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爲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亡也周之治失矣所失者豈獨其諸侯併與其治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即周公仲尼復起不能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宜於治斯已矣固不爲後世慮變而爲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爲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二千五百年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內循而舉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莫稽義深而難究一一不當則紛議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鍥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錄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黄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爲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撮而彙之爲冬官以考工記二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爲之序

析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說所從來遠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尚遷各以己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裒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爲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爲一目司士司祿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二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爲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共五官所載所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類而彙

之爲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爲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周之遺意也豫水楊公奉命來按而析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析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考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世恒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廷知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之周禮

余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黄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進其子詔闕進書詔有司以禮遣之給冠帶

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卷　□通論一卷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所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者何哉其不明也錯亂於劉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俗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棄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爲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之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奧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贖以千金又何爲補以考工記宋俞

延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
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
五官之中摽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周
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
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擧而
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與乃戰國諸侯之
所亂乎遂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冬官而訂其序官之
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
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典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
端旣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
敢集衆家之訓以釋之參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
開萬世太平之術不亡矣嘉靖乙巳二月　又曰周禮

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
俞氏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
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爲大司空
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
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
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
徒補益于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
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
徵爲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
事人冬官則略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剔僞
之作又以諸職之文逐句刪合分別真僞奪彼與此矣夫
周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

所裁定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諸侯害已之惡遂合冬
官於地官使大典淆闕季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
余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
更也至於別爲圖譯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
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爲其
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爲日既久似有得其
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
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爲鄉
官而位職明攷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
諫救之教而學校舉襄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
六十屬而一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
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以

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授田征役之統會
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質之
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聞之
師說凡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著
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
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與
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較暢闡明焉爾嘉靖
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原
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一篇全經綱領一二條釋原凡例
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
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

一卷

黃虞稷曰尚邊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瑤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瑤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究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知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乎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

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喪紀田役蒐狩獻貢頫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廡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春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橫曲折不相參差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了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各遂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浩乎其無畔涯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敎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職敘禮治兵明刑興事擾擾藉藉雖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要荒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與盛哉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歎而夢寐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歲爲博士弟子嘗刻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粹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人徇於時而亦不違於時不弱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

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慮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講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檢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違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外於設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剪綵而爲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本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模寫不本於心則乖於義不乖於義則乖於情不乖於情則乖於辭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

自己出而外有所附異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翕首盛周之治猶不攜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湮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黃虞稷曰瑤字德溫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

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聞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令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吟禮之敘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擇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異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為書至於齒牙求之不得其說妄生詆毀癘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電既玩習有年不貲之淫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為傳詁先王制作幸而未晉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爲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順朝宮衛之失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教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理財而以義為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偏是則與天地共為貞觀日月共為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捨吾為新愚所傳者不在茲乎

[illegible]孫曰胡余氏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治作注于秋先生攜其書訪余神署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貫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液而非有所拘至於六欲九敍屋粟夫征之類為時所詬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缺此耳嗟乎禮之不虛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若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昆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旨乃更留研窮十數寒暑凡為言二十餘萬其間原制度之由

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願而遂探其微即細而并釋其大推
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牴牾之疑以爲百世繼周而治者
必出於此雖嘗稱舉師說而要其是非一斷以已甲寅秋
挾冊南遊俾予訂正予遺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
避暑蓮洞始獲卒業見其言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鏤鏤
刻繡色理紛紛即今白虎諸儒肆其巧辯同異能擅於
中古者爲其上也予嘗因併時出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
於彼而更易或抒意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
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宜在所不屑也
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
矣

黄虞稷曰應雷字昭明崑山人師事魏校答釋經異傳者

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權機經傳非周
禮辨疑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雷又著五經繹佚不傳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雷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
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
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
章服仍不明其邑則類爲大方隅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
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舛皆不考
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
異於天文位置進行於地理職方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
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
上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旂討罪
有軍旅田役蒐系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
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錄也今日所載皆昔未有也
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非周禮辨

一卷

存

應雷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

假囊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德移易周禮者若
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
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
書其說處隨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作見不領略
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
辨圖釋別僞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
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細視作者精
發其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
孟子之時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周家之
舊章況周禮行乎王朝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六
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
害己而去其籍齊之大移而爲田管之姬移而爲魏舊法

豈有序晉鼓鄭朔三家之說為之辨釋因述所以差失之故冠於篇首覽者自知所擇云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七終

弟子吳縣呂毀敎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九

馮氏時可周禮別說

一卷

存

沈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汝庵隆慶辛未進士

黃虞稷曰崇禎乙亥刊行王錫袞序之

徐氏即登周禮說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何儒者之疑信參焉漢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効即如議其都於洛諸疑列斛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略於人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書此蓋外泛其藩而未入其奧其不知無惑已若楊下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在則人亡則法亡合冏分任矣周禮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乎是故敎禮政刑事六典分之爲各職治之法也合之爲民極治之

本也極也者詩所云四方之極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
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來聖聖相承以治天
下而周公用之損相成于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
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崇惟非劉歆所能恐並賈
亦莫之能也愚故斷然謂為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
詳而推於為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非能有加於諸
論之舊而推信其為周公之書則據經文斷自己見而
不敢狥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
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曆壬辰進士官禮部主
事

周氏東周禮句解
未見

黃虞稷曰沂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注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嘆曰六經何不
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也不用亡用亦亡周
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
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廷椿王次點丘
葵吳澄何喬新五家或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
者以為冬官而五官亡矣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
之官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
離古文者近是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
辭冬官無廣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
弁周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曆間萊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

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丘何氏最後
而紛割為尤甚只為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
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古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校釋以
詁經推旨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
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從鄉校贊著甚於
載籍靡所不搏然竟窮乃以老屆中公被徵之年卿大夫
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古自序曰蓋先王制治之法莫備於周其書則周禮也六

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九夫經野則黃帝之井牧九畿分國則禹貢之弼服五刑麗民則虞舜之象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草木無不為之經畫即焚溺沈捧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周官五篇得之爆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清又因之國朝何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點秋官碧簇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郊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誤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矢攻析諸人果可廢耶夫周禮者鄭康成謂

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為真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睹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肅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缺遵德憲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為句解猶有未備竊自忘固陋徧閱諸家注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釋而討之使考鏡爾即未能備一豁於周禮而愚者千慮或有諒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袁氏表周禮直解

未見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三十卷

存

黃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其書刪節注疏之繁而附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illegible]恕序畧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蓋用人理財之權宮府欽奉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聲之響不播之制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崑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韓在丘

明布凡例而裁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今試考之大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為萬民而作之君若為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為富以民之飢為飢民或一不帥教而屏於鄉不啻己之探湯焉推而擲之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群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之書不免纖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湮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責徵之識甚至遁以僞妄而棄之縱習其文詞不過摭拾

但計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乎而措之斯民於成周太和閒哉或曰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荆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柎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俞柎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弊則經術之誤也予自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兩錄鄭賈之文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乘公見而稱善書成相與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易覽周家二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粵溯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興夏歸商者三千周當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為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禮亡孟子[illegible]大人也公田私田或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文帝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始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割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氏訓傳之舊余乃句為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本瞭然宜復

張氏采周禮合解

十八卷

存

采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大司徒之半併盡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非考工可塞然使衆裂五官以示完備何啻斷鴻頸剝琴鼓貽譏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為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茲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說余凝合鄭注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擬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輯綴彙為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天下無過王安石彼嘗立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科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疑一卷以攻安石此二書邪正治否判若黑素得此以供

採錄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
性事也乃家之藏書此二書杳無從索借則又恥爲經生
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注疏相示余既
卒業而嘆曰嗟夫周禮爲諸儒築裂幾令人不及見古本
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行後移置
者仍爲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
外有旁考衆家薈萃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
禮今解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錄何如也冬官
其遂亡乎曰賈氏引李棠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其官反疾
惡之甚欲滅絶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
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余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
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湮沒蓋戰國時

固不可詰況於漢武之世又況於今日乎故余謂闕冬官
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舉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
事而豫擬爲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祀典衡故其書
直可補五經爲六也不然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爲周公
病哉今日者學尚平夸談臬比擬鉛槧者一切典禮平等

於疵贊莫之推考余病心久之乃廣稽往牒博摭群說命
兒子糾譌釐舛以校穀青而周官咸儀冀之星日度顯亂
陰謀之謗無從置喙矣

沈氏羽明周禮彙編

六卷

存

錢氏飲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答疑

三卷

存

飲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從藏秘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錄
略而諸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其末世瀆亂
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
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揚
雄故字多詭而宋之儒者並爲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睹
於其辯流於說而亂於辭幾不能自還以從實矣禮者聖
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盭於今近於禮者
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矣
仲尼之作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屬傳者以爲闕
文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或以爲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
爲非聖人之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略以申難丌所疑者
辨而答焉

吳氏□周禮大言

六卷

未見

吳氏治周禮彙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而附以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爲今經冬官有闕也或曰冬官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爲之俯仰虞周歷精行事知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兼司空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

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爲之未有專爲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造化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內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夫周官列職其精神脈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輩倣例爲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凡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說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很丘之書嗚呼世遠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艸稾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可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蓋傳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治字道輿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充宗著業稹丙子舉人萬泰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黃棃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爲非

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棃洲極稱許之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黃宗羲曰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終

弟子嘉興□□　陸□□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十

黄氏度周禮五官說

宋志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學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本之說會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斷斷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寧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

家宗尚君舉素書文叔讜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黄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

張萱曰宋紹熙間新昌黄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葉適序之

曾氏津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字元會歲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為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關

陸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冢宰至司關而止余所抄者文淵閣殘本係宋時雕板第存七八九三

考而已又八官闕司書以前地官司徒亦闕其半小
司徒之後八皆無之此非完書歟備藏者寡不審海
內尚有别本否也
魏氏校周禮天官沿革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集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曹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稾人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
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主掌邦土天下之治
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
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
冬官則不可自宋以來乃以五官之 聯職於司空者歸
之以爲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禮之治每事六官皆與蓋
自王身王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昆蟲艸木六官皆有
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爲一事也不得此意混用
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
豈復得爲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
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
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闕於冬官考而參互之即炳然
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謹述之如左補

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遠續經之罪損益
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
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
南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
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己皆滅去之司空篇亡
已久有人尊集其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

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滅典籍若
氏裘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大矣或以為周公之文然乎
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鍔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其記存漢
儒劉歆校理秘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
易祓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
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
言旂斿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既同典大不類
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
繢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以人名之
謂工以巧為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

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為貴也然攻木
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
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
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為造物之巧罪是五官
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兄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
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
也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函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
鮑人韗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繢人鍾氏筐
人㡛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楖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
摩之工五也陶人旊人此摶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
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舞人

掌節圻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鍾
師鎛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
司弓矢繕人稾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
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
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又曰周禮
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
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當
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偽作如此等文字
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　又曰考工記不特為周制也盡
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
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
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

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
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
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
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為某為某可知也況一官非
止為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
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
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
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
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
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
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少很

器用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爲之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害不害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凡書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余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

爾苟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廛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漫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技非王公發明乎其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貿遷貨農功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尚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旟旞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柰以爲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

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爲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己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己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咎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爲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霸

亂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汚吏將欲肆其所爲以皮逞其所欲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甚也厄於秦火矣漢室能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土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恨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跛瞽之方以備瘍偏之書庸人棄之適足爲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僞書作詩亡而束晳

補亡詩作商書亡者一倖賸所習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其周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二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抵獻王之補之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然與有不傳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齊雖退而曰魯秉周禮

未可動也凡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猶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況冬官之考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爲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黃震曰考工記本尚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漁仲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

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致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若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宋中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丘濬曰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二補冬

官亡未始有與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因以[illegible]後而六官之屬[illegible]亦遂訂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又以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之合上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澄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其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又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序官之存與實未嘗亡特失其所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然自隋唐以來立為六部官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缺而所缺者特四十字及兩條耳今聖明在上宜申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暨俞王諸儒所摘疑者而并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設補之初意詎非完然六典全書哉

李黼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八節為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遠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籍皆有偽獨此書以僅故巋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者亦鄙以僅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僅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郝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知儀禮之記為本經何獨於周禮疑之

[illegible]政曰考工記作於先秦紀古百工之事漢人以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闕安可以考工記補之而收綴錦之謂也

錢[illegible]曰周官禮而外尚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周家一代之典也若曲禮儀禮明堂陰陽諸記不知何者獨軍禮司馬法尚五十五篇傳是周公所作今所存止穰苴輯亂之文五篇而已其詳不可復覩以愚論之周官禮特舉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為周政六篇宗伯之外別為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為周法九篇是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　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冪司徒之胥賈鄙肆宗伯之瞽矇眡瞭司馬之方相圉師以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與絲典婦功庖人等人焉賈之各有其貫也賈不與工齒工顧可充司空之事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稾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其東絲出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illegible]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制弓矢以為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齊其工書其等以饗其事誅其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二十工鄭氏以

爲司空之官非矣臨川王介甫新昌黃文叔句留
考工不解而俞氏丘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衆說
紛綸各以己見移易殽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
如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乩氏牧考工記註

一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
生艾軒先生之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黃氏皆考工記辨疑

一卷

佚

赤城志黃國瑞字篤臨海縣皆孟我撰

林氏希逸鬳齋考工記解

三卷

存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康
成演非無據也

林氏粹蘭江考工記解

未見

王與之曰今華趙溥有蘭江考工記解

鄭氏宗顏考工記注

一卷

佚

按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有之葉氏菉竹堂作周禮
講義合王荊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詮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

二卷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戒
國問所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橫犖然萊士
口吻而制又時兼遠古則不可爲姬氏書明矣竟材事者
博撫准酌而排纘之與要之周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淪

亡而考古者猶得察器於書稽覽作者之天巧是書之功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吳氏槩以漢儒附會疑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頗取漢唐注疏參以訓故諸家參為纂輯間有古義難通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竊謂賢於傳奕云爾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禹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宇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吾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為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嘗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擬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蹈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矣以疑則擬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衆傳注著於篇仰副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為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識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與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其技則為車為量為鐘為鼓為圭為侯為弓為矢為筍簴為營國為溝洫記之所為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執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型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為邪心以於末世大庀宮錯威斗大鐘刑禺瓊弁金輦寶山銀蘇楮葉綠花為奇為袤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為戒也蓋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記累多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鐘良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作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忘有冀修冬官而亂五官牧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轄之亡久矣寧獨周官哉猶以五官幸存猶尚有如記記之者以協其咸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從而亦作者而輕廢也今者裂而出瓿甌棄而見與亦博古之士目瞬心驚

覌如神遊鬼工旲可仿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師技而
文絕誕記之所考我從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
世而於五官之具體無論也我楚周啓明氏為郎工部時
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
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林兆珂曰莆陽周啓明氏本依謝疊山批點檀弓旁用小
圈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宋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
下而合之周啓明徐士龍諸家譯成是帙其間晦者求明

略者求詳未安者更之以正訂注頗般惟欲取便初學故
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傳考

一卷

存

吳氏台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台自序曰周禮五官詳已獨於司空何闕漢興購以千金

不得於是河間獻王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亦
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
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強取以傳之乎但是三十工
不知策於何人又不如作於何日反覆攷之筑氏之為削
凫氏之為鍾㮚氏之為量鍾氏之為染其事不同於今
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闢車制
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盧何以戈柲宜何以為人頭也古
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即傳梓密須之鼓關鞏
之甲兌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皐陶明堂之制乎故考
工記遠矣辭簿夏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尺度
則禹貢之章載字奇而法詞富而整其為遠古之書無疑
後之作者遠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隸於周官可不

求於周官而典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
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
置口之不倦數十年於茲矣孔子嘆闕文之難而譏自用
之失五家補本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復正五
官古本不沒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疑或通而釋之
有所見或衷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間不無少助
焉一云瑙

錢氏與冬官補亡

三卷

存

與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
互割五典以續其書識者稱其忠愚瞑慁央裂聖經周公

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啟於是迎歸而爲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都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嘗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即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爲周之舊典禮經者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爲錄七略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入篇今其書不盡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者國古法諸篇書

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類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巧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而冬官之名無疑予故掌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既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夫盡闕也

按說周禮者以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于湖錢氏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一曰司空曰府據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角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巧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

宋氏表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顧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旊後定云者取諸後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官郊祀圖

七錄二卷

佚

夏氏休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書供於蓋祖王制王制晚雖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斷斷知之者其說幾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

謂之鄙雖不能成即成縣者與之名縣成甸者與之爲甸
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
不可爲邪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
者參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
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
凡此鼓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
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
說者繆書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憸苟得如井田
講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
如井者去其泥不通如彼否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序曰今尚見君依以爲學名從鄭鍔與間有合鄭
給事札餘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買局購寫

凡十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予從其孫塤袞起宗鼎得
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爲有
志於古然惟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
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
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
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列鄧說錢文季文
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
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驥以序引自湖南遠
寄以其義傳之爲著明庶幾刻之惟支可之說以御衆多
備不及所及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業書其
精此傳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
焉可歎

氏了翁周禮井田圖說
佚
程氏霆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安世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景炎周禮開方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龍徵周官叢政十二解
一篇

存
黃虞稷曰惜初吳氏名凡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
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歷戶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終

弟子嘉定張有猷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一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志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劉敞曰當作十七）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正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傳其書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陸忠州曰淹中之禮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爲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都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之儀禮也

漢書十七篇

存

春秋說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耳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得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爲二部並是

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 又曰周禮六官敘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 又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爲第一昏禮爲第二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大戴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爲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

孔穎達曰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

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

徐積曰儀禮祖爲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遠嫌也又曰姉無服豈人情哉

蓋多出於漢儒嘉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賜金而
爲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
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其服傳一卷子
夏所謂儀禮爲本儀禮爲末本則而出在前故宗伯序
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
昏後喪祭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則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
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
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
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
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
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
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
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
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
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
專爲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
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
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
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
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
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

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
壺奔喪遷廟中霤禘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
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
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
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
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
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
器飾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
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
餘矣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
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又
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illegible]　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又曰[illegible]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
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綱處此方是禮書
陳騤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必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
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
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
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采一禮必有儀
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
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八尺十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之類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
聽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爲有功
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學人獻之於乎孫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號晉荀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

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齒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禮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爲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爲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古人之所其生且欲人之著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

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稱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

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記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猶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幷其

記亦作傳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佳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偽託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

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吳萊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决非秦漢間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斷以爲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

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爲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决

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是爲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爲經也禮記之爲傳也不可易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爲逸經傳也投壺之爲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爲傳
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

一已耳
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爲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總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孫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則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講肄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造次有違也如此必當行不必欽身安得不爲徬一言一動皆行不循分束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敎讓敎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大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爲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　又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臆說也　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叔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今所存十七篇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葛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采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
沈文韶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謫戍養母作貢

翻義詰役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敕命付史館有年
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搆謫戍雲南後實
交阯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汜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
樂中上所撰儀禮逸經十八篇楊用修謂有年何從
得之又怪當時兩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
且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
氏本而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
老知其為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
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終

[illegible] 吳家騏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二

鄭氏玄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
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
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
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玄
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篇多散亡
又無師說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
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
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
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
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昏後喪祭

儀禮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 米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云二十四兩爲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肅劉逵袁

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

杜預賀循王逡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

儀禮之學也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臨海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新舊唐志俱作蔡超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爾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田氏僧紹儀禮注唐志書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僧紹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

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

超田僧紹之倫道按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

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

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暨唐書經籍志

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

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

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

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超宗

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然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

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於

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

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乃家所出由是西亭王孫授

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刪去仍兩

載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史載之

張氏沖儀禮傳

八十卷

佚

亡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黃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悊儀禮章疏

佚

賈公彥曰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

賈氏公彥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四十卷　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彥自序曰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有黃慶李孟悊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仍殊以定疏可施矣爾夫之儒肯矜之後李以上擬取欲得兼爲

晁公武曰乎黃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彥删二疏為此
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新志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惟有
黃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為五十卷

方生寫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
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
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
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詭其誦數矣王介甫
新經既出士不讀書知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
之芒昧幽冥斯學助本書傳抄廢殘缺泯大義外今老矣
殫其實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

注可取而附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篇為九帙
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
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冊而數曰茲所
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嘗歎其為書也於奇辭與
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推
欲人之富其生自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
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
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事也天子之士與諸侯
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因有可得而
推者矣自公之往何例之脩也予父之得何文之奇也庚
戌之冬公房之疏何學之精也小子識之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
著之此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存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
少卿拜廣州都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封加銀青光

祿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琅琊縣男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
子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追
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
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
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錄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終

弟子江陰高　璜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三

陳氏祥道注解儀禮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爲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爲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知循諸掌并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秘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奏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而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卻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李氏如圭集釋古禮
十七卷

釋宮
一卷

綱目
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間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爲儀禮綱目以分別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爲釋宮考論宮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燔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常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原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

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為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

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稾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删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損悉從其舊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願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相與編緝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

中興藝文志熹嘗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附士昏禮昏義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問間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

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以問呂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刋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續之

馬端臨按記不隨經而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皆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

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熊禾刊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燼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傷過畧而文公初志欲并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校讎書坊板行以便流布

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illegible]沿革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其於風教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義疏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子使然以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而後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曾棨曰朱子纂儀禮正經以提其綱粹附禮傳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屋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刻亦未及精詳

丁黎曰今經惟禮最紊亂惟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亦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其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三禮劄不果上疏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

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蓋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黃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爲卷凡二十有七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儒生學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也今與其棄也孰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奧乎乃命教授陳李等督諸生手錄經傳讐校付刻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內則第五內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內治者言人君內治之法五宗者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親族者即爾雅之

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二篇名蓋創為之二曰鄉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鍾律第二十二鍾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記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鍾律鍾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

禮第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第四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為之其王朝禮則別為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

儀禮釋宮

一篇

存

黃氏榦續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九卷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之先師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稾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皆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其不得然可攷

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脩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掃去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槀尚有未及訂

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王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寘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故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家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眾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稾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稾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幾山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稾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張虙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猶空爲闕以屬門人黃勉齋仰之類次而未成也虙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脫稾今在有制陳使君處索之可也前制如之

果以其書來至是鋟木一年而畢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信齋爲多）王鎮圭潭君欽黃嵩三君披閱精强錯簡脫字往往無之慮分行比次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于懷茲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閒習禮度不如式號依州成味道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嘆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婿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稾本參以舊聞定爲十四卷爲門八十一鄭逢辰爲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櫂文林郎

黃氏士毅類注儀禮

佚

張杲曰士毅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說語類郡守王遂爲買宅吳下以居

柴氏中行儀禮解

佚

劉氏爚儀禮雲莊經解

十卷

未見

楊氏復儀禮圖

十七卷（焦氏經籍志作十四卷）

存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爲其難
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
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爲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
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窮天下之心思莫能
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
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其難明於易
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蚤
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
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
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
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其物彬彬如此

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之類皆亡
逸而無傳重可歎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
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
爲佳爾惜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
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權爲家鄉邦國
王朝喪祭禮則以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
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
遺恨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棨曰黃幹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脫稿又以授之楊復
復研精覃思蒐輯傳注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
爲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
闕次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
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
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
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疏雜不
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爲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
十七篇悉爲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
掌西山真德秀稱爲千古不刊之典焉

高耕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
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
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三經注疏中耕卒業
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邛寺今三
十餘年心之未能忘也近蒙聖恩設授今官圖報靡稱伏

覩聖皇以禮樂爲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
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寮屬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
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
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舊
本乃命監生王世康等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將具
題請勅工部刊印而未遂行也有監生廬苑文深學詩注
南庭錢寅余論者桌求儀禮圖本以觀爾乃喜然與身心
自備寫校正且捐資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耕嘆曰美
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
乃自板小學諸經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內就書於樞
輝厥後元之數儒敎術經義咸崇古道說者多歸功於樞
爲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一方五士

者之所刻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也於是諸太學生皆高
五十之志行而五十之名不特如櫃頭連後而始著矣此
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
著習之而必究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詹氏叙錄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彥疏朱文
公又合經傳爲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爲
之圖似可以迤雖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
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雖昌黎亦云然夫禮
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精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
本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
義起矣故凡器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

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禮公食大夫諸侯
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
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
哉夫禮與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
周而繁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
文蓋思本也然文之盛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
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通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
可行也不猶逾於并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叙奉命來
攝太學得從司成呂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
一試蓋從者如堵墻焉於是可聆鐘鼓鏗鏘之音目睹綴
兆俯仰之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尚
廷魏學詩錢寅梁瀚等復取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爲篇十

有七爲圖二百有五爲旁通圖三十有五周公遺文庶幾
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釋義其旨
奧矣推義以通治其道行矣使斯禮之大行也鳳鳥之至
不可期乎然叙聞河間獻王得孔壁古禮五十六篇後十
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
八篇又取戴義爲十傳澄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
間司業李俊民書刻大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沂州
劉有年守太平進逸禮十八篇豈即是耶澄於儀禮誠有
功然亦殘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林希曰儀禮經朱子考訂已定楊復圖尤爲明便其文雖
屬辭以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儀禮旁通圖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大刑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
及信齋楊氏以成辭然孔壁屋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
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
能爲十作所爲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
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衰變於秦
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綿綿如綫而
則舒下氏加殘缺之舉子不習學肄不陳嗟爾信齋
賜弟子扶持力倡於高學數賢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
律不成而已勢家乃不見一本殘經句讀章貢佳林所刊
後翁勉齋信齋之書乎其長也幾有作者望之不得見

今後復數十年又當又作予新之書拾焚拯治之功景星慶雲之流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牢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家嘗通解繼稱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爲依歸如眾星之拱北以下爲基如木見足而爲經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駁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歷之若有餘罪與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案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光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嘉定間信齋楊復着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黃勉齋修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祭以舊聞稍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馬氏廷鸞儀禮本經疏會

九卷

佚

又鶚曰序曰余家藏敗帙中有是[illegible]經年皆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別其[illegible]見了皆手附益之[illegible]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爲十九卷作而[illegible]其三代之禮興於漢宋與古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社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純士禮而指爲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嚴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辭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回儀禮考

未見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四篇

載石堂集

亡名氏儀禮類例

宋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終

弟子秀水沈猷遠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四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益有以見其果為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與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為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為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鄉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示

天下之共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典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己而皆去之則其所受之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錄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為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則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當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耶抑傳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又後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二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illegible]或者有之而亡逸焉耳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附之於其本篇之

受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經傳通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為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為無小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可者皆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為愈而

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為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為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從始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甚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姓譜敖繼公字君善福州人寓居湖州篤志經術趙孟頫師事之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吳氏澂儀禮逸經

八篇 黄氏經籍志作六卷非

存

澂自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

也王居明堂也皆得於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

於世據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御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與俊民同官學者乃請而得之録寫謹校鋟繕於是一時儕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鋟梓既畢而大司成王公致道以俊民嘗從講學士後兼承命見而嘉歎俾序其緊俊民忝定切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支議姑即禮經而論之秦焰既熄掇拾遺餘蒐收殘篇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據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何啻門庭以掊千載之惑朱子之功亦如此若夫造詣奧賾則曰補各有歸識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覩是書者必有以知先生所次所釋而深味之乃得復見之云集賢公以為然遂書於其

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揚爲典籍蒐閱舊文頗不完書板亦止稱宋閱日即與親友益巳發棄六十餘日黜朝猶閒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於國子監字畫訛闕宮德中以所見楊文貞公閣館志館閣書目有吳之尺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秘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亦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以思見此書懷下納謨訪之衛為刻節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謁吳門訂楊儀曹君謙吉書遂之亦家有藏本僅存不遑傳升依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同又附書於此以天也然竊宜刻以傳未嘗廣有序入大而

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辯正凡緊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正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贅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詮次之又取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嘗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欽然朝事之後以補之由是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是亦未之備吾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東晉補南陔諸詩唐人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者義傳也傳者秦漢閒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吾以補傳爲不然則朱子豈爲之哉　又曰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爲其鄉人晏璧所竊又私加刪改是當時即失其書而人學刻本已亡按楊公卜餘年尚得之人罪太史倫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闇就國學綾本刊之嗚呼范濠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縱無緣幸大儒君子者出每

學於斯而書之行世斷晦不當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著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已亡宋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

錢琦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受講業以授戴德戴聖及沛人慶普後立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為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

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適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稱焉因可類考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為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處俗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采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沅州劉所上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則並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主哉

儀禮傳

十篇

存

澂自序曰儀禮傳十卷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

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按吳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霤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序倣朱子通解目錄文簡而倫叙秩然以之頒學宮可也

顧氏詠儀禮注

未見

浙江通志顧詠字友史仁和人官行為作傳

周氏呂禮經纂要

佚

按周呂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弟子吳縣席永恂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五

汪氏克寬經禮補逸

九卷 焦氏經籍志十卷

存

克寬自序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者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遺缺之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其十之八九矣朱子嘗欲定是謂二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竟爲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慨惜焉世之言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眾以大均之禮恤眾以大田之禮簡眾以大役之禮任眾以大封之禮合眾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

成男女以敘昏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
賓客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其大較也今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
乃諸侯國之士祭祖禰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
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為尊卑
親疏冠絰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
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
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
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
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
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
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

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
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宴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
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
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而軍禮無存非闕細
哉此皆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
失如魯君之郊禘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吾為之夏
父弗忌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
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揜豆於太廟設芻與燔柴於奧
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
母期而猶哭子游裼裘而弔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
已死不為衰有為慈母與妾母為之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
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
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殯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
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
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王國工臣以私好
而朝諸侯者有為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為
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為
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
夏以衆賓天子以養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
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燕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
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戴以失御而敗績而
復失始於升陘敗而爭始於臺駘以至蒐田不時丘甲
始作之類可考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
無虛日使侯綱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

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豈不特火於秦
而亡於漢也今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
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
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
極惡眾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
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
息者可歸於神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
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曾睿序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為甚矣典區區掇拾於
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遂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
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亦復缺二戴所傳又往往雜
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觀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

余嘗謂難矣而其□之□□也惟以韓子之賢
尚苦難讀況其於今誠無所用他人哉宋慶曆元祐
諸儒先後蹶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爲
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爲條目科分
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爲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
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名
博綜非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郡門汪先生德輔父間嘗
因其成法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粹成書
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學禮之士誠能因
汪氏之所編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
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歷而目擊之矣乎
昔者編闕之禮典必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

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
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
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
明良在上寧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朱子之鄉當世
番易吳公可翁之門爲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爲家典其
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視且謂先人與吳公爲
同志友故俾序焉嘗於先生無能爲役然承命不敢辭
也

程敏政書後曰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惟春
秋胡傳纂疏刊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竊
去據爲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恨
者獨小田公之序耳予族孫想保每語及之恆切憤歎
盡復其書之七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所知予之
惓惓於此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破敗眞然有附麗而
無刊補與贋之迹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則先生之
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隕斯文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
孫文彙從玄孫仁知等與想保力圖刊布郡門令武昌韓
君伯清資助之予因爲一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爲
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

黃氏潤玉儀禮戴記附注

五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
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

意義又以五禮猶闕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
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
曰儀禮戴記附注

何氏喬新儀禮敘錄

十七卷

未見

喬新序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爲
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
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其下高堂生所傳
及唐石經皆如此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
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録其經傳混淆爲朱
子未定之稾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爲之詮次焉

先王之制度猶可見矣元季兵火其書散亡深可痛惜吾新弱冠留讀儀禮注疏而愛之方研究其與古存以科舉之學中輟丙第以來讀文正公之豐叙錄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鋭欲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注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璧彥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注仍於朱子經傳通解雖然與倫其所注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武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吾新不揣膚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叙錄詳加校定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爲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

醮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便於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爲完書嗟夫秦火之後先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於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以來雖未有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廢之用以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吾新少嘗讀之而不能研覈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爲之注以成朱子臨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爲已姑校正遺經叙之家熟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爲吾所欲爲者豈非曠世之一快哉

程氏敏政儀禮注

未見

丁氏璣儀禮注

佚

湛氏若水儀禮補逸經傳測

一卷

未見

若水自序曰補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士冠也天子諸侯冠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其見於公符雜見於昏義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堂也中霤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有九庶幾存羊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胡氏纘宗儀禮鄭注附逸禮

二十五卷

未見

李氏舜臣禮經讀

佚

舜臣自序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也蓋十七篇本古文爾而承以秦隸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缺而鴈爲此辭酸漿也請酬酢之酢皆不從炭不揣弇陋正以大篆用其邊旁以爲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宮刊正儀禮集解

未見

汪氏琳儀禮經解

黃虞稷曰琳字應清歙人有孝行

未見

王氏樵秋錄古禮

未見

李氏輸儀禮集解

[illegible]卷

存

黃虞稷曰輸嘉靖間無錫人

王氏志長儀禮注疏刪翼

十七卷

存

郝氏敬儀禮節解

十七卷

存

敬自序曰儀禮與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揖讓人下有實地雖止於十七篇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如冠即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嘗詳已昔之作者采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踐之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端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之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規矩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此皆行禮節目宋儒欲以儀禮為經大義之下以為經猶經之不可為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適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世儒升食禮說欲以儀禮為經割諸禮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乃世儒欲強經新故不同之迹以通之百世孰使補輯完備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劉氏周儀禮經傳考次

未見

陳氏林儀禮會通圖

一卷

未見

胡氏肯禮經圖

一卷

未見

薛氏貞良儀禮名物考

八卷

佚

貞良自序曰儀禮之難讀也由於名物度數之未晰故覺其辭義之難深也使名物度數之既辨則其鄭深者且文從字順矣崇禎丙子秋試猶落不自聊爰合鄭氏之注賈氏之疏陸氏之釋文聶氏楊氏之圖以及諸家之說攷其名物度數而詮釋之嗚呼忠書百篇佚生止記憶二十八篇學者猶致憾於古書之散佚然使其盡存皆才詰曲當與與是書之難讀縱頒諸學官以取士士必畏難而習

是書今矣高堂生之書僅存一十七篇以上皆所肄習
司學校者從以小戴之記傳稱經可爲長太息也者故料
其名物度數傳習從之人不以爲而變之斯幸甚已
按儀禮雖存治舉子業者不講久矣譚公欲便學
者誦習詮其名物度數立意甚厚惜也避地漳州
之館溪失於冦亦古經之不幸也

杭氏□史儀禮本義

十七卷

存

魏史自序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
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
是一百儀禮之名何二十儀禮之條件禮經之大全登孔

門者備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
孔子以□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
三十九篇在秘府謂之逸禮纔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
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戴與劉氏別錄參差不同而鄭
本一依劉氏其[illegible]篇當以浮薄病焉欲力爲釐正
而不果[illegible]代[illegible]氏亦嘗以爲考定焉而未盡值世聖明文
治[illegible]盛史臣職[illegible]不自揆其迂腐益以詳次其間爲之本
義如其篇庶幾私淑前修竟其未竟之志云

錢氏□儀禮訓

一卷

存

□□□□儀禮考

一卷

存

馬氏□大儀禮商

二卷

存

亡名氏儀禮解詁

四卷

未見

共山陰祁氏書目有之

儀禮節要

三卷

佚

張萱曰□本□洪集姓氏

卷一百三十四終

弟子秀水徐勵誠□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儀禮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馮氏翼翁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
恒州守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登第與翼翁謂爲
三馮

何氏休冠儀約制

一篇

存

[illegible]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illegible]冠記　昏記

各一篇

佚

錢氏時冠昏譜

佚

陳氏普士冠禮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陳氏選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

佚

鄭氏若曾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願昏問

一篇

存

[illegible]氏東甫昏禮節要

未見

李維曰東甫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陰君
子

王氏承裕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
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謚康僖

王氏廷相昏禮圖

一卷

存

毛氏奇齡昏禮辨正

[illegible]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觀隣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塞
婦入於房合巹而就牀席焉時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況
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
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乎
且兩人之前舉予曰婦必廟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
仲氏從郡歸塞舉似之仲氏憮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
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齊戒
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
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
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取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
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

之夕必入而告謁是之謂亦謂之朝廟苟不告迎是謂
欺先君宗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
與許卽已爲夫婦而同於不爲故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
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以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
附讀之也且婦非爲疑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
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
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
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
成婦之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卽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
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據不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
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
禮以爲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

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
之婿之拜親迎雖舅婿交拜而仍不謂之婿見是以次日
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
者是也然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
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
時三月則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
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
異生存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爲婦見則
奠棗栗腶脩成子婦之儀廟見則直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
不能再以行以爲行之而仍以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
曰發在所行非所見且夫婦之名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
俟廟見始成之曾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

爲大婦三月而不遷於廟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
曰未成婦也則是久爲牀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
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以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
貞之耕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
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揅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
而宋人著書一任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
元晦作家禮卽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
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
不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答三月而廟見成婦之
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
三日以廟見爲見舅以子婦而當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
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

宋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蒙芬同入酒國與生
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淡於無賴至請
召賓客在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
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
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為禮
教衰息乃得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嘿丁亥筆流離
道路者越數十年無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發歸休而仲
氏亡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
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為周公之
書而文公亦即以儀禮為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
據獨不聞有夫子之春秋在乎昔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書觀禮者

即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
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於周制為尤切故予傳春秋直
以禮事文義立為四例而以禮為首以為春秋是非固有
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為春秋之禮夫先
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
祖即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禘至戊寅朔廟春秋
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于日
即朝廟者凡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
後之書也周禮儀禮雜出而周時所無然並非春秋以前
夫子經見之書也況儀禮闕落殘缺今禮以儀禮無天子
者侯之禮而譏夫子當從後世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與
行祭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舅姑於禰不朝廟是為妄士
措于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有學者
因先錄昏禮一節紀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
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劉氏敞士相見義

一卷

存

東都事略劉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都曾放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
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歲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子畢乃拜啓聖公已
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
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胄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
禮又為孔壁屋中所出世皆失然則可依時俗用怡二方
亦古人斯將適意不拘於贄雁雉腒之饋矣爰錄一二箋
將以告夫來謁闕里者

鄒氏植鄉飲禮

宋志三卷又圖三卷

佚

尚氏閌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今世所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大猷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佚

史氏定之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思鄉飲酒書

佚

何氏俌鄉飲圖考

一卷

未見

許氏學遠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載堉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繆泳曰鄭世子

馮氏應京鄉飲圖說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敬飲射輯略

一卷

未見

聞人氏詮飲射圖解

一卷

存

詮序曰大射何爲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別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盡倫者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之德聖而智節之道孫以通和敬之爲恭以安君子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行不拔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親行不獨行而人易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而刻蓬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

之以明嫌義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以也而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大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盡倫之首事也足攷其藝章而德進矣其節著而倫盡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

朱子耆鄉射疑誤

一篇

存

王氏廷相鄉射禮圖注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論其度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舍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此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登降周旋動合度焉觀其容止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定升降之數儀例之節度今以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動於是則和順積中發而外以與鄰隨陵蹤之術如蛇斯得仁愛可以推之庭敬必做可以推之君臣節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樂有非勉爾也

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鋼取二射而略獻酬舉士之義古者何以全禮焉之然昨采鬱以三雖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附解次其節凡四十五節而不行者二節與射者二十三節通於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以附之仍會以今俗以便習事蓋與古今異宜禮亦盡一禮者情也雖不同而情同古亦異矣感物與於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可廢哉竟武爲亂臣也舉古賓射時其致其有洙泗之風劉氏陳留野儒也桑弧蓬矢以習射而聳令率屬親睹況音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勵之矣豈不甚哉

宋氏良輔鄉射 佚

一卷

未見

徐氏樾燕射禮儀

一卷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樾撰

李延昰曰樾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良臣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咏帆杞撰與北郭登庸為湖廣提學副使刊行之

謝氏少南射禮集要

一卷

未見

楊氏汭宇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江夏郭文毅加以訪諮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出不得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

而止以故節目疎闊其後涇野呂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在網羅而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蓋欽定之儀有別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又增論之錄曰嗟小然以文勝矣此溫陵楊淵菴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著也夫禮尚嚴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為禮先生其得然有從先進之思乎江夏郭君輝翰君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為之考射法計器射數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備先王息斗之意則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撫世道於有初者實係於此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節一編兩先生之所以任王道者豈其難哉

牛氏綱射禮節例

卷

存

自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義矣今復何為而有是集解耶蓋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鄭注簡切後學罔喻其精微矧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要等書撰文雖為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病漫無依據艱於攷據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因述儀禮參考群籍要歸於同會萬於一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終之以攷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器以備禮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與非咀味古人禮樞而演繹之耳亦取則作聰明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召

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畫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鏘時來觀者絡繹依稀髣相揖揖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驟見修舉於學宮其人皆爭先而快覩之亦不足為異也已矣爭攷聚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變以李生九叙劉生玉光皆通學諸生力請付梓以風來學辭弗獲竊惟宣父言貞甫之體尚既求之無微幽應擬楚辭之注凡多訓詁之本計脩進會察興迎之見昌啟術售以貽名家宋王之人欸欸然敦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竊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庸書以為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林氏文奎射禮附注易覽 司馬昆曰經零陵縣人署郟縣儒學教諭

一卷

未見

吳氏霞射禮節說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沖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淑公食大夫義

一卷

存

方氏川禮儀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終

弟子吳縣席前席徵寸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七

戴氏德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通志略同

佚

馬氏融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玄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 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

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違先入門東壁向君號踊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齋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卒謚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魯哀公葬其父一篇散見群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宋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忘子推子推悲唱而從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之山恐其之餓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蔬廬乎哀公曰不也蔬廬起太伯太伯出奔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蔬廬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死判於山之下道遭寒死友哀往迎其尸制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爲鄭善長謂孔子非瑠斌送葬安用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說近於誣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傅

吳假天子諸侯劉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衛氏瓘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逵喪服要記

七錄二卷

佚

隋書逵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祿以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錄六卷 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眾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 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衍凶禮

隋志一卷

佚

葛氏洪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銓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德明喪服要問

七錄六卷

佚

裴氏松之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庾氏蔚之喪服要記

七錄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錄一卷

佚

費氏沈喪服集議

七錄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沈撰

雷氏次宗略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閒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錄一卷

佚

張氏耕喪服要問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鹽令

七錄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錄六卷

佚

王氏逡之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唐志同

佚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田氏僧紹集解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瓛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五卷

佚

隋書司馬瓛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 唐書逸作逡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劉氏𤅢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沈氏麟士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袁氏祈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 隋唐志同

佚

唐書撫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喪服圖

隋志一卷

崔氏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佚

何氏循喪服古禮儀注 七錄作士喪儀注

唐志九卷

佚

何氏佟之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佟之梁尚書左丞

皇氏侃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智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佚

謝氏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袁氏憲喪禮五服 隋書作憲陳國子祭酒

隋志七卷

佚

王氏逡伯輿喪服要鈔 隋書志大中大夫

隋志二卷

劉氏喪服 闕卷一千三百一十六

佚

張氏冲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題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五卷 注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
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其下
有後注云母弟與妾子則貴於副子則賤與妾子
同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
謂別子為祖也又要記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
自為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微注云
賀公答虞元朝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邪而為
大夫者其後皆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
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
謂嘉起是邪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
中可有十大宗也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

闕卷一千三百十六 十二

前後也為諸公之子皆別也又要記云凡諸侯之
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群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
為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齊衰九月其
下有微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為宗子
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
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下文云若無母弟則
命庶弟之大者為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為之
大功九月下有微注云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
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
宗者一代而已下有微注云此一宗者一代而已
下有微注云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
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謂也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終

弟子嘉興王[illegible]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八

孟氏詵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出爲台[illegible]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爲同州刺史

成氏[illegible]喪服[illegible]板議

通志一卷

佚

龐氏崇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illegible]五服圖

佚

裴氏茝五服儀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茝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子陵五服圖

通志十卷

佚

新唐書貞元九年上

伊氏失名喪服雜記

七錄二十卷

佚

徐氏失名喪服制要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失名喪服記

隋志十卷

佚

嚴氏失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失名駁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失名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佚

戴氏失名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喪服集鈔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七錄一卷

佚

喪服要略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錄二十九卷

佚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錄一卷

佚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隋志一卷
佚
喪服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佚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梁氏親屬喪禮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五卷
佚
成永通志梁覯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排佛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拟服制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隋吉凶五服儀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數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患尚恨所編於五禮中特凶禮而
已
[illegible]喪服後傳

佚

括自述曰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而
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遹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馬氏椅喪禮

佚

龔氏起喪服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叔卿永嘉人其書廣集爲之說

車氏垓內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絡鄉人所稱雙峯先生
者也居黃巖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學於潛
室陳先生埴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四書
性天大極之精微經典將不待講說百家之說必究極
辨門至於禮經尤詳如家乃相先儒未有一定之論
公目用不除皇氏應通在下之說昭正綴衣為衆之上衣
之制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分晚成親疏之降殺文公家
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內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

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古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
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創建上蔡書院首
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
府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起

余惟序曰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
也乍得之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
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
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
哉余獨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
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
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

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
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
自盡也世降俗薄哀戚日失之喪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
且若之喪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
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弼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
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
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峰先
生之季也至元後己卯暢月

張復跋曰雙峯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
得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始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
思少角時從玉峰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得識堂塾
右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齋額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

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欲體一書貴
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與能以
謂反矣雙峯先生王峰先生之受也古其然於禮也乎乎
微與不能存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非
特又不能使後人行若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
心油然如風之於草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
庚辰六月

子琢跋曰先君成此書未既逝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
疾終家藝無爲煨燼詩塚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
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遺志歲庚午春朱師柄鈞鄭
先生亡余行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
然具在驚喜無地相與嘆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

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容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
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淮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家禮相表裏而並行
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書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
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
也學者而精考而明有備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
非淵學問相高也所以開使人易見而所以使人易知易
見易知親疏降殺之等人人可以明矣亦師友許說云
乎有補於治道明矣哉　[illegible]

按車氏內外服制通釋[illegible]八卷今後八書目爲三
殤以次降服小功[illegible]以次降服大功小功適服
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緦麻服小功而殤者降

服緦麻卷九爲深衣疑義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廣業後序曰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
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
然考據既可爲然特亦不無爲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
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
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
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
所謂家禮者同司馬氏之說而稍加櫽括特未成書而世
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益以補
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

喪禮尤備言之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
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
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
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
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
其足以小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
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內史公退之暇人事
盡屏畢力於斯故其說得切以此言以[illegible]未足又將益考
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復慥
數數然求非世俗之泛泛而當之摩擘亦其皆見而不
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余而俾與
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濕陵撲官以出

余雖在成均八年朝廷多禮文之事[illegible]忽忽不暇蒐纂叙排既而歸沼漢之士尚多先代之遺[illegible]予可以參徵而振衰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詩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illegible]氏[illegible]治親書

三卷

佚

吳萊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推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

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其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為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為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義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恭敬之節弱於部倍狎昵之私此親上好惡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標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行而為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古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惡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況庶人乎其故學者非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冀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徵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觀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論為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為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蓋嘗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嘗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嗚呼論至於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爾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illegible]又見[illegible]服總類

佚

吳氏[illegible]禮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南老喪禮舉要

未見

徐氏駿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誠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別乎親疏之等俾不相僭亂者故禹[illegible]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

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祓乎
發不自揣已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孝慈
錄間亦採漢儒諸言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爲五服問答
凡三脫稿始克成帙名曰五服叢證習以質諸先達咸曰
淮叙衆說以釋其疑兄可以爲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
卑隆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以生則五服庶無相
背者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
書不可以不傳已遂慨然捐貲命工鋟梓以永其傳駿深懼
外徭不易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
倘攻其非而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
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袁氏璽喪禮書
楚璽芳
未見
婺虞懷曰璽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鞏
州二府事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温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
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吹?二娣叔服三喪中祭四
於官歧五葬北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今

人遣人九賵葬十喪禾歛限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
服諸志十三塊帛十四致制十五風水十六喪次十七具
載家藏書中

劉氏績喪服傳解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爲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
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
於秘館先儒以爲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暌而孔子逸之者也獨喪服
子夏爲傳並以通上下兼經據難知與漢末鄭玄爲十七
篇注唐更八家爲疏其說皆亡矣宋朱子爲通解門人楊

復爲圖至於今公爲會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
然何人使君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禮與粗并亡制度
禮有殊古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迎蹈前說惜哉
皆本文大學弘治甲午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玄端爲
以服制漢以後門是諸大臣從之尊鎮江治官
三月即歸杜門成物以內外微不起忘飲食寢處死生
如百待功然後知爾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
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
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爲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正體
父母期作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爲長子斬宗子不
爲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服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
降則仍本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

據則同民三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無服而有服從重而從輕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竟易知哉是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續特為訓又圖以諒之使九族一有等而不容毫髮差使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掌非妄作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說

一卷

存

汪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朱彝尊序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宕佚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析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言舊以為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此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羣儒日繁而喪禮亦宗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蔑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討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採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據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吏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

直史館自初喪至啟殯皆與纖鉅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既哀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主知識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聞離其書今因勸公并修吉軍賓嘉四禮歲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準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與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是書綱要公之發凡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十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之

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定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檜榔亦象厚薄何等記附人如先康樂正子韓亦不能爲之辭也特漢傳三禮一朱宮陵而其一則但講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補諸故方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宰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避暑老以一官遊粵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遁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欲會其意以爲之訓紀不之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相祭禮事考菖諸以問世而衰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圖陋鄙錯亂成帙問較胸臆所未備者繼或原文難

稍多以己意相疏校而一從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說而題以爲篇

寧氏咸爲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黃虞稷曰衡陽人

許氏甚爲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七終

弟子諸暨縣學蔡霞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一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畧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又曰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爲記

晉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大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蓋有異焉

顏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

慶氏普禮記

佚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爲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充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即位拜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褒禮通義

十二篇

佚

演經雜論

百二十篇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物識古爲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並用曹褒新

呂祖謙曰一代合有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必將制而
未善曹褒禮即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褒專學讖緯所
論皆讖緯之言此為未善耳
葉適曰褒所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疏闊不能累
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戴氏德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 隋志夏小正別為卷 唐志無小正之名

闕

漢書儒林傳大戴為信都太傅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由是
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
篇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
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
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
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
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
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
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
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
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又曰大戴禮
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　又曰大
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
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
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
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
漢與後先儒所見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
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
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
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
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
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
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
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
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
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帝
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
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
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
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
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藏此書得范太史家一本校
之兩本不同其舛誤錯脫則不敢改特釋其疑久而併又

加笄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傅一篇全是賈誼疏以予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祝辭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六合之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當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

按大戴禮記本無甚誤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取棄夏小正篇不取亦不可解與翁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以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東嘉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

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　又曰大戴禮既闕佚其間又多雜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闕篇[illegible]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illegible]其說經文中小戴則取為今禮記除大學中庸[illegible]月令[illegible]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illegible]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篇能記瀕文之位為明堂[illegible]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采取焉且如行以采薺[illegible]以肆夏[illegible]中[illegible]夏保傅而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

二字也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益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考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illegible]至傅氏嘗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紛入傅氏說[illegible][illegible]舊章也若小戴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illegible]漢儒所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乃人見何式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篇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強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illegible]不可得見[illegible]以為大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illegible]大戴篇與[illegible]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而哀公問投壺二篇[illegible]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韓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嘗定太史家本校定益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與所刪皆也若夫取舍保傅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肯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踐祚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 偏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

[illegible]之所完[illegible]之辭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身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而[illegible]德而公不[illegible]故始發於嘉興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俾某識之卷末云

黃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之三十三篇總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五第六十 四篇俱闕第七十三末復羼附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 以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

記者也雖爲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按壹
哀公問小戴既已取矣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
侯釁廟小戴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爲聘義之義
本公冠去保傅傅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
故朱子以大戴禮多雜謬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
亡也爲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難言云

周氏南麓步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
祀地祈日三辭皆典嚴簡按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
驗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茂者入於樂志此皆不錄可
恨也

陸元輔曰大戴禮王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
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同哀公問

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
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
第四十二荀卿禮論篇有之此加詳禮察第四十六自
篇首至末皆是罪而不自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
賈誼疏保傅第四十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
十二禮記祭義有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
末未見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而無此第六十二
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
至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有坐篇有此多
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盛德篇六
十六自民之爲姦邪以下家語有之而稍略不同德法者
以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之政家語執轡篇

有之大抵 朝事義第七十七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
聘義小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爲略公符第
七十九家語冠頌篇是也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本命篇
而少異四制有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
同易本命第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
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
秦以前諸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會粹之
大戴小戴又擇爲刪定故其書與此書異同者如此

盧氏辯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爲太學博士以
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

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
注云法龜文未考其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茌平人阜昌初第王釋褐監察御
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薺堂先生

吳氏澂大戴禮序錄

一篇

存

澂自識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

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
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
四篇復闕第七十二又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
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
名之以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
者入小戴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汎不及小戴書甚蓋彼
其[illegible]要而此其[illegible]也[illegible]然中間存精語不可棄也其與
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
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
已取之則於此安存於此安去其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
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
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

之比也小戴文多緩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
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俟好古博雅
之君子云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終

弟子長洲陸肯堂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小戴授梁人橋仁季
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
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
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

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
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
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篇合四十九篇

朱子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
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
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
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
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
眾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
[illegible]字曰禮記漢劉所編[illegible]

劉敞曰今之禮記非經也只遭孔子沒聖人之作合百
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
句統一不以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者特以為其書之存與者不得見經亡者已亡而存
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而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
名其宗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
重也亦嚴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新說之大害也五經獨禮
樂尤為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掇眾諸儒
之說傳取眾世之殘缺而後世一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
事無所不統者不可以盡信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
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

亦甚有至理唯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
傳古意亦多附會其居二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
記只大學是孔子完書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雜謬之說
本不能見如味只在人必竟能識之只為無人識則不
知是何人收拾成此書也
又曰禮記雖出於漢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
於孔門無可疑者
朱子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說此學
者所宜精擇
周行己曰禮記四十九篇雖出於諸儒傳記不能盡得聖人
之旨改其文義時有抵牾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
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嚴而雜也見之微而該在道
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
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翱曰禮記非盡聖人之微言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
記也

葉夢得曰其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錄者是如禮記然禮
記之傳彼莫非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

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
十子之徒所共撰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
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
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
又附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

鄭樵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
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
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
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
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
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
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儀禮周
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
流也

王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抵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所

說如未朝自出之家與祭之禮各爲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其之好學者想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附於一家則亦惑之甚者也惜乎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從古使之喪或以爲不使之喪或以爲可又以爲不可又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爲一說而強附之者也

閎序曰雷先約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掇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備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說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吳萊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究爲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舛錯然舍此殆無可求者

宋升曰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得之故學者可推而知矣故禮經所記者名物制度則得其義焉進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雖不若始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說及於其者不得不合經而非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經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然則不必同也其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　又曰以記爲經則雜焉不可也以之爲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爲傳焉與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焉

郝敬曰是書漢儒纂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所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其傳聞失而疏不據論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刪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

摩崇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書名理微言天人性命爲闡之者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皆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亦此經足具有以也　又曰禮非夫子筆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違觀自能析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強附合天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大夫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大國三卿一命於天子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以諸侯朝於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祿記云公圭

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
八寸二采而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
短各以命數爲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
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
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
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
來朝之説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
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而周禮典命儀云各視其命數
天子大夫四命而禮器云大夫從車五乘諸侯之卿
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聘制與相見之贄小斂
之衣凡簋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

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
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
廟或云九廟或又云十廟而祭法自天子至於士廟
外各有壇墠而祭法有壇墠數典增損王制祭統皆
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
祀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
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與袷有大於禘
者矣祭法天於泰壇地於泰折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
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
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而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
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
與四時水旱同郊周禮亦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
上帝次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
夏大雩於上帝也五月也而左氏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
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其
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
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又用黑不用騂也曲禮
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
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卜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
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郊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
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
大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鷩冕則是以侯
禮也襍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而論語云宗廟

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玉藻以
玄冠爲齊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禮與
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焉禮冕衣裳五等皆祭
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瑟則
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
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絺冕大夫玄冕士
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故士冠禮三
加帶皆緇而襍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然後
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褘喪大
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
記云小斂陳衣於房南領西上大斂陳衣於序東西領

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於房皆南領西上周禮
云天子含用玉而喪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二
問之而喪記云卿大夫疾君問與其喪大記云公之喪大
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喪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
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喪記又云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則
奠喪禮遣奠陳五鼎皆其牲少牢則牲牢人亦云喪事其
奠牛而喪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之為非禮喪奠脯醢
而已喪大記云四時賓客弔其君爲主人而拜稽君爲位
王者拜則主人升堂俟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
之喪哀公爲[illegible]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
之[illegible]公不當之事無避也者伯禽

有爲爲之主大功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
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
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緦衰
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
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祀用桑儀禮特
牲又云祀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
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
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
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
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太牢也射義云天
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
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

三侯射二侯周禮[illegible]卿大夫麋侯
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
侯畫以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
雖使[illegible]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最好信不
通執此從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爲其所
眩或聾瞽應和莫知其譌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類皆歆曰禮記多漢儒附會成之然其精者已洞心徹髓
矣後世得有所稽以默會其意亦賴是經焉

禮記群儒疑義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注戴聖撰

橋氏仁禮記章句
四十九篇
佚
後漢書橋玄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
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
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叙次甚明此云戴德
恐誤

高氏誘禮記注
佚
按高氏[illegible]藝文類聚引之

鄭氏[illegible]禮記注
隋志一十卷

存

後漢書盧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李覯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亦存全文及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爲得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衛湜曰鄭氏注禮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誠訓其所不曉乃得其所不聞與吳兒了孫是顯乎學爲所學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概旨

郝敬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牽强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既以記爲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率瞢瞢然耳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盧氏植禮記注

隋志十卷　唐新舊志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曲禮去國三世鄭云自祖至孫子盧植王肅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元行沖曰小戴之學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之解世所不傳

朱子曰漢儒說禮考禮名數好盧植也好

王應麟曰後漢書引盧植禮記注

按續漢書禮儀志注亦引植注通典亦引之

蔡氏禮辨名記

佚

王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終

弟子武進黃暉烈覆校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禮記三

王氏肅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新舊唐書志同

佚

[illegible]凡禮必反鄭玄

王應麟曰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

[illegible]不以經學名

[illegible]禮以月令爲周公所作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孫氏炎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新舊唐書志同

佚

按唐張鎰公駁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向千年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鄭氏小同禮義 七錄四卷新舊唐志作禮記義記

佚

隋志入小同禮記中

杜氏寬刪集禮記

佚

杜氏新書曰寬字務叔舉孝廉除郎中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行於世

射氏慈禮記音義隱 隋志一卷七錄同唐志二卷

佚

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

禮記音一卷

射氏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司馬氏伷禮記寧朔新書

七錄二十卷 唐新舊志同隋志作八卷

佚

舊唐書司馬伷序王懋約注

孫氏毓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繆氏炳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蔡氏謨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莫字道明潯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

曹氏耽禮記音

七錄二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耽字愛道譙國人東晉安北諮議將軍

尹氏毅禮記音

七錄二卷隋志同釋文亦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

范氏宣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宣字子宣濟陽人東晉員外郎

按釋文論爾雅注蝗字引范宣禮記音音橫

徐氏邈禮記音

七錄三卷隋唐志

佚

劉氏昌宗禮記音

七錄五卷

佚

徐氏爰禮記音

隋志二卷唐志同釋文亦錄二卷

佚

雷氏肅之禮記義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肅之宋豫章郡丞

按雷氏義疏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讀至安絕句以樂二字為句

庾氏蔚之禮記略解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蔚之[illegible]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

葉氏遵禮記評唐志葉遵

七錄十二卷唐志同新舊

佚

陸德明曰遵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

何氏佟之禮記義

唐志十卷

佚

樓氏幼瑜禮記捃拾

三十卷

禮記摭遺別說

七錄一卷

俱佚

浙江通志幼瑜字季玉南齊時金華人

梁武帝禮記大義
隋志十卷 唐志同
佚
簡文帝禮大義
二十卷
佚
賀氏瑒禮記新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皇氏侃禮記義疏
隋志九十九卷 唐志五十卷

經義考 卷一百四十一 五

梁書武帝紀大同四年冬十二月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孔穎達曰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未爲得也
禮記講疏
隋志四十八卷 唐志同
佚
按隋唐志二書並題皇氏以義爲講以講爲義也
沈氏重禮記義疏

隋志一卷 唐志
佚
禮記音
佚
陸德明曰重撰問禮禮記音
戚氏袞禮記義
四十卷
佚
陳書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梁武帝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則宜隨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

經義考 卷一百四十一 六

褚氏暉禮記文外大義
隋志二卷
佚
隋志注暉秘書學士
劉氏芳禮記義證
隋志十卷 唐志同
佚
劉氏[illegible]禮記評
隋志十一卷 唐志十卷
佚
氏[illegible]禮記義疏

唐志四十卷

佚

孔穎達曰熊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緱氏禮記要鈔

隋志十卷

佚

何氏禮記義

隋志十卷

佚

按孔氏禮記疏每引何胤之說疑即胤書

無名氏禮記音義隱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隱

唐志二十六卷

佚

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紫北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鍾齊人以相叔許爲脈筋之大者須文竹以爲須飾之所之遂使之爲私也符長尺謂其質堅在之屬也質陰陽可爲之屬故隋志不載作者名氏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如是書也陸氏釋文亦引之

禮記義疏

隋志三十八卷

佚

禮記疏

隋志十一卷

佚

禮大義

隋志十卷

佚

禮大義章

隋志七卷

佚

禮記新義

唐志十卷

佚

孔氏穎達禮記正義

唐志七十卷

存

穎達自序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粗並起雖復萬殊而貴賤皆然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

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云門之拾瀋斯冕旒始於軒轅玉帛朝於虞始夏商因循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曾以爲成象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祐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

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綜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

法後進故取其意義列之云爾

新唐書志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穎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太學博士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張權等撰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弘智等覆審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爲孔氏之書而已　又曰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爲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義已有是說

王應麟曰祭酒邢昺等奉詔是正咸平二年六月爲上新

又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王執守人一本

陳澔曰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憾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

魏氏徵類禮 唐書作次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千段

魏鄭公諫錄詔曰禮經殘闕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

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編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省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祕府

朱子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内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

陸氏德明禮記釋文

四卷

存

王氏玄度注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元感禮記繩愆

唐志三十卷

佚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唐志十卷

佚

元氏行沖類禮義疏

唐志五十卷

佚

舊唐書元行沖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舉進士累遷國子祭酒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初左

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著類禮上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疋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

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同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倦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非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事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玄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簡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篇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絹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州嘉平聖宗深崇儒爲習規矩宜所修撰乃制

悉數分條義以爲舊貫往說埋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付群儒雖能斟評以課疏密詳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凡疑多月積屢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議平成口答安敢輕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論定猶是同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答曰是相旨微談深容易昔孔安國注尚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漢兒寬與之書曰相如常念俗儒淫詞冗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彥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彥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移宮改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

也世書不容於代必未見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膺文侍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及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共討論各遁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丹貢之著名好學公仲之衆博守道猶逃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

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於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際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虛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已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壞也

故子孫史論曰魏晉浮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㤞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遺擯於叢殘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豎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始逾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經尤仍叨賞賚內省慚朽其榮已多何遠持一己之區區抗群情之嘩嗷拾勿除之矣成自我之私爾近名之咸興犯衆之禍一慚四失中材不為自用韜聲甘此沉默也

新唐書元澹字行沖以字顯

成氏伯璵禮記外傳

唐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禮記外傳四卷中山成伯璵撰吳郡張幼倫注四門博士劉素明序凡一百一十條分義例名數二體又各分上下卷雜舉禮記為目貫穿三禮言之

晁公武曰義例二卷五十篇名數二卷八十九篇雜以禮記為目通以二禮言之劉素明序張幼倫注

按禮記外傳今逸不傳太平御覽屢引之有曰吉凶軍賓嘉凡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社稷之事是也凶禮者喪紀之制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軍禮者治兵命將出戰于涿鹿之野實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嘉禮者好會之事也起自伏羲以儷皮為禮制嫁娶其後有冠鄉飲酒鄉射食饗燕族人之事是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從人文世其細而文磨廣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尤制詳觀此則一書之大綱略可見也

楊氏逢殷禮記音訓指說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亡名氏禮記字例異同

唐志一卷

未見

新唐書元和十三年詔定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終

弟子和州黃元鍈彝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四

邢氏昺禮選
二十卷
佚
宋史雍熙中邢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内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稾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

冢中

李氏清臣禮論
二篇
存

張子載禮記說
三卷
未見
魏了翁序曰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爲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爲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畧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復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爲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原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并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間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灑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

欺也翕然丕變以先生之從嗚呼是烏可強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與而可以襲而取之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爲之品節者與此所謂天秩天叙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爲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爲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煨燼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也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固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

方而其學以仁義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强雖頑
可明以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偽
者亦將曉然知其為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樂之
意也故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章氏望之禮論

一篇

佚

建寧府志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登書建康軍節度判官
以光祿寺丞致仕李覯謂仁義禮智信樂政刑皆出於禮
望之因著禮論一篇以訂其說

劉氏彝禮記中義

四十卷

佚

李氏格非禮記精義

宋志十六卷

未見

晁說之曰李文叔精義說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
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為之義

王氏安石禮記發明

一卷

未見

禮記要義

二卷

未見

方氏愨禮記解義

未見

愨自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
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
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方其為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
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
之一器械有以寓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
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亦有意者歸
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誠蓋其以

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
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
有尊卑之分而將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為入道之資也
聖人既沒禮經之壞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
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
雖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
擇

陳振孫曰延平周諝字希聖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
學記樂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
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中興館閣書目

陳氏祥道禮記講義

二十四卷

未見

陳氏晹禮記解義

宋志十卷

佚

方氏慤禮記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方氏禮解儘有說得好處

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於世方氏最為詳悉有補初學然雜以字說且多牽合大為一書之累間為與長樂陳氏講義同者方自序亦謂諸家之說於下氏有合者悉取而用之則其說不皆自己出也

浙江通志方慤字性夫桐廬人父死廬墓罪思積年注禮記集解政和三年領鄉薦至京師表進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八年中進士仕至禮部侍郎

馬氏晞孟禮記解

通考七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宋濂跋曰晞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者

朱子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忽之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方氏最詳馬氏頗略馬氏大學解又與藍田呂氏同朱文公或問以為呂氏今從之

江西通志馬希孟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

呂氏大臨芸閣禮記解

通考十卷 中興書目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振孫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凡十篇入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垜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

衛湜曰藍田呂與叔禮記解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今書坊所刊十卷有禮記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禮記傳

宋志十六卷

未見

氏曾曰呂氏禮記傳十六卷今闕第三然宋淳熙中朱熹倦刻於臨漳學官

何氏述禮記傳

二十卷

佚

閩書何述字明道浦城人元豐二年進士歷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移帥涇原

楊氏訓禮記解

二十卷

佚

閩書楊訓字公儀浦城人元豐五年進士知東陽縣轉朝奉郎

慕容氏彦逢禮記解

佚

陸元輔曰彦逢字叔遇宜興人元豐中登科

陸氏佃禮記解

宋志四十卷

佚

衛湜曰陸氏說多可取間有穿鑿亦字學之誤也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新義本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浙江通志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官至尚書右丞

述禮新說

宋志四卷

佚

禮象

宋志十五卷

存未見全本

陳振孫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器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

閣齋舍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埒云

按陸氏禮象丹徒張先生鵬翮撫山東獲之章丘李中麓家時已殘闕矣

葉氏夢得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葉少蘊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為疏錄於本篇詳

李氏夔禮記義

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邵武李夔斯和撰

亡名氏禮記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禮記名義

通志十卷

佚

禮記名數要記

宋志三卷

佚

禮記外傳名數

通志二卷

佚

禮記評要

通志十五卷

佚

禮樞

一卷

佚

右見紹興續到闕書目

禮論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終

弟子建平王功進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五

胡氏銓禮記傳

宋志十八卷

佚

衛湜曰禮記解義惟嚴陵方氏廬陵胡氏治之全篇

陳氏長方禮記傳

佚

劉氏懋禮記集說

佚

陸元輔曰劉懋字勉之胡籍溪門人學者稱恆軒先生檜之父也

夏氏休破禮記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取傳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衛湜曰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

成氏伯舜禮記說

佚

吳氏仁傑禮記解

佚

朱子曰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要荒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於太廟之時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蔣氏繼周禮記大義

七卷

佚

括蒼彙記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紹興甲戌進士歷館職二十年仕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贈大學士謚文恭

游氏桂禮記經學

十二卷

佚

衛湜曰廣安游桂字元發著經學十二卷

曹學佺曰宋廣安游桂著桂號畏齋隆興進士官四川制置大全注采入者十七條

樊氏元英禮記講義

二卷

佚

呂氏祖謙禮記詳節

佚

丘氏文禮記解

佚

楊氏炳禮記解

佚

閩書楊炳字若晦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權吏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

莊氏夏禮記解

佚

陳元龍曰莊夏字子禮永春人淳熙中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奉祠進煥章閣待制自號義齋老人著禮記解

黃氏樵仲禮記解

佚

閩書黃樵仲字道夫龍谿人淳熙二年進士汀州錄事參軍

周氏光祖禮記精義

十五卷

佚

周必大曰光祖字景山吉州安福人淳熙乙未登第奉議郎知臨江新喻縣事

郭氏叔雲禮經疑

闕

廣東通志郭叔雲字子從湖陽人有禮經疑六十餘條見文公集中

顏氏棫禮記解

佚

王圻曰棫字叔堅淳熙中以上舍釋褐官至吏部尚書

輔氏廣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慶源輔漢卿廣采疏方氏馬氏陸氏胡氏諸說倣
呂氏讀詩記編集而間有己說

劉氏綸禮記解

佚

許氏升禮記文解

佚

趙氏汝談禮記注

佚

李氏心傳禮辨

二十三卷

佚

余氏復禮記類說

佚

王圻曰復寧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覽復所對曰余復直
而不計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

林氏亥禮問

佚

舒氏璘禮解

佚

邵氏囦禮解

未見

衛湜曰金華邵囦字淵宗解曲禮王制樂記中庸大學五
篇

應氏鏞禮記纂義

二十卷

未見

衛湜曰金華應鏞字子和有纂義二十卷

陳澔曰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喪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
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

岳氏珂小戴記集解

佚

魏氏了翁禮記要義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衛氏湜禮記集說

宋志一百六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禮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
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句讀以為利祿計至金陵王
氏又罷儀禮取士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習於禮者滋
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為凶事罕所記省
以其所業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纂則又諉曰此漢儒之
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陸諸家然而
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接洙泗之傳乃僅與
門人高弟答問而未及著為全書嗚呼學殘文闕無

戶以禮聞一世而實行焉至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學
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
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爲武進令
湜自序曰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
唐雖南北殊鴻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正觀中孔穎達等
詳定疏義稍異鄭說附不旁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
由正觀至五代殆三百年世儒襲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
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
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
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乎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
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
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注孔義翦除其蕪

宋一丁日一二　六

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備至若
說與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訛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
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公幾陳古革合字說於義外
戰心買勿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
卷名曰禮記集說俾學者考訪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
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能貫通而盡得之矣　又
後序曰予舊習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
已出近得延平周諝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
竊其說者耳比歲樞密何公澹本生繼母亡於持服
大學生喬叔先九成黃會卿移書何公引述事父母則將
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之文以爲本朝方慭
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耳此說見鄭康成注乃指爲方

慾猶後人綴拾前言而觀者據新忘舊莫究其始先儒之
書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嘆而集說所由作也他人著書
惟恐不出於已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因不敢謂此編
能盡經旨後有達者何嫌論著譴無難此編所已言沒前
人之善可也　又跋尾曰紹定辛卯歲湜備員江東漕兌
大資政趙公善湘以制師攝漕事見余集說欣然捐貲鋟
木以廣其傳次年秋予秩滿而歸迨嘉熙已亥夏首尾閱
九載矣中雖俾金陵叨給虎俸食年餘之祿然思里居需
次因得從容於書林藝圃披閱舊帙搜訪新聞遇有可採
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間亦刪去冗複竭來嚴瀨
適經郡計空竭之後廉勤自力稍益培植粗可支吾乃捐
節浮費別刊此本期與學者共之

宋一丁日一二　七

陳振孫曰直秘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
爲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
鶴山爲作序
盧熊蘇州府志湜字正叔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
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注爲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
集說寶慶二年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
稱爲櫟齋先生
張萱曰櫟齋禮記集說宋寶慶間武進令衛湜採取鄭
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講說輯爲一書凡一百六十卷各
記論說姓名以聽學者自擇魏了翁序之
按衛氏集說採引解義凡一百四十四家不專采
成書也如文集語錄雜說及群經講論有涉於禮

記者皆較斷焉今以經籍藝文志暨諸家書目未著於錄者疏之晉有淳于纂曹述初劉世明唐有田瓊宋則四明沈煥叔晦宣繒子平吳興沈清臣正卿錢唐于有成君錫新定顧元常平甫邵甲仁仲嚴陵俞仲可可中不書字者柯山周處約四明李元白濱山黃敏求高要譚惟寅宣城奚士達建安潘植會稽高文虎眉山家頤孫似臨邛宋適孫不書地者劉氏孟治葉氏林氏吳氏華王氏子墨孫氏景南林氏荆晏氏光遠氏衛毛氏信卿蔣氏君實書地不書名者東山何氏建安劉氏新安王氏海陵查氏西蜀董氏止書姓者費氏虞氏延氏歷氏譙氏許氏俞氏王氏陳氏葉氏鄭氏二張氏姑就其目存之俟博古君子或有攷云

竺氏大年禮記訂義

佚

寧波府志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受業於沈煥著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戴氏良齊禮辨

佚

林右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為殘闕加以漢儒之說有不絶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為之辨甚塞異文正公師之得其說

謝鐸曰戴良齊字彥肅號泉溪黃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秘書少監

黃氏以方禮記說

佚

何喬遠曰宗台受業於陳北溪著禮說

楊氏[illegible]禮記口義

佚

吳氏[illegible]禮記解

佚

范氏鍾禮記解

佚

宋史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進士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卒贈少師謚文肅著禮記解

徐氏時戴記心法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臨溪徐時南大撰

[illegible]氏[illegible]禮記義解

佚

[illegible]氏[illegible]禮記述說

佚

[illegible]氏[illegible]禮義解

佚

何氏炎禮記注

佚

[illegible]氏晏讀禮記日抄

十六卷

存

晏自序曰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書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嵗淪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集解亦然皆未易徧覩天台賈蒙纂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氏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眞郡學有鏤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業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所隔高氏春秋集注又成一家而不知元主之姓氏爲[illegible]倖竊恭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已意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

姚世昌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黄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其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且不欲顯然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初修五經大全諸臣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

朱氏申禮記詳解

十八卷

佚

鄭氏樸翁禮記正義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鄭樸翁字[illegible]仁溫州平陽人咸淳十年以上舍釋褐爲福州教授時[illegible]宋亡諸陵被發與其友林景熙謀間行拾之[illegible]中既而歸隱蕃山瀑下山陰王英孫延教子弟從以病返卒於家

繆氏主一禮記通考

佚

陳氏普禮記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禮記釋

佚

黄虞稷曰煥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與漕薦入元不仕

賈氏蒙禮記輯解

佚

天台縣志賈蒙字正叔著禮記輯解集二十六家之說視衛氏[illegible]爲要舊有抄本在儀真見黄氏書錄

[illegible]禮記集解

佚

閩書應辰德化人

汪氏自明禮記義林

四十卷

佚

徽州府志[illegible]安人時補注六經

王氏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新安王氏解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大傳中庸大學投壺十五篇

張氏禮記講義

十卷

未見

衛湜曰張氏講義十卷不知作者又有傳錄訓解不著姓名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二終

弟子嘗山張超彥覆校

禮記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吳氏澂禮記纂言

三十六卷

存

澂自序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人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

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劇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　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二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

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吳尚志曰先生禮記集言凡數易槀多所發明而月令檀弓尤為精密若月令言五行之祭所先不同天子所居每月各異檀弓申生之死延陵季子之哭子曾子之易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數節是皆諸說紛紜不合禮意先生研精覃思證之以經裁之以禮於經無據於理不合者則闕之業成尚志請鋟木得命還與先生之婿周濂集同門之士相與成之先生手自點校未及畢而先生捐館矣先生之孫當對門考訂始於至順癸酉之春畢於元統甲戌之夏

楊士奇曰禮記出於孔氏之徒而雜以呂不韋及戰國處士漢博士之言其言不能皆粹而錯簡亦多近世吳文正公着禮記纂言多所更定其篇次亦各以類從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九篇為通禮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為喪禮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四篇為祭禮其通論凡十二篇析為五類禮運禮器經解為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為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為一類儒行為一類學記樂記為一類大學中庸則出合語孟為四書投壺奔喪二篇歸之儀禮正經不雜於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皆所以釋儀

禮者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於是一書之中類分章別條理粲然誠不刊之典也

綦校序曰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中世雖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注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謫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溥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焉絕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定制興世太平該書雖匪盡出於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攷決千古之闕典可次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終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而此編猶存苟有知言者可質而會諸如用於世且將

孰非以往剝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該當開卷全經之
體要其為學潤伊訓君秉爭愛刻是書與四方士共之
先王之典墜地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
為之兆與
王守仁序曰禮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
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
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
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
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
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

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
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紛器數之爭而牽制形名之末窮年
矻矻敝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
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
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
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仿像於影響形迹
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銷灰散而卒
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僕不自度嘗
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附其條理節目庶
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德之弗任而時有所未及也
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
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必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
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
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
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
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
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次
而刪正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
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之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
後重輕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
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
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也則無所
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

筌蹄也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
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
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高拱序曰秦燔孔列詩樂得之煨燼者無幾迨后蒼諸家
收攬之功雖勤尤未免得此失彼至於樂律漫不經意君
子不能無遺憾也大唐類聚通禮既不可得而見考亭經
傳通解則亦非其全書此雲莊之集說姑以其簡便而列
於學官者由矣若夫備集說之未備可為禮家之所採錄
者皆不能不取於吳公之纂言也愚嘗就四經之纂言而
論之尤於禮而三復之其辭古其論博其考訂精其分類
詳析目從焉經有弗學禮者以集說為正而復從之以此
判若家之學而纂言之論則變文為品秩之迹皆可不勢而

得矣

張萱曰禮記出自漢儒會粹二百四篇戴德删爲八十五篇其弟聖又删爲四十三篇及馬融從而增爲四十九其間關於禮經者纔十數篇耳餘皆收拾殘編斷簡而無詮次朱晦庵呂東萊每欲商訂未逮也元吳澂取朱子遺意乃次此書謂大學中庸已經程朱表章不容復列加投壺奔喪六義等篇既皆經之正經宜附禮經之後餘存者分類次第曰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通論共三十六篇

陸元輔曰是書一刻於正德庚辰寧國守胡汝登而王伯安爲之序再刻於嘉靖己丑而高拱爲之序三刻於崇禎己巳侍御史張養而王鼎晉爲之序

彭氏絲禮記集説

四十九卷

未見

王圻曰安福人父應龍弟脊叔父子兄弟相爲師友俱以著述爲業

陳氏伯春禮記解

佚

閩書陳伯春晉江人字雅鄉

呂氏椿禮記解

佚

王圻曰晉江人學於丘葵

陳氏澔禮記集說

三十卷

存

澔自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二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淺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數方與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

陸元輔曰澔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樂仕進教授鄉里學者稱雲莊先生

高拱曰雲莊集說以其簡便而得列於學官

按自漢以來治小戴之記者不爲不多矣以公論揆之自當用衞氏集說取士而學者厭其文繁全不寓目若雲莊集說直兎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三百餘年不改於其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

不詳禮云禮云如斯而已乎

程氏時登禮記補注

未見

陳氏櫟禮記集義詳解

十卷

未見

櫟自序曰櫟自少讀禮記多有未究頗習朱子大學中庸或問焉即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未浹洽也大德丙午始見衛氏集說乃得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至大德庚戌始融會諸說句爲之解一得之愚亦見其中昔朱子爲詩傳不及載諸家姓氏當時如張宣公亦未然之今安知無執宣公之見以見尤者然錯綜百家鎔

之自己亦安能逐字逐句一一標題以自取破碎之弊哉乃若所采成說必不可不書氏名者已謹書之矣名之曰禮記集義詳解云

程氏龍禮記辨證

佚

周氏尚之禮記集義

佚

揭傒斯作志曰周氏尚之東揚其字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得第至元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調南安路上猶縣尹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藏於家

韓氏性禮記說

四卷

佚

王氏夢松禮記解

佚

括蒼彙紀王夢松字夢卿青田人隱居不仕學者稱順齋先生

張氏宏圖大禮記

佚

王圻曰宏圖字巨濟福清人以宋人說禮者多訛舛因著此書

葉氏過泰禮記覺言

八卷

佚

楊氏維楨禮經約

未見

錢謙益曰維楨字廉夫會稽人泰定丁卯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又自敘徙松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洪武二年召修禮樂書畢以白衣乞骸骨給安車還山卒年七十五

亡名氏禮記平要

十五卷

佚

禮記義例

二卷

佚

禮記纂圖

未見

右見葉氏菉竹堂書目不書撰人姓氏未詳何人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三終

弟子江陰朱廷錦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七

梁氏寅類禮

未見

寅自述曰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

連氏伯聰禮記集傳

十六卷

存

汪彰曰明洪武十四年連伯聰以所撰禮記集傳進呈去

黃氏克禮經博約

廣學止四十七篇

未見

黃虞稷曰克字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瑞安知縣

胡氏廣等禮記大全

三十卷

存

陸元輔曰禮記大全就陳氏集說而增益之凡四十二家纂修官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承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

承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司直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
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
壽生陳用陳璉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王進翰林院典
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余順奉議大夫禮部
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章敞奉訓大夫禮部員外
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
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陳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
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文林郎廣東
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大
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
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
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

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
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共四十二人當日諸經大全皆攘
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也

張氏洪禮記總類

未見

晉氏穆禮記日抄

未見

黃寔{穆}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

何氏文淵禮記解義

未見

張氏素禮記節疏

未見

黃虞稷曰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國子監司業

鄒氏節禮傳

八十卷

佚

廣信府志鄒節字彝倫貴溪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御史嘗
病禮經殘闕注疏乖剌著禮傳八十卷

羅氏倫禮記集注

未見

王氏經禮記纂要

未見

黃虞稷曰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其書於名物度數多所
折衷

陳氏瑄戴記存疑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字山甫成化壬辰進士官廣東提學副
使

王氏傑禮記集成

未見

黃虞稷曰傑字邦傑安仁人成化庚子舉人官岷州長史

王氏華禮經大成

未見

黃虞稷曰華字德輝餘姚人新建伯守仁之父成化辛丑
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

氏仕禮記節要
未見
黄虞稷曰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官長史
况氏華禮經私錄
未見
朱一是曰華字惟真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廣東右
參政
薛氏敬之禮記集傳
未見
關學編薛先生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成化丙戌以
諸生貢入太學除知應州陞金華府同知
劉氏績禮記正訓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
三十篇獻之至劉向校經籍因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
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
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爲八
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德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
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學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
九篇鄭玄受學於融爲之注唐孔穎達又爲之疏宋朱程
取大學中庸表章之其餘則陳澔爲之集說國初兼用注
疏今則專主澔說澔自云先君子以是經三領鄉書則澔
見可知矣績讀而覺其非弘治甲子遷鎮江逃奉歸成初
志僻居十三年得以考訂其謬而爲之說是經所聞非一

時所記非一人纂生千百年後安能與知而一一析衷哉
蓋禮樂有情有文文即所當然事也情即所以然義也即
其事而繹其義自有不容毫髮差者故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讀是書者依次第而履之禮也無
牽強而悅焉樂也玉帛鐘鼓最其下者也經雖名禮記而
實兼樂云
童氏品禮記大旨
未見
王氏崇獻禮記擇言
未見
黄虞稷曰山東曹縣人字季徵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左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

韓氏邦奇禮記新章
未見
顔氏鯨禮經疏義
佚
上虞縣志鯨字文華正德丁卯舉人嚴江知府
王氏崇慶禮記約蒙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夫禮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聖人所以教萬世
也予既爲禮記嘗見又自病其眾迷於章句瑣瑣於訓詁
未之能約也於是復取其篇目而總斷之是故芟繁所以
博談也撮意所以提綱也簡文所以敎行也其要與先王

聖人之意乎此蓋虞之晚年書也以之家塾業士或有助
焉亦庶乎千慮而一得矣作約家嘉靖丁酉
蔣一葵曰語有之玉巵無當雖寶、巵言無當雖麗非
經夫戴記四十九篇紛駁不同諸家、祖讖緯附會其說
遂成千古禮障今王先生有約家焉政不必修爲議論而
窮禮之源極禮之致三千三百燦然指掌焉嗚呼此不可
與曲士道也

吾氏岳讀禮類編

未見

李鏜曰翁字廷順晫予浙江開化人正德戊辰進士

余氏本禮記拾遺

未見

王氏漸達讀禮記

未見

漸達自序曰聖人之道大矣無不見諸日用禮也者其諸
日用之著見者乎夫禮者履也非虛談以資講說博合以
悅聽聞假飾以爲美觀之謂也後之紀禮者重複繁蕪此
所折衷及夫陳氏集說亦人各爲見精蘊弗著近日於讀
禮之暇因草廬吳氏之意類聚而章分之去其謬妄究其
中正則於聖賢之學篤實之行庶乎其少裨於世也

黃虞稷曰因草廬纂言再爲訂正分章類次之

張氏岳更定禮記

未見

徐文貞公志銘曰公諱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
以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兵部侍郎以右都御史
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張氏孚敬禮記章句

八卷

存

孚敬自序曰孚敬少時即好讀禮第觀舊說多所未安思
欲釐正之而未暇也弘治戊午築羅峰書院於五都瑤溪
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
上登極試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十六年矣實
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爾興獻王爲叔父孚
敬執禮爭之舉朝洶洶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興以

明聖德作爲已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籍
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臣勒以責孚敬孔子曰能
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上固天啓之矣孚敬自惟蒲劣無以
仰副萬一故不兢兢乎始終戒之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
變觀適中竊嘗有著爲寓匪細此彝常講義尤不可不求
其當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
孝孚敬既以昇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
而致力者似不爲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
聖宗伯翰謂孚敬可以禮記章句獻孚敬有所不敢仍自
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
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輩授梓藏於勅建寶綸樓
中以俟諸博古君子

陸元輔曰李敔初名璁永嘉人中正德辛巳進士首上書言大禮當世宗意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恩遇罕比卒贈太師謚文忠其書雖存人以言禮違君請之燕劉覽者

戴氏冠禮記集說辨疑

一卷

存

錢謙益曰冠字章甫長洲人其學自經史外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曆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挾彌剸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久次諸生以年資貢禮部授紹興府訓導

右戴濯纓亭筆記

葉氏瑞齡禮記粕說

未見

括蒼彙紀葉瑞齡字仁夫青田人歲貢生仕爲漳州府經歷

柯氏尚遷曲禮全經類釋

十四卷

存

尚遷自序曰儀禮曲禮俱出於古淹中並行於世故傳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后蒼說禮爲曲臺記約二百四篇以經爲記自是而始戴德傳於后蒼刪繁集要爲八十三篇戴聖又取德之書刪爲四十五篇更名禮記馬融加以王制月令儒行鄭玄學於融爲之注漢魏以來傳習尊爲經矣唐魏鄭公讀而疑之著禮類二十卷後世失傳宋朱子則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去禮記之名著學記十五篇於鄉禮之後曲禮存爲元吳幼清氏著禮記纂言雖分事類而不動戴氏篇目晚年欲以曲禮爲正經以配周禮儀禮而不及爲臨歿授其意於孫當曲禮之後添入盛德入官等篇今三禮考注是也注釋淺陋立例乖據暢東里考驗爲晏彥文璧僞爲書然吳文正表章曲禮爲經之意具存也明甘泉湛文簡公表曲禮爲上經儀禮爲下經作二禮經傳訓測上於朝廷行於天下雖依舊本然發明新義非前儒所及但少儀併入曲禮而去其名內則玉藻文王世子皆古今所存既爲曲禮雖傳有遺慮焉尚遷竊詳戴記諸篇曲禮內則少儀實古禮經篇名其篇則皆曲禮之

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文王世子則古教太子世子事觀與公族大學之禮經傳具存漢儒取首句名篇古經之幸存者此五篇而已曲禮毋不敬四言實古帝王相傳格語則曲禮爲全經之名內則少儀而下皆其條理節目宜統於曲禮也尚遷既考定周禮儀禮以成全經敬以戴記五篇上今所存類次曲禮分其記傳以全聖王垂世大典欲復三代之首務也故曲禮古言修身也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故主敬身之禮繼古經之後端其源也內則本古經次敬身孝爲百行之先故始之以事親之禮子道也以男女夫婦生兒教子繼之父道也內則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婦之大倫矣教子之道必有少儀之禮外傳之教始詳亦古經也而孝弟教本推及於長幼朋友二倫皆立於

少儀之中失出而交乎鄉爲國爲敬立通禮之篇則安附之文所以舉鄉禮之要喪祭之禮所以終事生之節立廟祭事所以理天下之典者而吉凶常變之理畢備皆所以達五倫之用均由此推以及天下則所以事君猶子之事父此故立付禮以書爲母之節君道統乎天下人倫之本也故立朝禮以舉爲君之務則虞廷所敬敷之五教其禮不合異於此也耶然國有治法家有宗法二者並行於天下不相悖也公劉立國必先君之宗之乃立宗禮於朝禮之後事生人之本也凡此皆所以爲教也然不建學立廟則施教無地矣故補學禮以盡德行之教明六藝以敷建才之法則曲禮爲經不於是而全耶爲篇凡十有二大而天子諸侯大夫士修齊治平之略細而民生日用彝倫庶事之變靡不畢具禮從其綱事歸其紀有若自然而不可易者乎於訓釋之文繁而不殺者欽詳明之以便初學而已

長樂縣志柯尚遷縣之下吳人嘉靖中貢士官邢臺縣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四終

弟子泰州王孫曉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八

黃氏乾行禮記日錄

四十九卷　一本三十卷

存

乾行自序曰禮記儀禮之疏也故伏氏謂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朱子嘗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則記與易書詩春秋並行矣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字乎爲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述小學之儀如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義如學記是也或釋古禮之義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或專記喪葬之儀如奔喪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或獨詳變禮如檀弓曾子問是也或記聖王之制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玉藻是也或記聖賢之言如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雖考其言辭間出附會詳其意義時自牴牾然聖賢餘緒賴以不墜脩已治人之方精以有傳學者能取其純而去其謬得其大意而忘其小疵則全書所載皆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矩矣雖然用是取凡經史諸儒議論之有及於記者采緝而載諸其

或義理未安不敢妄爲之說參互考訂爲書凡若干卷學
以俟就正四方有道之士雖未敢謂於先王制作精微之
義有所發明然竊慕乎先儒考實之心而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庶幾其免於記誦詞章之陋以不負聖朝建學明經
之意云

黃虞稷曰乾行字玉巖福寧州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四川
重慶知府讀小戴記有所得則錄其端故曰日錄初僅三
十三卷此更定本也

陳氏襄禮記正蒙

未見

薛應旂序曰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
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目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

自孔氏之門七十二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儀或錄變
禮所由編而錄之以爲記故漢唐以降代有表章逮明興
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御史陳公某自
爲諸生時即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
名賢相與反覆是正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
鑿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既出按江右乃命其校對刊示學
校題曰正蒙謂可以訓蒙士示不自任也
徐階序略曰侍御臨山陳先生刻禮記正蒙成階讀而歎
曰嗚呼先王沒而三物之教廢士能通經即衆以爲賢而
舍實纂華誦言忘味其有得於聖人之道蓋淺鮮及近世
於聖人之書且猶不能盡讀拘拘焉各專其經以自安於
敝陋而又溺於偷惰之習惑於玄虛之論併其所謂專經

者亦復不能究知其旨蓋凡三變而去盛世之學益遠矣
是書析義精引類詳祛群疑而一折衷之以聖人之論自
昔言禮未有能先之者乃其志則欲學者通其辭因以踐
其實舉凡修己治人範世軌物之具口誦而身體之達之
五經皆然將以使聖人之德行文章炳然見於世也先生
之求道於是乎勤矣是書初名淺說後乃更正蒙

何氏洵[illegible]禮經辨

未見

吳氏性讀禮備忘

二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性字定甫宜興人嘉靖乙未進士
歷官尚寶司丞

陳氏言禮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昔仲晦朱氏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編類之
[illegible]清吳氏比類合次猶或惜其紊亂前人禮之難言如此
今何人哉復以古禮雖然二君子崇禮經而附戴記余也
從載以叢禮經搢不自揆上下於三禮之異同參伍於
二戴之說不敢妄爲紛更惟經自爲經記自爲記而於
陳氏所論有可紛繫者有可互發者取裁於程朱博采於
鄭孔實研曲證援偏補遺數年以來分條屬草劃曰禮疑
他日就緒不妨爲陳氏一忠臣已爾

濮陽氏淶禮記貞義

佚

李鎧曰濮陽淶字致樂廣德州人嘉靖丁酉舉人官南昌府通判

閩人氏德淵禮記要旨補

十六卷

存

呂本序曰余友閩人越望氏舉進士列銜翰林居禁近竟以豊譏擯外補越望氏於學無所不闚而尤邃於三禮余在京師每過之則見其鉛槧下帷以著述為事以經術自任不與俗相為依阿越望氏歿而所著禮記要旨出為四方學者繕寫傳誦吳子昆彔學於越望氏為入室弟子虞師說之久而就也乃命工以廣其傳因識其端萬曆丙子

十月

李鎧曰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

汪氏鏜禮記資記

十八卷

未見

李鄴嗣曰汪公鏜字振宗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諭德歷祭酒陞南京工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陳氏[illegible]禮經[illegible]旨

[illegible]字[illegible]守世武嘉靖丁未進士

丘氏[illegible]禮記摘訓

十卷

存

劉應節志墓曰公諱燁字懋實別號月林壽光人嘉靖庚戌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所著四書禮記摘訓皆精絕足以羽經而傳後

陸元輔曰其書本為帖括而作有金學曾劉應節兩序

徐氏師曾禮記集注

三十卷

存

師曾自序曰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似矣然儀禮爲周禮而作則此書蓋二禮之傳不獨傳儀禮也顧其間或出後儒之附會不免有悖

戾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刊其謬由此書以達二禮豁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注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舛譌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為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曾潛心三十餘年殊不自量輒為刪改參以愚得命曰集注使讀者通暢大旨而因以求先王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未必無少助也

[illegible]庭發曰徐氏集注刪改陳澔集說而參以自得名所發明

戈氏九疇禮記要旨

十六卷

侔

李鏜門雨泉戈氏九疇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

李氏大有禮記庭說

未見

黃虞稷曰大有晉南安人嘉靖辛酉舉人官岷府長史

李氏子綱下人易吉氏之賓禮記衷言

十六卷

存

鄭明曰天植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圻上海人之賢樂山人俱嘉靖乙丑進士三君同官於楚又聘教諭學自伸等皆生葉維禎等合輯此書然第裕舉子場屋揣摩計其於經義初無大發明也

黃氏光憲讀禮日抄

未見

章氏潢禮記劄言

未見

姚氏舜牧禮記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禮記自大學中庸外如禮運禮器樂記學記皆出於聖賢之口而他所載者類多繁文縟節似不可不為刪正然而制度品節之詳聲容音律之與其裁於斷亦不可遂為刪定也訓詁之功烏可已哉鄙陋陳氏浩集說既以所學業其紓殺之勤亦既勞矣乃所衷集其中可大謬不然者亦是存而不削此何以解也余向決是史有疑思問而尚未悉也加以數年搜求考正凡出聖賢之口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於諸儒之說足為世所必用者方深求其義以為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者務其要以是傳於世若必欲刪之正之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使禮與二書昭然為經於天下與大學中庸並垂不朽云

馮氏丁成讀禮抄

未見

李緻中曰子成字受甫臨朐人萬曆癸酉舉人再試不第退隱治原之上自號本軒卒友人私謚曰貞靜先生

馬氏翰如禮記中說

未見

黃虞稷曰翰如字抒之陳留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山西按察副使

汪氏應蛟禮略

未見

鄒氏德溥禮記正義

六卷

未見

沈氏一中禮記課兒述注

十八卷

存

黃居中序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獻自孔安國今存者四十

大約耳或云禮雜而多端蔑禮經而禮記傳[illegible]衍
宋然諸儒述經並易書詩春秋而五加周禮而六加孝經
而七或去孝經加儀禮語孟而九或今孝經四子加爾雅
而十二皆後人意為詮次非尼父初旨也注禮者漢有鄭
康成有賈疏元有陳氏今鄭注雖傳不列於學官明
家用以程士者則元陳可大氏說而語多牽合疏駁不倫
讀者病焉近代學禮諸家惟黃氏日錄丘氏摘訓姚氏疑
問能破拘攣而伸其臆解然黃所詳者禮數及姚[illegible]而
寡要丘姚選無師之智潛誤亦不少若夫集[illegible]
氏永嘉張氏補注則雲間[illegible]氏刪注則工部[illegible]則
丹陽湯氏或采舊聞或添新得而擇不精語不詳[illegible]相
參得失半焉固未有如泳大若先生之述注言約而義該

意盡而文核有漢人之訓詁無其支有宋人之理解無其
懸之國門頒諸學官誰曰不可
陸元輔曰一中鄞縣人大學士一貫從弟萬曆庚辰進士
官至貴州布政使

徐氏即登禮記說

一卷

未見

王氏當禮記纂注

四卷

存

王治淳曰直字少唐慈谿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

劉氏[illegible]禮記通解

二十二卷

存

方氏大鎮禮說

未見

楊氏[illegible]禮記管見

未見

余氏心純禮經搜義

二十八卷

存

黃洪憲序曰予在講幄時上命徽貞親政要而講禮經因
與二三學士訂諸家說詮次其義而訓詁浩繁紛挐難決

獨近世姑蘇徐伯魯氏集注字訓句釋博洽而精核說者
謂其可列學官肄太常也逮予請告歸里楚黃契明余公
來宰武塘得閱其所謂禮經搜義大都為制舉作故不屑
屑於字訓句釋諸篇有缺而不錄者有略而不盡錄者至
於郊社宗廟以和神人朝覲聘問射燕享以善交際婚冠
喪祭以[illegible]以別[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以興賢能[illegible]以[illegible]誦[illegible]篇以修齒胄
先[illegible]制所為取法乎天地觀變於陰陽效順於四時五
行扶叙乎三綱[illegible]常者靡不揭其要而明其義大槩伯魯
之集注詳於訓故故淹解而不為繁公之搜義主於會要
故檢括而不為略均之有功於禮經者也
顧湄曰心純字契明黃岡人萬曆壬辰進士授懷寧知縣

曹氏學禮記明訓　有知縣事
二十七卷
未見
靳氏於中禮記纂宗錄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於中字習魯尉氏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南京
戶部尚書
孫氏學禮經內解
未見
黃虞稷曰豐城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太僕寺卿

劉氏宗周禮經考次
正集十四卷分集四卷
存
宗周自序曰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二禮之殘闕尤
甚周禮儀禮古今與宋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
出自一人真贗雜糅種種舛錯尤難信習後人以小戴之
陂於學官傳之今人於戴氏遂為大氣而不得不
真諸世見小正月書諸然與戴賓之禮之雜見習于十篇
之類…見以習得之論在於斯紫而與諸篇同觀
也不惡朱子慨然憫二禮之論亡然以見先王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乃始取周禮為周公身致太平之具而又
輯儀禮以戴記為之傳而合之以通行於世顧猶若於

二書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於一需至後年始肯儀禮經
傳通解之編與原書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
之譏於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輯為三禮考注及禮經纂言
等書其作二禮較大…為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至
所謂…言…大…然猶於朱子之萬一禮家遂為
千古…宗周早年…讀書當次第六經之業至戴
記輒不能…而有慨於朱子之說妄事編摩旋亦罷
廢間嘗表章曾子十篇及學記小學諸記合之大學為學
較全書而所遺於戴記者已少駢枝之物矣顧欲遂進而
得儀禮亦弗可得也今年真范府家周會門人餘杭…演
以讀禮之暇顧余問學偶出通解考注等書以質異同而
余乃恍然有會於心因取二戴與儀重加考訂往復數四
已乃喟然而嘆曰禮在是矣禮在是矣儀禮者周公所以

佐周禮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以學周禮及夏殷
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蓋先王之禮至周大備
矣而猶必折衷於孔子而後定故其居恒與門弟子雅言
一則曰吾從周一則曰吾學殷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至他日以告之顏子亦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孔子門墻豈斤斤為儀
禮作疏哉…也微言大義薄蝕於記者之口既盡取孔
子之言…之又時時假托孔子以見…至戊而為真
者降而為雜霸而雅言之教竟不傳於後世矣幸而有家
語一書頗存原…以與戴氏之說真如珠玉之混泥沙而
又繼續之以…氏…也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

小戴正集一十四卷卷若干篇分集四卷卷若干篇末章孔子之言錄爲正經而其後乃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又於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脫有缺者以家語補之皆屯戴氏一家書今盡取而還之孔子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因尊之曰禮經而皆附其義曰考次云大都孔子之言禮也悉於本而緩於末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遠者大者是故可以荒圜二禮亦可以羽翼二禮中庸所稱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我夫子其孰與於斯嗚呼至哉宗周既沒於前人無能爲役始因卒業之後附塵一得之愚不免[illegible]失之云張氏尚書傷古述者心則瞽妄之誅誠有俟於[illegible]之君子[illegible]崇禎己卯十月旦

按蕺山先生禮經考次有正集有分集起草於崇禎己卯夏後先生殉節其子汋伯繩抱其遺書手自編校秘不示客近先生之孫茂林于本取草稿討論之刪其衍者補其闕者正其錯出者定正集爲十四卷夏小正附以月令第一其次丹書附以王制又次禮運禮器又次樂記又次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又次坊記表記又次祭法祭義又次祭統大傳又次喪大記喪服小記又次雜記又次曾子問檀弓又次奔喪問喪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又次深衣投壺冠義昏義又次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分集四卷首曲禮上下篇次少儀內則又次玉藻而以文王世子學記終焉可謂善繼先生之志矣惟是先生自序稱大戴記曾子十篇所謂參也以魯得之端在於斯又世儒擯大戴記不係先生謂非通論竊疑曾子十篇之書似當悉爲編入者也

樊氏良樞禮測

二卷

存

秦氏繼宗禮記疏意

三十卷

未見

李鍇曰繼宗號西河蘄水人萬歷庚戌進士官南京戶部郎中

陳氏有元禮記約述

八卷

存

高兆曰陳有元字長人侯官人萬曆壬子舉人清遠知縣

朱氏道行禮記集思通

未見

朱氏泰禎禮記意評

四卷

存

徐秉全曰朱泰禎字道子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其書有陳正敎序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五終

弟子嘉興包詠穫校

經義考一百四十六

秀水朱彞尊編

男昆田校

禮九

李氏上林禮記摘注

五卷

未見

張萱曰萬曆間太學生李上林輯

揚州府志上林如皐人新秦知縣

倪氏啓閒禮經類記

十二卷

未見

湯氏三才禮記新箋

三十卷

存

子道衡後序曰憶衡自家髮受經即從先夫子問難左右先夫子嘗命不孝衡曰禮中精意揆之靡盡特學者奉爲務出口明足以自盲窮經茫無當耳於時凝神致想有得輒質之問端至於今先夫子之教宛然在也而風木之根終天罔極手澤猶新忍令遂就泯沒黽勉付梓不勝泫然

本鏈以湯三才字中立丹陽人

程氏敏頊禮表微

未見

陳氏榮選禮記集注

未見

黃虞稷曰榮璧字元琪同安人歷知劍儀二州陞廣州府同知以饒說者起棄官歸

王氏翼明禮記補注

三十卷

存

陸燦序曰禮記者古經十七篇而止矣自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馬融又益之爲四十九篇其間考不必爲而益者不必真也故唐孔穎達則欲刊舊文宋胡寅則欲增集冠昏喪祭燕射相見之禮以類相從自爲一書蓋其意欲使禮記盡出於七十二子而不容纖毫出於秦漢諸儒然吾恐後之刪與益者亦不必其盡合也吾友王子升之曰微獨秦漢即唐宋以來及我朝之名家與小殺而成大群其誰非禮之翼乎於是獵百家之見闕訂千古之得失且讀且書補綴久之陶發凡屏之間旨足炙垂二十年書成於禮經旁引曲證意言俱盡非特六籍之羽翼亦秦漢諸儒之益友矣

[illegible]自述曰禮記雖出於古經及秦漢諸儒之手然微辭奧旨往往而在朱子嘗欲注之而未遑一時諸儒雖[illegible]不能破的迨後陳氏集說既去取多乖大全一書從取入於陳氏者分疏之豈足發明聖賢之深意哉愚不自揣思折衷於古昔略言自漢唐以來說皇明文人學士之作[illegible]不敢望十得四五庶幾萬分一有補焉

李鎧曰王翼明字升之華亭人其書僅補陳氏之注蓋未見衛正叔集說者

[illegible]氏[illegible]禮記[illegible]

未見

鄒氏廷曾禮記訂補

二十四卷

未見

禮記評析

六卷

未見

趙氏宦光讀禮問

未見

潘耒曰宦光字凡夫吳人工篆法與妻陸卿子隱支硎山中

吳氏[illegible]賢禮記幼學

四卷

存

自序曰余聞之禮祭事不言凶非列采若重素席蓋[illegible]投[illegible]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所以尊君[illegible]今[illegible]科試士以四書五經字句涉不祥者亦不得用[illegible]以禮意五經莫繁於禮禮莫繁於喪禮家繁多所避忌吳[illegible]仲[illegible]以有節刪便於記誦便於舉子業非敢刪定經文也故名之幼學云古有小學有大學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illegible]缺[illegible]會而通之則在大人之學耳

按經生習禮凡言喪制者多匿不讀小戴有刪其文者是書乃徑刪之李本寧序引凶服不入公門爲喻是亦欺世之言也

侯氏君擢禮經纂要

未見

廣平府志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天啟辛酉舉人知陳州寇至登城誓衆拒守相持七日力竭城陷死之事聞贈布政司參議建祠陳橋驛

傅氏永淳禮經解義

八卷

未見

陸隴其曰既宇傅氏永淳靈壽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吏

部尚書

宗氏周禮記會要

六卷

未見

楊氏鼎熙禮記敬業

八卷

存

陳[illegible]序曰大戴小戴皆氏而分門鄭玄王肅同經而異注猶朱晦翁習心經學且曰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則從覺可知矣說者謂儀禮爲士設也非爲天子諸侯與大夫而設也此皆襲謬承訛大是可笑夫燕享朝聘祭饗之上乎抑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乎晦翁修家禮三卷

通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俱曰義禮經傳通解而喪祭則付之黃勉齋勉齋補入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於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禱之類凡所以祭者爲始載類詳而信齋楊復則考訂之力居多焉信齋門[illegible]齋左右隨事必論綜之以行筆削今信齋後又見之續庵楊令君矣令君令常熟五年以演博易良訓士正其發揮敬業之學問也

李銓曰鼎熙號續庵京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吉安府知府

俞氏安國禮記疑問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安國字康侯崇禎庚午舉人

閻氏有章說禮

三十二卷

存

鍾淵映曰江都人號紅螺居士崇禎九年自序

李氏如一禮經緝正

未見

錢[illegible]志狀曰君諱鴻沖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江陰人謂朱子於三禮未有成書網羅鈎貫撰禮經緝正

周氏維昭禮記講解

三十七卷

未見

顧氏懋樊桂林禮約

三十六卷

存

戴氏士鰲禮記箋說

未見

松江府新志戴士鰲字稱能衡府教授

阮氏峻禮記滌除

未見

按滌除一書未詳卷帙其說大學云先儒以大學為大人之書立義雖精而非古訓之舊小戴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保傅篇八歲出就外舍束髮入大學並指學宮言之當從

太峻字不崖湖州人崇禎己卯舉人

堵氏景濂禮記貫屬

未見

陸元輔曰宜興人崇禎壬午舉人

葛氏承杰禮記別解

未見

沈氏默禮記申義

一卷

佚

張氏禮考

一卷

存

[illegible]氏佐讀禮二錄

四卷

未見

黃氏啓宗禮記起解

三十六卷

存

汪琬曰啓宗廣信人舉業書也

王氏應井禮記約言

十卷

存

汪琬曰亦舉業書應井關中人字漢冲

陸氏隴其禮論

四卷

存

彭氏頤禮記省度

四卷

存

汪楫曰山陽彭頤觀吉撰禮記省度合肥龔尚書鼎孳序之稱其繁簡適中且書字畫為同邑張弨力臣所勘定力臣精於書法嘗同顧處士炎武校刊廣韻者也

萬氏斯大學禮質疑

二卷

存

黃宗羲序曰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

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神迎持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術智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什倒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服虔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蠡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朱子亦嘗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之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由之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

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推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徵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群疑塡膺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弊其在此夫

禮記偶箋

三卷

存

萬氏斯同讀禮附論

一卷

存

陳光綽序曰古之爲禮者斬無歉於心而後安焉今之爲禮者斬無異於俗而已不計其心之安焉否也微天下之知禮者其孰爲告之今使告之曰若所爲悖於古之禮則辨者必競於辭訥者必忽於色也若告之曰古禮之放得者矣若今禮之放失者矣若則智者固深喻於其心愚者亦未必不求通於其義也况謂今天下之不可以禮訓也哉然禮之不明也久矣惟乃嘗予問諸徧習禮者謂無禪於制舉業而未嘗一寓目焉故求窮經者於文士之中百不得一求知禮者於經師之中十不得一也余來京師得

季野萬子讀禮附論而誦之竊服膺乎萬子之知禮焉萬子謂慈母之喪三年重父命也父在爲母期而有禫有禫以達子之志也此明乎古禮之意者也謂主以依神廟以藏主而知結茅爲菆之誕也由許鄭之言誤之此正乎言禮之失者也遭喪不祭禮也而今皆祭且疑不祭之慙於儆也萬子欲言祭則嫌於禮欲言不祭則駭於俗乃申張子之言曰三年之喪期而可祭期之喪既葬而可祭此酌乎古今之攸宜者也漢文帝之令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者既葬之後廷臣之服宜然也而後世嗣君用之爲子曰此非嗣君之禮也是能明乎史以言禮者也魏晉之時守令卒官掾史輒制斬衰抑過矣萬子曰爲舊官服者宜弔服而加麻此審乎禮而無過者也古者於師心

喪三年萬子乃曰當齊衰三月此因儀禮之有友喪而推乎其意者也聞喪而未成喪者多矣萬子曰聞喪而哭以當襲次日又哭以當斂又次日三哭以當大斂此有裨於今禮之所未備者也今爲三年之喪者有娶妾娶者焉有易服而爲賀客者焉有優雅子女以淇樂者焉猶號於人曰吾守二十七月之制也萬子循辨儀經及公羊氏之言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從乎禮之質而不尚乎其迹者也今之居喪而舉樂者曰以叙親之歡不知其戕娛耶抑未也萬子曰大功將至辟琴瑟況重服乎今人持喪而畀家至撫穀訖而往謝於其門僉曰爲親而施徼也萬子曰孝子朝夕饋奠之不暇而遠遊皆是乎此皆徼乎俗禮之謬者也今之不葬其親者惑形家之言謀擇吉壤

或越數十年罹水火之災而不郵萬子曰當依周廣順詔書以懲不葬者焉此尤維禮之大者也使天下之爲禮者得其論而深思之以蘄無歉於其心安見今人之不古若哉聞萬子所著述甚富余所見祇數篇而其言之足以用冀禮者已如此推萬子之意將率天下之士與之行古人之禮惜乎上之未見其論或見之未及展數紙而欠伸欲卧萬子亦無如之何余故臚述其言將以諗夫天下之學禮者

納蘭氏成德禮記陳氏集說補正

三十八卷

存

顧湄孫曰禮記不以衛氏集說頒諸學宮而專用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客若爲補正之習禮者試一取證非小補矣

楊氏禮記說義

未見

汪琬序曰三禮不明久矣宮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略其間紛紜轇轕疑不可信者蓋更僕不可數而立焉不能舉也姑即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爲是乎辛日爲是乎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然則祭於夏爲是乎祭於春爲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祖而無皇考然則宜從祭法乎抑宜從王制乎一奔喪也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哭然則宜從雜記乎抑宜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曰

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宜用二十五月乎抑用二十七月乎一異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齊衰然則宜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盡心也漢唐儒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衷說於前明則特視爲科舉時文之業且傳耳剽以資倖一第實無人焉能核貫穿於其中何怪乎學日以訛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日以壞而天理民彝幾乎息矣關西楊公履闡篤心於禮者有年獨能旁搜衆說門分縷析會貫焉以己意正諸訓詁以成此書既而讀之則前人之所是者公固已深思自得或斂引他說或詳折其衆論抉擇精粹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尠也哉於是公從子三聞使君鳩金刻之吳下工

竣而命余序之余於禮經業非嵩家而頗因公之書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爲之序

弟子吳江沈天寶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六終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

夏小正傳

隋志一卷

存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鄭康成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隋書戴德撰

方慤曰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人時得其正也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傅氏崧卿夏小正戴氏傳

四卷

存

崧卿自序曰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

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
者入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
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閣外兄關澮藏書始得
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水雪雨旱之
節草木榮秀之候羽毛鱗鬣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遷陟
降離隕鳴蛁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
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志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
固當爾耶關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
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
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
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
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

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遺書進書者遂多以
獻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
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
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授禮后蒼號大戴嘗爲信都
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
林傳考之爲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益久率無有正
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
爲信都太傅者歟由是知前代書因隨承訛流傳及今不
可復辨者益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
文錯諸傳中淆溷之書雖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訓
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
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
簡編失倫恐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
同則擇其當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
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權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別之
來者宜詳焉宣和辛丑九月

陳振孫曰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
戴後人從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
氏經傳列正文其前特附以傳且爲之注

紹興府志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擢甲科累遷考功員外
郎爲林靈素所譖出爲蒲圻縣丞後官至給事中

按傅氏書余見宋時鈔本後題男右通直郎知泉
州晉江縣事穎刊板孫右廸功郎前靜江府修仁
縣尉綸校勘

張氏方夏時考異

宋志一卷

佚

吳氏[illegible]夏小正辯

一卷

佚

朱氏申夏小正傳

一卷

佚

史氏[illegible]敘夏小正經傳攷

二卷

存

危素序曰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於泯滅況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於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東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證以山陰傅氏本及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於傳文之下脫衍者列叙於後即其采摭之徐訓詁之密斗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來史館遺書過句東將是書於君子藝孫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於篇端

張萱曰元末鄞人史季敷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語及事相附近者疏於傳文之下天三卷

趙氏有桂夏小正集解

一卷

未見

于鍾序曰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注或曰盧辯注謂為鄭氏非也穎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為堯率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襍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采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

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此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

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絶識往往而是不其
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
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訛誤不能無
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號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
大史所爲墓志玆故弗道而論于所疑者序其書焉

王氏廷相夏小正集解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爲古
語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
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
要約簡欽昊敬政實所不可闕者予讀諸家注解病其疏

略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
達焉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

楊氏慎夏小正解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爲名也初以小之事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降其
徵儒術絀其職小之云者弗許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
虞典首授時夏時首職衞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
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
峙乃梯營丈功之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
所稱夏時不害是也衆其全者大之而惜爲闕焉爾古者
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
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
環觀小正規畫遠矣且啓且伏見中正當紀候在早寒暑
風日氷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藝粥伏遊陟
降離隕鳴呴候在禽獸于政達于民事法焉故曰規橅遠
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戀
於夏正法非直習然卷帙遠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
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
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
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
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顧氏起經夏小正補解

一卷

未見

金氏鋐夏小正傳

一卷

未見

王氏獻定夏小正輯注

一卷

佚

鄒漾曰獻定字于一南昌貢士工古文書法嘗憤世儒明
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尊之爲經夏時孔子所取乃反令
列不得以夏小正輯注一卷後客死杭州遺書散佚不可

問矣

王氏應麟踐阼篇集解

一卷

存

應麟後序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此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袤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篇皆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虞箴飫張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己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復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

方氏孝孺武王戒書

一卷

未見

孝孺自序曰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二十六篇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道莫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而典不列於書篇又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會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日及其子孫其言之奪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識夫因爲注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禁宮之秘誠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言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家矣

明堂陰陽

漢志三十三篇

佚

明堂陰陽說

漢志五篇

佚

按以上二書久亡今惟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大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李氏謐明堂制度論

一篇

佚

李覲曰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爲宗而采周禮

大戴之言以參合之

孔氏穎達明堂議

一篇

存

魏氏徵明堂議

一篇

存

顏氏師古明堂議

一篇

存

馮氏宗明堂大事議

一篇

存

王氏方慶明堂告朔議

一篇

存

張氏大頤明堂儀

唐志一卷

佚

姚氏璠等明堂議注

通志二卷

佚

李氏襲明堂序

通志一卷

佚

郭氏山惲大享明堂儀注

通志二卷

佚

亡名氏明堂記紀要

通志二卷

佚

李氏覯明堂定制圖

一卷

圖佚

覯自序略曰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制度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宮屢嘗締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關將誰正之伏惟國家祐德踰四代太平已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道文適備於是交舉聖神之策殆將締始於斯宇乎四方有識注望久矣臣身雖賤敢亦願此時相得竭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大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上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个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

戶門夾兩牖是爲八牕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本
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取於明堂位禮
記外傳也兼取諸書略所備集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
之惑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
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
之職非小臣之所能盡也

姚氏舜哲明堂訓解

一卷

佚

姚氏舜仁明堂定制圖序

佚

鄭元慶曰舜仁字令由歸安人元豐八年進士官宗正少
御明堂定制圖序爲庫部員外郎時表進兄舜哲進訓解
一卷

王氏炎明堂議

一篇

存

朱子熹明堂圖說

一卷

存

陳氏杰明堂問

一篇

存

邯鄲氏淳投壺賦

一卷

闕

魚豢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
工賜帛千匹

虞氏潭投壺變

七錄一卷

佚

隋書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

晉書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翻之孫也前後以軍功爵
武昌縣侯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謚孝烈

按投壺變文僅存於今者有六謂之投壺者取名
蓋取也沿由其數漸而轉易銖金代焉遠之於後人事生
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首左月中蝦蟇蓋具生也中橫以筍龍
蛇之類之運之以蟲物乎■鰐龍蟣螭下也燕尾也鄭人玄讀識投如字非
有自投投之數以四極也之矢十二數之枝也長二尺八寸法古以矢用柏
諸侯古者投壺擊鼓爲節帶劍一小二頭二帶之刃帶二尺十
八如今尾如狼壺二十今矢圓口轉劍驍七十八
渠如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馬三三之百六十籌同
三馬成　右見御覽其書不知何人所注文字舛
譌未能糾正

郝氏冲投壺道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投壺經

隋志一卷　七錄四卷

佚

新唐書郝沖虞潭撰

上官氏儀投壺經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上官儀陝州陝人幼爲沙門貞觀初擧進士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少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爲許敬宗所搆下獄死子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詔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

晁公武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　史玄道續庄采周顗郝同采簡文帝數家爲之唐志有其目

史氏玄道續投壺經

一卷

佚

卜氏恕投壺新律

宋志一卷

佚

鍾氏唐灿投壺格

一卷

佚

劉氏敞投壺義

一篇

存

何喬新跋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淸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附錄於朝事之後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婚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

按原父投壺義椒丘何氏以附儀禮逸經之末而今本無之予從同里曹秋岳侍郎所抄得聞海鹽胡氏家藏有公是公非兩先生全集顧靳不肯借人其遺書近多遺失訪之不可得矣

司馬氏光投壺新格

宋志一卷

存

光自序曰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

其叙爲大抵壺細事遊戯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
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
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
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
畏則疏惰慢則失義義焉左右前郤過分則差中庸著
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戒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
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皆不使之
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
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
謨凡所施設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
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
無不至矣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

投壺與其一爲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
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
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
如始豈非爲國之道與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
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
也戲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與由
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
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
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
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
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
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

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
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
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筭先滿百二十者
勝後者負但滿則餘筭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
各釋其指意焉

晁公武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爲僥倖
因爲改之

王氏超投壺禮格
宋志二卷
佚

朱子熹壺說
一篇

存

方氏承賛投壺圖或作張
一卷
佚

熊氏朋來投壺說
一篇
存

王氏㮚投壺引
一篇
存

劉氏仁敬投壺集
一卷

未見

高麗投壺儀

佚

高麗史睿宗十一年十二月御清讌閣命內侍安稷令池昌合講禮記中庸投壺二篇謂寶文閣學士等曰投壺古禮也廢已久矣宋帝所賜其器極爲精備將試之卿等可參定投壺儀并圖以進

已名氏投壺考正

一卷

未見

右載葉氏菉竹堂目

何氏宗𣏌投壺新式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江氏禔投壺儀節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江禔字介夫祁門人環谷先生之後

李氏孝先投壺譜

一卷

存

楊大寬序曰古之燕士者歌以鹿鳴其說載諸詩燕賓客者樂以壺矢其說載諸禮鹿鳴周王勸士之典也壺矢一技耳而近於戲君子取之者何哉蓋挾矢前壺請以樂賓再拜而其三辨之禮司射而奏貍首樂勝者而□飲□之文得之不矜失之不猶和而不亢而不讓以此樂賓孰曰不可是故必心正必體直必端一審固而後中審度於此取中於彼法度寓焉太過則疎慢則失戒慎明焉左右則却過不及則謬中庸著焉法度寓則可以觀哲戒慎明則可以勸敬中庸著則可以節𢘆夫博奕者幾許以相尚虞思以相勝不亦大徑庭耶予講學友李松橋㒒[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家也方其蘊貫習六書調五經善[illegible]而尤[illegible]於百家六藝之說其於壺矢之技得之手而應之心若斲輪者得心悟之神也凡讌賓客奉壺以樂賓見者罔不拱揖前却而未之或先無於退致之暇乃作壺譜以廣其義凡目百三十有二壺自一矢以至

十二矢無矢品之以題無題圖之以譜無譜著之以訣如見古人之風焉技不專技於技者也是故雅歌投壺古之名將爲之偶耳中耳古之大儒所不廢也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而顧輕之耶嘉靖丙辰孟夏

投壺譜拾遺

一卷

存

紀棨序曰事有出於智巧之外而忘乎其爲能者郢人之運斤九方皐之相馬庖丁之解牛要皆得之心而應之手取乎內而忘乎其外知變化而不知所以變化也投壺古禮所以淑賓主聯交遺爲習射之基魯人松橋李君先爲南京左部督參軍後擢順天府治中觀藝於射會心於壺

以其妙寓於譜嘉靖甲子秋見之令君之亡才五年其譜已失求其刊本亦闕其半予爲拾其遺而重梓之凡爲圖直者三十有七横者十卧者五倒者二二矢直壺二十横壺六三矢直壺十横壺二四矢直壺八五矢直壺六六矢直壺亦六七矢八矢九矢十矢十一矢十二矢各二又人卦圖各一

周氏履靖投壺儀制

一卷

存

詹氏景鳳投壺說

一篇

存載明辨類函

周氏篔投壺譜

一卷

存

梅氏文鼎曾子天圓篇注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終

弟子秀水項維貞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一

王氏劭勸定曲禮

佚

孔穎達曰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衆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與此一句爲是

上官氏均曲禮講義

宋志二卷

佚

閻書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歷殿中侍御史給

事中以龍圖閣待制致仕

邵氏囦曲禮解

一卷

佚

戴氏溪曲禮口義

宋志二卷

佚

汪氏汝懋禮學幼範

七卷

佚

戴良序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於用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爲範冶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爲子弟爲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爲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譎而

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爲無說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劉氏 永澄 曲禮劉注

二卷

未見

鄧氏 元錫 曲禮

二卷

未見

周氏 夢暘 曲禮注

一卷

未見

吳氏 世森 曲禮注釋

一卷

未見

陳氏 驥 檀弓評

一卷

未見

徐氏 人龍 檀弓傳

一卷

佚

謝氏 枋得 檀弓章句

一卷

存

陳氏 普 檀弓辨

一篇

存

楊氏 慎 檀弓叢訓 一名附注

一卷

存

張含序略曰楊子用修居滇手宋疊山謝氏點勘檀弓以爲叢訓其中如曾子之易簀子思之不喪出母季札之葬子皆釐正之楊子之說於是乎有補於道矣

慎自序曰檀弓可孤行毋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噢撫指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

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賈陸黄吳補緝賸剩亦各擇而著之□陳欧計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哉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於二家略其駁謬不亦可乎

□氏□曾檀弓標義

一卷

未見

鄭氏圭檀弓注

二卷

未見

劉氏起□檀弓別疏

一卷

未見

林氏兆珂檀弓述注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檀弓輯注

二卷

存

與郊題序合考功記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鮮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儀禮檀弓過矣其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奥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多發揮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而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儀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僎註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識論覈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徐氏昭慶檀弓記通

二卷

未見

江氏旭奇檀弓詮釋

一卷

未見

張氏習孔檀弓問

四卷

存

耿寧先序□□□張先生以學行負重望登甲第秉文衡□□歸林壑二十年惟以纂述爲事晚出所輯檀弓問示□□以發義句剖字析上自注疏以逮諸家之說增□其未備進退其未安學者得是而玩之治檀弓即可以治全經即可以治諸經先生於易有鄒志一書於諸子有近思錄傳尤閎博淵邃于家以禮爲專經故先序此將由此而進觀先生之全書焉

休甯序曰文中子心折六經嘗第以其理之精粗道之純正教之博大而已哉蓋亦并其文而好之是以有醇醨之喻也禮記之有檀弓猶醇醨之最旨者乎其言不離乎禮而味在禮外若淺若評似可似否意淵如也行文簡練宕折古趣盎然雖左氏不能及無論其他矣新安黃嶽張先生篤好之篇亦不啻心醉嘗語余大學中庸之理檀弓之文爲禮記中二絕又見陳汪諸說於理時有所未安於是付論辨正析疑補闕然後文從理順粲然明備矣余家世受禮見近世業是經者惟節取場屋命題者約略肄習之於檀弓及喪禮諸篇未嘗寓目思一矯其失常肆力於舉業家之所割棄者具訓一書不謂黃嶽先生之導我先路也

劉氏敞小功不稅解

一篇

存

君臨臣喪辨

一篇

存

阮氏逸王制井田圖

通志一卷

佚

余氏希文王制井田圖

宋志一卷　佚

朱子熹井田類說

一篇

存

邵氏囦王制解

一卷

佚

陳氏埴王制章句

一卷

未見

李氏黼王制考

一卷

未見

陳氏際泰王制說

一卷

存

錢氏栻王制說

一卷

存

沈晫曰曰其大指謂漢文時博士雜取虞夏舊文并集秦漢之事總四代而爲說不獨存周人一代之經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終

弟子秀水項維聰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二

漢月令記

佚

鄭康成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孔穎達曰賈逵馬融之徒皆曰月令周公所作

按蔡邕明堂論引之文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蓋述禮文

景氏鸞月令章句

佚

後漢書景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凡著述五十餘萬言

高氏誘明堂月令

佚

存

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并說古明堂之文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

按高誘注禮隋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近代藏書家目錄亦無惟藝文類聚曾引之月令四卷題曰明堂月令亦多二月忽複之吳興書賈舟中乃購本讀之其字句與今本月令頗有不同如季春行冬令及孟夏行秋令前均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季夏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至三旬二日十二字孟秋行冬令前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十字仲秋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季冬行秋令前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二旬二日一十二字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甘雨至二旬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二日

者陰晦朔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雨故曰三旬二日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二十日為二旬後一旬在[illegible]月故曰三旬二日也較之呂覽其文正同蓋好事者以誘所注呂覽鈔出成書

蔡氏邕月令章句

隋志十二卷

佚

邕自述曰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

人得專見而施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竊謂思之書有陰
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不敢辭亂說審求
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
死成之旁貫五經參互群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
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盡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
道長日短危殆競偽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
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將使學者以為
可覽則予死而不朽也

梁月令圖

七錄一卷

佚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

唐志一卷

存李林甫等注未見

李林甫等上表曰臣聞昔在唐堯則曆象日月敬授人時
降及虞舜則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
則別為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習舊儀定
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
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
沴事亦非常允屬盛更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
絕域之數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約進爰準攝提舉
正於中匪惟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與候於上元節氣由
是合宜刑政以之成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
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

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
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
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
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為之注解臣
等虔承綸音極思何有愧無涓毫之能謬承載筆之寄敢
深罕刪學漢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新唐書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
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
自第五易為第一

冊府元龜包佶為秘書監貞元七年上言開元中刪定禮
記月令改行時令其音及疏所開元有相涉者未刊正請
送通儒詳定從之會佶卒其事不行

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
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為
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並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為主而
月令一篇來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絕唐陸德明
撰釋文亦依其本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
作相乃抉摘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
謂之刪定月令林甫等為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
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
訓所有釋文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
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
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
改討究事理故難輕改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

景祐一作存正月乙巳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爲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五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爲知今公議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詳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

晁公武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

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葉夢得曰臨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也

羅必曰唐刻石經禮記以月令冠篇帥禮文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與向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治乎月朔焉異中書見珠乃令要紀類朔不果作諸官奏華歲畢定以構建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爲之注

按諸經無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群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迨唐明皇始命李林甫等刊定月令亂其篇次增益其文洎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篡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作俑也尚不察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者逾數百年後突有弄權臣不識古人著書之法律行改竄幾無完文亦可謂無忌憚之甚者已今其改本唐開成中石經具存

又按林甫改本其叙節氣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

昴中曉氐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艸木萌動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三月之節日在奎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

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四月之節日在卯昏翼中曉
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
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
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
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五月之節日在畢昏角
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
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五月中氣日在東井
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
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六月之節日在
東井昏心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小暑之日
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六月
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

之日腐草為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
行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
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
鳴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
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
禾乃登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
酉位之初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
日群鳥養羞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
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
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
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寒露之日鴻雁來賓
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花九月中

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霜降
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
俯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
初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
入大水為蜃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
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十一月之節日
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大雪之日
鶡鴠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十一月
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
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

之初小寒之日雁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
雞始雊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斗
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疾
後五日水澤腹堅林甫謂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
春日在營室有拘忤檢無適變通乃更定節候顧
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為一候閉塞而成冬為一
候此則勇篳枝杜之故智矣
又按唐王冰注素問所引月令節氣桃始華作小
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牡
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半夏生
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蟄蟲坏戶上有
景天華鶡鴠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

有宗始生孜冰於寶慶初官太僕令當日宜奉明
皇刊定月令而所進又異不可解也

李氏林甫月令并時訓詩
通志一卷
佚

王氏涯月令圖
通志一卷
佚

杜氏仲連月令詩
通志一卷
佚

亡名氏月令纂要
未見
役月令夫賦
通志一卷
佚

范氏泼月令論
一篇
存 載香賓集

劉氏先之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虙月令解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浙江通志張虙字子宓慈谿人慶元二年進士端平元年
為國子司業兼侍講謂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王
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為月令解十二卷以進
陞國子祭酒工部侍郎卒謚文靖
張萱曰宋端平間祭酒慈谿張虙入侍緝熙講幄解釋其
義以孟仲季朔為寒暑之期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以
十二月分十二卷按月而彙釋之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
星辰出入氣數遷改景物後易園林艸木鳥獸蟲魚田舍
耕耘婦子蠶桑歷歷備載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凡十二篇

黃氏諫月令通纂
四卷
存

諫自序曰農家食時見方藥之良者輒錄之第修為必以
時支先後則其驗亦奇矣哉因竊歎天下之事未或外時
以成功[illegible]之殺亦大矣哉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必曰行
夏之時[illegible]其時之正與令之善想古當時每月有政令以
[illegible]觀夏小正與月令可見誠以天時
[illegible]獸艸木之凋榮不可無書以
[illegible]歷正以為王政之大天時人事
[illegible]書也[illegible]好為圃而栽植先後失時多不茂有
以農桑擬蠶桑者　而用之驗甚多自是宦遊京師所
居旁必闢園圃躬大野老之暇必與較此去歲倪學士克

康吏自湖湘囘以周家月覽見示慨其雜而弗純乃刪其涉於誕者與拘忌牾爲一書仍附昔所錄方藥依時修爲者附内以便觀覽又於逐月所載取禮記月令冠其首取堯命羲和之辭冠四時先使知先王所重如此夫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燕忌戊巳虎知衝破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將雨而爲螘將風而鳶下無知而能知如此況人乎若知來而不知往知往而不知來此乾鵲猩猩之室於所禀人則安無不知也

盧氏 翰 月令通考

十六卷

存

秦鳴雷序曰嘗觀周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至昆

經籍考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一

蟲草木之變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中令以垂晝一蓋詳哉乎其言之矣月令載於呂覽大都紀候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然千餘年來民咸用之或不以人廢言矣而頗有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聯閱而不廣於是不憚旁搜博採凡稗官野史博物雜記苟一言一事足前民用者靡不擔摭而兼畜之附於各月之下曰、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候曰雜信曰叙言曰摭聞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自謂獲免掛一漏萬之誚命之曰月令通考其用心良屢矣余不佞纂典秩宗時其於時令之說亦嘗究心然徒得其緊耳未有該括靡遺條分縷析若斯之詳且斷者以之嘉惠人人所謂聲曠之鈴導徇之車非

耶

翰自序曰病中無寄意者命僕抽書得家塾事親謂其事義又切欲緝而廣之屢困於病而未遂也間見十二月占候及十二月雜事因思裒集撮要亦列歲務惜皆各據一事而未覈焉爰是宗之以月令博之以群書以十二月應十二地支以爲經又各隸以十類以應天之十干而爲緯參附區別順天時以授人事則氣運可得而察功業可因而興物情可藉而悉庶無掛一漏萬之嘆噫支經干緯而地天之泰寓矣一經一緯而天地之文備矣名之曰月令通攷

陳氏 經邦 月令纂要

一卷

經籍考 卷一百四十九 十二

未見

馮氏 應京 月令廣義

卷

存

黃虞稷曰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壬辰進士湖廣按察僉事學者稱慕岡先生

按馮公講學務研於手靜窮理之間所輯月令廣義冗襍不倫至采及帝釋天神誕日是豈儒者之言乎

李氏 巨川 月令采奇

佚

李兆經曰邑博士巨川李生所輯也本月令紀候之意博

采群書彙而集之歲分季季有總序季分月月有月令中分日日有雜紀而又有五行生旺論調攝占候諸說各附於月日之末凡有奇事可祈民用者靡不該載

黃氏道周月令明義

四卷

存

黃虞稷曰崇禎十一年先生官少詹事協理府事進月令明義坊記表記緇衣儒行集解於朝

鄭開極曰石齋先生月令明義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洛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曆象以定故有氣候生合之圖禮樂之作本於五行行政施令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爲則故有中星卦體之圖王道首重農事致治在乎得人得失在乎法古凡古今之建言行事合於月令者悉附焉

錢氏馭月令說

一卷

存

按錢氏之說謂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舒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於明堂益非不韋所與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間亂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爲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其辯俱詳核

熊氏酒讀曾子問文王世子

各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終

弟子嘉善顧秉鈞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禮記十三

方氏回明堂位辨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少儀論

一篇

存

呂氏祖謙少儀外傳

二卷

未見

弟祖儉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泊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啓之於冊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不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敢[illegible]之[illegible]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illegible]不泯矣

[illegible]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illegible]而人[illegible]以疏略爲本

戴氏溪[illegible]口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illegible]小傳

一卷

存

楊氏簡孔子閒居解

宋志一卷

存

趙彥誠後序曰曾定遠既刊先生己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衆日用平常而趨乎異說吾不知之矣

曾熠後序曰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示後學因鋟木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語者人所尊信雜出傳記者雖[illegible]人物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illegible]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illegible]而用力者與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illegible]以自省矣

黃氏道周坊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illegible]閒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

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小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秋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興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皆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釁所從入內患所從出歸重於別嫌明微爲立坊之要歸坊亂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障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弟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

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由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內外正紀綱春秋于七百餘事其大者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贊一辭退而竊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祭昏聘其細者乎於中庸飲食登降揖讓坊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亂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備亦從是以起宋庠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進士今禮學備在學官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畧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

表記上疑脫入道周四字隆增

表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人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盡紬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酌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報繇衆民陰受其利若晷極之別用寒暑極之制用晷星讓觀而

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旨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畏之以恕使人遜不敢褻遠不敢怨然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畏恕不敢褻鬼神以受顯承於天地日月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辭於上義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魯書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仍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蓋其當時訛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

則然臣非敢有所傅會牽合也

黃氏道周緇衣集傳

二卷

存

道周後序曰臣觀緇衣一書二十三章皆本仲尼之言雅引詩書以明之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恆德言好賢惡惡之資有恆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肯則仍上難事為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而爵賞刑罰不可用矣仲尼思見聖人而歸於有恆詩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性也人性本善理義悅心見賢者而好之見不肖而惡之雖寇盜姦宄其性一也惟在堂陛之間人人飾貌則衡鑒難明入於紛華之域事事蕩心則愛憎易變以易變之愛憎投難明之衡鑒故上聽不清下言愈亂而緇衣巷伯之詩顛倒互誦也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於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矣以其依經起義別於訓詁故謂之傳以其分衍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於所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舍之原故於中邊異効宮府殊費條目分布之間有未能詳也

錢氏□□衣說

篇

存

□氏□深衣制度

□□一卷

佚

閎□字伯照宣和元年釋褐官至侍郎

朱□□深衣制度

一卷

存

馮氏公亮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鄭氏□深衣書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佚

文氏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說

一卷

存

舒氏岳祥深衣圖說

一卷

佚

謝錄曰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承直郎學者稱為閬風先生

金氏履祥深衣小傳 外傳

一卷

存

許氏□古深衣訂

一卷

佚

車氏垓深衣疑義

一卷

存

王氏幼孫深衣圖辨

一卷

佚

陳氏櫟深衣說

一卷

未見

曹涇跋曰嚴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靜齋克愚來為守始知服深衣蓋由特製賜紫陽先生遷在列焉靜齋之先君子能以先生稱於鄉見必合法自足同僚轉相倣效人具一且以柳衡用非深衣以為簡便然昂而不容一仰成於縫人衽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歲笺矣猶大人也陳君季翁以舊所見教訓故叙次若出於其自為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於經意亦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覈其大節曰削曲袷圓袂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而意至於以兩句十四字為續衽鉤邊之訓酷似流于此時則已呂氏尤為峻潔而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卜古今做為何郭是瞭矣嗚呼嗚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於前世世心而玩編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

劉氏守藉深衣考

卷

佚

程氏時登深衣翼

一卷

未見

時登自序曰深衣改晉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異同而皆不能不為唐孔氏所惑子朱子蓋嘗病之是以晚歲所服有與家禮異如續衽鉤邊之類者皆家禮為初年本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於節齋黃氏者附注於家禮之後矣然先生於諸法之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條也時登因不自揆以傳為綱注之足以發傳者列於傳之左疏之足以釋注者附於注之下然後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巾屨之屬總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質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在驗者間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詆其說然其因先生說而言之者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為得有先生所引而未後人不能參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常見而家語而寬略辭而實說而黃氏舊本朱子代於朱子晚受公黃故附許呼焉嗚呼自秦以然決與無倚改於其舊猶賴專門諸儒收今所論見一二然其所尚者訓詁或背於經所及者制度未悉於理閒缺迹無復全經子朱子雖嘗

以爲已行於自家鄉邦假王制之後不及而捄之勉齋勉
齋未及此終未及修而又以屬之信齋於是不惟家禮非
先生已定之說而儀禮亦爲師門未及之書矣嗚呼天不
欲此禮之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難晦之久而明之不
大也則又先王之法服其僅存而未泯如此衣先王之遺
文其足徵而能言如此書學者亦知所從事矣時發不敏
誠願與同心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訓詁而有得於經因
制度而有得於理謹分崇愛敬修身以齊其家亦豈非先
生之望乎乃僭識其意如此

汪氏汝懋深衣圖考

三卷

佚

戴良序曰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爲以深名以其爲
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圓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
之爲三才而卑之爲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
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禮所以
辨貴賤夫嫌疑何獨於深衣爲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
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
可以爲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
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
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辨矣何有於圖考之折
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爲連續旁縫鉤邊爲左右
交鉤則以裳八幅縫爲當中而楊氏方氏以袷爲衽司馬
氏以裾爲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殊制說皆非也謂方領
當領頭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爲可從而因物
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頸別爲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
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爲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爲
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爲可排而汪瑔家士用單
繚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
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
彼皆非與朱子之家禮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
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定家禮之雅徵也圖考烏
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
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經而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
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
也

朱氏右深衣刊誤

一卷

佚

朱右序曰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聿有民人穴處而倮
居聞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
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虞夏
因之人文日昇彬彬矣自成康殁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
僞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戴
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
氏箋注且爲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
惜哉同郡戴君仲裘以文獻之裔習聞斯禮講貫精密者
爲深衣刊誤且欲與進振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

私尺裁制之謬一一皆測□無遺至於名義之□□□圖之掎
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皦然水紫照二
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乎君之篤志於古也亦
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然規也古道其復興乎
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朱氏右深衣考
一卷
存

黃氏潤玉考定深衣古制
一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為裳

而裳長中繼揜尺注亦誤擬考定深衣古制

劉氏珏深衣纂疏
一卷
未見

楊氏廉深衣纂要
一卷
未見

左氏贊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何喬新志墓曰公諱贊字時明世家盱之南城天順丁丑
進士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員外郎中遷浙江布政司右
參政陞廣東右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所著有深衣考正
一卷傳於世

岳氏奇深衣說
一卷
未見

郎氏璀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夏氏時正深衣考
十卷
未見

王氏廷相深衣圖論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古者深衣天子養老於學則服之大夫夕視
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於上下衣之便者也近世司
馬溫公好古製此為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說為裁衣法
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為
說者有三短袷無衽曲裾裂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
衽無袖裂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衽無裾燕
裳祖幅如袍如四明王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
丘氏得矣而裂裳之義未盡也黃氏多衽無裳戾經文矣
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
有疑矣然當特曲裾以啟予衷久逆於心遇者寓于雲青

院取[?]義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服以事六[?]以[?]證也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益知今之制論誤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制祭與服皆有別也故論續衽鉤邊以衣連裳不殊裂上下當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以裳削裂無所取義而橫斜聯綴非舊服也故論袂削幅以制飾完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制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制象附之於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

吳氏言深衣考

一卷

未見

侯氏深衣辨

一篇

存　載二谷集

陳子龍曰一元字應乾一云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

楊氏思深衣考正

一卷

佚

台州府志道黃巖人

人氏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休寧名族志題字一卷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終

弟子　歙倩男鶚授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四

漢中庸說

漢志二篇

佚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

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顏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羅從彥曰中庸之書聖學淵源六經奧旨也

何異孫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孔叢子稱公緒子思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也

黎立武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王褘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為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中庸為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為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戴氏顒禮記中庸傳

隋志二卷

佚

梁武帝中庸講疏

隋志一卷

佚

私記制旨中庸義

隋志五卷

佚

玉海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陸深曰中庸雖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然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已知重中庸矣非但始於宋也

李氏舟中庸說

未見

黄震曰中庸至唐李翺始爲之說

胡氏瑗中庸義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史嵇訥叢集

晁說之曰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溫

公明道皆云然

陳氏襄中庸講義

一卷

存

按陳氏中庸義載古靈集中自首章至道其不行

矣夫而止

余氏象中庸大義

一卷

佚

閩書仙游人慶曆中進士歷官禮部郎中

喬氏執中中庸義

宋志一卷

佚

司馬氏光中庸廣義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張氏方平中庸論

三篇

存載樂全先生集

姚氏子張中庸說

佚

按子張未詳其名晁以道輯中庸傳所取十三家

之說子張與焉其於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一節子

張疑之

范氏祖禹中庸論

一卷

存

凡五篇載集中

蘇氏軾中庸論

三篇

存

程子顥中庸解宋志作義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明道中庸解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

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也

楊萬里曰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爲也呂子

大臨之爲也

朱紹宗曰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

亦載此卷竊意程子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

中庸之書何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

中庸上脱呂氏大臨四字宜補

所謂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

呂氏大臨中庸解

一卷

存 祕郎二程全書中所載本

胡宏序曰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兄弟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為至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何傳之誤此呂與叔晚年所為也燾亦笑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人也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兩夫子之屬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知夫子文章為最詳其為人守道義重然諾不妄可信後十年某兄弟奉親南止衡山

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濤某反覆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惜乎瑩中不知其詳而有疑於行狀所載斯人明之書皆未及之語耳雖然道一而已言之是雖陽虎之言孟軻氏猶有取焉況與叔亦遊河南之門大本不異者乎尊信誦習不敢須臾忘勇哉學中之志果雖愚請從而後

中庸後解

宋志一卷

佚

大臨自序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必有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來世未

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舉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學從有所興起則不肖今日自譊譊無益不獲乎侮聖言者乎請君其亦念之哉

按宋志又有大臨及程叔子游氏楊氏四先生中庸講義一卷

晁氏說之中庸傳
一卷
存
說之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
武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
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之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頗惟收拾
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
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爲何書也
晁公武曰叔父詹事公與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
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一之於是本諸胡先生
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按晁氏中庸傳取孔氏正義胡氏講義分朱黃以
識之又以墨識已說其分節與今本有異附識於
後天命之謂性節率性之謂道節修道之謂教節
道也者至非道也節是故君子至不聞節莫見乎
隱至愼其獨也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節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節中也者至達道也節致中和
至育焉節仲尼曰至忌憚也節子曰中庸至久矣
節子曰道之至行矣夫節子曰舜其至舜乎節子
曰人皆至守也節子曰回之至失之矣節子曰天
下至能也節子路問强至强哉矯節子曰素隱至
費而隱節夫婦之愚至不能焉節天地之大至破
焉節詩云鳶飛至察乎天地節子曰道不至勿施
於人節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也節庸德之

行至慥慥爾節君子素至自得焉節在上位至徼
幸節子曰射有至自卑節詩曰妻子至順矣乎節
子曰鬼神至如此夫節子曰舜其至其壽節故天
之至禮之節詩曰嘉樂至必受命節子曰無憂至
子述之節武王纘至保之節武王末至一也節子
曰武王至至也節郊社至掌乎節哀公問政至禮
所生也節在下位至治矣節故君子至知天節天
下之達至一也節或生而至一也節或安而至一
也節子曰好學至國家矣節凡爲天下至所以懷
諸侯也節凡爲天下至不窮節在下位至身矣節
誠者天之至人之道也節誠者不勉至聖人也節
誠之者至必强節自誠明至明則誠矣節唯天下
至誠至參矣節其次至能化節至誠至如神節誠
者自成至道也節誠者物之至爲貴節誠者非自
至安也節故至誠至不測節天地之道博也至純
亦不已節大哉聖人至凝焉節故君子尊至崇禮
節是故居上至之謂與節子曰愚而至其身者也
節非天子至亦不敢作禮樂焉節子曰吾說至寡
過矣乎節上焉者至弗從節故君子之道至知人
也節是故君子至天下者也節仲尼至大也節唯
天下至聖至配天節唯天下至誠至之化育節夫
焉有至能知之節詩曰衣錦至日亡節君子之道
至入德矣節詩云潛雖至於志節君子之所至屋
漏節故君子不動至有爭節是故君子不賞至刑

之節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節詩云予懷至末
也節詩曰德輶至至矣節

游氏酢中庸解義

宋志五卷通考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楊氏時中庸解

宋志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時自序曰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殁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思之後有田

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子而於中庸鮮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捐館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復敢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我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東萊呂氏曰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翕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妄於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諸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晁公武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朱子曰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羅先生陳幾叟諸人以龜山中

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

侯氏仲良中庸說

一卷

未見

羅欽順曰侯氏說中庸以孔子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似乎以近恐未得爲至也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尤害事

馮從吾曰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從二程先生游胡文定稱其講論經術貫通不窮朱文公稱其清白勁直

郭氏忠孝中庸說

宋志一卷

佚

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於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而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注至是焚棄而獨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於師者初年之論也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終　　弟子宜興蔣運昌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禮記十五

張氏浚中庸解

一卷　未見

郭氏雍中庸說

宋志一卷

佚

明氏注中庸義

一卷　佚

張氏九成中庸說

宋志一卷　杭州志六卷

佚　未見

胡銓曰張子韶中庸甚佳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與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時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

其亡本殆亦不特非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
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
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擬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
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爲之辨大抵忽
處悉姐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

晁氏公武中庸大傳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耕老中庸訓解
一卷
佚

林氏光朝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徐氏存中庸解
佚
浙江通志徐存字誠叟江山人從楊龜山游隱居教授學
者稱爲逸平先生

譚氏惟寅中庸義
佚
廣東通志譚惟寅字子欽高要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江
西提刑

陳氏淵中庸解義
一卷
存　默堂集

石氏𡼖中庸集解
二卷
存
朱熹序曰中庸一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
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
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
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
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
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
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
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

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
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
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
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
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意不滿
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
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所記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
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
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說蓋學者
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
之友會稽新昌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
便覽觀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

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友
既蓋有行思然誦沒世窮經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
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
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
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
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
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
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陋者嗚呼是
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
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
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
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

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
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
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
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
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雖哀公問政以下六
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
其脈絡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繁分為兩卷亦無他義
例云

張栻跋曰右石君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於桂林郡學
官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
有條次元晦自嘗為之序矣桂林學官舊亦刻中庸解而
其間雜亂以他說甚反誤學者於是易去舊版而更刻此

[illegible]一篇聖賢之淵源也能用以勵成己成物備
矣然學者欲從事於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
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
中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
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
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辟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
也亦奚以益哉

陳振孫曰會稽石𡼖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
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為之序
也

陳堯卿曰石𡼖字子重其祖自會稽徙臨海中紹興十五

年進士補迪功郎歷將作監太常寺主簿終朝散郎

謝鐸曰中庸輯略臨海石子重著今亡

按克齋先生中庸輯略宋志作十先生中庸集解
朱子章句實本之章句行而石氏之書流傳日寡
此謝鳴治赤城續志謂其已亡也近其裔孫珮玉
始刻之新昌家塾

朱子熹中庸輯略

宋志二卷

存

陳振孫曰晦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
名以輯略其取舍之義則或問詳之

趙希弁曰晦庵先生既定著章句於經文之下又述平時

門人所疑以爲或問中庸又述輯略二卷蓋本伊洛諸儒
之說也希弁所藏各兩本嶽麓書院精舍及白鹿洞書院
所刊者

唐順之序曰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安石𡼏子重采
二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
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二程
先生語入章句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章
句或問行而輯略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
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
求此二書而余以所藏宋本輯略求校之已而呂子遷按
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
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

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
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
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然其
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其不相爲謀也
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
流與佛而皆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
孔氏之中而莫知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
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
形名度數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
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
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
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
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
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然
於六經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
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
宏以闊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
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
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
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自得乎吾之所謂一
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
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
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
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

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
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
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
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
睹聞聲臭之中雖其求深於內者窮深極微幾於吾聖人
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
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爲其說群儒之所不能亂
其真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此矣乎吾非敢
知然而竊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
然而門人之脩書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
亦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中庸章句

宋志一卷

存

黃震曰會稽石𡼖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庵先生因其集解刪成輯略別為章句以總其歸又為或問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悉論矣吳郡衛湜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附入石氏元所不集與晦庵以後諸皆取之晦庵章句者亦錯雜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為集解類列諸家若晦庵章句之說時見一二而已晦庵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統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而二家之所見如此何哉

鄭明選曰子思作中庸朱子定為三十三章按孔叢子云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當作三十三章

中庸或問

宋志二卷

存

馬氏之純中庸解

一卷

佚

許氏季立中庸說

一卷

佚

倪氏思中庸集義

宋志一卷

佚

熊氏節中庸解

三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慶元中官通直郎

項氏安世中庸說

宋志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黃氏榦中庸總論、續說

各一篇

存

熊氏以寧中庸續說

一卷

佚

閩書建陽人從朱文公游舉進士授光澤簿

林氏夔孫中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為縣尉

孫氏調中庸發題

一卷

佚

蔡氏淵中庸通旨

一卷

未見

劉氏歎中庸就正錄

一卷

佚

舒紹翁曰考亭解中庸眞文忠德秀觀之曰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吾其敢忘先生乎而考亭之門人劉歎字季文號静春與文忠爲友而篤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儗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焉曰是

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静春辯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頃静春必與公辯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静春曰某稱笑渠儒歟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illegible]以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illegible]曰子思作中庸篇篇首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illegible]人[illegible]非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illegible]人[illegible]何兼人物而言哉夫言之似也而[illegible]世[illegible]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illegible]曰各正性命[illegible]曰只[illegible]不同處是少異處[illegible]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性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illegible]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illegible]也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辯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眞有大功於性者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責中庸默與文公合静春且而知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

徐氏寓中庸說

一卷

存

戴銑曰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

萬氏人傑中庸說

一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終

弟子秀水沈[illegible]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六

黃氏榦中庸解

一卷 佚

潘氏好古中庸說

一卷 佚

袁氏甫中庸詳說

宋志二卷

佚

王氏萬中庸說

佚

錢氏文子中庸集傳

宋志一卷

佚

邵氏甲中庸解

[illegible] 佚

趙氏[illegible]中庸約說

一卷 佚

鄭氏霖中庸講義

一卷 佚

謝鐸曰鄭霖字景說寧海人紹定進士累官知平江府爲賈似道所害後追贈中奉大夫著中庸講義

賈氏蒙中庸集解

佚

張氏[illegible]中庸說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之巽中庸口義

三卷

佚

魏了翁誌曰中江吳君先之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良翁教授於廣漢涉歲嘗欲以季春聘士讀令試聘者出[illegible]縣吏私於年君叱去曰此何時耶義形於色無所撓再歲而始[illegible]君以歷代史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洽有講說傳於家中庸口義三卷藏於家

魏氏[illegible]中庸說

佚

魏了翁曰[illegible]公中州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以詞賦發解[illegible]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年七十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靡所研究即河洛之正傳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自然無所疑也

[illegible]中庸本義

一卷

佚

陳氏[illegible]中庸提綱

佚

[illegible]人[illegible]翰林國史院檢

[illegible]解

[illegible]氏[illegible]中庸解

一卷

佚

方氏逢辰中庸注

一卷

佚

[illegible]氏[illegible]中庸指歸

[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之道在易中庸大學中庸大學[illegible]

[illegible]未有能盡之者[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沒後數千百年不[illegible]

[illegible]後明於天下[illegible]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illegible]

[illegible]義[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淡自考亭四書出學者奉持信受如讀成律或莫知其何為而出何為而入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邪前魁彥所并黎先生宿德岐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為已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明之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居體釋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爲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旨止旨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與象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學實出於易先生提綱舉要統宗會同由是天人相與之際體用一源之實昭徹無間

非先生之學深造自得卓然有見於大本其孰能與於斯既又原作者之意爲中庸分章以見經聯珠貫之妙據舊文之古爲大學本旨以句夫更定錯簡之疑備論詳說歸其有極先生有功於聖門有賜於後學可謂遠且大矣先生辟聞山學以來四方問學之士又建鳳洲精舍彷佛河分設[illegible]書者先生究而有年宜鋟諸梓以嘉惠同志董子[illegible]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吾黨小子苟能端居默識備誦此本則有以見先生是書無隱乎爾又何待[illegible]代[illegible]後子雲也哉

[illegible]庸分章

一卷

存

立武自序曰中庸之書浩博深邃若不可涯其實縷聯而珠貫也沙求雖字論句析然於大旨未明讀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

吳澂碑曰元中于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秘省時閱官書見二郭氏中庸郭逆程門新喻謝尚書仕長陵嘗傳其學釋由謝謝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間與世所宗尚者異議

按黎氏中庸分為十五章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為第一章仲尼曰至惟聖者能之為第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為第三章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胡不慥慥爾為第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諸其身為第五章君子之道至父

母其順矣乎為第六章子曰鬼神之為德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為第七章哀公問政至不誠乎身矣為第八章誠者天之道也至不誠則明矣為第九章唯天下至誠至故至誠如神為第十章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為第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至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為第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為第十三章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為第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為第十五章洛緯一圖大指謂中庸之道出於易蓋王郭氏父子兼山白雲之說者

何氏夢桂中庸致用

一卷

佚

鄭氏考明中庸說

一卷

佚

何氏基中庸發揮

八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王氏柏訂古中庸

二卷

未見

柏訂古中庸跋曰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

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以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此簡編尚是[illegible]也合而亂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此不知古人著書[illegible]名二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illegible]徒[illegible]同[illegible]而雜伍錯綜成就其總題一天[illegible]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為道[illegible]以為綱不可為目從不經[illegible]以[illegible]按從逈[illegible]但見其

綱領純如辨也如此之精辭曰跡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承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名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指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全軆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漢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予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支撐爲最深加以子思賛賢然獨於此章克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悞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書章之痕跡尚未磨也其在祭之位置尚可檢也使後世可以指數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於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則決辭而闢之久矣又俟於今日說

趙氏大猷中庸講義

佚

江西通志趙大猷字堯章進賢人年二十餘宋祚訖賦判之民負杖琴而歌以當黍離麥秀年八十而逝

釋契嵩中庸解

五篇

[illegible]

趙氏泉文中庸說

一卷

存

李氏純甫中庸集解

一卷

佚

金史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薦入翰林高琪擢爲左部司事以母老辭琪誅復翰林出倅坊州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

[illegible]氏[illegible]中庸問說

一卷

佚

中庸輯釋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江西德興人生於宋季入元不仕

劉氏惟思中庸簡明傳

佚

吳澄序曰中庸傳道之書也漢儒雜之於記禮之篇得存於今者幸爾程子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然諸儒[illegible]見者有其可易親者[illegible]於數數爲儒者言所言微妙深[illegible]爲其得其傳於千載之下者非推作測度於文字間比也

其門人呂游楊侯始各有說朱子因之著章句或問
精詳之說矣惟精也精之乃能歸於巧惟詳也詳之又
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熟其粲然者多則識路熟然此其
之小也不害其為大其盛業其粗鄙以朱子章句
講授考索玩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慕其中日教人筆之
於紙辭約義明微人成人之讀之法始學最易於通
習也不淺也夫漢儒說得古界數萬言而鄭康成於中庸
上九字止以十二字注之朱子果有取焉然則良貴父
之發明是亦朱子意也而見之不同者不曲徇漫少讀中
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氏伯與父所見亦然恨生
晚不獲就質正今良貴父吾父行也皇慶元年夏其子秘
書監典簿復初官滿南歸相遇於東淮出其父書以示徵

讀之竟既知先輩用功之不苟而良貴父亦已下世嗟昔
所願質正於伯與父者今又不獲從良貴父而訂定三人
之不同各有不同三卒未能以合於一也則又烏乎不恨
焉以此故為識其左而還其書典簿氏

吳代氏曰中庸嘗見　聚類

佚

錢氏日復尚書字文卿樂亭人趙孟頫薦為東宮伴
讀

陳氏樸中庸口義
一卷
未見

[illegible]中庸[illegible]始言一理中散為萬[illegible]

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
實學也其言約而盡矣朱子分為三十三章而復截為三
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
體要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言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
思之言其下八章復引先聖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
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
朱子之區別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誠字以為一書之樞紐
則或問詳焉尤學者所當熟復而貫通者也朱子又嘗曰
中庸之旨難讀初學者未當理會中間多說無形影如鬼
神如天地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今按說
下學固少而其中說下學處則甚切如二十章擇善固執
一條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條是也且朱子亦嘗

於序文提出擇善固執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見道統之
相傳不外乎此矣學者誠能據此以為用力之方而以誠
之一言貫通之復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區別之則所
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者理皆見其為實理中散為
萬事者事皆見其為實事而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者
的為實學而非虛言矣言下學處雖少而皆提綱挈領切
要之言言上達處雖多而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
之論哉愚每患從學者未嘗精通夫大學語孟之三書而
遽欲入夫中庸之書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往往難入不
得已紬繹朱子之意而句解之復述讀此書之大略於此
云

齊氏履祥中庸章句續解

一卷

未見

王氏金文中庸發明

一卷

未見

薛氏玄中庸注

佚

陸元輔曰玄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許謙游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

邵氏進午中庸講義

三卷

佚

姓譜進午字信叔休寧人元貞中薦授紫陽書院山長陞海鹽州教授

魯氏真中庸解

一卷

未見

許氏謙中庸叢說

佚

未見

胡氏炳文中庸章旨

一卷

未見

陳氏進中庸發明要覽

二卷

未見

右載聚樂堂目

練氏魯中庸說

一卷

佚

括蒼彙紀練魯松陽人元至正間登第入明辭聘不赴

劉氏清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入明隱居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終

弟子嘉興朱　琪漢校

秀水　朱彝尊　撰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七

艾氏源中庸傳

一卷

佚

黃虞稷曰字惟傳莆田人至正末舉泉州訓導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府教授以薦召至特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終國子監司業

吳氏客中庸傳

一卷

佚

黃虞稷曰亦莆田人

陳氏雅言中庸類編

一卷

未見

劉氏駉中庸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宗道漳州人洪武中官都御史

張氏篤中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開封府志篤字希聖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授榮澤縣丞調遷秦府長史

劉氏清中庸詳說

佚

王贊曰永嘉人

薛氏允文中庸詳說

佚

溫州舊志允文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

張氏洪中庸講義

一卷

未見

洪自序曰堯舜初言執中即事理當然之極即得而勿失是之謂執也至湯始言降衷人之恆性則人心固有之中此推本之論見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降自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何莫非此中乎曾子述孔子之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即堯舜禹之執中也子思演繹曾子之言以謂天命之謂性即成湯之降衷恆性也所謂道者人物所具性之理所謂教者不過修其理之則且此三言爲一書之領綱初言性情之德故謂之中和次言事物之理故謂之中庸必先有此中和之德而後合乎中庸之理賢知之過者既失夫中愚不肖之不及者人不得夫中庸此中庸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必如舜之大知回之大賢而知行之過與不及必如子路之强中立而不倚則

不臨於二者之偏此三達德所以爲入道之門也近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者此道也遠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與夫鬼神之爲德明而聖人之爲教無非真實無妄之理亘萬古而不變者亦此道也是書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復合爲一理者修道之教也教者所以復其性而已故於末章又從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人未始不可以入天未始不爲人中庸之道極矣朱子蓋嘗析中爲之說以爲章句余嘗紬繹而與有得焉爲中庸解義一卷與同志者共之宣德四年四月初吉

馬氏貴中庸講義

一卷

未見

陝西通志馬貴字尚賓三原人永樂間舉賢良不就隱於教授

王氏仁中庸九經衍義

一卷

未見

宣德貢士仁字正己樂安人

楊氏守陳中庸私抄

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書皆刻以竹簡而編之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有然矣況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

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雜亂而爲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爲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爲三十三章各爲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爲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記四十篇錯簡者過半矣大學首三綱八目既明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其錯者亦嘗以其類復更定而私抄爲一帙矣中庸之言皆說一理渾而無分故雖有錯簡而卒未易見人未始有疑之者也人亦以其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求其旨之歸而求其說以通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强後儒或疑或信辨說紛起而世滋惑矣莫能定於一焉守自少誦經及章句或問長而味之不能無疑又味誦彌久猶未能一一信也間嘗有自謂無疑者但據章句或問而執以爲信亦非真然有見而灼然無疑者愚疑久而不釋乃姑置章句或問獨取經文復誦深味積日以久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復詳究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奥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復以經文依今所正之簡而抄之乃取章句分抄其下而參之妄說亦竊附其後

爲先儒嘗戕人不可以脫簡錯誤如其說則將如大學
之錯簡者皆必强信固執曲解迂說寧失聖賢之本旨而
不更耶令一新學小生乃於先儒之所未嘗疑者亦過疑
以爲錯簡而更之或疑章句而削以己見可謂僭妄之極
矣然千慮或有一得今述尚待後悟姑抄而藏之未敢以
示人也

吕氏良輔中庸膚見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字克佐洛陽人景泰辛未進士

羅氏倫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姚氏文顥中庸本義

一卷

未見

江西通志姚文顥字秀夫貴谿人或作弋陽成化甲辰進士
歷湖廣提學僉事

莫氏贊中庸講義

一卷

未見

揚州府志莫贊字公獻儀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
兵部右侍郎

許氏天錫中庸折衷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閩縣人弘治癸丑進士

許氏誥中庸本義

一卷

未見

崔氏銑中庸凡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中庸測

一卷　又難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中庸何爲者也作者之志其有憂乎夫子
沒而異[illegible]起矣是故子思憂之憂夫道學之不明也語末
者之離夫體也語本者之[illegible]夫用而本非其本於天者也
本於天者[illegible]也故中庸者本諸性而道具焉本諸體而用
具焉本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愼獨養其中而已已中
立而和生焉修道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故一體也夫中
庸者自天而推之人者也自人而復乎天者也斯理也其
執中建中之傳博約之教一貫之旨也子程子曰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其有以默識此矣故中庸者一幹而四支者
也夫天下之支未有不原於幹者矣天下之幹未有不因
支焉以發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愼獨之功者莫大乎一支
以言乎體道而致之中和位育之極致者莫大乎三支以

言乎反本而約之其功密其爲效速其體用一者其大乎四支是故一幹本根純粹精矣四支發揮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憂夫世遠言湮作者之指殆不可見而道或幾乎晦也爲之序洲正德戊寅九月

方氏獻夫中庸原

一卷

未見

許氏[illegible]中庸傳

一卷

存

呂氏[illegible]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夏氏良勝中庸衍義

十七卷

未見

良勝自表曰恭聞帝王之學先識其大聖賢之道一歸於一[illegible]惟萬世之統紀有傳而千載之遺[illegible]不偶臣竊觀聖賢經傳之宗旨獨有大學中庸爲今書之出一原世無偏重人[illegible]行衍義[illegible]年間[illegible]於西山中庸[illegible]未[illegible]效顯於東海原天性之命降衷於天率體道之誠敷寬於教三德居要[illegible]達於一理而行九經有章三重敷乎四海而準誠明之功兼盡[illegible]知之致畢臻探究淵源執中而精一惟允兼總[illegible]而天下成平歎舜禹之授受攸歸孔曾思之旨趣如見臣早需糟粕濫叨一第之榮晚妬絲毛已負生平之志心有餘而力不克時與馳而業俱廢頃罹三至之謗幸獲兩觀之誅自知質薄秋蒲始恐身先朝露執干戈敢[illegible]切消涘三軍無隨行之書四壁置紀[illegible]探其要而約其玄歲月編摩亦欲[illegible]會[illegible]於一無由得今[illegible]詮次之倫抑且[illegible]之根畢[illegible]獻餘力之忠秘與石以[illegible]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illegible]終始取舍要及於易藝道粹大全恒曰[illegible]大見治休[illegible]盛稱云行之維[illegible]制刑初期於無刑命德終歸於有德即如臣罪魑魅[illegible]自甘四裔之投[illegible]若[illegible]恩上下左右大開三面之網將期死[illegible]如結草之[illegible]從

幸逐生還如[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如[illegible]在是編未學師資亦謂偶有所得[illegible]括方就[illegible]新今而冒昧以上書尤出表章之下伏願成己成物知人知天俟百聖而考三王尊德性而道問學時中建極九圍仰日之方中則天难名萬古頌爲天之大臣謹以所編中庸衍義一十七[illegible]十七帙隨表上進以聞

[illegible]人正德戊辰進士

夏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正德庚午舉人國子監助教

[illegible]中庸[illegible]說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江西永豐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

林氏儒中庸臆說

未見

徐獻忠序曰中庸一書人自為說或失則陋或失則僻等同代異其失均焉爾乃求諸支辨有如聚訟嗟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苟其大義無乖細目稍異亦何弁謬而互相詆訾一至於是良可慨已矣與林先生聘之撰象傑之才希聖賢之學嘗從游餘姚王公之門懼微言之將絕憂後學之靡宗著中庸臆說一編設略前聞紬繹新得既不苟同亦不苟異誠聖學之樞鑰古經之羽翼也

黄氏焯中庸讀法

一卷

佚

徐文貞公志墓曰君名焯字子昭南平人正德甲戌進士歷湖廣左參政

王氏漸逵中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逵自序曰古中庸者莫著於程子程子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噫中庸之義其盡於此乎中庸者盡性之書也首之以天命性之原也次之道性之教也教者所以成性也中者性之德也和者性之達也大

物為物者性之實體也中庸者性之實行知愚賢不肖不能盡其性者也南北風氣之偏性之雜揉而不齊者也費者其散殊也隱者其統會也天地之憾聖人之不知不能性之變化而不可測也鳶飛魚躍性之生意也示人易矣忠恕者存性之功也素位而行性斯立矣鬼神者造化之功用性之良能也大舜文武周公孔子聖人者能盡其性天下至誠者也達道性之同也三德性之通也九經三重禮樂性之用大本之所出也知者知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及其成功一也誠者天之道性之自也成己成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是故貫動靜一內外合人己莫大乎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與天地參之大所以明吾性之大也至於配天盡性極致矣[illegible]言淵淵以性言浩浩以心言[illegible]也心也性也一也學非為己性不可得而存也故戒懼慎獨不使走漏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也此復性之學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虛也性之神也夫天地之道化育行焉萬物生焉其既也斂於無迹莫知其然歸於虛也聖人之精[illegible]於日用[illegible]於事業其既也求之[illegible]迹亦莫知其然大人於虛也故虛而神無而有性之所以為天也此中庸之作所以為盡性之書也此程子之旨[illegible]

[illegible]中庸[illegible]

[illegible]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鋕息縣人正德丁丑進士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四終

弟子長洲申　瑋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抄

禮記十八

應氏廷育中庸本義

一卷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廷育字仁卿永康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

楊氏爵中庸解

一卷

未見

謝氏東山中庸集說啓蒙

一卷

未見

尚氏拱中庸直講

一卷

存

萬氏思謙中庸述微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字益甫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初官南京太常寺卿

許氏孚遠中庸述

一卷

未見

楊氏時喬中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鄴中庸臆說

一卷

未見

按登科錄李鄴有二一澧州人嘉靖乙未進士一餘姚人萬曆庚辰進士未知著書誰是

李氏栻中庸膚言

二卷

未見

按登科錄李栻亦有二一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一安福人萬曆甲辰進士未審著書誰是

王氏尊賢中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閩中人國子監生嘉靖中上其書於朝

宋氏[illegible]中庸[illegible]說

一卷

未見

揚州府志興化人

徐氏[illegible]治中庸[illegible]

一卷

未見

右載聚樂堂目

朱氏元弼中庸述訂

一卷

存

繆泳曰海鹽人

海鹽圖經元弼字良叔學者稱為武原先生

吳氏三極中庸測

一卷

存

管氏志道中庸測義

一卷

存

中庸訂釋

二卷

存

志道自序曰中庸一篇朱子分為三十三章孔叢子說有四十九篇皆子思居宋解圍後所作而今不可考矣世儒類知大學之簡多錯中庸無錯則愚尚有疑焉幼讀朱子章句見哀公問政章禮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說今文據朱子述鄭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錯簡而此處之非闕文也又考家語子曰[illegible]之上有欲察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之語則又疑章句中[illegible]無[illegible]孔氏則係古語而強為分章之處皆先訂

此章其他章句多有分其合合其分者誠從表作不敢出此得南大司馬孫文毓所從子作中庸輯略予爲心動欣然從之乃取十二年前稿本參互考訂修飾其文其章句無大改於朱子之舊而分合間有所斟其注釋亦多存原文而與時說相違者有之要亦不詭於中庸之道已耳

按管氏訂釋分中庸爲三十五章以人莫不飲食也一節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爲一章析子曰無憂者一節爲一章自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至孝之至也爲一章以郊社之禮一節自爲一章自哀公問政至所生也按在下位一節然後接以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爲一章自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自凡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道前定則不窮爲一章自誠者天之道也至明則誠矣爲一章自惟天下至誠至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爲一章自誠者自成也至無爲而成爲一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爲一章自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禮樂焉爲一章自子曰吾說夏禮至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自唯天下至聖至末爲一章謂通篇未有得以詩云作結者故詳之云

周氏彥雲中庸發覆編

一卷

存

自敍曰中庸發覆編者吾友周彥雲所著也其稱發覆者從前所覆者自今發之彥雲所自命也彥雲於吾黨中最號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茲編雖成於匝月然其生平積累之工夫見矣世儒但於窗間襲而語之必駭且疑以爲牽合鑿空不知從古聖賢著書精微變化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本非一家之言一人之見所可畫疆而守況經藉流傳闕文錯簡往往有之諸儒所定更不可少茲編訂定如武周達孝繼述二條次於作述之下繼緒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次於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上雖其中與傳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讀者又何駭焉余嘗竊叙中庸性命之書而古者乃置之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社爲禮之大者故以入禮經

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而不可認禮爲性命外之物也聖人之致中和無非性命中來則謂中庸爲性命之言可也謂爲禮經亦可也彥雲解禮儀威儀爲道之愈析愈大欲行其人而行所行即禮君子尊德性要歸於崇禮真知天之學也

瞿氏九思中庸二書

俱未見

按瞿氏二書一曰中庸口授二曰中庸位育圖三曰中庸直指

姚氏舜牧中庸疑問

二卷

存

孫氏繼潢中庸宗釋

一卷

存

吳氏應賓中庸釋論

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字客卿桐城人萬曆丙戌進士

袁氏黃中庸疏意

二卷

存

顧氏起元中庸外傳

三卷

未見

林氏日正中庸古本

一卷

未見

樊氏長卿中庸繹　中庸參正

俱未見

湯氏文中庸臆

一卷

未見

李氏頫中庸豁

一卷

未見

陳氏士鑛中庸測天紹易測

六卷

未見

洪氏德常中庸要領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德常字常伯歙縣人謂大學後發明性道莫先中庸著中庸要領

汪氏于止中庸剩義

一卷

未見

周氏發華中庸傳

一卷

未見

李氏清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未見

尚氏思泰中庸問答

一卷

存

宋氏應元中庸合注

一卷

存

陸元輔曰江東朱廣昇字允升崇禎己卯舉人

程氏智中庸旨說

一卷

佚

金侃曰休寧程子尚與中庸旨說一卷曾刊行

錢氏[illegible]中庸說

一篇

存

[illegible]昱曰錢氏謂中庸為言禮之文

郁氏文初中庸郁溪記

二卷

存

程氏時登中庸中和說

一卷

佚

熊氏大思中庸位育圖說

未見

黃氏[illegible]中庸大學政要[illegible]

[illegible]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五終

弟子烏程閔 [illegible]復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九

司馬氏光大學廣義

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按取大學於戴記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溫公始

程子頤大學定本

一卷

存

黃震曰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

學者然其今文以禮記所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移

明之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

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

節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

曰一章

周應賓曰大學二程改本亦不相[illegible]

蔡紹炳曰春秋夏五郭公紀子伯甲戌己丑之類以其傳

疑文當闕如[illegible]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

定大學[illegible]所改文俱皆分屬經傳而刪其

[illegible]而移[illegible]改大學者繼此等事始

[illegible]功也

[illegible]程氏疑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或

各爲移易實未嘗分經別傳指爲誤作且變置其文不加以增補也

按明道改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

程子頤大學定本

一卷

存

按伊川改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

呂氏大臨大學解

一卷

未見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不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今其書亦不可以不存者若予猶有取焉

蘇氏總龜大學解

一卷

佚

蕭氏欲仁大學篇

一卷

佚

楊時跋曰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我一也無有能亂我之知思而意

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予竊謂大學者[illegible]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illegible]欲仁志學之[illegible]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某竊嘉其非苟然者故樂爲發之尚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户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明說

一卷

[illegible]長高峰某

諸氏[illegible]大學義

佚

何氏倚大學講義

佚

喻氏樗大學解

宋志一卷

佚

張氏九成大學說

宋志一卷杭州府志二卷

未見

朱子熹大學章句

宋志一卷

存

黃榦曰先生於大學修改至沒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陳振孫曰朱子章句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辯論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爲之序至大學則補其脫簡闕文

玉海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甲子文公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各有或問中庸又有輯畧

黃震曰晦庵先生表章四書以大學爲稱首所定爲章句又與程氏不同自修身一章以後程氏嘗移易者今悉仍舊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

王褘曰大學在禮記中通爲一篇朱子始分爲經傳以明德新民止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惟其間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亡而補之孰知其未亡也今即其書求之有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句足爲格物致知傳蓋錯簡在他所則爲衍語而取以爲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於補而不知移易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實有所謂本末乃別爲之耶董丞相槐及玉峯車氏西磵葉氏皆著論以辨其非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

王[illegible]曰大學本禮記中之一篇程子見此篇與中庸非聖賢不能作而復從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而爲四書朱子復作爲章句凡若干言題之曰章句者分章析句以發明之也不同集註以纂諸論者考古證外諸儒未備言也於二篇特爲之序蓋總言其所以述作之大旨也[illegible]以大學原[illegible]皆[illegible]爲之注依文釋義畧[illegible]則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illegible]八條目以釋之其義精矣特致知格物之傳獨亡或以爲[illegible]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illegible]人[illegible]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程格[illegible]以知之義似亦[illegible]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此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

婦家傳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
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終始獨遺之耶
都穆曰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
之傳黃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
之簡正未盡者耳前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
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
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
必俟補傳黃震東發嘗與人書論其見與董氏合王
魯齋柏之謂則既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
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
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
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

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疑爲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
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陸深曰朱晦庵作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
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
乃分節解微恐於理有礙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
遺書爲好
章袞曰子思述祖之意作中庸事具孔叢子明矣曾子
著大學惟朱說有不必觀與林擇之書大學正經云云
八九分爲辭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則晦翁亦
未有所本也
陳耀文曰大學或問云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正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
多與中庸孟子書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無疑夫
無所承受無他左驗而據其相似者輒謂某之所作所謂
自信之篤而能自得師者與
樊良樞曰大學古本原無經傳朱子述程子之言曰大學
孔氏之遺書乃割一經爲曾子所述分十傳爲門人之記
其稱曾子之言似與前章之說不合觀誠意章別引曾子
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知也已又格謂大學初無闕文王
文成謂大學亦無錯簡鄭端簡頗信其說
焉郝敬曰大學在戴記中從未嘗屬誰氏作不知朱子何
以確指爲曾子此必有所受而言之
錢熙曰大學一篇漢唐諸儒並未言作者晦翁分敘經傳
遂亦舊文定爲曾子及其門人所述世遂信而莫敢疑

按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
曰曾子立事曰曾子本孝曰曾子立孝曰曾子大
孝曰曾子事父母曰曾子制言上曰曾子制言中
曰曾子制言下曰曾子疾病曰曾子天圓篇篇必
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
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
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於百世
之後斷然論定爲曾子之書且析爲經傳謂經一
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其答林擇之書云傳中引曾子曰知
曾氏門人成之而講錄又云大學決是子思
所作不然誠意傳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豈涉獎

氏亦曰誤引曾子之言矣非曾子之書可知學者
所見不同如是當日復齋陸氏東澗湯氏咸謂朱
子中庸大學其得不諱而朱徒非亦不信朱子章
句於是董文清而後改本紛紛出矣
又按晉溪瓦氏以止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
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意其
亡於魏晉之間也黃氏於宋亡未成大學章句以
前故爲此言以爲何不以十篇之外又增出大學
一篇人不敢復致疑矣

大學或問
宋志二卷
存

倪氏思大學辨 一作解
一卷
佚

薛氏季宣大學說
一卷
佚

孫氏的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金華志孫的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二人仕
至兵部郎官

黃氏治大學經解

一卷
存

大學章句疏義
一卷
存

葉氏味道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邵氏甲大學解
一卷
佚

熊氏以寧大學釋義
一卷
佚

趙氏善湘大學解
十卷
佚

真氏德秀大學衍義
宋志四十三卷
存
德秀自序曰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
嘗竊妄謂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

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於此矣而漢孝元以後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

經義考　卷一百五十六　一

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跡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乃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夕[illegible]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又進表曰汗竹雖壓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成一日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illegible]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竊謂原遠矣寔聖人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illegible]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奸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究於難進於堯朝[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不量其薄欲效編摩遂罹三至之讒從詔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缺敢不之[illegible]惓惓於報上[illegible][illegible]皆有[illegible][illegible]孜孜以窮年首列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諸家先生之講明粗加詮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加[illegible][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獄之[illegible]殊明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illegible]坤[illegible]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際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illegible]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

經義考　卷一百五十六　二

期會於精粗淺深成編冒壓清躁止其所止願益加省察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玉海端平元年十月侍讀真德秀進大學衍義上謂有補治道是月讀大學章句并令說奏

趙希弁曰右真文忠公德秀為戶部尚書日所進也因大學條目而附以經史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是之謂綱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又之以崇敬畏戒逸欲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是之謂目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發明者錄之而公之說亦附見焉

魏了翁曰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恰人來之以給爵位俗士假之以為科名自周程子至於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秘者皆悉禁以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門之要旨亦科目之所忌學士解散甚有不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驗己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於仕於處無貴賤少長必敬之日晏少後國人以公出處為廟社安危公亦不以道愈尊名愈盛而實愈彌積憂成疾亦自以為疵者皆賴後儕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大學衍義凡十三卷皆述之意見公所上劄子仍號為成書悲夫

及序繫其為書質大精密綱目兼備有天下國家之任及為臣欲致其君於唐虞三代者必考之於斯焉

薛瑄曰朱子之後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張萱曰大學衍義一篇依經據史博古通今言天必有徵於人語事而不遺乎理錄善惡以示百世王之監戒廣節要以盡八條目之工夫忠臣愛主之誠準箴規人君治世之格例律令於今可見盡在此書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六終

弟子秀水沈　珝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

董氏槐大學記

一卷

佚

黃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菴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工夫次第大傳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之憾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考正未盡者爾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凡六十九字致知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宋史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嘉定六年進士寶祐二年參知政事明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許國公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景星曰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即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於止知其所止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舉莫先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國天下此外無餘蘊矣

顧炎武曰董文清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原無所闕其說可從

蔡氏模大學演說 或作衍論

一卷

未見

東氏堯道大學說

宋志十一卷

佚

余氏學古大學辨問

一卷

佚

括蒼彙紀學古青田人

徐氏僑祖大學啓明

佚

贊行永嘉人

吳氏志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胡炳文曰字叔夫新安人

盧氏孝孫大學通義

一卷

未見

黎氏立武大學發微

一卷

存

大學本旨

一卷

存

立武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爲據本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備考訂也

按黎氏大學其詮格物致知亦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其後心齋王艮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

心齋雖爲姚江之學而其論格物與師說殊不知語本於黎氏也

虞氏若水大學沿革論

一卷

未見

王柏門中君書曰致知格物傳未嘗忘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格物一傳使朱子聞之當莞爾一笑也

王逢曰清臣師杜清獻公範賈似道再薦入史館辭不受有重證大學章句

方孝孺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致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余嘗與友生肅臣爲書以辨其說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且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學者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爲釋本末不得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前乎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都穆曰朱子作大學章句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首章明明德

三句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文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下釋致知有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是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爲子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感焉是皆雖出於朱子而不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按台州志車若水字清臣號玉峰山民黃巖人嘗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柏以爲洞照千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心服

何氏楷大學說

一卷

佚

吳氏季子大學講義

二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王圻曰季子字節卿號裕軒邵武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國子監丞

方氏介大學講義

一卷

佚

何氏基大學發揮

四卷

未見

王氏柏大學

未見

毛奇齡曰王魯齋柏謂大學錯簡或有之然未嘗闕文事補哉遂就本文略移易而其義已備與董氏槐葉氏夢鼎與車氏若水吳氏澂之說相同此就朱子改本僅去其補傳以自爲說者

金氏履祥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指義

各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柳貫曰大學文公既定其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先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先生復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文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

胡氏希是大學稽疑

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王氏文炳大學發明

卷

佚

括蒼彙紀文炳字子敬一字叔恭入元不仕學者稱西山先生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集[illegible]

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江西通志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右相廷鸞仲子以蔭補
承事郎當省試第一宋亡隱居教授

吳氏浩大學口義

一卷

佚

徽州府志吳浩休寧人隱居不仕著直軒大學口義

徐氏失名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謝枋得序曰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若述也宋大

公平生精神志願卷在四書後進對病緒餘尚可以取郷
相下亦殺合有可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誦其言廿
六經以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
未多四書何貸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徒求
文公以來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得
[illegible]耶放千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以
[illegible]行者非必力行[illegible]乎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
學[illegible]成論[illegible]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許氏謙讀大學叢說

一卷

存

宋濂序曰人心者參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與繫言

公者二坎也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與繫言心者也八
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至一
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合也行必
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於海也中孚誠心也無
間於天地人物者也全體中虛二體中實皆無間無雜之
誠心也故爲好爵好爵之靡繫而不能釋也吾與爾靡彼
此人己親疏遠近交繫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
此天命之不能已孟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
來爲州太篁竹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二百年而文公
朱子生焉道統在焉心之無不在也許平仲輩儀人也
相後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皆朱子之書析言踊
躍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尊以起同類曾閔之

行而復能與體實踐誨然于立身處家進退行藏之際六
合既一北方人物之久趣尚之正不絕於南來者之口而
四書之學發於武夷之下踰江淮黃河越行華出居庸歷
門以及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是同平仲之功
亦宗師之後然也當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
[illegible]知身後之光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
[illegible]多稱聞於泥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致
[illegible]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程子曰但得道在不
[illegible]後[illegible]人[illegible]於朱文公許魯齋亦云
陳[illegible]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傳見於大學之書河南程
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
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流衍

益廣今中書左丞相御史中丞行中書右丞其正傳也凡在於朝仕於外有道德之潤以及於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愚嘗游南北頗得托交於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見大學要略於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於簡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與能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許公既舉其要俾世祖皇帝大聖人能知之能行之用之以平天下天下既致矣今刻此書以布於天下使人人能正其心則庶幾於學矣王氏雖不獲登公之堂而能廣公之學亦可嘉也

馮庚跋曰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修齊治平之律令格例也三在八條炳若日星一經十傳粲然經緯自子

朱子章句集傳或問語錄之說與而其義大明於天下江南之人家傳日誦然求其明效大驗似未能滿人意豈徒視爲空言之書而無以見於日用之大歟庚幸甚三造大都與北方學士大夫游承顏接辭之間如有魯齋左丞許先生以道學倡於北亦既取知於聖明昭施其所學矣凡執經於許公之門者大而丞相御史次而部刺史郡二千石皆以其學有名稱於時而愚也莫由順下風而請無重貴沈之嘆及歸以南見先生小學之書大義溫潤精純根極理致君子稱爲當世之儒宗也歸來常武路達魯花赤朵兒赤觀稱未幾一日謂予曰許魯齋大學要略書本今編之梓以廣其傳庚紉繹而讀之辭簡而明直而文如啖菽飲粟坦明平易人人可以與知與行而至理之妙皆昭然乎其中實宇壤間之一大奇書也俾予跋之予惟天下之理無乎不在無遠近大小精粗之間孔門之高弟有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程子釋之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今觀是書其言近其旨遠名雖要略而義則精詳也俾其書得行於世証明大學教人之法公之意笑矣抑公之爲此者要不待以講書則會爲事而有以訓其人使知義理之歸誠然爲蜀文翁之盛以兩貢於師帥之任是又不流宣化之美政也庚不揆喜而識之

郝繼序曰吾鄉許文正公身任斯道接濂洛關閩之傳其嘉言嘉行遺書所收者甚少館謝事鄉居宮保李庚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籍彙爲全書以傳未能也

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尹虛陳公嘗學中州嘗表章之以訓多士繼幸私淑而與有聞焉故先刊諸木與同志者共之或者疑先生不當仕元於戲楚之侍公山佛肸之叛孔子尚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救則心亦何責而身又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絕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

洪寬序曰大學要略一篇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烝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何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

大學之教蓋已立矣逮我夫子之聖繼羣聖之統以教詔
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璨
著矣曾子述之作爲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爲章句
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
學者由章句而得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
而覩青天若指掌而循大路坦然由之而造乎大道之要
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下及于元聖道淪湮魯齋先生
居司成之重任爲道學之繼緒歷覽聖經博通傳注攄其
大要不立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後之學者其
言約而詳俗而藏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之然後古者大
學教人之道聖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夫豈復有餘
蘊哉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

奉敕提督學校侍學之初首授儒書得其故本乃沈潛其
訂更互演繹補其闕略發其微義無歷一所輒召校官集
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贊官而
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寬切領郡
寄學次修寓先也於是謀於同官桐江聞孟剛京口陶成
各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
不著於物雖曰簡易易知然非得齋直說以教人則敬詞
人鮮不以得其理而徇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
於大學之道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

魯齋大學直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錄大學一節賦七言絕句解之

熊氏禾大學廣義（一作口義）
二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宋耆年序曰此篇作於建人熊君去非撫其生平所學欲
見之事而未能者悉載之書謂致知誠意之學自心身而
家國天下無一事可離此二節工夫至論新民後一截酌
古適今如身履其中灼見可以措世隆平致君堯舜而後
已之於是大學十經一傳字字俱實理句句非虛文釋天
下有體無用之疑著儒者明體適用之學廣聖賢全體大
用之功惜乎身與世違以今觀之亦祇付之空言而已熊
君多著述有大學廣義若干帙昔未見全書近略獲觀廣

義要旨其用心極不苟此編又要旨中之要旨而謂之口
義云者不敢侈言也嗚呼其果付之空言而已耶言而至
此安得不爲之撫編三歎

胡氏炳文大學指掌圖
一卷
未見

程氏仲文大學釋旨
一卷
未見
胡炳文序曰予沈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編纂疏集成有訛
舛疑不得已仍通一編友朋得之則以鋟之梓予悔之早
程仲文嘗從予游予以其嗜學極愛之今所著大學釋旨

副尙將密圖明拔貫規章句有所發揮於予通有所傳授
若者表章之鷹剗受飛將以上問仲文年方壯學者方進
未已此書之出租予得與又甲予雖然知人易受知難自
知尤難大學誠意章言自知之眞也仲文其益務自知底
不負識者之知乎仲文勉之雖然予年八十亦不敢不自
勉也

蔡氏模謹大學四傳小注

一卷

未見

許氏謙大學叢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謙孫存仁明初爲國子監祭酒謙之遺書悉皆
刊布

呂氏洙大學辨疑

一卷

佚

□氏溥大學疑問

一卷

佚

金華府志呂溥字公甫永康人與兄洙均從許謙學

□氏□大學總會

五卷

未見

說並口總載或附宋儒語錄及考亭師弟問答大學語

李氏朝佐大學治平龜鑑

佚

傅若金序曰龜以卜鑑以監帝王之道以法雖聖人不敢
易焉故卜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夫事監而不求鑑則不
能正夫類爲法而不求乎帝王之道其能以平治天下乎
是故爲治者以前言爲龜以往行爲鑑言有所不有以
知於前醫察不有以監於後擇而行之由一身而達之
天下其猶遵諸掌矣此無他知所法焉大學一書古今帝
王爲治之要道也宋子朱子既集儒先之說以爲章句而
行諸世矣今李氏不畔其說而能增之發明以申其義又
引事比類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

可以戒者悉附著於其下名曰大學治平龜鑑其言數千
雖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勤矣昔唐宋璟進無逸圖
而警戒之道成張九齡上事鑑而諷諭之功著治平龜鑑
之作殆亦欲見諸行事者耳而二公處輔相之近其言易
以行今李氏居山林之遠其書難以見知雖然芻蕘之言聖
人不忘況托於經以行者乎居今無知其書則已苟有知
者采而上之俾不見廢則於帝王平治天下之道豈獨無
所裨哉李氏雲陽人字朝佐窮經積學蓋有志當世之務

六

李氏□□大學明解

一卷

佚

黃虞稷曰高郵人學者稱月河李氏嘗爲通州教授

蔣氏文質大學通旨

卷

未見

按孫樂堂藝文目有之

蔡氏聿成大學說約

一卷

未見

蔣氏主大學章句纂要

一卷 佚

瞿氏元生大學演正

一卷

佚

鍾氏律大學補遺

一卷

佚

[illegible]仙紀汴人鄉貢進士爲儒學官前後徵辟並[illegible]補行於世

[illegible]易訓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終　　弟子吳縣徐[illegible]校字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一

劉氏建簡皇王大學通旨發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書凡十章一章總言三綱領二三四章釋三綱領五章至十章釋八條目注解

丁酉通志劉建紹字鈞卿安福人吳元年被徵授內翰館副使洪武建元進皇王大學通旨奉詔使交趾至南寧道

序

劉氏清大學要旨

一卷

未見

傅氏孝大學補略

一卷

未見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發微

一卷

佚

劉氏清大學要句

佚

蔣氏允汶大學章句

佚

蔣氏允汶大學管窺

王瓚曰溫州府學教授永嘉蔣允汶彬夫撰

一卷

未見

張氏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鄭氏大學正文

一卷

未見

方孝孺後序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章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以余聞之先生清所考為書以然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公之意附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有志於其事公頗聞其說而稱焉書其因請以史之所傳世之儒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也其說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百年之間講訓者首道者遽起而從之及始定而宋子亦為當斷然以為存其說好以俟後之君子而世之所闕而不

斷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蓋說以聽訟得本末得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以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此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

徐氏與喬大學集義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仲祥錢塘人王達嘗師事之

丁氏璣大學疑義

一卷

佚

李氏杲大學明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成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歷官濟南知府

楊氏守陳大學私抄

一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諸說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

其後誦習久味益評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
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
故乃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
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
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其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
理順乃淨抄成帙閟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讀
見之閱未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
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而朱子之章
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乃僭易而妄解之亟
焚之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術也王魯齋曰天下
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
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

之所安非强為異而苟為同也今蒙所抄綴未得乎義之
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
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
五瑞主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慰哉客頼頼
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丘氏濬大學衍義補
百六十卷　又補前書一卷
存
神宗御製序曰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
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
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
帝王大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𦂳取
經傳子史之言以資之觀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
治平猶闕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
廣取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
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
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
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
播之朕踐阼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
氏衍義我聖祖大書於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聽
講之餘賦翠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
暑至於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将
細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遡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
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
梓以廣其傳而為之序如此云

濬自序曰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
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夫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
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
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
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
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
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
萬年以為教為世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
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人雜之禮
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
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擴實之各因

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於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於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之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illegible]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達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亦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

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耳若即其功用而究竟君臣之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治非獨舉其要責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頗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嘗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恭聽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其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采六經諸史百氏之關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然惓惓一念之忠備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

效之萬一臣謹序

何喬新志某曰公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採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令太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　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林氏敍政大學重定本

一卷

存

敍政跋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爲格致傳補亡有大惠於後學朱子既沒鉅儒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雜於

經傳中未及正耳玉峰車氏若水慈谿黃氏震魯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宗仁王氏[illegible]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濟天台方氏希古皆不謂然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是書欲合諸家著爲定本而未能也暇日取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他日或致歸田當更加細繹所訂其未備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證者亦當加增入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達焉否

一

陳氏紹大學大全纂

一卷

未見

俞攷吉曰四川成都衛人成化丙戌進士

[illegible]氏應大學綱領圖

一卷

未見

蔡氏清攷定大學傳

一卷

存

徐師曾曰大學篇錯簡甚多程子既爲之表章定著朱子又爲之更正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於今家傳人誦似無遺議矣厥後諸儒若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致定者失其序耳遂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置於子曰聽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而車氏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至蔡氏清攷

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尤爲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毛奇齡曰蔡氏改本並同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刪此謂知本四字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illegible]

一卷

未見

王氏承大學稽古衍義

未見

楊氏康大學衍義節略

二十卷

未見

康序曰大學衍義先儒眞德秀之所著也曰節略者臣不揆蕪陋冒昧爲之也書四十三卷今爲二十卷云竊謂德秀之書雖其援引之富論說之辨然無一言而不源流於孔子之經無一句而不根本乎曾子之傳無一言而非人君爲治之法無一句而非人臣責難之忠至當至精至切至要臣之過慮惟恐萬幾之繁經筵之講讀未易以畢乙夜之披閱或難於周此節略之所由以成也然先其少而從其多由其約以致其博則何不可之有哉此書所謂首列二者之綱曰帝王爲治之序曰帝王爲學之本是也爲

學乃明明德爲治乃新民即大學三綱領之二也所謂後分四者之目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是也格致以始之修齊以終之即大學八條目之六也雖曰二綱領之二而至善之止固在乎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平之理悉該乎內仰惟陛下躬上知之資稟生知之性讀百篇五行並下是豈拘常可得而窺測也哉自今以往誠留意焉則帝王之學必可傳帝王之治必可復矧以篇帙減省工夫惟在於專旬月研窮效驗決有可獲至於一得之愚亦此以獻　又進表曰居楓宸乃膺君師之任在否壇實總治教之寄學雖上下之皆同責於君而爲尤重苟欲責用其力必大有其功繹則測於孔子而曾子述之傳則原於曾子而門人記之至程子始取之禮經迨

宋子乃分之章句若夫引用五經四書之文兼採諸史百氏之說振千載之空腔爲一旦之填實或言其理或舉其事體用一原即理而事無不包顯微無間即事而理無不在每條祗引其凡逐節惟提其要簡以御煩約以該博此則蕘有資於衍義之書而實成於眞氏之手其所以修己而明德者一一二帝三王之明其所以治人而新民者一一唐虞三代之成功否則不漢之雜霸亦唐而已不唐之雜夷亦宋而已君子恥與聞大道之受也小人豈書皆至治之澤乎此書在祖宗朝或書之以爲所夕之誦觀或實之以爲小治之條格仰列聖之承傳同執中之授受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以至於今也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入繼大統御衍天潢聰明睿知粹若春蕃仁勇聖神頓觀乎

丕極然猶有乃謀書本奉爲進涵養薰陶之說朱子經筵席切切然有窮理讀書之言豈非當新君之幼冲與嗣皇之初政也哉臣嘗言於孝宗皇帝謂經筵不必泛及夫他書而勸講惟當專用夫是編覽之數日已可窺其大端謂之大旨次可會其歸宿全者竊慮萬幾之繁在於一日之內於是分行數罷竭精力以修閏其全輯短裁長忘寡陋而採取其中雅精以表精華欲省而又省近年學士有爲其測以補以治平之篇今日愚臣乃懼其多而妄有節略之衆既簡矣而簡之又則本於一心亦約矣而約之極則在於一一敬此聖賢之眞傳乃道學之密旨凡重熙累爲乙夜行日月則所謂大端者當不待於數日而後窺所謂歸宿者抑豈俟於次句而後會哉蓋二帝三王之爲

君皆務如此之學故唐虞三代之致治成功如是之盛慰
惻赫宣公復見之獨諂親賢樂利亦何幸於躬逢所有大
學衍義節略凡二十卷臣之愚得附刊一二總寓發演共
計十帙謹隨表上進

黃虞稷曰廉官南京禮部尚書時進呈

汪氏琮大學復古錄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琮字文亮祁門人徵士思敬子弘治初從修憲
宗實錄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終

弟子嘉興郁文盛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二

劉氏績大學集注

一卷

未見

績自序曰大學舊在禮記中至宋程子以為孔氏遺書而
表章之朱子為之章句然天下之理不容毫髮差故據舊
本取許公衡氏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
謂知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為
物格然後此為完書蓋格乃感而應之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皆欲行人心同然故即其感應者如其為善誠意默而
識此善也正心不為物誘此善也修身善發於外中禮也
治國平天下善見於遠近事業也自人所得曰德以其可
欲曰善即新民而見明德止至善非新民亦止至善也家
言孝弟慈國天下言老老長長恤孤善之用有差等也絜
矩好惡之施於政也得眾善之同也得天命善之克也忠
信驕泰之分也財用行之效也循是為君子反是為小人用
舍之由此凡存仁人共至也即民之秉彝立教則百王難
損也大小高卑相兼備先後相因上下通行古今不變始
而易知易行終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績生去孔子幾
二千年去朱子幾四百年安能決是非如此之明不過以
心驗之而已

趙氏璜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江西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胡氏爟大學補
卷
未見
太平府志胡爟字仲光蕪湖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除戶部主事
胡氏世寧大學衍義補膚見
四卷
未見
吳任臣曰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昌化籍仁和人弘治癸
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
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
一卷 一本四卷
存
守仁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
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
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
間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
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
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

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
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
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
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
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
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錢德洪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
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
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
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
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書成旁為之釋而引
以序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
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
本也宋四明黃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吳氏澄國朝正
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崑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
潘氏府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
歸有光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
無所闕無所用補也
宋[illegible]曰伯安具文武才人鮮能及乃以講學故致毀譽迭見
於當時是非幾混於後世蓋其無善無惡之論朱子晚年
定論學者無所用其回護至謂其縱士卤掠得寧邸金帛
初通宸濠以不勝而背之且擁兵觀望處置冏刑亦多
失當用兵機詐此謗毀之餘噫不足拾取也

按大學在小戴記中原止一篇未嘗分爲經傳出
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性理大全并
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
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
之爾近見無錫張夏輯雒閩源流錄於陽明傳謂
其叙古本大學則削舊經文反以是爲陽明罪果
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大學問

一卷

存

錢德洪曰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
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

受而讀之

鄒守益跋曰聖學之明晦在大學聖學之不明其在大
學乎古者自小學至於成人初無二致故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
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溺於記誦詞章之業與章句
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
[illegible]人[illegible]術之[illegible]與軌[illegible]可以備矣古者灑掃應對
[illegible]顧[illegible]參[illegible]倚衡細[illegible]格物之功要求諸吾身而自
足[illegible]以[illegible]然[illegible]欲[illegible]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
[illegible]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
[illegible]明[illegible]求[illegible]萬物而愈不足求諸方圓以測規
知[illegible]勞[illegible]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
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
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
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博之要乎聖學之篇
要在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教以太公順應
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耶異耶陽明先師恐
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羣疑復爲問答以闡古
本之蘊讀者虛心以求之泝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爲異
必有能辨之者

程氏晧大學衍義補會要

未見

樂平縣志晧字欽之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雷州知府

朱氏袞大學信心錄

一卷

未見

上虞縣志袞字朝章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興化知府

崔氏銑大學全文通釋

一卷

存

銑自叙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其先於本末之知其急於
誠之之端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乎天下者必原於格物
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必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
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也目也衆語諸文
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
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庶然矣實乎

此者誠也歧乎此者歟也

湛氏若水古大學測

一卷　又雜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甘泉子讀書西樵山讀古本大學喟然嘆曰大學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曷謂粲然其體用周以弘其分殊已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曷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曷謂至善曰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實也其體用之一原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定靜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乎天下始終反說約此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言屢而益至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至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為格致也致之力也身之也非口耳之也或者當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完故入讀也屢其義盡大哉博乎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二賢撰文之補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之以俟君子正德庚寅孟秋

陸氏可教校定大學經傳

一卷

未見

魏氏校大學指歸

一卷　古文一卷

存

王莊序曰嘉靖壬寅夏莊渠魏先生大學指歸成先生屬莊為之序序曰古人之學心學也外心而言學者非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此之謂明德推此之謂新民止此之謂至善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致唐虞三代之治者從此耳後世大道既隱學術分裂世之言學者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所謂學矣夫學失古人則無真儒無真儒則無善治矣先生夙契先聖之旨惘學者之寖失其初也乃直探本原揭示標準凡數脫稿始克成編名曰指歸其詞質其旨遠其文簡觀此而於古人之學思過半矣或曰大學一書朱子為之章句今天下已家傳人誦而指歸者何夫道本無言而有言者憂學之不明也章句析其義指歸一其趨蓋有相發明而不相悖者是烏能已於言哉書總一卷其篇次從古文考異亦附見云

余氏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黃梅人弘治乙丑進士

徐氏邦杰大學傳

一卷

未見

方氏獻夫大學原

一卷

未見

楊氏孔暉大學千慮

一卷

存

孔暉跋曰孔暉自去年夏病甚不能言默然坐臥靜中不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蓋心無所用不能動復說難者也每思大學殷稿成輒起而筆之然眼花不能自拔令男符書而考證焉

黃虞稷曰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

程氏昌大學古本註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昌字時言祁門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

洪氏[illegible]大學參義

存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illegible]

一卷

存

大學衍義論斷

一卷

未見

鄒氏守益古本大學俟語

一卷

未見

黃氏訓大學衍義膚見

未見

徽州府志黃訓字學古歙人正德甲戌進士知嘉興縣入為部郎

林氏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同安林希元茂貞平居好古晚年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意見曰更正大學經傳

王氏漸逵大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逵自序曰大學之教首之以明德親民相並而行焉何也曰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是故天下之大物我而已矣吾性之德體物我而已矣物我合體存乎學此學之所以為大也至善者吾心中正之則也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至善合內外者也自身而內之心也意也知也德也吾之所有也自身而外之家也國也天下也民也吾之所與也成己成物之道也是故聖人有以知天

下後世之有老莊佛氏之徒竊吾之明德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說者矣故示之以親民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鼓其術者矣故示之以明明德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崇刹象於彌古假迹作爲矣觀而民下被此學者矣故示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焉故觀諸親民而見習俗處大小學有以異於老佛之偏枯者矣觀諸明德而見聖賢精微之學有以異管商之昏用者矣爲人君而不知大學之道必蹈於禍敗之機爲人臣而不知大學之道必昧於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則淪於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之所憂著之於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於戴記簡篇脫畧賴程子而表章易置之稍爲完備然於聖人之精蘊猶畧

焉故特揭而著之學者能於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外一物我而於窮理盡性之道存神過化之裁思過半矣

聶氏豹大學臆說

一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illegible]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

季氏本大學私存

一卷

存

[illegible]有齡門季彭山改本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張宮諭陽和讀學說山出其書示學者遂刻之行世

大文六業無疏義

鄒氏守道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黃虞稷曰福州人

周氏祿大學約言 緒言

未見

吉安府志周祿字以[illegible]廬陵人受學於陽明以貢爲黃岡教諭

江氏鈴大學論正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鈴字元衡婺源人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終

弟子嘉善李光暎覆校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三

豐氏坊石經大學

一卷 存

陳龍正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迨燕礪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其處明見坊僞作而鄭端簡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弟見其段落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爲孔曾真本豈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脉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

擅易位之權而坊暗更之殆祖秦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吳應賓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黄初紀元明帝以太和[illegible]景初紀元齊王芳則爲正始[illegible]高貴鄉公則爲正元甘露在元帝則爲景元[illegible]於[illegible]當有政和之年既瞿元立言魏者何也[illegible]政和而[illegible]政和也是子虛之論也

陸元輔曰錢牧齋更列朝詩集爲豐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坊僞撰而當時名公多爲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李本寧刘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其書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緡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章三節次秦誓曰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維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新民二章次穆穆文王節終焉當豐

氏本既出管志道爲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循儒俱有刊本皆爲坊所惑可怪也

王氏[illegible]古本大學附錄

二卷

未見

何氏[illegible]古本大學義

一卷

未見

陸[illegible]輔[illegible]武陵人嘉靖壬辰進士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總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嘉靖戊戌進士
高氏拱大學直講
一卷
存
吳氏桂芳大學記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
李氏春芳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滁州人嘉靖丁未進士

萬氏思謙大學述古
一卷
未見
徐氏栻大學衍義精纂要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
王氏叔杲大學衍義略
未見
溫州府志譯字子孝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以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
鄒氏彝古本大學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睢州人嘉靖庚戌進士
史氏朝富考正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史朝富字節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永康
六合二縣事入爲南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羅氏汝芳大學說
一卷
存
張恒曰汝芳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

其門弟子從一貫錄中抄出單行
許氏孚遠敬和堂大學述
一卷答問一卷
存
孚遠自序曰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即物而
窮其理者蔽於支謂於事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
淪於禪謂格知物之本末與格無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
愚之所不能信也蓋宋儒司馬溫公嘗有捍去外物之說
近時天台王子泮陽胡子皆主格去物欲之說予遠當在
閩中與胡子論辯不以爲然及謫居山壚旋罹先君子大
故凡我所思忖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豁然無物
快體於我乃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爲深切而簡明頃入七

[illegible]陵楊子所遺格物之解若合符契然後益信人心
之所同然爰取舊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删改就正有
道以期共為折衷闡明聖學於天下後世其知我罪我所
不敢辭避也萬曆癸巳夏五月

狄氏定向大學括義

一卷

存

楊氏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材大學約言

三卷考亦一卷

未見

來氏知德大學古本釋

一卷

存

知德序曰大學之道修身盡之矣修身之要格物盡之矣
明德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即五達道也若以人之
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為明德則尚未見者施為以何事
明明德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即親親而
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
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存義不明
聖人修已以安百姓之旨就矣道喪千載又安望其知格
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七十子從孔子問志子

[illegible]也即大學老老
長長恤孤平天下之本也及哀公問政孔子告之曰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治人
治天下國家則明德即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孟軻氏得
孔子之真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為庠
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載之簡冊但天下學者日汲汲
於科目如水之赴壑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
之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耳秦漢以來聖
人之道渾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出而表章之朱子乃為
之注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為虛靈不昧以格物

為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陽明王氏以此書原
未錯簡程朱格物不免求之於外可謂有功於程朱矣但
仍以明德為虛靈不昧而教人先以悟良知則又不免失
之[illegible]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工夫入手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覆二十餘年一旦恍然
[illegible]而為研也乃書於大學古本之

[illegible]大學講章

一卷

未見

[illegible]曰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

管氏志道大學六書

八卷（刊古今書 訂釋一卷 略義一卷 古本附釋 卷 古本 卷 石經大學附錄一卷）

存

胡氏時化大學淺解正宗

一卷

未見

祁承㸁曰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

朱氏元弼大學通注

一卷

存

蔡氏士晢古大學注

一卷

存

王復禮曰蔡氏古大學注太倉王文肅序之嘗以進呈

姚氏舜牧大學疑問

一卷

存

周氏從龍大學遵古編

者

子

從龍自序曰大學一書與中庸同出戴記宋儒目為修己治人之方而以六藝當小學夫書數射御信卑卑矣然亦非絕慧精詣不能探悉未可輕貢之騃少輩而以煌煌禮樂之大槩受小學之目則是書將不得為禮樂之書可乎

潤彥惠先生性喜石經而不欲沿習勦說所著中庸發覆已膾炙士林兹何又出大學遵古編行之名曰遵古遵古本石經也世所傳石經不知何所本楊止庵少宰業立說痛排之而先生良有當焉何居全書不分經傳又以六所謂淵繹而上知首章即已講格物與後更補又啄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又定為子思居衛之作皆鑿鑿有據非依人口吻與同者可以傳矣

按周氏誤信石經大學為古文名其編曰遵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唐氏伯元石經大學

一卷

存

按豐坊偽石經大學唐氏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頒行學宮而又述之為書與管志道交相倡和皆夢囈之語也

鄒氏元標大學就新篇

一卷

存

顧氏憲成重定大學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旨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以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為格物彼以彼之說為格物而大

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校沉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詮次私以為於同無而予而從數大學義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戊子秋

大學通考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暨臺唐氏又斷以石

經本爲定至於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已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爲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壬辰正月

大學質言

一卷

存

弟允成序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爲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要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略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即訓釋文亦惟摘古昔稱先民稍加紬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贅一辭余曰善已謂余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兄吾儕乎頑鈍已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余而商之余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嚴繩孫曰先生字叔時宋於無錫縣東之涇里故學者稱涇陽先生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少卿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著有大學三書一曰重定大學萬曆戊子秋謫桂陽州判時輯一曰大學通考壬辰補泉州推官未赴時撰二書皆自序一曰大學質言弟涇凡公序之

按石經大學止可欺耳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之吁可怪也

鄒氏觀光讀大學衍義補

未見

楚文獻錄鄒觀光字孚如雲夢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大僕少卿

鄒氏德溥大學宗釋

一本

存

德溥自序曰夫學以致道也乃其本則至善是已然而必自知止始故要其端於致知格物格物者格其物之本而

皆之也所知止之爲極是已夫惟知止則修之于於然下竊之方石亦合均平自然其成夫斯之謂不誘假辟色之於化民本也欲揆是以明明德於天下矣以此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古稱孔伋經緯之說信不虛也此度逝與劉調父氏宗譯屢余政其義余乃約說大旨如此

故鄒氏亦誤信僞石經者

夜氏津熙大學繁露演

一卷

未見

徐氏即登大學本旨通

六卷

存

錢氏一本石經舊本大學

一卷

存

羅氏大紘校復大學古本

一卷

存

吳氏應賓古本大學釋論

五卷

存

按吳氏釋論本陽明王氏之說首凡五卷提綱釋篇名釋古本釋首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家治國第三釋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本者僞石經本也

袁氏黃石經大學補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終

弟子無錫吳進鉄霞校

禮記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高氏攀龍大學知本大義

一卷

存

攀龍序曰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上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爲本明矣有修身爲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自此謂知至之結則知止爲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自明也從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菴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强也愚蓋往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從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决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决之吾决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也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傳亦屬衍文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而知其爲引此物有知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以此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爲世之心同肯愈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身脩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斷以故而復定已也

八洲大學古本解

一卷

存

張爲曰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之說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理訓詁釋經之傳之而私補其所未備余不敢謂朱子爲非而於人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聯屬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整而章句反覺有未備是以不免於補綴耳此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有當於古本之旨也

按嗣初張氏序吳氏大學謂有當古本之旨所云古本亦僞石經也

鄔氏大倫大學定本

一卷

未見

李氏月峯大學心詮

一卷

存

未見

劉氏洪謨續大學衍義

十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少卿是書於崇禎一年進呈

劉氏宗周大學古文參疑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訓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未爲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雜亦何有於大

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己通所得綴而成篇章其言不得不歸之雜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要皆疑案也然自朱子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決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盍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古本更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吳氏開著有大學通考輒辨以爲贋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況其足爲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頗信古文亦以爲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玄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以下則在古今之間乎余嘗爲之解其略見舊讀之而終不敢信以爲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乎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舊一猶之乎疑也而滋甚矣因題之曰參疑時乙酉春三月

大學古記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蓋大學爲郡學校之經

義故禮家收之因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覩古今行爲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無嫌其又以爲錯簡而訂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下合聽從致自知止所知本此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爲本而不及誠意且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贊新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無當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凡以與說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自作而高氏古本出嘗本後復得氏中玄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洪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

段即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見要
皆超出朱王之上千古殘經一朝完復後之人宜無所置
喙矣顧愚竊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
之法有綱領有次第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
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
後文[illegible]乃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
[illegible]解物有本末之後其爲更端而釋格致也何
[illegible]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
[illegible]世之體爲然爲經爲傳作者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
[illegible]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
中庸以緯之今細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註疏似出一人
[illegible]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

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
孔氏遺書而朱子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
篇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弟[illegible]子思而
[illegible]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子思[illegible]之又何疑焉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爲
[illegible]篇爲止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爲一
[illegible]其爲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
[illegible]一而爲以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而爲二以
[illegible]一身既可分成篇以下逐段詳明則
[illegible]分[illegible]爲末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
爲修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
[illegible]

大學古本說
一卷
存

大學雜言
卷
存

按劉氏恭疑亦誤信僞石經大學爲眞其次序以
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爲第一章經也以
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
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以一節此謂
知本一節爲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
意四節爲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修身三節爲

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爲
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
國在節爲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天
下一節康誥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
慎四節詩云殷之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
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爲
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
一節盤銘師天下一節康誥曰四節湯之盤銘四
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爲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
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吳氏極石經大學講言
卷

葛氏寅亮大學湖南講

未見

一卷

存

寅亮自述曰大學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程子云孔氏之遺書晦庵又云首章乃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按康成本不分經傳至宋程朱始分首章為經後各章為傳陽明子欲從鄭本鄭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本末之有也之後文理儘相屬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後以康誥曰克明德系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竊謂誠意章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復而尚有許多說話且其意義不類必係錯簡程朱提出置首章之後頗為有理此後鄭本與今本同事經秦火是非難以懸斷要當斟酌於[illegible]從少義者爾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新編

未見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衍義補要

未見

[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學貫說

一卷

存

管志道曰瞿元立名汝稷號洞觀皆熟人以鄧武守投劾歸錢一本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為精核其為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堅深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吳氏[illegible]大學則

一卷

存

吳氏瑞登續大學衍義

三十四卷

未見

唐氏自明大學原本闡義

一卷

佚

鄒[illegible]序曰[illegible]有理學負儒一人曰唐自明先生著為大學原本闡義讚[illegible]研覈後抑名理使群黨頓惺疑網盡徹區區[illegible]編有焉盡道在天地間原不待講夫子發學不講[illegible]時云[illegible]自與七十子[illegible]發後論語二十篇[illegible]然[illegible]入孝出弟謹言慎行皆常日用飲食知味[illegible]人命人心明新至善實地而進儒疑其膚淺則[illegible]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表為四書專講性命明德[illegible]理學大理[illegible]也[illegible]一物[illegible]而道者路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illegible]而道實[illegible]人言道不言理道達於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為根蒂抽久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禮

矣性命非二也禮即天命也率性也知明德即新民即至
善即正心誠意也離心意性命別求禮者夫所謂忠信之
薄也故子夏有素絢禮後之喻而子夏之言亦未盡是也
以禮為後必求所以為禮先者不主靜窮理流為佛氏之
空寂而為任誕故夫子僅與之言詩不與之言禮也而儒
者猶謂此二篇曾子子思發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則是道
與禮二也聖人教學者約禮復性執禮即學禮即學道
也顏淵問道復曰禮即性也中庸成身大學誠意皆所謂教
而以空理求空虛也教顏子為仁惟復禮復禮惟視聽言
動若空虛性命如佛老云乎哉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知而不由則惟有明心見性為浮屠之空寂而已故
大道以人倫庶物為實地學道以論語為證盟以先聖孔

子為宗師舍此而言明德至善以為理學既為浮屠假羽
翼作通述主宰詞藪耳蒙耄鄙儒所見如此若云天地之
大無所不有紛披落雜乃成大家吾儕卜人也理理信果
見笑於大方之家復何辭

楊氏文洋大學衍義會講節略
四卷
未見

沈氏昭大學古本說義
一卷
存

昭自述曰大學與中庸皆同傳雜於戴記之中不有宋儒
為始表而出之仍為之詮釋其啓佑之功誠不小第是書
務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意一傳裂而為首復增
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頗亂補之而旨愈雜自是為宋儒
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明先生首倡大呼天下
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輩讀古人書安能知矮人
觀場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
則文意如是脉絡如是使好讀書可思也

繆永謀曰沈若宇明諸吳江人

林氏曰正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程氏智大學定序
一卷
存

金侃曰雲莊程氏論易不規規宋儒所撰大學定序亦不
襲朱子章句

吳氏鉉大學衍注
未見

郁氏文初大學郁溪記
一卷
存

按郁氏大學記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
一節物格而后一節為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删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
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

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爲釋格物致知傳

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倪氏岐然古本大學說

一卷

未見

萬斯年敘曰居諱岐然字秀初杭州人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十落髮箬林稱爲仁庵禪師自處方外尚窮六經其於易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同所著大學古本辨釋義論抄撮先儒十二家之說最爲確當

王氏立極大學膚見

一卷

未見

廣平府志崇禎中諸生

陳氏確大學辨

一卷

存

按乾初蕺山高弟講學海瑞晚著大學辨一篇其略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即聖功聖[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有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一致[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illegible][illegible]其自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書[illegible]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目爲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強以爲聖經賢傳之論[illegible]之上即此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illegible]宋[illegible]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相鄉張履祥考父山陰劉[illegible]伯繩仁和沈[illegible][illegible]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其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illegible]倫序目以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宗[illegible][illegible]戴記其言雖悖於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吳氏肅公孔門大學述

一卷

存

肅公自序曰大學本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程子謂爲孔氏之遺書者也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戴記中遂削原文所存者[illegible]篇[illegible]二經[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稱古本廢置弗道[illegible][illegible]行從不以爲[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反古功令繩之裁且及身于是大學[illegible]爲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蔑矣且夫釋經可[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各[illegible]所見[illegible]判[illegible]于聖人指而駁之[illegible]若[illegible]改之則[illegible]非其經矣漢儒之釋經也不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貴[illegible]于[illegible]移置周易傳文朱子方定正[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身[illegible]之分經分傳爲曾子爲門人折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簡爲行[illegible]闕移之補之使經文果有錯簡若衍若闕而不可通當[illegible]之無可如何况本自明備而斷以己[illegible]仍不免其衍[illegible]闕何以改爲哉所以然者解經而不得

其解故也不得其解因蹈改經之失竄以己意而支離不免彭貞孟亦反諸孔門之舊乎

毛氏奇齡大學證文

四卷

存

顏氏光敏大學訂本

一卷

存

無名氏大學繫露

一卷

未見祁澹生堂書目

司馬氏光致知在格物論

一篇

存

劉氏敞格物說

一卷

未見

黎氏立武大學格物致知傳

一卷

未見

鄭氏瑛訂正大學格物傳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聖學格物通

一百卷

存

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其要格致而已張栻答問有曰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曰人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格致知附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知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乎古本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學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結之義作此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

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
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
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
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
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示人於身
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
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
也意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
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
曰好樂於脩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
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
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

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
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
事則感其心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
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
者人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
之存之不息由一念而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
[illegible]之故讀所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
欲[illegible]以成其仁[illegible]得之以成其效學士得之以成其
德家[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
餘蘊矣或曰誠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
曰夫格致而不及天下萬物皆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國以

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下萬物同體無外
參贊化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之求哉疑曰真德秀之衍
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
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卑卑之以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
我皇祖之[illegible]上下千餘年而思以助其思允者久矣乃
今伏聞聖旨[illegible]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擬經書史鑑有
關帝王德政大要者直解進覽至實次慶聖學日升務求
典要竊念臣亦嘗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獻學故
不揣疎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
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
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
要須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

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
本末遠近一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按是書蓋做真氏大學衍義而作誠意之目八曰
審幾曰立志曰[illegible]曰感應曰儆戒曰敬天曰敬
祖考曰畏民正心不列目修身之目三曰正威儀
曰謹言動曰進德業齊家之目七曰謹妃匹曰正
嫡庶曰事親長曰養太子曰嚴內外曰恤孤幼曰
[illegible]曰事君使臣曰立教興化曰
[illegible]慈幼曰使衆臨民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正
萬民平天下之綱三曰公好惡曰用人曰理財目
二十曰學校曰舉措曰課功曰任相曰任將曰六
官曰修虞衡曰抑浮末曰飭百工曰屯田曰馬政

曰禮賢曰勸課曰禁奢侈曰省賦貢曰慎賞賜曰
曰謫北曰薄斂曰恤窮曰賑濟各為之小序

瞿氏汝稷大學格物訓

二篇

存

方氏朝棟格物訓

一篇

存

鄭圭曰朝棟字伯含仁和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參
政格物訓一篇雜以二氏之說不能使學者心折也

熊氏時登大學本末圖說

一卷

佚

時登自序曰大學曰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以
是致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
僅治而旋亂秦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效蓋可見也宋
受大命以道治天下於是河南二程子出始取是書而推
明之奈正叔劉叔子竟徒託之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
或問章句行義雖有治之序末傳而大道之要已明矣
若氏指掌備論有圖綱目有圖義例多外因復為此以
講說則朱子大學本末圖起秦漢迄五季凡若干年君德
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易見
歲月與而天時明下開分而君道立災異紀而人事驗君
子小人內外之位定而盜賊僭亂消長之勢分唐虞三代

之君其本立而末隨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
家事既備而治亦從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
故修身以下四者之目略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
知大學之道有時而不彰而不知大學之道無時而可易
也嗚呼我之為是圖也可以成矣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
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
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
本紀以法治而正亂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繩之以春秋
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

按許瑤作行狀稱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即位甲辰
訖宋顯德己未今由自序推之則斷始於春秋非
自堯甲辰始也咸淳甲戌合試江東九路士子時
登居首入太學宋鼎既移入元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終

弟子臨川傅 涵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六

司馬氏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蔡氏元思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閩書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秘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淳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數約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庠下士之一也慶其傳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由北谿之泝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亦欣欣然共番潤而始創貲合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

魏氏文翁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卬之蒲江人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叙州

翁氏甫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起渭中庸大學要語

佚

宗氏元秸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興甫中庸大學講義

佚

宋志三卷

牟氏子才中庸大學發宗俗解

佚

虞[illegible]之書自許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語[illegible]子之於經[illegible]恐猶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於[illegible]乃刻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illegible]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爲中庸大學[illegible]以俗今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以同乎又甚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也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爲或請思而文古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中庸字緒六
一卷
佚
□氏非賢中庸大學解
佚
姚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所著
中庸大學解刻於康泉書院
黃氏必昌中庸大學講義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
州
李昂英跋曰吾友黃京父主麻堂日浹諸生胸次以大學

中庸之味尚公嚴察闡述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
下既寫先□□做之六言開譬訒切處如良醫狀人物
致彩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舛蓋淵源於此
既而根柢□□□為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謹人
□不安□□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誦說而已
也
方氏□□中庸大學釋傳
今
未見
戴氏□和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黃氏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足有功後學如

仁勇三節經意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不
曉何謂執事與之於外分析却一一與經文不合君子誠
之為貴誠之正是用功處前章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
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為誠至如既禀之如字被新之通用
者從之作禀本因古字之從省此雖小學中來亦皆足為
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為蒲葦雖本
註中說疏義類然於此直彼此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
祖為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為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
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
指外之物則可改也指內切身之從是亦可從之而易也
世俗先守其切中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況下文明言
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

爵終身用今日之新二祖之在為諸侯葬以諸侯為已合
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以享之亦不必改葬也
□氏□□中庸大學章句
存
劉氏□中庸大學說
佚
一篇
存
□家川撰
俞氏□□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中庸大學記
二篇

存載集中

鄭氏儀孫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鄭氏夷夫中庸大學章旨

佚

晉川胡氏名未詳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珌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廸中庸大學述解

佚

蔡氏瑞中庸大學提要

六卷

佚

曾氏貫庸學標注

佚

饒氏魯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系小戴記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尚存也自是而後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袁氏明善大學中庸錄

未見

楊士奇曰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其師授之旨而為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黃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公晦學庸約說

佚

黃氏文傑大學中庸雙說

佚

江西通志黃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玉大學中庸標說 一作探步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宗明淑門弟子若千人及李叔謚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升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為諸生作書旁注觀

本文之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即了無繁複之勞
也既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成而俄竄里中
程氏館舍旁注脫藁稍有傳抄之者然自知所亡最改不
能已今歲更徙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注究儒經解至矣
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
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
人哉性質庸常學力尚爾次定師友取經解而熟之讀經
與解離不能以意相因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脈不通
自底不應然後其知味體學不可得也凡忽所以於其經
以書旨欲旁注之以為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
然意之所存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
純用原文者蓋以遷字順行經文實有不足離之則字各

有訓貴之則偏章摩全制作之體殊於斷語各有宜也至
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冀於乎
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
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為綱要以致知力行
為工程然而知而能行之間必有中為經所謂定靜安論
恐所謂行能者之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
德性而道問學苟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
問學德性之功大學然書後之更迭而然門
正心而已大學之正心也入學試之是皆發究於肝廟
物也致正心是將心而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
然而入則以致知之功中經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

者蓋大學所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
以後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乃曾氏心法所傳學之本也
而旁注不能詳其蘊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
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
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趙氏吳氏之說也今茲旁
注既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
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如其
求之於言而實用功力者可觀有以啟之
□氏□撰大學中庸發微
未見
曾氏□撰大學中庸講說

未見
黃虞稷曰□□人洪武八年任□安府學教授
□氏□學庸句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泰府長史
李氏□撰大學中庸心法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人以科徵入大本堂觀累官右春坊贊
善大夫
□氏□大學中庸章句

熊氏釗學庸私錄

二卷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授崇仁縣學官解徐奇薦改同校臨江路知事洪武初授翰會同館

黃氏潤玉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葉氏撰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敘言

未見

黃虞稷曰孝豐人

王氏倫學庸要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倫字叔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illegible]學庸通旨

朱氏[illegible]學庸闡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董氏[illegible]學庸大義辨疑　學庸析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一卷

未見

鄭曉曰山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卿

朱氏文簡學庸劄記

未見

溫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從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黃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賁亨學庸緒言

一卷

未見

林氏[illegible]學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袞學庸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副使
李氏用學庸答問
一卷
佚
[illegible]李淵字選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雲南
參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爌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柱史瑕泉先生奉天子命督
視兩浙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弘遐邇風動遂進多士
每朔月二集於郡庠之崇文閣發典印呈學者生徒間少
未成待於側次第請益首舉學庸二書章分句析挈領提
綱欲人同喻其旨既乃盡以所講學者筆之爲書題曰學
庸[illegible]於[illegible]闡發於先儒注疏裨益實多先賢述作發明
始盡[illegible]從學庸者求矣以致請而刊之
[illegible]門[illegible]人嘉靖癸丑進士
[illegible]氏[illegible]學庸解義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歐氏來學庸志略
未見
吳氏中立學庸大旨
未見
黃虞稷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寶司
丞
鄒氏[illegible]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
未見
[illegible]氏[illegible]學庸[illegible]大錄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illegible]學庸[illegible]旨
未見
董氏懋策學庸略
二卷
存
懋策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秦火以之廢[illegible]壞而作[illegible]
之家[illegible]宋[illegible]分章析
句[illegible]也[illegible]如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尚可尋

絳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爲之補遺隔
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爲二略今老矣偶暇之暇於中
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
大學遂將通略以明簡原無錯互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
古本詳爲解釋如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騭
非敢以爲是也
黃虞稷曰應祥號見龍闗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
右侍郎
□氏□□學庸述解
三卷
存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曆庚戌進士

李氏愚學庸大旨
三篇
存
宋氏世裕大學中庸臆說
二卷
存
□□□曰裘默術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庸臆
□□□□□□□□□元序之
□氏□□□□參補
一卷
未見
沈氏與學庸衆筏

二卷
存
繆泳曰□守□浙平湖人
程氏□□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陳氏元綸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曰箋不拘拘於字櫛句剖或用古語或
用微言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珠大學中庸俗講

二卷
未見
金氏鏡學庸緒言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覲賓儒行
一篇
存
蘇氏□□儒行解
一卷
佚
黃氏□□□□□

如其所行，未有不稱儒者。魯之[illegible]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
仕者也。其有行[illegible]待聘行問待[illegible]取者[illegible]也。故儒之爲
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illegible]行其[illegible]所[illegible]以
所求儒，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illegible]，禮
樂不作，亂賊恒有。天下無儒學，則驕從上陳，貪鄙下行，寵
[illegible]據於高位，而賢人之德[illegible]皆息矣。仲尼故舉十七
種以明之，先於學問，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
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敵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
皆足以爲治。其無當於是，雖習[illegible]文繡，皆小人之儒
也。周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illegible]言於朝，閔子馬謂之曰：

閔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
無亂乎？大學雖如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仲尼恐後世不
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學存於德行，故備述
以示之，使後之天子稱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不
[illegible]小惑往，不以觭敲驕於士大夫，故其懇懇其
定[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爲人後議
[illegible]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一

鄭氏玄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諶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諶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諶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從録：禮志阮諶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鎰曰：阮諶受禮學於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案
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觶受一斛，天子
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
阮氏。

范氏[illegible]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

傳擬禮之公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爲大鴻臚

董氏景道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獻之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戚氏袞三禮義記

佚

崔氏靈恩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延壽曰靈恩邃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共博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悉其義今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閎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理盡標榜微立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罕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

宋張琛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閎嘉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曆中高陽許閎嘉爲之序

元氏延明三禮宗略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伏朗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朗畫

李氏玄植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講三禮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鎰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二禮圖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illegible]館書目有三禮圖十二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

[illegible]亦題[illegible]集前圖記更加評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illegible]二十卷

存

竇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漢文帝之思方職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

神怡微妙作乾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纂述典所略正隨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爲千載之絕軌上聖意貫名實乖爽未有沿流溯源祛其疑惑以求以正之而名儒博風通如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髦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毎謂春秋不經仲尼聡且關睢既亂師摯撰之今古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故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蓋遺欲正失於得正邪於正替放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衆器造於中程乃究其統要組目見模範之措之或洛或華從理以變推而見之以約之合於服氣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當適從之數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於千古遂鑽研舒繹推敷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繢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爲之法若宮商尺寸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務從典禮[illegible]以實裁量通者則愈期用其互間呂望有[illegible]所惑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蓮其文得其器文象非合略無差忒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illegible]其攸濟既勤且哲何常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illegible]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illegible]盡焉感之禮事之體既盡矣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且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第之初錄總領其事從作序焉

[illegible]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式上
下差違既無所從雖以取象歲久偽俗不知所自世宗以
義先於顯德三年冬乃命崇義定郊廟器玉因敕刪改其或
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其制者瑚簋車轄之
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
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略而不
圖仍別序目錄共為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
所定康成所注傍依疏義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
圖有未周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illegible]近禮周知
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叙既訖冠冕衣服見
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
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

焉玄纁繅藉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繼
而行之易於詳審

使伯氏[illegible]門下禮圖始能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
廣[illegible]門下刊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致
[illegible]八太[illegible]時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illegible]曰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奉定郊廟器
[illegible]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訛舛續累而中
[illegible]凡[illegible]以近世沿革之說建隆二年五月
[illegible]表上之竇儼為序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
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議及答
議各四卷[illegible]列於注釋詔頒行之又[illegible]於國子監講堂之
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獻康成[illegible]謹學
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
竇儼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
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近代遺文有所抑揚近古
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即畫穀蒲璧即
畫蒲皆以意為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

[illegible]曰[illegible]用舊圖本六家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
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illegible]以作於論堂之上以歲代
[illegible]判監李至為之記[illegible]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績
三禮圖當只依做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於國學
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參定
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
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
[illegible]禮圖付[illegible]用[illegible]歷年祀事免差違聶崇義典
[illegible]國庠服膺儒業討論[illegible]列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
[illegible]崇義宜量[illegible]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
[illegible]人更同參議所[illegible]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確五
[illegible]祀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
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
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
遠[illegible]伏然缺[illegible]深[illegible]青[illegible]崇義所求師說[illegible]味

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駮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以此觀之則可知諶之說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人經籍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

璜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強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黍捭肉而食之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

圖令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牲鑊供牲鑊文以儀禮有羊
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令諸經皆載釜之用誠
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
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祿卿省視牲鑊
伏請圖鑊於牲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
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
世推其該博

錢曾曰宋建隆中聶崇義所定三禮圖二十卷檃括經
典名物器用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犧尊圖中犧
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
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
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獨觀其圖庶未必盡如古者有
由然也

姚氏未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其自序曰周禮六篇首以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
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
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
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成物正於國則曆象順
於天則災外不形於物格災祥於一時傳留者於萬世故
禮圖之次一曰城制卷一二曰丘壇卷三三曰宗廟卷二四曰宮
室五曰庠序卷四六曰衣冠卷三七曰車旂卷三八曰寶貨卷一
九曰器用卷十十曰樂制卷十一曰戎制卷十二曰曆象卷二
十三曰災利災應共二卷目三卷爲一十八三卷伏惟聖王聖其
所圖鑒其所失去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爲簡書
之傳無災咎爲號令之應曆象得而履禮得而正樂得而
和寶貨物用得其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
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
萬載此愚臣大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李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illegible]氏[illegible]二禮注
未見

陸元輔曰無傳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illegible]氏[illegible]三禮[illegible]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䇺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陸氏夢發三禮通議　建寧府志作義

佚

閩書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

劉爚之門

陳氏普三禮敘錄

佚

熊氏禾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終

門人南豐鄒琯傳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通禮二

吳氏澂三禮考注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己作

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其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遠塗處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相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文殘缺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若必收拾而不以足之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於太廟其篇[illegible]此書增入[illegible]大戴記[illegible][illegible]外云餘悉[illegible]記此考補後[illegible]禮八篇凡[illegible]十三篇其中固有截入禮記聚書者矣不當復出也而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

寀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晩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没授其意於孫當當寵宫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殽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辯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録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會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二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

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政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道於業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卑補冬官之闕蓋取宋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取其大小戴篇者三十而不遺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心而或問東里楊文貞公以吾邑康齋以受學於公元

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吳璧彦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己作以公支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僞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晩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没授其意於孫當當爲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事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爲豈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叙錄成於丞卒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戴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錄今此書增入若服義投大記喪義然後蒸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

先後取舍矛盾非甚凡叙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又殊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紛紛混淆注釋相悖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九篇補奠祭一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脩德言人君之禮入宮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内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循義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與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殁授其意於孫當其詞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

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宸劉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仰繡梓以傳且屬倫敘謹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宗山餅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考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謂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遺經繼類成編傳以識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

以附於後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二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又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矣又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一字此皆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竄公敘錄而爲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文也其首糅之以定周禮可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專掌教而不及禮宗伯宜專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八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

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冠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下皆謂逸經傳之混淆然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決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以宗伯次之有不率人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衆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在昔舜命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爲萬姓掌邦土准其事屬土故司徒之職易以雜之大小司徒

文書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稽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大
宰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叙錄余曩得周官禮乃
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說經戴記則有纂
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鄉非先生之書論議齟齬
多有不合其為晏氏所託無疑

蕭氏𣂏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曰蕭公𣂏郡服
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
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緒以及伊洛諸儒之說傳陳列左右

晝夜不寐殆則誦者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
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艸靡不極通其說先
達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讐
於作者用之死心字了之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
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給休姚文公燧門蕭先生道德經術
名世者也

陶宗儀曰蕭貞敏公𣂏字惟斗宗北人早歲為吏雖退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目
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終

門人安福彭　倩霞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二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彝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饒元學正洪武初為國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略纂要

十卷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寺卿

未見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漢唐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撮拾為八十五篇小戴氏復刪為四十九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九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為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為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書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臨川吳氏以禮記之完篇與逸其於多撮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記亦宜者皆為之析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觀據密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竊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十肖出從以暇容不能今惶徒抱恨於無窮至於家居之餘暇然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概乃做朱子而以經附傳做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為一然悉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一儒皆務考述之精密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稀布帛者欲以暖其躬業之所以抄此禮者豈徒以稽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推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再用至成谷大用不報嘉靖初仍起用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一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一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矣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於寸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以儀禮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訖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以俟後經之復缺焉

黃虞稷曰大旨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王制等二十二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原嘉靖十五年若水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其書進呈

按元楨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獎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績二禮圖

二卷

存

績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矣績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制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沖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載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與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求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反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記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官專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

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擬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不一經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分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曰儀者威儀也故所述皆冠昏燕射朝聘等禮也然序以爲美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所次禮經之大目而又禮始終威儀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的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

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與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而布之邦國大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燕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凡有周歲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莫不相率而納於禮範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而所以度安而必獨爲今觀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固時禮外此事物外而禮周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僅士詳而大夫諸侯皆略果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王盛使之□□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稾而歿然尚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記別威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敘錄既知非之及考正之作乃復因之以其爲正簡略特甚于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

冠昏鄉射燕聘祭等義服問間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義等記本皆禮經之傳更不容有於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而加以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今於一件之後亦自附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者此之成編上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徧習之亦不難於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爲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之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爲經此記四十九篇

爲何由今以爲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然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爲記是也然二經詁古邃與類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爲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篆文有裨儀禮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爲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撮經之未備此非記然記述者

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二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爲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等秩以位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記無□禮之旨極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而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從事□細□□萬曆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示其所校定所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典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屬考五官之職以六官之屬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備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改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竊取斯又其例斷也自行於予以遍考二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宜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

黃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

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根當時屢經用傳者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詔萬世概自三代之後遺秦滅學禮經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勝歎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爲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一代斯文之幸但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爲後儒所淆亂於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易於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傳之義今悉錯之於前及其所存皆發鄭賈注疏之旨雖畧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氏□□儀禮集說泰溪楊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皆未備自愚蒙竊有志於是而未有所得研

用精思竭平生之力僅知一二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
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
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爲一總名之曰二禮而
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備者
竊以己意増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説以官名各置本章之
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
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
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使一字一
句一條一節皆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
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説而間有出己獨見者
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槩於天官冢宰曰輔按治官之

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二人而府
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
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
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
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大
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
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
二人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
凡二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
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公非所制今
未之考也
黄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爲一集諸家之説間出己見以解
之輔嘉靖間撫陽人

袁氏仁三禮六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
也古聖人所以叙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
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出出而列爲章服物采以敎
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精神統會若藏之有
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
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
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脈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
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
六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

爲吉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
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爲未
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
之禮予裒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觸類支離而總之以中
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
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蕩廢舉
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顚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有
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
少之
李氏經綸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得黛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
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
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緯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爲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
桐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得之

邵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太經
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
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

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數德
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儐鬼
神其親邦國之交接上下之禮又爲朝覲聘問爲以將之
此其行有時其用有比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
周禮建冢宰以保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
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
幹事業二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與王治者也韓起
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人之
道盡於禮也厥而諸侯惡其害己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
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
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
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

及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
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
郊社禮亡也禮大聘曰聘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亡
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
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頫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
嗚乎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
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
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
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
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
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匪
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自序曰二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
今考其爲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儀禮曰曲
禮皆周公之所筆削隸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
綸天地之道撥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
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彝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
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二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
其異以合於同制其尊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

此周公之志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
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汚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
四經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
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聽見穿鑿施之政治必
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
不獲大儒面命居僻鮮偶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
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但為儒者紛亂遂槪
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為
冬官經以証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為在
民長教之官而鄉黨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
任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衆易稽收有制而土
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

女宮加男爵為六宮傳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
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者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
而官制明明商稽之制有番挑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
為學則宮刖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肅明發大司
樂一正之制擬明六代之樂辨天地各有分合祀之禮則
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
以此以依宋子本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為
家禮和士射鄉為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為邦國禮而
以[illegible]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為綱取
其聯類於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illegible]
成嘉之禮見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
雖亡可知其禁突於戴記中表助禮為正經而內則少儀

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為
篇漢儒取首句為之名此五篇乃逸經之幸存者乃以曲
禮為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
要皆彝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深禮於末則曲
禮為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
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
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
取禮記中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中珍餌記外取逸司馬
法考工記為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
運禮器樂記為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為曲禮
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悉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
既定不缺悉隨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部見周禮

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為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遠
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
不別作原曲禮言近指遠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
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
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大獻
所著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
以俟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邢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無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二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終

門人韓縣劉時沉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論石渠　閒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志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佚

陳晉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賓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

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

一曰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一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

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一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

一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

一曰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絶母應三年

一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絶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以文蕭太傅問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若

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一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絶子不絶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已加也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已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

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踰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爲乳母緦以名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以上所陳當時群臣議奏帝臨親決制具存

景氏答禮駮

隋志一卷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儒擬禮内外記號曰禮略

范氏甯禮雜問　唐志作禮論答問

隋志十卷　唐志九卷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商禮難

七錄十二卷

佚

禮雜義

七錄十二卷

佚

禮義雜記故事

七錄十三卷

佚

隋志晉尚書令吳商撰

何氏承天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宋何承天纂集其文爲禮論

禮釋疑

七錄二卷

佚

徐氏廣禮論答問

隋志八卷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錄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預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

隋志三卷七錄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隆禮議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佚

隋志[illegible]條入[illegible]傅隆議

周氏續之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并緯候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illegible]徵太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庾氏蔚之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佟之禮答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儉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七錄十一卷

禮答問　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　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　唐志十卷
佚
荀氏萬秋禮論鈔略　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錄二卷
佚
隋志齊御史中丞
丘氏季彬禮論
禮義疏　案一百六十卷
七錄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錄一百二十卷
佚
禮統
七錄六卷
佚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樓氏幼瑜禮捃遺
一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周氏捨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郭氏鴻禮答問
七錄四卷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答
唐志四卷
禮義疏　案一百六十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果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爲太學博士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通禮論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群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玄禮論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質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丁氏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佚

杜氏肅禮略

唐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類聚各事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略云

張氏頻禮粹

唐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抄崔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宗則禮粹爲不足矣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昂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閩書鄭昂新字中實仙游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晋江縣學通判處州昂新少受業黃榦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集

陳氏書禮編

佚

晉自序曰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人倫盡廢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淫蕩肆溢恣睢憑陵之极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小人之禍皆蛍尤以來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年荒艸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兆爲艸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爲狐兔之墟蓋民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親無事則苟以相

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搢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嫓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棄別啟爲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天不憖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纘志喪祭二篇天叙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此書爲意者由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殘可爲人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劫不滅而品栽萬物扶植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斷石相山蘇文不假購訪而周公賡典尚存有緒又賴先正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曾深山窮谷不學寡聞

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溺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西奔走頗聞然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絳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塵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𥙷於朋友備書冊闕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爲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集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爲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史載問答贊攷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悖於性命

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季寄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壞疾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爲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爲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儀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考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萃爲一書以待賓興豈不愈於撏撦浮詞吟空詩作熟語皦其賦予之厚於有損無益之溥物免學之繼廢其在此當仁則爲無所辭避致思以起之不佞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虛生世間矣

許氏判禮圖

未見

呂氏楸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擬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　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己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人家日用之近者以爲維世導俗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定人之情所由在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嫺笑行古禮者何歟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尚簡自然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爲桎梏以行古禮之人爲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默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嫺笑行古禮之人者而嫺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從之者耳有人焉挑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今不知也今少宰公既首倡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受命刻於後因得觀古禮之行自齊帶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中編下編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古所謂五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婚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編編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饋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稽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備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才之義也二十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爲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宋語荀子諸書何也大小戴皆所不有醇有疵有詳有畧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以備者上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且備小戴而略大戴何也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儒者於三禮代有訂正其最著者莫如朱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禮二禮分經分傳次既詳乎其言矣而予異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淵一而百端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以可以爲經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比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復者有刪殘斷者無遺錯

亂者就紀則是編也猶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繙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爲之急在成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備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無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佚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記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義

隋志十卷

佚

禮秘義

隋志三卷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佚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太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終

門人建昌鄒士扶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

沈約曰秦代滅學樂經殘亡

劉昭曰秦焚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定正其文

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得於孝文之時

鄭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壞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者惟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漢學之遂古者止於此而已

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緯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護至魯而猶見必護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鼓鼗柷敔簫管歌

以風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為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龡豳詩豳頌此龡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舞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樂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壞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矣故曰經亡於漢而樂獨亡
黃佐曰觀諸律之聚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變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所以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然則五經具在而樂獨無傳耶劉夫歎矣相命督樂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錫纘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宗朱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

誦記亂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太史公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完音具在樂官如磬如干如戚如綴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以爲之釐次雅頌然猶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殺乖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能談說其義然稍知者事皆絕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聽然何莫求之

宋戴埴曰古樂絕傳事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魏文侯惟恐臥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

道寖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廣夫年幾二百

孔穎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篇十一篇今雖合此略有分爲餘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

王昭禹曰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熊朋來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賓牟賈問答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禮家仍分十二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贊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爲十一章一曰樂本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爲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自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疏依史記改正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諷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一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三十一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采輯之者也非成於漢儒也

河間獻王劉德樂元語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六樂樂又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黃氏裳樂記論

一篇

存

鄒氏固樂記解

一卷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自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一百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厭飫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晳燦然可考而正義

以今稽古未協於是一加駁正而古義頓白與復可若此
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踰越宇宙
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濂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柟大司樂考

十卷

未見

黃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右載樂典

朱氏載堉樂經新說

二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廣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爲一類蓋大夫上士之曉樂者爲國子之師若今翰林院學士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即此官也樂正即樂正也大胥大學正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視瞭此四官爲一類蓋瞽而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能視者□□□□□瞽師無目□也世□□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八□□□□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

爲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爲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舒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韎師之上疑傳簡云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黃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瞿氏九思樂經以俟錄

六冊

存

按瞿氏命樂吏學書序之雖經鋟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一卷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文侯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以古無專學也古學惟存於戴記至程子始□□□□□□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

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爲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終

弟子吳縣楊縉武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一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注公羊穀梁二家）

存

卜子曰有國家者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女子（女汝同不蚰其名）曰以春秋爲春秋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鑒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魏徵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孔鮒曰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名焉

董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又曰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又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司馬遷曰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劉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又曰春秋紀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閔因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揚雄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春秋演孔圖曰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曰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直以殷歷正之　又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孝經援神契曰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曰古者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王充曰春秋之經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　又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素相之事也

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趙岐曰周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illegible]緒孔子[illegible]門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劉熙曰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

郭象曰春秋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

葛洪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孫盛曰仲尼修春秋列三統爲後王法

姜岌曰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

盧欽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顔延之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爲上

任昉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隋書經籍志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

顔師古曰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互舉之包十二月而爲名也

賈公彦曰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始後行於世

徐彦曰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春秋矣閔因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

李栒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

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劉彝曰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矣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爲春秋一斷以禮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爲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

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

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録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顔氏家訓曰春秋絶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顔氏以此爲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此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脫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邱明與孔子同時又爲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大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技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葉夢得曰莊子記孔子欲藏書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爲春秋

鄭樵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崔叔數曰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所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爲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爲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朱子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弒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懿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爲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把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疑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闈是一統非一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

一明亂臣賊子環天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黃澤曰諸侯之爲日存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魯之春秋也外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也久之則皆名春秋矣

劉克莊曰春秋史也史之舊文也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以其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夫一身爲匹夫假一百四十一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夫子以敬王爲心

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法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又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丘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去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氏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圍邱之典不興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鄫書貞獻之禮失而春秋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榮叔錫命大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一字之襃以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呂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以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以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來世已蓋曰非者人心之公即聖人所明之則固有然當於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誅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淩厲口誅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子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僭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子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亦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賞罰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褒貶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殷輅

周旋度詔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繆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馬端臨曰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

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所同生是也其餘雖世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弟子所按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入者竄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爲天子之事者失之

袁樞曰以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

黃澤曰孔子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惟春秋可以言作

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不同也　又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者其事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皆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

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又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

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

梁寅曰六經惟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所授受罕能灼知其意者

鄭公曉曰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也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王守仁曰春秋其實皆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煩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比而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一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

郝敬曰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掇拾遺文闕略未

備可參綴耳公穀繫左而加例胡氏繫三傳而加鑿說春秋者幾同射覆矣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先儒以為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焦竑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昔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illegible]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illegible]皆在焉故曰[illegible]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

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毛奇齡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蓋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邱明作傳則取策書以修之　又曰春秋始魯隱公爲無義例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王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撥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爲王室亂邪則戎狄弒王當始孝公以爲本國亂邪則伯御弒君

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弒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爲非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僞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摹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緯家解疑論此後世緯學不足信夫獲麟作書以不書而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端無稽之言吾不取云

百國春秋

佚

墨翟曰吾見百國春秋　又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

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祩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祩子舉揖而槁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摽羊而灑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

褫神而棄之殖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按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弟子秀水徐 [illegible]校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終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朱彝尊撰
男昆田書

春秋二

左邱子明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邱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劉歆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皆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
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
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
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
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
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
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
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
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

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
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拙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
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邱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窮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誘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
體
張晏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
幾
杜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

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
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
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
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又
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
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
卒邱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閒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
上書訟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古文
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
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
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
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章帝時賈
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
與左氏作長義[illegible]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
梁廢疾[illegible]一家遂微左氏大興矣　又曰公羊
之經[illegible]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illegible]左傳[illegible]釋經而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

略而經有或經闕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邱明能以三十卷之
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觀左氏之書爲傳之
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
二傳夫以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
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邱明授
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
遂翦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
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邱明用使
善惡必彰眞僞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

安得而詳哉然自邱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
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皙引
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
寶藉爲晉紀世稱實錄不復言矣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
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
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
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
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
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
事雖名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
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

之下頗見本末
劉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諡知是後人追修
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
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
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
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唐興以來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
左傳諸儒引以爲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晳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
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爲五家於是異
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
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
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乎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
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
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又曰左傳非邱明作虞不臘矣并
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
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邱明隨事而解
之爲若是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邱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說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概於聖非出於

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邱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邱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當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閒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黃中以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　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霸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爲史者鮮能及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爲餘人爲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　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

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四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爲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爲一

呂大圭曰說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

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
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
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
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
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
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
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
利害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
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
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
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
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

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竝
藏於世學者鑽研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
散佚不存左氏參攷一時之事以為之傳將使後人因傳
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邱明也
其後為春秋作傳者邱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
略傳詳其事其始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
之意亦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
向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
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
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傳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穀通公
敘遠矣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
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
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
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盛如梓曰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父以為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公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
左邱明者非也
黃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邱明
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
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
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

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
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說則雖說得大公至正
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
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邱明或謂姓左邱名明非
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
以為是彼以為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子修春秋
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然可筆削雖聖人乎
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說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
厭其詳審況欲作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
詳審也又況當是時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
如今國史豈非當時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
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

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策書是事之綱不煩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為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用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辦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譌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說

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真實苟能略浮夸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祗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疏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寶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備之

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為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者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探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邱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文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探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為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尤侗曰左氏之為邱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左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則邱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邱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貫之亦固矣

按孔子作春秋苟無左氏為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惡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觀經文止著一周字耳而王為周王春為周春正為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

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綸實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丘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終

弟子[redacted]崔　揚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

公羊氏高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說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王接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
絕爲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
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並立晉時公穀但試讀文
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爲例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

徐彥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

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
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
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
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鉤深但以
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illegible]公羊害於讖緯

[illegible]公羊失之險

[illegible]解經於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
故漢儒推本以爲眞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
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拘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
當

胡安國曰例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間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
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又曰
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寅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
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
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
說所能及也

鄭樵之曰稗官有紀公羊穀梁並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
蓋四字反切即姜字也

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
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
漱浣筍將踊爲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惋如昉格脰之類
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伴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
綱領之正皆本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
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
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
何氏其書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
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
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

義封為秦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
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
春秋封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則其謬甚
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
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
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儒
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黄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為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
而明白則過之
呂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
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

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
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
及齊侯宋公盟公羊以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
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
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
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
也而公羊則以為合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
奕棊者矣此其為害甚不特於叙事失實之罪哉
家鉉翁曰聖人之作春秋也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
門人高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龔
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為源出子夏

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與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
述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
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
之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求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採
依公羊其有功於世教非一大其間固有採焉而不精謂祭
仲逐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妾以子貴僖夫人之
類則其流傳之誤也
黄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
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閒卻有老師宿儒相傳之
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　又曰與大義正名分君子大
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
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無者

則未嘗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
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
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而又有子
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何後師之多與然則此
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俶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文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
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

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并千秋爲郎召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麋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俶或作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

劉敞曰穀梁密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端緒浸夫者則何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典刑而不變其信義而不拘有意乎將道而知變通矣不[illegible]人之流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爲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黃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寡失矣

黃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鄒氏失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孔子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夾氏失名亦作狹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

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爲何人撰作其書今亦
無存

鐸氏椒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
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顏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氏卿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説趙孝成王爲上卿故號虞卿既以魏齊之故
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況帝王歷紀譜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
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歷紀而條次之
舊學春秋所錄人人疑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
秋公子血脈圖然名號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
豈世别有一荀卿耶

李燾曰其載帝王歷已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
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
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
削最無義例前後紙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
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
也其血脈間有强附横入灼然非真者要當釐正之顧不
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雖引左氏傳中
語事既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
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
一二爬梳也

王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
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

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
根牟子傳趙人荀卿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
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賈氏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佚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

張氏失名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七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即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終

弟子通州顧培元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

胡毋氏生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徐彥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仲舒春秋繁露

七錄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

米

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多非己出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亦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皆不言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

樓郁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者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遠而派分若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業仲舒勤矣當武帝策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不明而董生之言獨尤博衍深者也本傳稱其

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募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特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見可畏也又曰金干木則五穀傷木干金則五穀不成蟄蟲以驚

當是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知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志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

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末卷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見何爲許之訛乎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寧不可乃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此之古語亦有不可承達者春秋會解一書[illegible]

按所集仲方據其引繁露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

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術自名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見於斯況其他乎其

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叢貶辯
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書又本楚莊王篇為第
一但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
杯竹林二篇之名夫有以訂之更俟來喆仲方得此尤以
為俞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汀右漕臺兼秘閣公刻之而謂
余記其後

黃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
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子
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
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 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 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
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
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
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
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
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
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
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
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
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
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眞公論之
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
之以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
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
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

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
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
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
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
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
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
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彭祖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嚴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 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樵曰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嚴彭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並以公羊春秋顓門教授顏有泠任筦冥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傳者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汝陽鍾興次文北海甄宇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陳留秀升南陽樊鯈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勤又侍御中軫伊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數中者大抵多嚴氏之學者也

顏氏安樂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佚

漢書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

鄭樵曰安樂弟子有泠豐劉向王彥

徐彥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 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宜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

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林傳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云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通典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

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堂中不別堂室所云為
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
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冥氏都春秋

佚

漢書曰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
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
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賈公彥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釋文序錄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
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
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
翁君本事千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
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
章昌曼君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
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欽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
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因春秋敘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特
百二十國寶書其敘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
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
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
中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家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
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終

弟子長洲姚田修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五

北海王劉睦春秋旨義終始論

佚

後漢書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陳氏元春秋訓詁

佚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帝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

陸德明曰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

鍾氏興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孔氏奇春秋左氏刪 一名左氏傳義詁

三十一卷

佚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

連叢子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褒成君之後也兄君魚王莽末避地大河之西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乃與其兄論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阼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學者之蔽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於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游息于斯錄之焉

孔氏嘉左氏說

佚

後漢書孔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陸德明曰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

鄭氏興春秋條例章句訓詁

佚

後漢書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東觀漢記鄭衆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氏衆春秋難記條例

七錄九卷

佚

春秋刪

本傳十九篇

佚

後漢書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徐彥曰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牒例章句

唐志九卷

佚

賈氏徽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

佚

後漢書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篇

陸德明曰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人

賈氏逵左氏傳解詁

隋志三十卷

佚

後漢書逵弱冠能誦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illegible]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法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春秋左氏長經

隋志二十卷

佚

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春秋釋訓

隋志一卷

佚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樊氏鯈刪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鯈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封燕侯初鯈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

張氏霸減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永元中爲會稽太守霸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餘言更名張氏學

楊氏終春秋外傳

十二篇

佚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氏育難左氏義

佚

後漢書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舉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遷尚書令侍中

馬氏融三傳異同說

佚

後漢書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戴氏宏解疑論

佚

徐彥曰何氏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皆經任意反傳違戾與公羊爲一創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又與公羊爲一創也

何氏休春秋公羊解詁

隋志十一卷　唐志十三卷

存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辭病去陳蕃辟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再

遷諫議大夫

休自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張揖曰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或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

由此義不出於己

王嘉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為學海

蘇軾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其紛紛邪既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

陳振孫曰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二　七

家鉉翁曰何休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

呂大圭曰春秋三傳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名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錄羽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完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紀災異而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破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二　八

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黃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說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然三傳皆用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當廢矣

春秋公羊墨守

隋志十四卷　唐志一卷　宋志十五卷

佚

春秋左氏膏肓

隋志十卷 崇文總目九卷中興書目第七卷闕

佚

崇文總目曰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與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觀其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實何書云今殘缺第七卷七

陳振孫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止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

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穀梁廢疾

隋志三卷

佚

後漢書鄭玄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隋志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漢議

隋志十三卷

佚

春秋公羊文謚例

隋志一卷

佚

徐彥曰何氏作文謚例有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按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宋氏此說賢者擇之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

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為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為七缺也矣

春秋公羊傳條例

七錄一卷

佚

春秋議
隋志十卷
佚
服氏虔春秋左氏傳解義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揮文
佚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
隋志十卷唐志五卷
佚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痾文曰漢家
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

春秋漢議駁

七錄二卷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成長說
隋志九卷唐志七卷
佚
春秋塞難
隋志三卷
未見
春秋音隱
唐志一卷
佚
漢南紀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

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
後漢書服虔入太學受業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
以左傳駁何休之所議漢事十六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
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
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
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
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
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
踰己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
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不覺驚應遂相與
友善

隋書儒林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
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
而後學推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今殆無師說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
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
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
應氏劭春秋斷獄
佚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撰具
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
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
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劉氏寔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靈帝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延氏篤左氏傳注

佚

陸德明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
之

鄭氏玄春秋左氏分野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十二公名

七錄一卷

佚

駮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發何氏漢議敘

隋志一卷

佚

王肅曰鄭康成不爲章句特發何氏與辭由爲二傳解紛
不顧聖人大旨

荀氏爽春秋公羊問答

七錄五卷 唐志同

佚

漢荀爽問 魏安平太守徐欽答

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爽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潁氏容春秋釋例

隋志十卷 唐志七卷

佚

後漢書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
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
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孔穎達曰光武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
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

遇爲之注 又曰潁子嚴者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
然注述春秋名爲一家

按初學記引潁氏釋例文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大廟與明堂一體也

王氏玢春秋左氏達義 唐志作達長義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王玢漢司徒掾

彭氏汪左氏奇說

佚

陸德明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

孔氏融春秋雜議難

七錄五卷
佚
許氏淑左氏傳注解
佚
陸德明曰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
謝氏該左氏解釋
佚
後漢書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少府孔融薦之拜議郎
段氏肅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四卷 唐志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不知何人
隋書疑漢人
李氏譔左氏指歸
佚
華陽國志李譔字仲欽涪人為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左氏注解依則賈馬異于鄭玄
陸德明曰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終

弟子錢塘丁 晟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春秋六

魏高貴鄉公左氏音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曹髦字士彥魏廢帝
王氏朗春秋左氏傳注
隋志十二卷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釋駁

七錄一卷
佚
董氏遇春秋左氏傳章句
隋志三十卷
佚
樂氏詳左氏問
佚
魏略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黃初中徵拜博士
王氏肅春秋左氏傳注
隋志三十卷

佚

嵇氏康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三卷

佚

糜氏信春秋說要

隋志十卷

佚

理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穀梁傳注

隋志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韓氏益春秋三傳論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魏大長秋韓益撰

曹氏耽春秋左氏音

七錄四卷

佚

孫氏炎春秋例

佚

孔氏衍春秋左氏傳解

佚

唐氏固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三卷（唐文房錄十二卷）

佚

春秋公羊傳注

佚

吳錄唐固字子正

吳志丹陽唐固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

士氏燮春秋傳注

隋志十一卷

佚

吳錄士燮字彥威蒼梧廣信人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補尚書郎遷交阯太守耽翫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官事小闋輒翫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之

張氏昭春秋左氏傳解

佚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孫策命為長史復為撫軍長史孫權為吳王拜綏遠將軍封由

大侯留餘碍辭竄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

鄭丁公春秋公羊解序

隋志一卷

佚

刁氏春秋公羊例序

隋志五卷

佚

杜氏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隋志三十卷

存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既立功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預當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預自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

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

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

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邱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

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又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

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二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

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

制變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

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麤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陸德明以為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

權德輿曰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元凱悅邱明之傳而為注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處失其根本矣

晁公武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役不須告亦稱有功亦無所發於左傳之

例皆不合不曰傳之謬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
此
鄭樵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
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
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
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
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蓋為文言多而經
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道自我設之後後人復有說者
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
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
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
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

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
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
所通者星歷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
當其杜氏之理星歷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
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
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
氏於星歷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
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
理則濶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
是何經明是何學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
大旨故多隨句解

葉適曰杜氏於左傳用力深久能使後世淺俗野誕之說
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所造益深則於春秋大義差
不遠矣
陳振孫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邱明之傳以釋
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
忠矣如經何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
實學處却少　又曰元凱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
秋最為有功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辯明庶不悖違
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又曰推變例以正褒貶殆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
得可以為法

春秋世譜　通志作小公子譜
宋志七卷　通志六卷
佚
春秋釋例
隋志十五卷
未見
摯虞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
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黃澤曰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
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
晁公武曰晉杜預撰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皆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杏傳癖觀此尤信

陳振孫曰唐劉蕡為之序

吳萊後序曰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爲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晉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以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

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焉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蕡序蕡太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蕡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非故蕡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左傳音

七錄三卷

佚

隋書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

春秋左氏傳評

隋志二卷

佚

春秋經傳長歷

佚 推論存

預自序曰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

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歷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

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君矣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惟一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先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驗

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一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今及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不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非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厤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違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厤也學者覽焉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三終

弟子太倉王原博覆校

秀水 朱彝尊 撰

男 昆田 校

春秋七

劉氏寔春秋條例

隋志十一卷

佚

左氏條例

唐志二十卷

佚

晉書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泰始初少府成寔中輔尚書元康九年策拜司空懷帝即位授太尉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春秋公羊達義 唐志達作違

七錄三卷

佚

集解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氾氏毓春秋釋疑

佚

晉書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於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淨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

劉氏兆春秋公羊穀梁傳解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春秋三家集解

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左氏全綜

佚

春秋調人

佚

晉書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王氏接公羊春秋注

佚

晉書王接字祖遊河東猗氏人永寧初舉秀才除中郎接

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嘗謂左氏辭義贍富自足一家書不
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
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矣且
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
有新義

王氏愆期注春秋公羊經傳

隋志十三卷唐志十二卷

佚

晉書接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

陸德明曰愆期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辰陽伯

公羊雜荅論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晉書[illegible]傳[illegible]將軍庾翼問王愆期荅

王氏長文春秋三傳

佚

華陽國志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察孝廉不就後拜蜀
郡太守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
著春秋三傳十二篇

張氏靖穀梁傳注

隋志十卷

佚

江氏熙公羊穀梁二傳注

隋志[illegible]堂邑太守

唐志十三卷

佚

徐氏乾春秋穀梁傳注

七錄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乾字文祚東莞人東晉給事中

孔氏衍春秋穀梁傳 唐志作訓注

隋志十四卷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集解

七錄十四卷

佚

晉書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安

書郎領太子中庶子出爲廣陵相

段氏肅春秋經傳集注 隋志作春秋穀梁傳

唐志十六卷

佚

胡氏訥春秋穀梁傳集解

七錄十卷

佚

春秋三傳評

隋志十卷

佚

春秋集三師難

七錄三卷

佚

春秋集三傳經解

七錄十卷　唐志十一卷

佚

劉氏兆穀梁傳注

佚

范氏甯春秋穀梁傳集解

隋志十二卷

存

晉書甯字武子解褐爲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補豫章太守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甯自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偪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

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

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
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
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
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
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
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於吳乃帥門
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
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
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
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
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
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

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
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
穀梁集解

王通曰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

楊士勛曰魏晉以來注公穀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
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甯以傳者雖多妄
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略名例博示同
異

[illegible]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
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
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
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王晳曰自漢崇學校三傳造興以賈誼之才附歆之文向
歆之學猶溺於師說不能會通況其餘哉其專守師學以
自成一家者則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則書張晉說杜
氏則膠固傳文其稍自說者惟范氏爾

晁公武曰自漢以來為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
衍江熙等十數家范甯以為皆膚淺於是與其長子泰
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
同異之說成其父先君之志甯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
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振孫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
罪深於桀紂著論以非之以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為
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於吳帥門生故吏兄

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甯父汪為徐兗二州北伐失利
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
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
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
范晷之孫晷在良吏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
相繼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曄亦著後
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黃震曰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
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

王應麟曰穀梁先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肅張
靖等十餘家范甯以為膚淺乃商略名例為集解十二卷
例一卷杜預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治經惟甯之學

寗書

家鉉翁曰何休治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若范甯治穀梁能知穀梁之非視休為長

春秋穀梁傳例

隋志一卷

佚

京相氏璠春秋土地名

隋志三卷

佚

隋書晉裴秀客

酈道元曰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

鄭樵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地名譜系欽水經注

孫氏毓春秋左氏傳義注

隋志十八卷 唐志三十卷釋文序錄二十八卷

佚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

隋志五卷

佚

徐氏邈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二卷 唐志一卷

佚

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二卷

佚

答春秋穀梁義

隋志三卷

佚

春秋穀梁傳義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徐邈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荀氏訥春秋左氏傳音

七錄四卷

佚

陸德明曰訥字世言新蔡人東晉尚書左民郎

李氏軌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三卷

佚

春秋公羊傳音

七錄一卷

佚

方氏範春秋經例

隋志十二卷 唐志六卷

佚

殷氏興春秋釋滯

十錄十卷

佚

隋書晉尚書左丞殷興撰

虞氏溥注春秋經傳

佚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郡察孝廉除郎中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注春秋經傳

郭氏瑀春秋墨說

佚

晉書郭瑀字元瑜敦煌人精通經義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

干氏寶春秋左氏函傳義 舊唐書作春秋義函傳 新唐書作春秋函傳

隋志十五卷 唐志十六卷

佚

春秋序論

隋志二卷 唐志一卷

佚

晉書干寶為春秋左氏義外傳

范氏堅春秋釋難

七錄二卷

佚

高氏龍春秋公羊傳注 新舊唐志龍作寵 傳注作傳記

七錄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字文[illegible]范陽人東晉河南太守

江氏淳春秋公羊傳音

七錄一卷

佚

段氏肅注穀梁春秋

佚

晉書國子祭酒段肅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官

黃氏容左傳抄

佚

華陽國志蜀郡太守巴西黃容好述作著左傳抄數十卷

薄氏叔玄問穀梁義

隋志二卷 七錄四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四終

弟子秀水諸嗣燊覆校

秀水 朱彝尊 撰
男 昆田 校

春秋八

謝氏莊春秋圖

佚

南史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爲一

何氏始眞春秋左氏區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宋尚書功論郎

齊晉安王蕭子懋春秋例苑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勑付秘閣

王氏儉春秋音

唐志二卷

佚

杜氏乾光春秋釋例引序

七錄一卷

佚

隋書齊正員郎

王氏延之春秋旨通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

隋志四卷

佚

南史延之字希季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歷吏部尚書左僕射齊建元元年進號鎭南將軍後爲尚書左僕射領竟陵王師

吳氏略春秋經傳說例疑隱

七錄一卷

佚

梁簡文帝左氏傳例苑

唐志十八卷 隋志不著錄宋志作十九卷

佚

春秋發題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左氏圖

通志十卷

佚

劉氏之遴春秋大意 左氏 三傳同異

佚

梁書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起家寧朔主簿累遷中

書侍郎兼中書舍人出爲南郡太守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公穀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沈氏宏春秋五辯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梁五經博士

春秋經傳解

唐志六卷

佚

春秋文苑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嘉語

隋志六卷

未見

崔氏靈恩春秋經傳解

隋志六卷

佚

春秋申先儒傳論　唐志論作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傳立義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南史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靈恩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田氏元休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賀氏道養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沈氏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 釋文作義疏

隋志二十五卷 唐志二十七卷

佚

南史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通三禮三傳仕五經博士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也

陸德明曰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

張氏冲春秋義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陳右軍將軍

北史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

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

賈氏思同春秋傳駁

十卷

佚

北史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弟思同字仕明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初文獻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申鄭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潘氏叔虔春秋經合三傳 唐志作三傳通論

隋志十卷

佚

春秋成奏 唐志作集

隋志十卷

佚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僅賈思伯張思伯張奉禮張彤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凱陳達潘叔虔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

王氏元規續春秋左氏傳義略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發題辭 義記

十一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南史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南城王記室參軍陳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侍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左傳音三卷

辛氏子馥春秋三傳總

佚

冊府元龜辛子馥爲尚書右丞以三傳師同說異遂總爲
一部傳注並出掇比短長會亡未就

劉氏獻之春秋三傳略例

三卷

佚

北史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
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
雖有師說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
注所撰宗旨頗異舊義撰三傳略例三卷

徐氏遵明春秋義章

三十卷

佚

北史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如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
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經數載因手撰
春秋義章爲三十卷

姚氏文安左氏駁妄

佚

北史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

李氏崇祖左氏釋謬

佚

北史崇祖字子述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李氏鉉春秋二傳異同

唐志十二卷

佚

張氏思伯左氏刊例

十卷

佚

北史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
刊例十卷位國子博士

樂氏遜春秋序論

佚

春秋序義

佚

北史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開府儀同大將軍東揚州

刺史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
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辛氏德源春秋三傳集注

三十卷

佚

北史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仕周爲宣納上士

劉氏炫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述義

隋志四十卷 唐志三十七卷宋志述義略一卷

佚

春秋攷昧
唐志十二卷 本傳十卷
佚
春秋規過
唐志三卷
佚
春秋義囊
宋志二卷
佚
顧氏啟期大夫譜
唐志十一卷 隋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顧啟期撰亡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啟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啟期所撰云
晁公武曰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彭撫曰有杜預春秋公子譜無顧啟期大夫譜可也
李氏謐春秋叢林
唐志十二卷 隋志不著姓氏
佚
册府元龜李謐涿郡人嘗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準例名春秋叢林十二卷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

沈氏仲義春秋穀梁傳集解
唐志十卷
未見
蕭氏邕穀梁傳義
唐志三卷
佚
孔氏春秋公羊傳集解
唐志十四卷
佚
孔氏春秋穀梁傳指訓
七録十四卷 隋志五卷
佚

張程孫劉穀梁傳四家集解
隋志四卷
佚
按四家集解當是張靖程闡孫毓劉瑶
七名氏春秋左氏傳條例
隋志二十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叢林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大夫辭

隋志三卷

佚

春秋辨證 唐志作辨證明經論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左氏義略

隋志八卷

佚

春秋五十凡義疏

隋志二卷

佚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

隋志三卷

佚

左氏評

唐志一卷

佚

左氏音

唐志十二卷

佚

左氏鈔

唐志十卷

佚

春秋辭苑

唐志五卷

佚

春秋雜義難

唐志五卷

佚

春秋井田記

佚

史繩祖曰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井也按春秋井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終

弟子秀水徐大梧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九

唐章懷太子賢春秋要錄

唐志十卷

佚

陸氏德明春秋釋文

八卷

存

按陸氏釋文左傳六卷公羊穀梁各一卷

孔氏穎達等春秋正義

唐志三十六卷

存

穎達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

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暨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

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鄀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崇文總目按漢張蒼賈誼尹咸劉歆鄭衆賈逵皆爲訓詁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維等奉詔是正

中興書目穎達參劉沈之說兩義俱違則斷以己意

晁公武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爲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陳振孫曰自晉宋傳杜學爲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麤可經傳極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氏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楊氏士勛春秋穀梁傳疏

唐志十二卷

存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今太學傳授

春秋公穀考異

宋志五卷

佚

徐氏文遠左傳義疏

唐志六十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徐文遠洛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大業初爲大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詁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時爲[illegible]子）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

黃淵曰徐文遠發題論舉先儒異論分別是非乃出己意
折衷不如合乎夫子否也

陰氏弘道注春秋左氏傳序

唐志一卷

佚

王氏元度注春秋左氏傳

唐志卷七

佚

王氏元感春秋振滯

唐志二十卷

佚

啖氏助春秋集傳

佚

春秋例統

佚

助自序曰一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予考
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
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
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撰為統例
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　又曰予所著經傳若舊注理
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
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註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
已但不博見諸家之注不能不為之狀訓
陸淳曰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
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鄉以文學入仕
為台州臨海尉復為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
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歷庚戌
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
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響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
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即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
趙子隨使府遷鎮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
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
會之至大歷乙卯歲而書成

新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臨海尉
丹陽主簿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闕漏號集傳凡十
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
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
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邱明
者蓋如史佚遲任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
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
著邱明非也

宋祁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之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
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
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
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
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
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

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巳

王皙曰啖趙二子相繼發明聖人之意指擿三傳之謬固有功矣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太察可謂入聖人之門而游乎宮庭之間者也其堂奧則未知也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朱樸曰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無耳考其所學蓋不止於春秋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苟若斯人者豈易得哉

陸九淵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助有功於春秋

程珌曰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為用夏爲本

張栻曰啖氏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

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十卷

闕

匡自述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已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述僅畢未及詳省爾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

陸淳曰趙子天水人爲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

新唐書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陸質所稱爲趙夫子者質與啖助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

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

楊愼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

陸氏質集注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呂溫代草進表曰臣聞惟天作聖贊乎人文達則化成寰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爲方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百儒異同致遠皆泥漢微言於滋甚遠旨於多岐異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乎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耕頒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覈二紀參首歸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艱鄙胥肉無應道苟所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道爲家寶敢天謹昧死竊前件書詣東上閤門

奏進

舊唐書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頗傳其學爲給事中

柳宗元作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

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勸將薪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例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二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爲辨疑

程伯子曰陸淳得啖趙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著縱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

晁公武曰啖助字叔佐關人趙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爲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

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纂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振孫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有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助考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纂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焉質遂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爲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穀梁則有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耶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

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邱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
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
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
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邱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
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
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
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
孫仕通顯當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
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集傳春秋纂例

唐志十卷

存

淳自述曰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
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
注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
知其二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
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為十卷云

朱臨序曰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
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
卒業而先生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千其書
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illegible]者及其根源有獨先生得
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二十年其經始大光學乃為先生能
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從與門人世儒相與論[illegible]以文迪先
生其見[illegible]於[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小子也以詩見之之資
猶不肯高以為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
從可論也以陸氏之賢復肯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
之學又可量也自孔子沒前先生殺千餘年矣後先生又
數百年矣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至然
邪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為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
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識其大略復得先生所為書乃
益曉發若暇瞷際危而被梯航力不勉則已勉為則無高
深不濟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以速其遠到子厚謂使庸
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況有明敏勤篤之資者
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為尚學者無小大以不通經為恥則
此書之傳為時羽翼豈可忽哉

袁樞後序曰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往往不知盡性之
理拘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欲三尺童子
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惟文詞是師
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
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
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共
其棄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
手于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並
錄吾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
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予來杭復得微
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者汝貞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
從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板於劉氏傳乃先揚公居
省府時所刊之[illegible]咸以絲羅覆其上書當承

爲子孫寶毋勿墜

吳萊後序曰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衰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爲之序寺得挂名經端以斷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隱見一二未甚爲學者經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曾先生爲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沖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秉用二帝三王法乎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旨等書甚羅考經緯輯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于北遊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

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旨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爲一已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非於藩籬閫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豈未之思也夫

柳貫後序曰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買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閒故門狀紙蓋金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始得之披其中闕亡二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假成袁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二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以來學官所貴殊指故時咋譁以相高吾之嚌而道之黎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考其所聞爲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貫將讀而得之欲求之焉不歸爲余有耶蓋私竊嘗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閑閑公秉文郎公名知爲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殁十中原殫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燼澌滅以萬毀一存於學藏試讀之餘傳閱殘於幾室而至於余述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況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貫得之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記

春秋辨疑

唐志七卷

存

集自述曰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

朱臨序曰春秋一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岐茫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列目矣近古因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惑以聖人之意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哉此宜矣唐有陸氏纂啖趙之說爲纂例爲辨疑所得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纂之其得多也亦宜矣其頗辨評多別使博學如樵孫見埋

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
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予廣其傳焉歷氏
予

何喬新曰春秋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有焉因三傳而經
旨反晦者有焉至啖趙陸淳之辨明而後人之學有所據
矣

華察後序曰自漢以來言春秋者入紙守三傳而已其能
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唐啖趙二子始至陸氏述乃
集合二家之說作纂例及辨疑微旨十篇其有功於經甚大
顧其書今世罕傳余同年陸粲事次明得舊本以示吳邑
令陽君君刻之踰年告成而君以考績去矣次明罕於春
秋方將有所著述以繼文通之業異時當別有傳之者汪

君名旦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春秋微旨

唐志二卷　今本三卷

存

序自序曰傳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推此而言宣尼
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
於禮經者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經而
志協乎道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
而終是賢智莫能辨彝訓莫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
是生人以來未有臻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
知懼而已乎故今但以其微旨總焉其三傳舊說亦備存
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為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
風者宜乎齋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
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於事
物則凡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曰如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柳宗元曰微旨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與同
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篇無與鄭同之文獲與鄭異之
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終

弟子崇明徐大業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一

韓氏滉春秋通例 唐志無例字

唐志一卷

佚

新唐書滉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

王讜曰韓晉公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節制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案籍騷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陶宗儀曰滉字太沖京兆人貞元中官至左僕射同平章事封晉國公謚忠肅

按顧著作況撰韓公行狀云賦春秋七篇著通例六卷與唐志不同

殷氏侑公羊春秋注

佚

韓子答殷書曰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此宜在積而不散者今令序所著書惠出非望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克勤綣綣若此之至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使序所苟托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 又薦狀曰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兼通三傳旁及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

馮氏伉三傳異同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馮伉本魏州元城人後家京兆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再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

唐會要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

施氏士丐春秋傳

佚

新唐書士丐吳人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丐兼通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為博士撰春秋傳未見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不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

按柳子厚道州文宣王廟記有春秋師晉陵蔣堅雖未有傳書而唐人之記如者寡附識於此

樊氏宗師春秋集傳

唐志十五卷

佚

韓愈行狀志曰紹述以金部郎中出爲絳州刺史徵拜左
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爲諫議大夫
叶放夫曰宗師字紹述襄陽節度使澤之子

盧氏仝春秋摘微

通考四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中興書目志仝春秋摘微一卷十二公凡七十六事
許顗曰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
意爲多
晁公武曰盧仝春秋摘微四卷其解經不用傳旨意甚
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
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李燾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
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闕全解惠
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劉氏軻三傳指要

唐志十五卷

佚

軻自序曰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
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缺乎故詩有
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介然溢習之
所至賢乎其辭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
者準裁無所旨先聖後經以闕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收
遺以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遺源捨經以
皆傳摭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
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
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願裒斂會三家必當
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
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
俗穀梁清而不短本是非始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
期於孔氏之門　又自述曰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
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牕下日與古人
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麻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
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
無私之燭不爲瞽棄矣　又曰予與羅浮始得師林壽春
楊生生以傳書爲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

春秋之道生以不下牀而求之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
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
坐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下羅浮抵匡廬匡廬
有隱士矛君語經之文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忘其
憊瞽有三傳指要
王定保曰軻慕孟軻爲人故以名焉少爲僧止於豫章高
安之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
章與韓柳齊名
計敏夫曰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卒於洛州刺史與
吳武陵並以史才入史館

徐氏彥春秋公羊傳疏

通考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補春秋三家之旨

晁公武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振孫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韋氏表微春秋三傳總例

唐志二十卷

佚

計敏夫曰表微字子明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之

新唐書表微敬宗時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尤好春秋病諸儒執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令會經趣

許氏康佐等集左氏傳

唐志三十卷國史補作六十卷

佚

實錄太和九年四月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九月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唐會要太和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新唐書許康佐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尚書

李肇曰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閽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進聖謨

高氏重春秋纂要

唐志四十卷

佚

新唐書重字文明士廉五代孫文宗時翰林侍講學士帝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諸國各爲書別名經傳略要歷國子祭酒

李氏瑾春秋指掌

唐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春秋指掌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凡例各一篇抄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摭餘條爲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補正得失爲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三篇大抵本依杜氏之學以爲說

李燾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所待之用耳初不爲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

崇文總目以考做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畫序例等篇
及漢律削益以矣寫本或譌舛復用正義刪修之乃可讀
其篇首數序據所自著者既無參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
仍之云

陸氏希聲春秋通例

唐志三卷

佚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敘正其穴以通春秋
之旨

張氏傑春秋圖

唐志五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并繪之
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宋志作指掌圖

唐志十卷 宋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裴氏安時左氏釋疑

唐志七卷

佚

新唐書注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第五氏泰左傳事類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鄆州文學

成氏玄公穀總例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又玄咸通山陽令

黃氏敬宗春秋闡

一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圖一卷唐會昌中黃敬宗撰

王應麟曰國史志作春秋兩霸列國指要圖序有首霸
楚霸之語

郭氏翔春秋義鑑

唐志三十卷

佚

皮氏日休春秋決疑

十篇

存

晁公武曰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
醉吟先生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
符中東出關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爲讖文疑其
譏己遂害之也

陸游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
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

匪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于泉下

裴氏光輔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孫氏郃春秋無賢臣論

一卷

存

王應麟曰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浙江志孫郃奉化人唐末爲左拾遺朱温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即脫冠裳服布衣超然肥遯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李氏象續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王氏邠春秋蒙求

宋志五卷

佚

崔氏表春秋世本圖

宋志一卷

佚

□氏玉霄春秋括囊賦集注

宋志一卷

佚

楊氏蘊春秋公子譜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蘊字藏樸

春秋年表

宋志一卷

存

岳珂曰春秋年表三朝藝文志不載作者名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誤如諸國君繼立有篡弑者表止書某立今增入諸國君有弑殺表例書某卒今改定諸國君卒或年與月誤或稱某公子若弟與兄誤今考注疏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立突出奔按經傳昭公立宋人執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如莒著邱公去疾表書又名邱公按傳著邱公卒郊公不慼注郊公著邱公子如楚莊王旅誤爲旅晉景公獳誤爲孺若此類不可枚數皆以經傳正之史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繼立循舊不敢增　又曰敍館閣書目元豐中楊彥齡撰二卷紹興中環中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中本及藝文

志所載者同

張氏暗春秋龜鑑圖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自會周迄陳蔡載其名氏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七終

弟子嘉興陳廷光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一

陳氏岳春秋折衷論

唐志三十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亂梗經暴秦之焚洎大漢初興未暇崇儒[illegible]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選[illegible]仲舒研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沒則有劉向父子以受業[illegible]左氏左氏之道假歆[illegible]於左氏而[illegible]公穀則西漢鴻儒向[illegible]公羊而於左氏則不明與聖人同代是以[illegible][illegible]其大[illegible]公羊而傳者枝葉也本根[illegible]矣[illegible]則枝葉附焉明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illegible]則傳文亦從[illegible]則傳文亦是而非[illegible]左氏釋[illegible]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illegible]明校經於仲尼[illegible]其然矣苟親[illegible]當橫[illegible]究[illegible]則不容[illegible]時有[illegible]二傳[illegible]不[illegible]左氏者以二傳爲證以[illegible]謂其與受之經則

非矣然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
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
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覈
辨箴挑發獲抒菁摭其精貫附於麟經第各醜其短互鬬
其長至成千種或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
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
作□爲渠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猶留矣亡一可破以藥
□□□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動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闢以公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賅博精緻足以下
睨吻漢之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二百餘條參求其長以
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鍾
傳爲同舍所擯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衷論三
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復辟爲從事

吳公式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
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
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旨勝老儒經生世守訓
詁不敢少變繼而爲說日以歷滅新傳之後出者獨行於
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應氏學
又爲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
爲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名
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
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
左氏忠臣哉休固陋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
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
康成獨反之學者多歸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
服虔自有左氏釋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
說後出者皆傳於久孰人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後
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墜至今果傳孰能有以大公至
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詭曰以說經
日以拜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觀
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
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益昔漢儒嘗以春秋

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
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
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
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尚存今不復
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有二十七
條茲具錄於後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
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折衷曰春秋所以
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
通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
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之以統之在乎普天
于卑諸侯正朔無敢勦慝作一王之爲萬代規律

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乎之春存乎之正得不書乎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乎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折衷乃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謹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爲威蓋成先君讓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爲其首歲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前則正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謙之明旨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方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歷故書王苟不失班歷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弑君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系於春正系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綱紀[illegible]而[illegible]貫[illegible]而後褒貶作穀梁作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民專乎旨用周之正時變不失承歷則不書

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歷而不書王則弃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歷而書王則舒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統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威篡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八年無譏左氏得其實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左氏曰春即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戲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折衷曰天子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啓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書正月烝則正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國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不[illegible]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莊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

終故不言即位折表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即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即位則成繼隱之弑君即位何也又稱定公先君薨于乾侯六月癸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書之恭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年穀梁于莊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折表曰聖人修法准重其體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

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為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讎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遂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說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賜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折表曰褒有德賞有功紬不服赦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足則死錫之何與苟

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制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為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恩則不宜備禮而書衰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弑君猶不書非肯筆削錫命哉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賜未得其實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

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讎而刺釋怨也折表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貶之刺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為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為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微者狩則必為魯諱當曰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讎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

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也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書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戰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

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烝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莊門柯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

成十八年虛朾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烝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柯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折衷曰凡升紐之體惟在爵

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紐名氏如衛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紐亦紐所譏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嘉而紐斯取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illegible]可以已矣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陰乘之陽陰氣來作不宜侵陽故用牲鼓用臣擬君之象從以[illegible]爲災鼓也以[illegible]之正也如水旱也以[illegible]但書記其爲

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疏之也折衷曰春秋弒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弒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弒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入皆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

耶豈盡著于春秋耶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耶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弒二君國幾亡爲齊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政魯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以穀梁曰其君之子某閔人不可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弒君同

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弒公子遂立奚齊是弒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弒其君也何謂嫌與弒君同弒荀不奚齊爲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弒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也其殺諸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穀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人稱爲既葬而君之奚齊之故齊之弒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弒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

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略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螟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二家俱失其實文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

人乎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抑衷以春秋襄
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
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
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氏謂曷以
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
俱國以備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
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
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足爲升絀
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數
國人不爲升絀判宋楚之平亦何所絀哉聖人以
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
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說成元年

作邱甲左氏曰爲齊難故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
使四人皆作甲抑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邱
令邱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莫見之淺
歟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
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
則必書曰邱出甲必不以作邱甲也究其旨謂之
邱甲者邱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
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斯邱則當賦之本名也四
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邱
中之使同甸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八年晉侯

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
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辭
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析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
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
晉紀甗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
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
還齊苟曰齊求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
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晉之
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終自歸于齊不
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借不經語判蔽其言則
宛且遲聖人爲魯故不書其請而書其言斯左氏
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說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不宜非禮故書公羊曰不
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析衷曰春
秋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
然也凡禮不卜常祀而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
牲故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illegible]書乃免
牲不以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
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爲文非
有別也是以二傳乃免牲之書乃不郊杜預之二
傳皆失矣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合治杞公羊曰著
城杞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

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析衷曰夫伯主之於諸
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
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釋矣苟不同盟而不尊
王室則姬姓亦有緣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
伯主帥諸侯而城矣淳和公城緣陵猶非遷杞邢
及齊桓城杞而無同晉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
常文而書之然議其剝非升非怯也公羊穀梁俱
不足取左氏以杞與淳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
而城之耳鄭子太叔與文叔儀之言曰不恤宗
周之闕而夏肆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
之傳斯得其實矣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

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辭
也析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說或爲
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雩數矣以多爲過時
斯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
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
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
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
也亦猶書正月烝五月復烝正月止也五月烝不
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
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復雩也左氏得其
旨穀梁謂有繼之辭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
遠矣定元年春王正月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

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
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析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
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
其始惟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
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
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矣皆書之致
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
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
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
杜得其旨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
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

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
人爲是歸之析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
或侵或伐或平或隙應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
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
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
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
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
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
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
也以勢較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
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

穀梁皆短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過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祈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過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斯設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

皆公羊之短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祈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邱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為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于中國也祈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苟以書之者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也

而書也夫言作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為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為瑞明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予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為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別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為比麟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廼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既非為已春秋修亦非為已蓋欲懲惡勸善為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為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為已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攷岳書凡三十卷十不存一唐人說春秋者啖趙陸三家而外傳者罕矣雖斷圭零璧亦足寶也

尹氏玉羽春秋音義賦

宋志十卷

佚

宋志冉遂良注

春秋宗源賦

宋志二卷

佚

宋志楊文舉注

王應麟曰咸平四年正月乙酉知河南府州少至上之以書送祕閣

按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泰中春秋二書之外又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行事散見於冊府元龜

姜氏虔嗣春秋纂例 宋志作三傳纂要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僞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抄集之文

馮氏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

通考二卷

存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晁公武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

李燾曰昔邱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學者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晉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助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晳若齧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累其篇蓋誤也

陳振孫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雜見錯出故爲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岳珂曰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訛錯昔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傍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連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謬見爲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經或傳注散見於前後數年間而止稱某公某年益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既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

後

名字同異錄

宋志五卷

存

蹇氏遵品左氏傳引帖新義 宋志作斷義

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僞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數經具對

李氏二傳異同例

唐志十二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

亡名氏春秋加減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丞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詳其增損以防差駮

中興書目春秋加減一卷訂正三氏經文書訛舛

陳振孫曰書稱元和十二年國子監奏以下不著人名按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橫冊紙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雩校定蓋承平時祕府書也

春秋精義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以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五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完無遺略

春秋纂鑑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宗族名謚譜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指掌圖

一卷

佚

國史志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據李瑾指掌為圖不著姓

春秋十二國年歷　通考作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國史志不知撰人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新義

宋志十卷

佚

春秋纂類義統

宋志十卷

佚

春秋通義 宋志十一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終

弟子桐鄉徐敬書校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二

宋真宗皇帝春秋要言

二卷 中興書目五卷

佚

長編上作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海天禧元年二月幸龍圖閣出春秋要言三卷示輔臣二年以賜皇太子三年十月賜輔臣御製前後序

職官分紀天章閣天禧四年初建五年二月工畢奉真宗御集安閣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楊氏均魯史分門屬類賦

三卷

佚

玉海乾德四年四月國子丞楊均上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詔褒之

晁公武曰皇朝楊均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爲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按是書宋藝文志作崔昇撰楊均注

胡氏旦春秋演聖通論

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秘書監胡旦撰多摘杜氏之失有揮經七十

黄潤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

許氏洞春秋釋幽

五卷

佚

宋史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召試改烏江主簿

葉氏清臣春秋纂類

宋志十卷

佚

中興書目天禧中葉清臣取左氏傳隨事類編爲二十六門凡十卷名春秋纂類

胡氏瑗春秋口義

宋志五卷

佚

陳振孫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暇亦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石氏介春秋說

未見

王氏沿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與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删從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所多因各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范公武曰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是書集三傳解經之文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長編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王沿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後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

賈氏昌朝春秋要論

十卷

佚

玉海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要論十卷詔令舍人院試二年五月詔直集賢院

春秋節解

八十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賈昌朝講春秋慶曆四年三月閣禎臣三傳異同之說賈昌朝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皆以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焉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

李氏堯俞春秋集議略論

宋志二卷

佚

玉海慶曆中大理丞李堯俞輯三傳諸家得失及啖陳斥

折衷總其類例五百餘目而成一百九十五論表進稱春秋集議略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

宋志十二卷中興目有總論三卷今佚

存

歐陽修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晁公武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

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王得臣曰泰山孫明復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卞閎之曰明復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之有過者也

葉夢得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黎安行後序曰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奧學邃識屏罩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為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寔行叙守滁陽公餘復與同僚參校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鋟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叙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長編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

陳振孫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

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致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應麟曰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略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黃震曰先生力貧養親濩落太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妻以弟之女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為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積力久功固應爾張貴妃幼隨其父竟封當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閉門拒之所謂求福不回非與

黄震曰孫泰山謂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
舛謬
李燾曰尊王發微其書於君臣內外之際論辨粟粟無少
寬假宋人自歐陽永叔而下多盛稱之獨蘇子由不取至
胡文定春秋傳引常秩之言謂孫氏之於春秋動輒有罪
比之商鞅之刑及秦成家氏鉉翁亦以為法家之言然考
胡氏春秋傳自伊川傳外多取資於二孫其持論不憑曲
語如是以今觀其發明之義例原本三傳折衷于啖趙陸
諸家而斷以古先哲王正經常法似非同時說春秋所及

三傳辨失解

佚

程端學曰平陽孫氏復有尊王發微總論又有三傳辨失
解

陳氏師道春秋索隱

二卷

佚

八朝詩自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
己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
孫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專高故不作
所以名者也

丁氏副春秋演聖統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丁副撰因侯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
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
未該啖陸淳纂例雖似經而未備纖悉徒羅而成在者其
推此書丁

春秋三傳異同字

宋志一卷

佚

鄭樵曰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此頃釋例陸淳纂
例

黃氏君俞春秋關言

通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國子監直講黃君俞蓋仁廟時閩人所謂六經
關言十傳節推六經續注三史訓釋六代史記惜不得而
見之矣

周氏堯卿春秋總例 通志作希聖

通志十一卷

佚

范氏[illegible]春秋正論

通志三卷

佚

春秋復道論

通志十二卷

佚

張氏公裕春秋注解

佚

周氏堯卿春秋說

二十卷

佚

曾鞏曰堯卿之學春秋謂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至二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劉氏羲叟春秋辨惑

佚

春秋災異

佚

按仲更嘗從李挺之受歷其於春秋有辨惑災異二書今俱無存晁以道題詩云志苦言危褒雪霜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羞死當年顧野王

歐陽氏修春秋論

三篇

存

春秋或問

二篇

存

黄震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其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作於此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宋氏堂春秋新意

佚

玉海成都宋堂著春秋新意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書十月以爲四門助教

長編堂雙流人

楊氏繪春秋辨要

十卷

佚

玉海嘉祐三年楊繪獻書意詩旨春秋辨要十卷閏十二月命爲集賢校理

宋氏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佚

玉海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召試學士院

黎氏錞春秋經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爲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爲統論附焉

魯氏有開春秋指微

宋志十卷

佚

朱氏宷春秋指歸

佚

范仕海進狀曰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才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之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王氏晳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異義

十二卷

佚

春秋明例櫽括圖

通考一卷

佚

皇綱論

宋志五卷

存

玉海至和中太常博士王晳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撰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陳振孫曰太常博士王晳撰春秋皇綱論明例櫽括圖共六卷至和以入館閣日

江氏休復春秋世論

二十卷

佚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天聖二年進士除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著春秋世論三十卷

按休復著春秋世論故韓維贈詩云異孔羊高議

齊氏賢良春秋旨要

佚

按齊氏春秋旨要杜諤采之程端學本義引之

朱氏定春秋索隱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投於師道先生

孫氏立節春秋三傳例論

佚

贛州府志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五年進士判桂州著春秋三傳例論孫復見之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發之矣

范氏隱之春秋五傳會義

佚

張方平薦狀曰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網羅眾說旨趣醇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於道源之論迹獨探精粹自其履行高介不群忠於行己進人亦止儕輩藝有以成文材伏乞聖慈特令

取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特與召試備館閣之缺

鄧氏彝講春秋左氏傳疏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終

弟子秀水倪我端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三

劉氏敞春秋傳

宋志十五卷

存

王應麟曰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譏郭后祔廟引春秋禘於大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譏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春秋權衡

宋志十七卷

存

敞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操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各相與爭此三家矣互見齊下據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中耶以利勝之者皆公義與私學

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
乎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欺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
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孝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讀
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
或利其寡而示權如彘或利其多而示權如縮若此者非
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葉夢得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考例
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
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
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
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晁公武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敘其解經之旨劉氏傳

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脊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
未言
陳振孫曰原父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眾說
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
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春秋意林

宋志二卷 下原五卷

右

史有之序曰清江為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
集散在獨二劉所著皎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尚古
之意亦無以廣求者之情方加搜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
傳權衡議論發此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學
故知之論法奉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乃知所學蓋
有自來與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幾
著前輩之遺補郡乘之缺云
吳萊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
于意林猶未脫稿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
赴告故又博采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獨謂寸叙謂聖人
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
有書也抑此說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
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知有史以
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一年之間凡經傳之可
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韋
過弋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取亡

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雖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
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
又云與魯君子左邱明觀史記自隱公訖於獲麟夏之春
秋因魯史也因麟出而慮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
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則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
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至河
而勿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斯不可又輒
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
諸子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
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工禮而
杞乃以僻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惟古之官名得之郯子他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

但用魯事以衡天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并相傾霸而魯事齊晉文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霸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自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稽何所考者矣

何休公羊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

春秋序例

宋志一卷 玉海一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春秋文權

宋志五卷 玉海二卷

佚

王應麟曰中興書目無

劉氏炫春秋內傳國語

宋志十卷

佚

徐氏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

一卷

存

晉卿自序曰予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雖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頗茲患閱難以彈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字寓善惡則引其辭以偶之欲鉤符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術其格式故比其類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賦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間立意遣詞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靡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裔而俾誦予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爲哂咏之資也

區斗英曰是賦乃徐晉卿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校之屬序俾鋟梓以淑諸生

按是書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志略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無之晉卿景祐中爲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區斗英者元至正中長沙教授也

李氏宗道春秋十賦

一卷

佚

王應麟曰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與合要而范宣左右晉昭之馬將爲稽衛懿之鶴有乘軒矣辟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是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吏言如從役之顈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以焚其身麋不觸兵其沼乎如魯以弓請蓮寸何鵰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宮鬭養鳥鳴亳社伯

如卒

章氏拱之春秋統微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王應麟曰統微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己見並采陸淳可取之義

李氏尚臣春秋論

一篇

存

杜氏諤春秋會義

宋志二十六卷

佚

諤自序略曰漢初胡母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中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衆左氏者又有賈逵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跡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稍爲

下闕

晁公武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凡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補焉

陳振孫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說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爲之序

張萱曰宋皇祐間眉州杜諤注以三傳及諸儒三十餘家議論分繫於經之下而附以說凡二十六卷

趙氏瞻春秋經解義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論

宋志三十卷

佚

宰輔編年錄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元祐三年簽書樞密院事卒謚懿簡

晁說之序曰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簡而達頗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既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既謂義曰義正者爲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爲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變常也候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在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當代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辨

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殺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妖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論曰隱非實盾止實獄國中勇鬭而鄭風莫詖少異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耳目而忽志意誠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獄而加然以篡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亂人之誠可也然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爲乎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或爲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讜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閒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温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

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纔已竊爲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難嘗略觀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

於宣和五年癸卯五月

陸氏綰春秋新解

一十卷

佚

盧熊曰陸綰字權以[illegible]人舉進士官至朝奉郎尚書

方郎中充淮南等路制置發運司運鹽公事贈中散大夫

朱氏臨春秋私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統例

通志二十卷

佚

金華志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秋學著春秋辨要謂惜臨所得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

王氏棐春秋義解 棐程氏本義作斐

宋志十二卷

佚

唐氏既春秋邦典

宋志二卷

佚

鄒浩序曰貞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廕仕州縣一口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予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嘗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横稽據如出乎其時而目覩其事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怳然驚嗟然歎以翁爲邈不可即也其後集

一論語春秋者分為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
義名之曰邦典頗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
於衆言殽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說之意
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
曉知其信不誣也夫春秋日月傳注者貪之不有人焉
折衷之說而選其說則依據於書者就侍所成功乎
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天秩而成之以□觀其
斯可成之之說則邦典之與當自得之然擬其大槩并約
之所以書處者發其端云翁唐氏名既字蓉亭號眞淡翁

紹聖四年

陳振孫曰唐既字蓉亭撰質肅之姪自號眞淡翁與其子
愁問答而為此書鄧道鄉為之序

孫氏子平練氏明道春秋人譜

宋志一卷

佚

宋史孫子平練明道同撰

王應麟曰元祐中孫子平練明道編春秋人譜凡三十八
國千七百八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為一

張氏根春秋傳

佚

張根治春秋二十年成書一十萬言嘗用以貽司
馬溫公託其自上廢三傳之學而行其書以伸乎
聖人未明之意溫公封還之報書存集中

馮氏正符春秋得法忘例論

通考三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郯取其書奏之
久而不報蓋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
經旨不為浮辭正符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
斥

宋史侯溥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
官至為郡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
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帥何郯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
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
得其書首辨王霸衆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
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李燾曰信道當熙寧中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
賜出身又約為責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
又得為允南所為碑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
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
道附會進取或以刻惡言之耳王荊公嘗因廢春秋不立
學官而信道學經獨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荊公不
敢言以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官相不喜此也
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也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
雖作御史始加於人一然信道與何羣游與
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遇耳
則為譏責者攄易其姓
公號道純李氏濤

所論也不知書妄託之

楊氏彥齡左氏春秋年表

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元豐中楊彥齡撰據經傳歲月爲表首敘周魯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

左氏蒙求

宋志二卷

未見

家氏安國春秋通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姓譜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任教授晚監郡

家氏勤國春秋新義

佚

宋史勤國慶歷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陳氏禾春秋索隱論

通志五卷

佚

文氏濟道春秋綱領

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爲儷句蒙求之類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終

弟子休寧查弘道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四

朱氏長文春秋通志

十卷

佚

宋史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辨說

長文自序曰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己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志見於孔子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者微弱朝覲會盟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於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荊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桓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滅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為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絕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賢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昌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人繼今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桓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有得於春秋者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於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

公羊而公羊之學施於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穀梁之義顯於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於學官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君子之所歎息也其秉毫牘焦思慮以為論著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譽同所異括不知惟范甯解穀梁序略言三家之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啓向之門也唐儒啖助始作一傳集解趙匡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舍其短摭其善而刪其非又救前之已說由是春秋之學稍行今之學者頗為本朝孫明復隱居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詳究終始不取一傳獨折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於經之外其功多矣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意為治以庠序為致治之本於是興崇太學

賢譽天下乃起石守道於徂徠召孫明復於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元絳衍而後葦濂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爲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下授兩經大義於春秋尤勤未既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潛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學未進也熙寧中王荊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益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於憂患顛沛之閒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官而余被命掌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

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一歲講終獲解紹聖初被召爲太學博士復講此經乃裒其所錄次爲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荊棘而入門庭披雲霧而覩日月也異日居朝端斷國論立言行施政教可推其本言而達於行事豈小補古之爲師者以前所爲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爲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却之末而徒於講解章句之文而忽於推校其何以繼前哲之用哉余所以夙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從子徐知筠州進表曰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欲一則不可戕道二而當然原其中間嘗以周自平王東遷雅邑而周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僭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懲以代二百餘年所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公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黜暴亂片言示貶嚴寄人既死之誅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其在當時有感而終然存則人亡則書後世遂寄於古經於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乾明與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爲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爲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其淵源未免互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

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箱之學稍聞黃卷之書未冠而擬賦林既壯而事尚淵懷遊衆學問門者書者乘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從聽被師公之廣從青璧水之招翱翔芸閣之儒班細繹摳庭之雅議乎生之作述於蠹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浮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考諸儒之異同遠殊師仰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凱立言之要勤以自得之學著爲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於要塗使斯文遂未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以明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有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

道聿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
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
齡之嘉會早竊功名於役域屢叨誦席於王宮每常不陳
於簠簋黎霖敢忘於堂塾因覽孫傑之暇自責傳解之譏
況此雖逢竊為幸猶追心前人之志觀揚後世之名與其
獨善以傳家孰若興教而補世謹綱筆札亦緻簡編所有
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共二十卷計一十策謹齎詣登
聞檢院表投進以聞 伏願天度包荒中心稽古補以緝
熙九門之所資於藻鑑指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
於德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決微之咪卿
瀆神明之聽

王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倫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冊

付秘省

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析衷三傳旁考啖趙陸淳之
說及推演孫復之言

王氏棐春秋統解

一卷

佚

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奏曰朝廷復春秋之科為
置博士所以扶進後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廣安軍鄉貢
進士王棐嘗撰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
得其大旨比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孫復發微不在其下
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進乞詔付秘館閱臣僚考
詳其書識從之以備一家之說廣四部之藏

黎氏錞春秋經解

宋志二卷

佚

韓琦贈詩曰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嚴之
法不可犯欲示萬世天下權禮樂征伐必上出諸侯聯大
夫僭亨周平東遷魯君隱王綱壞裂勿復聯天王所存僅
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齊桓晉文無實義挾周狗己徒大
怨不歸聖筆立中制誰其當罪誰其贊紛紛五傳角同異
各專門戶執所偏遂令學者路迷徨從探元本遺竊至
於歆向父子閒亦反天性相鍛鑄何休杜預范甯輩雖經
附傳以聽箋膏肓廢疾互識病雖欲針起難自痊前人文
字安可數議雖啾唧秋螢熠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闢與壞

窺淵泉秋明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敵
後出了知索研成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標挂異論定且
堅事不歸于皆不與說紛之志所以然詩三百可一言蔽
曰思無邪而已為方今四海大一統萬里號令循君前安
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亂生階緣往持此說助邦政坐令
當宁尊如天

程端學曰易定襄人

劉氏焱春秋褒貶志

通志五卷

佚

皮氏元春秋意

通志一卷

佚

鄭氏招慶春秋會元

通志十二卷

佚

鄭氏寺春秋世次圖

通志四卷

佚

師氏協等四家春秋集解

通考二十五卷

佚

晁公武曰或人集呈劉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為一

通考載本文

杜氏擇言春秋要類

宋志九卷

佚

王應麟曰此入文目入類書

吳氏元緒左氏鼓吹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彭門吳元緒撰

葉氏叔春秋琢瑕 叔成作瑕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杼消左氏綱紀

宋志十卷

佚

王氏晚春秋原要

通志二卷

佚

楊氏春範左氏摘元

通志十卷

佚

李氏融春秋釋宗

宋志十卷

佚

忠氏節春秋通畧全義

宋志十五卷

佚

元氏保宗春秋事要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塗春秋事對

宋志五卷

佚

宋志祭延編作

陸氏東春秋傳

二十卷

佚

紹聖庚寅進士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

王氏當春秋釋

玉海十二卷

佚

春秋列國諸臣傳

宋志五十一卷

存

晁公武曰當眉山人嘗爲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五十有四人十萬餘言又釋春秋可謂有志矣

陳振孫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軾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簿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

發明

陳造曰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揚叙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求說之本末可攷辯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爲之傳往往失之簡略史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罅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贊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節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也

盧氏敦復春秋義宗

通志十四卷

佚

吉安府志盧敦復字夢授永豐人嘉祐八年進士元祐中爲監察御史徽宗召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卞過惡謫戶部侍郎卒

鄭氏昂春秋臣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二十九也

程端學曰昂字尚明長樂人

劉氏易春秋標論

一卷

春秋演例

三篇

未見

呂氏奎春秋要旨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孜春秋折衷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會稽人

兩浙名賢錄孜從胡安定受業給宅爲學

范氏柔中春秋見微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閎誠

謝氏子房春秋備對

宋志十三卷

佚

于氏正封三傳是非

二十卷

佚

朱氏振春秋指要

宋志一卷

佚

春秋正名頤隱要旨

宋志十二卷敘論一卷

佚

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程端學曰應天朱氏正名頤隱旨要并敘論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李氏棋春秋總要

宋志十卷

佚

汴氏朱春秋訓傳

佚

陸元輔曰元符中進士

沈氏文伯春秋興亡圖錄

宋志　卷

佚

李氏格春秋指歸

佚

袁州府志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新法譏論下獄歷州縣以終

余氏安行春秋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為之

江西通志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一云郢人官至大中一云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詔藏祕閣

狄氏遵度春秋雜說

佚

宋史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棐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

馮氏山春秋通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按春秋通解山自爲序予家藏集本闕之

王氏安石左氏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專辨左氏爲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爲荆公之罪亦冤甚矣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終

弟子嘉興金之瀚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五

孫氏覺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考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删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

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尚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國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書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法不大備故前史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蹈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賞罰褒貶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指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既曰作之又從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若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王門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若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敢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當則詩人作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褒諱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順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所爲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所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則託爲丘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經旨亦當左氏之言也習公穀

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于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詭誤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兼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二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有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殁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燕餘蓋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

之所未言者咸其關鍵使學者以循其門叩其戶以窺堂
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間所未聞多
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挂
名經端自視不為宜不幸於誼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
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
片言一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
貧陋得序之非惟不足以為重乃滋之所謂言之過有累
於高明也故雖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堅乃勉為之書
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
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鄰上孫先
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為煨燼及寓居江

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為予言
初王荊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
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
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漸有年矣自近世
以來後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嗚
呼先生之書其遂至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某應之曰
凡書與域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韜采於今之
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斗牛間後有識之士如
張茂先華表而出之以為天下後世利器之器亦必有日
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者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
而先君不及見也近得之嘗反覆其說或與莘老之說
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使胡公之與衆之傳以斷得失
反復考中皆為通論其旨昭而明示而當異說不得而破
此其遂處文定似不及也

邵輯序曰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遊在經社中最少
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紛紛穿鑿蝕我聖經乃
據其所自得為之傳凡先儒之足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
例一定凡日昭然誠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嘗得
之親校閱覽其議論之精密而文辭之辨博也嘗欲刊行
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楚郵以為此公之鄉里也
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
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為荒
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撙節浮
費鳩工鋟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

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
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為重輕
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猶
資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
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為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
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
所依歸矣

張栻曰高沙郵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奧
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此邵君出家藏
本刻板郡齋以嘉惠後進也博矣

晁公武曰春秋經解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

頴廓

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詳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

陳振孫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

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褒貶雜用三傳及啖趙陸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佚

黃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爲經社雖不主一人之勝說其間卓然獨見者誰乎

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爲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爲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

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

也非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爲決然之論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

年作蓋其晚年也

黃淵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爲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子載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序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爲左邱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邱明爲本杜預有言邱明授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邱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

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爲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爲得前說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七人無可與論說者頗謂子避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讀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後

學儀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釋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詰則違經以成其說亦不盡古凡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益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王安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致學者不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穎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穎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執二家之言則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例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不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閒有悖於道者故不妨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與氏於武成亦僅取其二三策而已況邱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齊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同不符古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

者捨其短而取其長爲可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終

弟子常熟嚴德庭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春秋十六

崔氏子方春秋經解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二十卷 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爲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夷狄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內而畧外詳君而畧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畧又以詳畧之中而著月爲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畧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閒又有變例以爲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爲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以明學者必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思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伯雨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一年二月任清叟進曾祖伯雨春秋繹聖傳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晁氏說之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弇春秋講義

佚

弇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又有焉好

惡之心不存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爲經
非顯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者也爲孔子者
得尺寸之柄効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嗚呼既往
流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一變而爲葵邱之會政在
諸侯可也再變而爲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三變
而爲黃池之會則中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哉此春
秋之不得不作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爲之者如
詳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
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發
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
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名

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
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爲緩月次爲日則於是乎操之
爲已蹙矣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
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衰見之於
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
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命書公及邾儀父盟所
以表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
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
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
如此者矣此其槩也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
天地之所以舒慘萬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之中
聖人做乎陰陽以信褒貶此聖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

焚之能易也自孔子殁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
獨泯滅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
助趙匡兩人者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
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
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
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
泝沿妄入欲濟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
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湜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湜編十三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并爲

圖於其後蓋杜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經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存

張大亨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
例宗諭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

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待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陳振孫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按蘇轍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仆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亦爲詳洽

鄧氏驥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輔

黄氏寀春秋滿義

佚

、游詵業字晁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尚書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文

沈氏括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　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三卷上卷以魯公中手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叙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春秋古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　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採他書今姑仍其舊以俟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佃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根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而爲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爲非聖人之書也耶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奮然幽深必有不可以人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來[illegible]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爲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以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繫事也余亦少嘗縱觀例而類見之聖人之意

了然矣嘗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播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

陳振孫曰專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爲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畧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黃澤曰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叢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如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火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崩圯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

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舊史而無所增

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一時諸侯而作乎為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為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為天下作歟為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存也求之人事則治也亂也盛也衰也刑也賞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霜雹雨霓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蝝蜚麋蜮鸜鵒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間肎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為帝由是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

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斷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可共視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擇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亟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卷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眞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說旣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

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為不淺也公之曾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夢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為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見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葉筠曰先祖左丞著春秋讞考傳三書各為之序併刊於南劒郡齋

春秋指要總例

宋志二卷

佚

南窗紀談葉石林為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掊擊三傳曰讞編排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為此名前古所未有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

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喜

石林春秋

宋志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終

弟子平湖馮耀焜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七

劉氏絢春秋

通考十五卷 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者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序參伯淳正叔

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旨而頗以為不盡本意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黃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乃揭論著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寡德不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遣家不逮究執在夜而天成朕躬太陽有異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謹命役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誠以通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傳探歷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賢往行十餘年間所當敵嘗試而用之必有可觀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勅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呂某蓋七年六月一日也其既進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歿已數年其學

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當試辯喟然嘆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於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叱罷編修官削籍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某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陰與艱難食有併日衣無襲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補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費之說散散之文皆先生緒餘也某自癸未夏逮辛卯秋凡四入經筵恐天顏備顧問式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春秋傳玉音宣諭有進為進本之喻儀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

學譔然然光岂特某得以□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某叙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荊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決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諡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繫辭甚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黄氏朝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棐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歷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迪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書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絶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佚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是言曰二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啟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篤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亡豈不是不從以其旨微之難若夢覺曰春

狄之弗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當于撥亂反
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
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
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
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
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禽獸者幾
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
十年之事刱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實不
湮猶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
責後王之軌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

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
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
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
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
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
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
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
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
君臣父子之閒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
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
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

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
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
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
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
春秋之擯於傳注也猶鑑擯於塵不有人刮垢磨光以還
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
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
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
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毗陵授學有年盡哀得其書以
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觀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門人
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彼心而參之以古今
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

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璇衡之察時有所見用
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
成義例名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
之中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
元鈞游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閒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一十八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滅入乳手筆之於經丘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要者科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爲蘇軾撰誤也蓋從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從尚書郎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卒謚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爲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遂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名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攝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

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爲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成公築台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

刑矣故書名以服之俯乞編之記注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三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汲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襃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知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異辭所傳異辭久有所長亦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必稽諸三傳以合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於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嗚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絕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褘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襃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佚

東[illegible]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紹興中嘗建為春秋學從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還後作此書張魏公為之序

洪氏皓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顯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百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葆字彥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擢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為浙東提點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謂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為當時公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爰于二三人者姓名略不槩見其他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惜一毫私意於其閒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為作序謂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彥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終

弟子烏程周之樞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八

胡氏安國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陳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　又

以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
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經
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
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
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
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
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
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
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

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又
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
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
黜周而王魯矣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
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
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
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瑞節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
論令人可疑
宋輔紹興四年夏四月以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
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閔勞之可
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
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
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
諭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
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
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
也乎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
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
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棗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
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
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
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
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
也然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
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
非夏十一月乎經書以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
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
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
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所以不紀以異乃載此是時八
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反寒是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
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孟春夏當秋獨冬特

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仍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言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

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菴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黃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者莫此爲甚　又曰春秋通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爲證見不改月之說闢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敢言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紛訟歧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說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故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

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稱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博儒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若問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

張貴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非胡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為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之傳精白而博贍抗𠍿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外辭

煩碎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甫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奥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議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絶而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為已說也

李濂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間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為春秋賞人罰人作許大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邪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讐為義割經義以從已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已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吳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屢屢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間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屢屢焉以戒窮兵於遠者舍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為而徽欽北胡為而康王南奔則奔明州走溫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詢問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帷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

規者其義安在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孔子
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
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
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
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
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愼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
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
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曆志引書
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
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

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月
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
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並非新君即位
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
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
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
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啟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
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南
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
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遲其武斷謂以夏時
冠周月致有明數可午[illegible]為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
經傳顯然而示春秋用夏時不可解也至隱公不書即位
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禀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大
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
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
入何嘗一禀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
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
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
自知難通於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即位傳
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
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
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即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奉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
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
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通旨
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
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
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洿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存
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

殺主孱臣死若足之腊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壽
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
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
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
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
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
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嚮向之學而異
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濱之仁甫
遭擄還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
家殘不欲北且漸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蹤精
尸間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
文獻曉以從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政諸

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
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疏最難在
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
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
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然
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
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為夔州路
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語安國之傳春秋也
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
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九

鄭氏樵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
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
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謬古者
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
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
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
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左氏公穀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丞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

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李長富島隱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卿當爲朕勉受一官乃授廸功郎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秘閣

李氏京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京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京專采時議爲論一十八篇

任氏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閌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高閌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程珌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天下政出大夫吳楚横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翕然其後伊洛二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將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詣免殿試賜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

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觀用矣以言進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歿貞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會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就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符今知黃州始取遺稾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扶闔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擾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秘

書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隳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稱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以言其不稱師也劉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公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黃州古之再四竊幸得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間禮部侍郎廣陵高閎著其說專以程傳

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爲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莫傳乃爲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閎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閒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閒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十二變爲二十六元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但者八總二十有七卦雜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盡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於史之皆其有疑傳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古之說以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述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篇無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秘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殊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五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潁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一作五年五月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說與求考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識者容有之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當

可置之三館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與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為廸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國語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護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謚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校勘

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二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左氏傳震進講義三卷

范氏冲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冲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illegible]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口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梅溪先

生公講學踏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黃氏叔登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祖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安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

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吳曾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功郎曾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沐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為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央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子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兼其人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有小儒綴之士瑜乎其能自信者也

文氏叔叔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迥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為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為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乎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題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二卷

佚

陳振孫曰德淸丞方淑智等撰劉給事一止爲作序以學
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
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
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
議羅汝楫司業高閌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爲東平留守屬
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illegible]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門式義徐君津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一年進士
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畢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賞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
處以太學錄之職其書祕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
爲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
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
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
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
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

諸先儒所未發其用經義精而通多與祖謙爲程瑀作
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黃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末乃
歸之與祖可革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弊
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故訓傳三十卷

張氏大亨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楼浦集通英殿進講凡三篇
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
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日新齋載肇帥師
一篇

于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
燬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遺編往往出於淄川濟南
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所附要非
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爲春秋學者其說紛紛解
詁論釋至數十百家以詞氣相擊排叢枯竹猶朽骨徒
異說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
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簡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
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
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
無問春秋者惟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
不暇習後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黜天子之事首尊用之
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
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
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焉余文以冠之

李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李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至吏部郎處州通

判師事呂成公

桂氏績類左傳　寰宇志作桂續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績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幹

黃氏問春秋妙旨　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倫春秋尊王辨
二卷
佚

晏璧曰浦陽朱栓師黃山薛大猷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
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七處千餘人怡洽實得其
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栓撰後有石陵胡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槩
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聿春秋大義

佚

徐氏晉春秋臭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綺穀梁合經論

佚

晏璧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
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祐中賜號曰
沖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揮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
年五十四世合居衆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終

李子熙錫校　汾霞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魯歷
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
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
於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

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
春秋之始何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
掌四方之志而識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爲
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
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爲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
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爲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
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爲褒貶
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
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
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
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
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懼焉

君子達爲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
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於春秋之爲好不以棄
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
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專意若此只是幾日成
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
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諸例於前
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
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傅良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
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
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敞權衡
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略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
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
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
師道勸講經筵然後此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
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說始無餘蘊
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日則出諸老先生
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
尤深於春秋論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
然亦不過隨文解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
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
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
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
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
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每官必以一人自隨遇
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
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艱以請則曰此某

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篋中
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
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
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
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窮以爲未安公之
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
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
猶知有天下之命王室猶其威重自霸者出令行諸侯不
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
而楚強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後微吳出而盟諸侯於
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
隱公讓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然平王亦不爲

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
前所未有齊晉諸大國比數世閒有世而無年至記隱王
舍魯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
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幽以志
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
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
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
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
之師敵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殤齊僖文之而父子
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
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
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
之所從始書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
楚之役鄭伯逃歸不書惡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
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轄有一
國之辨有一人之辨於干戈無不貶於王朝之使則從其
爵謂殺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
年而狄吳猶可也狄晉甚矣此不於其間於其端餘實
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余信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刑常位之言
也不欲惡公始作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孝
則凡魯之所爲命之行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
禮而作惟公以爲常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皆在

氏之方位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
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傳
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
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
非左氏之意蓋變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
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說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
之尤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之後二十年不得卒業
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尚有欲質疑而
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稿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
欲速得其書俾傳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
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

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
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
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嗟隔函丈不
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
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
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傳良撰樓參政鑰爲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
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
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
序文畧見之
黃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詞者一人自隨

似不草草然謂書王行周未免又落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illegible]此書取左傳分段以數語折其大指間有評駁
楊希升曰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漪徐清獻公與之代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擇其合於經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皆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門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戎狄曰列國曰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史及以史及氏所引典故以論說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傳議
宋志二十卷

序
祖謙自序曰左氏傳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則蟲蝕來人居半歲里中同好數輩稚從予遊及餘語隨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浹月稍衰讀編次諸生感時伏爪必抄晝紛中解其歸裝鍼序者昔各到黨復從而廣之勢衍四方浸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以了亦非不知之矣嘗者乎深病既炎人所不見而譯熱者隨之大今惟恐行者不問閑者不播彼豈觀然爲世設恥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雖羣而素居有年矣退而莫予鄉也既而莫予說也心術之蓋見聞之誤而莫于是也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

習意行談諸隨筆呈露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借謹拔以為顯編致於當公其者之例或矜而鏡或愠而遠或悔而講一語闕則一病滲其覆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曰益愈衆於予也裏裨達文第其語以論觀者凡春秋經旨縣不敢措論而枝辭贅喻則舉予所以資課試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咀曰呂成公傳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爲議論而已其說左氏多巧而未得書為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黃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曰删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

五卷闕全

左氏說

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

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

時講說門人所抄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

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之

陸氏九淵大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葉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終

弟子嘉興張 埁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一

楊氏簡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暗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

子讚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以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終之此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授授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見是非非靡不由當然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載於周書漢汝二伯之詩總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二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栗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秘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爲左氏傳解表上之

王氏日休春秋明例 宋志不著名氏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總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謝汝方曰處中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從其鄉貿於先人人康公文定公諸之濡削遂之口達乃作成發公羊之墨守下罪元凱爲左氏之忠臣

朱氏 春秋解

佚

周氏（畢）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上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𦒿齋鈔

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

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謚敏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即

是書

余氏嘉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諤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迪功郎衢州西安縣主簿

呂祖謙爲作墓志

唐氏閱左史傳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唐閱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

道間爲浙東檢察官以左氏春秋彙還國史例以周爲紀

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

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叢春秋學程氏本義作叢書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冲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冲自序曰始冲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爲學先生作春秋讞

考傳使冲錄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

大事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適一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事而所從若與於此之名字有數語之間而稱謂不同讀者以爲前後不復如[illegible]璀璨可又然不以彙聚聯屬觀之莫見其物所謂左氏之爲郎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疏記備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爲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終纖悉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

攻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可以今日前諸予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以廣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加訂證未敢自以爲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督刊之郡庠適會蒙恩繼有易地之命卒卒弗獲其間多有舛誤混淆紊差失者竊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月不得要領況學時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益深嘆於此以方撫此者爲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沖茂深書也以左氏事類本末爲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爲主而事繫之史君之法事爲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爲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爲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諤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以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使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陳書卿曰沖雪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箕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箕字斗南廬陵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吉安府志箕忠簡公從子

沈氏棐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痛幾於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洒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宋爲教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附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文獻通考棐蜀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盧陵詩卿月序則以爲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也益證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間婺州校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爲類後以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爲之說

李氏起渭春秋集解

佚

劉氏鳳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眞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從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卓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雖鮮大指畧具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失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古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集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鳳字儀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淳中春秋說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溫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乞當

潭州州學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台州使軍改知台
州寧海縣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茶陵軍使乞主
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乞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
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之駿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得之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一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
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

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
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
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
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
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
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
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
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
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傳書穆天子傳之類自
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
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者不可以發明筆
削之旨則亦不登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
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
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譏左氏者浸失其
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
二子爲之也由是古之編年所存[illegible]少故余
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不絕如綫矣若晉曲沃
伯爲侯詩人美焉而鄭不著[illegible]　[illegible]與王風刺詩
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亂亦合爲甚衰書而惠不
書也學者誠得國紀次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
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致而思思
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若不多見書然嘗
見唐閔右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
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國又
因事而爲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莘之弟淳熙中登進
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晞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蓋
唐志同古文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異
士燮始爲之注隋經籍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
二卷又三家經本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
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

子臨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十焚貫達宋及李為元和諸書
今皆不存獨拉遺經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
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七焚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貫達既
立左氏始通三家遠焚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
佚莫知其據唐何此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
預集解考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
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勳上正義示明所學定爾盛矣而
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猶幸
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
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頗亦無決擇惟正元春陸淳纂例
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
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皆炎趙集傳今俱失謀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昔
歲即三家所傳紙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
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
謝靖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二
月而書成窮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覆以約厥功彌著余挍
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
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削一千
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
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為是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猶慕例
考挍從其有義理者云耳匪心以為是則於不然捨必
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經以庶學者相與盡
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

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定湖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為湖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
又自列於菊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
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鋑並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
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嘆前銘稱美未極且怪
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
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
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昨闕翔稀郊廟制理之綱條

不專於史也次西河曲部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
韓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說諸卒史無
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湖州此類皆卓然信明
而篤矣至於援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録夷狄之變先畧後
詳謝侯霍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
來書為義例名分字別哉貴人微其於本末相顧隱顯協
中如湖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皮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
而非礙與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
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
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于未
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
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濟桓無晉文吾為小是春秋不

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
此則皆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乃及
湖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慈志曰定字德操泉州晉
江人紹興拔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
判太平州知潮州

鄭氏樵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樵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
終嚴州守

陳氏震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馮氏準春秋要論

佚

盧能曰潘瑞字君實淳州潮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
密蔵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
守韻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秘閣致仕

李氏叒春秋庶意

宋志一一

未見

鄭元燮曰李洪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曹監授承
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銓試禮部詞致壞將有司异之
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觀友交唁之洪曰吾既仕矣學
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為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邃左氏
春有廣誨蒙曰吳寶所藏也微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
提舉浙東　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為福建運
判一年召還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終

弟子宣城王　褒校

秀水　朱彝尊錫鬯編

春秋二十二

張氏洽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洽進書狀曰竊以爲春秋一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足疑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論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昔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於進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國既

異聽攷怨更散在簡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古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聞于一難細條然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非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祇㝵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亡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嘗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纔成編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説

畧加編劉統會羣言括擊偹排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登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匪不以聞祇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悰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加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御庶瀆睿覽若猶如其非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無任悚懼俟命之至端平元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秘閣

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㑹進於朝付祕閣後集注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黄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顯見者衆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併成三卷瑞教虞汲翁洪上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僉廉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錯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申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庭文翁叔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

按此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注猶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衆語及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遣際提舉與校官趙文炳爲賢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遊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逆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殁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嘗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强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

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愼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子書於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爲書之取舍與廢豈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以胡氏爲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刺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然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本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爲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於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别一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既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録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并未寓目以其與胡氏刺戾去之也

范氏士衙春秋本末　讀綱傳

佚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嘉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
說浸衍皆傳注書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
晦菴稱爲老友其書謝艮齋諤爲編次而序之
鄒氏□□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學字子上莆田人受業朱文公晚以特科授惠州
文學攝衡州司戶
廖氏德明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登進士累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王氏介春秋臆說
十卷
佚
吳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婺從金華受學於呂成
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
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
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卒謚忠簡
鄭氏文遹春秋集解
佚
郇氏補之春秋本
佚

孫氏調左氏春秋事類
二十卷
佚
蔡氏沆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沆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沆紹書學而以發
明春秋屬沆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沆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舂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
命弟沈以書沆承乎春秋竊惟麟經一書乃先聖孔夫子之
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
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肆其欲然褒貶公平

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
可以訓詁通也自杜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
辭舛意詭訖無定說學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荊
公目之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
聖經以衆學所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
研窮編輯著爲成書正以扶三綱叙九法尊王賤霸內夏
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淺見薄識
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隱仲子納郜鼎皆爲私欲
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前後
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
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褒貶殆有不
可紛紛異議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綜研

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敢妄有所議以取僭踰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為世人主善惡之懸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蘊奧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之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尚何得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而知其中之大意而精微之旨尚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掌武州而竊有志焉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稿本燼於丙子之厄大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己卯皇綱靡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閒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廷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僅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攜書一帙示予拜而讀

知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傳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起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旨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秘敷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法之論其要無備於此誠為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沈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明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齋居士復齋先生其別號之所由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兹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衙直左右乃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勑來鎮南服藩屏無事嘗耳得于百家之學博詢春秋名家得復齋蔡先生所作春秋五論與劉陽山長張義秉獨讀之終篇見其辭嚴義正句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redacted]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重加校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所折衷信於經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途矣其項氏易說程古家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予官鄂省始屬山長張義材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為扶學云

蔡有鵬曰予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誌亦載之甚詳況熊勿軒先生序之真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已明矣即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

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即者更名）此鑿鑿可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為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以正之即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而勿軒送胡廷芳後序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云奈何以五論而為通解耶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

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也天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叙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正直聖人作經之大旨頗學者疎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皆與此書相為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學宮舊刊或問而此書罕有知者予故刊其本家使並傳於世為君臣父子而欲適春秋之義者可由此門而入以

春秋旨意之大畧矣

虞氏知方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一卷

佚

眞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篇衍義三篇吾友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其子三人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蹤出後虞氏而其學則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耗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於昭伸之紛紛之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其得統大本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而盡天下之理然致故聖人之經亦□異□味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窮所疑以已大綱爲王綱霸統一書其王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宓春秋三傳抄

佚

宋史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以蔭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與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黃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溪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瀾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春秋左氏發微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錄趙□□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擷取應科舉之學以春秋左氏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

除知州就除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宣義郎
終眉州通判

劉氏伯証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王甫歙縣人

趙氏崇度左氏常談

佚

真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爲右曹郎
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升卿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林氏拱辰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溫州府志林拱辰字嚴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進士
爲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畧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又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圻春秋說

佚

胡氏維寧春秋類例

佚

左氏類編

佚

余氏克濟春秋通解

十五卷

佚

閩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爲浙西常平幹
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炎春秋要解

佚

葉氏儀鳳左氏聯璧

八卷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目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萬頃春秋解

佚

李氏求春秋意解

十卷

佚

石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玫字中叔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

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終

弟子廬州夏日瑚覆挍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春秋二十三

魏氏了翁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元之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萃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步鄒鄴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究其指歸

王氏緯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溫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挍不就有春秋傳紀門人元積宋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

林氏栗春秋論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而書自周晉而下及諸小國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精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宜春刻於郡齋游丞相佀為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為年表世譜世本及天文曆法禮樂諸書次國小國書錄

張萱曰宋淳祐間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為本而事則按左氏間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至於論述大綱秀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為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為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八卷周天王紀一卷傳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二卷凡九十卷

趙氏善湘春秋三傳通議

三十卷

佚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一　二

戴氏溪春秋講義

宋志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

佚

盛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以此說

蔡氏[illegible]春秋解

佚

王氏鎡春秋門例通解　鎡宋志作埴

宋志十卷

佚

李氏明復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盈虛屈伸為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為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眞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為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者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為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不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則指亂賊蓋蹈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將圖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以不當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曾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為之懼又以自懼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一　三

紀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
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
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㸃箴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將
以反諸身而從求其所可懼者尚慮觀者未盡擇理不精
又處闕略瞭然秖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
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予爲序嗚
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張萱曰宋嘉定閒太學生李俞編進俞舊名明復字伯勇
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
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
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

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予嘗見宋季舊刻即李
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宋史
兩存之誤矣

錢氏時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陸春秋解 閩書陸作陸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建寧司戶參軍

時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鄭氏正子春秋傳語

十卷

佚

王圻曰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授盧州著春秋傳語十卷

林氏希逸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森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舉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森會萃經
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
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樵補注春秋繁露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樵字升龍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淮春秋集說

佚

撫州府志趙淮字伯泳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正言
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捻

一卷

存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

宋志十三卷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去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辭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失義既

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亂也叙此者爲禮循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棄其叙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

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畏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國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變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闘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俟貶而後見爲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義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兄弟爲賓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

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殁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賢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皆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經中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

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上
李鳴復奏狀曰伏見溫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
之說謂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
敎戒不爲褒貶只杜擬僭尤爲苦心
陳振孫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除著福州教授遷
正字授撫潛侍郎

徐氏梅鼎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鼎字羅叟壽昌人霍邱縣尉嘉熙間蒙古

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宗教郎霍邱知縣

傅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傅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
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秦離聖人為
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
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
求天於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
者依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
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
夫天者定而人者反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
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
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
而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
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
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
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
則亂愈盛晉宋之役皆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
諸侯皆庚庚乎贊辭之危五爻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
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桑頤其國禍

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
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
王者復作而終以魯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
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
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
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
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泰二年進士累官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內祠有
春秋說三卷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四

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繫至繁經文至約按王政之汙隆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散典舊章冊書法諱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宜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

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霸之目聚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要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與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纂括未竟輟其條目殘碎散輯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於是諸孫之補續其未成稍加整比越二十年稍爲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其槀於家塾云

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緝以文武之法度筆削之間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夷間見錯出糾紛錯綜參伍時世始終之會治亂得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爲心通則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溪李氏所著王霸列國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間手抄以示同志久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本焉非通經之一助云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叙其旨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一儀一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圓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圍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默

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與一丁守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仲忠魄貶而誅奸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閒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詁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宮墨守之論所不肇者則與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

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范甯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敘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亦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亦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因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焉鶩翔於說不泊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焉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晉時安於山林惟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嘅歎麟

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宋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惟經筌獨存其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爲傳注所拘至於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跡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窮其緒言以梯階第者踵相接也嘻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案經爲斷其說尚矣然今當無二而二傳殊說猶未免於

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於好惡是非之私不猶夫牽合傅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覈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恚此書未能徧見於四方謹付省宗聲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爲心以撥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旣得經筌全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盡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也已

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

四十卷

存

鄭玥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爲之

熊氏夢曾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戶參軍

陸氏震發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淳祐中薦授儒學教諭

饒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本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讞告

一百卷

佚

嚴州府志康婺源人進春秋誅意讞告百卷於朝理宗覽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戶參軍

宋氏申春秋左傳節解或作詳節

三十五卷

存

王鏊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
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
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
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實貴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宰我子貢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右史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
則已如爲文而舍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號春
秋於聖人之旨殊未得也而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
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與其屬其末蓋
燦然炳於簡牘若衰伯晏子子産叔向叔孫豹之流

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縣揚之人亦善言焉有若
趙宣數子結轉實難本解揚是已方伐之臘亦善言焉有
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陰祝鮀師曠是已爲國之遠
亦善言焉有若鄭子文駒季札聲子沈無戌藍啓疆是已
閨門之懿穆姜宮嬀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
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
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讀
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而世從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
識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紀當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
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於非
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
蓋幾於醇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爲文之法盡在是矣

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
於經

王瑛跋曰周翰輯是書無裨左氏補夫學左氏者耳

朱氏申春秋輪輻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汸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字敬叔四明人

龔東厓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
必以春秋編修經而問諸人曰是自錢紅以爲禁學之書不
敢發也未復學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渡康侯諸公

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
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
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揚雄屬生山林由士因而持
摘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惜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譬
不得復而冑選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
道矣雖以余之固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
詎可得邪鄉郡趙君漢卿與余爲同年生精力猶尚記誦
討論視余略不衰惜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
奏之經筵刻之璟琰者若干言經少變滅漢卿追憶而補
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跋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
言無近世牽拘破碎之辨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尊

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途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君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間於漢弼何有紀赫漢弼年未甚高乎戊戌壽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圻白居右睡臥汲并無一毛於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王氏應麟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鑰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皐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爲鄉翁鄉正字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

陳氏友沅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宋定中鄉舉

黃氏震讀春秋日抄

七卷

存

東發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子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

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弑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隱度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凡例無定形隨意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秦神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識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係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三傳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大圭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者百家其說大抵以襃貶賞罰為主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為不然今其散於門人之所記錄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稟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竊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秘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庠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存

袁桷曰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言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最有功者也

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尤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襃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其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表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為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逃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語孟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為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號說道學者往往謂其迂疏無濟然宗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為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卓然也以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乎良可歎也矣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為武榮州故名圭叔居野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一 三

人因號爲侯鄉先生

翁氏夢得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擬貫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十卷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間兩中詞科辭隱居教授

周氏敬孫春秋類例

佚

姓譜曰春秋類例周敬孫著今亡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自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世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閒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誑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此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王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十有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年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存其義而無其辭大率

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蜩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說二例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其鄙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而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辭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

巽請於將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存者
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
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
秋文字別答問以述己意參舊業爲書成撮爲綱領揭之
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
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
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踰之罪則無
所逃

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
半成此書書成自瀆寄宣訊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
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
學以廉士之贏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孫氏鋟梓於學凡

二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叢傳大義約者得繹尋焉此
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孫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到於朱文
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所請使留館中聞宋
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
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

黃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間所作別答問以述己意解
釋凡十篇

謝氏翱春秋左傳續辨

佚

方鳳狀曰君諱翱字皋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徙徙建之
浦城試有司不第落魄清泉閒會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
參軍

艾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逢蔭攝嘉興丞宋
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翱放遊山水間

許氏瑾春秋經傳

十卷

佚

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亡經改徵辟不
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捷徑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咸
淳間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捷徑

十卷

曾氏元生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齋峰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
大學演正藏於家

邵氏葵春秋通義

未見

張氏深清介齋讀春秋編

十二卷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又云兵燹之餘學徒解散文集跋十後抱苦心力實不逮則是書殆後不果續也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終

弟子平湖洪　較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五

任氏公輔春秋明辨 程氏本義作集解

宋志十一卷

佚

黎氏良能左氏釋疑

宋志一卷

佚

左氏譜學

宋志一卷

佚

趙氏震揆春秋類論

宋志四十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趙氏類論一條曰左氏之誣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有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匪躬蹇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

鄧氏珽春秋類對

佚

裴氏昌德春秋傳類音
宋志十卷
佚
韓氏台春秋左氏傳口音
宋志二卷
佚
陳氏德寧公羊新例
宋志十四卷
佚
穀梁新例
宋志六卷
佚

張氏聆春秋排門顯義
宋志十卷
佚
袁氏希政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張氏德昌春秋傳類
宋志十卷
佚
沈氏緯春秋諫類
宋志二卷
佚

王文仲孚春秋類聚
宋志五卷
佚
黃氏彬春秋叙鑑
宋志三卷
佚
洪氏勲春秋圖鑑
宋志五卷
佚
毛氏叡春秋守鑑
宋志一卷
佚

塗氏昭度春秋科義雋覽
宋志十卷
佚
春秋應判
宋志四十卷
佚
丁氏書昌春秋解問
宋志一卷
佚
邵氏川春秋括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英春秋列國圖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十二國年歷

宋志一卷

佚

謝氏堅春秋纖英

宋志二卷

佚

周氏彥熠春秋名義 程氏本義作明義

宋志二卷

佚

程端學曰廣信人

毛氏邦彥春秋正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三衢人

胡氏定春秋解

宋志十二卷

佚

王氏汝猷春秋外傳

宋志十五卷

佚

程端學曰不目之傳

薛氏元齡春秋大旨

佚

王氏友左傳類對賦

宋志六卷

佚

蕭氏之英春秋三傳合璧要覽

宋志二卷

佚

宋氏定春秋新義

佚

張氏應霖春秋纂說

佚

朱氏由義春秋解

佚

趙氏與權春秋奏議

佚

程端學曰字說道號存齋四明人

方氏九思春秋或問

佚

田氏君右春秋管見

佚

嚴氏鈐春秋微

佚

程端學曰字少胡四明人

熊氏春秋志

失

程端學曰四明人

延陵先生春秋講義

宋志二卷

佚

房氏春秋說

佚

范仲淹序曰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遺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𨚍邱賈之傳頗多求釋而嘉王

之言尚或失之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成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和聖門室循師道率屬辭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愧

[illegible]四陳氏春秋說

佚

東[illegible]徐氏春秋經旨

佚

莆田方氏春秋集解

失

三山林氏春秋類考

佚

神章江氏春秋說

佚

楊氏春秋辨要

佚

孔氏春秋書法

佚

范氏春秋斷例

佚

王氏春秋直解

佚

陳氏春秋解義

佚

鄭氏春秋纂記宋志作纂例

宋志一卷

佚

陳氏春秋世家

佚

張氏春秋列傳

佚

亡名氏春秋扶懸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策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夾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釋疑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春秋直指

宋志三卷

佚

春秋類

宋志六卷

佚

春秋例

宋志六卷

佚

春秋表記

宋志[illegible]卷

佚

春秋王侯世系本義作世系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鑑

通志三卷

佚

春秋機要

通志一卷

佚

春秋國君名例

通志一卷

佚

留史春秋卦名

通志一卷

佚

春秋蒙求

三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

下庭端門蒙求十卷俞序之

人作初學

宋志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通志十卷

佚

春秋氏族名謚譜

通志五卷

佚

春秋指甲子

佚

春秋地名譜

佚

春秋災異應錄

佚

春秋三傳分門事類

宋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莫詳誰氏所編以類相從而分其門也

釋贊寧駁春秋繁露

二篇

佚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事柳仲塗開因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教者亦不至於迷復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終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撰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六

馬氏定國春秋傳

佚

杜氏瑛春秋地理原委

十卷

佚

馬祖常作碑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世祖徵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杜門謝客潛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天歷己巳以孫秉彝貴贈官翰林學士資德大夫勛上護軍齊魏國公諡文獻

敖氏銓春秋備忘

三十卷

佚

明三傳例

八卷

佚

吳澄序曰春秋魯史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魯史所記聖人修之者似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

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
辭謂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爲何如也
蓋自周轍東王迹息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爲政
以覇而關王以夷狄而猾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
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
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
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然此意也當
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遠者乎然則三傳
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嘗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
與經異者惑焉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滋甚及觀
范氏傳序審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

吹起聚訟辨好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
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
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必稱敬先生與臣
識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
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觀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二十卷其
三傳例八卷精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殆誠受讀學之三
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稿
遍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極深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
勤決擇之審至謹至嚴惕惕然入佛易可謂篤志窮經者
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政屬予序其端明惜春秋
一經自一非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今於衆言淆亂之
中折衷以歸於一其誠有補於後學豈之庸下有志於斯

者亦得因先生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異以自
考遂不讓而爲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今翰參知政事之
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郟城簿改白水令值中州多虞
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舊
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爲大寧先生云
黃溍曰金之鉅儒大理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
世資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淮恭發橐其遺
請張君子長爲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

續屏山杜氏春秋遺說

八卷

佚

張萱曰敬氏續杜屏山遺說從孫儼編內曲折辨論扶持

左氏問故訂疑爲左設也

鄭氏玉春秋外傳

八十一卷

佚

經自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
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卦明窮之理而輒繫之
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
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占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
王周公孔子孟軻皆窮矣拘而以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
修六經尼不遇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
敬常遺朱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

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
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賦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
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而無所爲而後
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搆兵幾
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繼持節使宋諭
以弭兵息民意而嘉完崇偽沮爲狀丘狗於儀真之揚子
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
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從嘗昧以自速戾
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於天不以道
窮於予也豈可以人窮之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
絕哉河陽苟宗道嘗受業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
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

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
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
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
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
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
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
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
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
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間訛缺誤戾者甚衆俟
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知吾患難之意
云暇具草以授宗道俾爲之序以冠篇首
又自序春秋本原曰春秋以一字爲義一句爲法雖

經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
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
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說其
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
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
作室必先定規矩量其高卑廣狹間架棟宇有成室於胸
中而後其備則不狃於素聖人制作 垂訓萬世又非
一事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
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體然後有一定不易
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綱在綱
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
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

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適同從之然後順流而下則浩乎
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
其類而爲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
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
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
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
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
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
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較服爲中國之
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楚遂霸故吳越又次之
中國之所以衰由外狄之强也又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
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

春分於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
前命辨其朔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
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為
升大之階登道之門耳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
一章一句鋪為餘言而已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
於其外為數萬餘言不亦泛濫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
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為辭說欲後人之說
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為之
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伏羲畫八卦之從重
而為六十四而為之辭分而為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為
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為未足又從而為彖象文言繫辭說
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為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

之經猶若是況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為之
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多援易書詩禮以經明經
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耳亦未敢謂之詳也
又自序春秋三傳折衷曰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
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覈究竟精粗并舉本末具
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為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
意示聖人之大道不敢躐等獨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
定章句音義次為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
及傳尊經也然傳為經作經以傳著雖以尊經傳亦不可
廢也春秋以口授而浸失其傳然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
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學者未分說者不一
而作者於多歧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絕於秦復

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
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鉤校備為剖決徵諸大典大法
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
傳之不可自夫傳學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
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
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
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
遑從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羅夫昏斷以凋落蓋其
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於
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
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
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為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學

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
為忠恕則子孝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
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述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
事春秋無義戰討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
啟諸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
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為之傳
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
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
為左氏學者謂為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為經
作傳邱明謂見稱於仲尼而與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
及焉而不列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以入經大法不授之

顏曾之徒而獨授之邱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
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
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
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
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閒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
則邱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
恥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
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諸弟子記述之書如
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
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
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邱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
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邱明也則邱明殆

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
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邱明
魯史也杜預序謂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
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庾氏之類仲
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閒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
爲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邱明
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
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
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
曾申之徒猶之記錄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
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
子守而夫之又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

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
邱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
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
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
之傳共爲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
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說之以
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而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
而皆不與焉獨與邱明共之乎親受傳者猶不敢與又況
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
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
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

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
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
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自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
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
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
一閔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illegible]年定公元年稱子沈
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
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二年十四年僖公十七
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
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
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
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

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
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
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
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
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
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
其述伯玉則說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援
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
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
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
樂道之歟孔門之高第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
者而屢稱焉故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

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
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君之傳以樂
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
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
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
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
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曾子故其
傳經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靡縟典贍而約
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援公穀二氏口授其
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
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
如子思足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

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
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
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
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
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
義例典禮爲本不惟爭他以遏眾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
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注以明所得雖遠
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
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
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衰矣唐興
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注以疏三傳而穎達
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

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真
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辨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
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
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
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
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韋遂謂三傳當束高閣
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
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並出各爲作傳以
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
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
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
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

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
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
不我欺也不我誣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
本之基得矣今於聖經下各以三家之說以左氏為按故
先之且變其錯繆之弊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
公穀二氏說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
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注則或去或取各見於
本傳下從而為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
之說同於真是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
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
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為據使不相矛盾而胎合於經庶幾

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為諸儒所亂而學者
知所從不茫然惑從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
而為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
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
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
無所逃為道受責亦所甘心焉爾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終

弟子高郵陸　瑅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七

李氏立道 春秋貫串

佚

鄭文原志墓曰李氏世居處之龍泉先生諱立道字成甫為湖州歸安尉推恩擢山水勝地使隸養祖姚授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嘗手抄春秋左氏傳考撫史記國語諸國名諡同異及論著事蹟顛末名曰春秋貫串

彭氏絲 春秋辨疑

未見

劉氏淵 春秋例義

佚

春秋續傳記

佚

左傳紀事本末

佚

胡氏炳文 春秋集解　指掌圖

俱未見

陳氏樸 春秋三傳節注

未見

外氏復 春秋會傳 一作成紀

未見

吳澂序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乎中矣世之學春秋者率謂聖人有意於褒貶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而況後之注釋者乎或棄經而任傳或臆度而巧說幾若舞文弄法之吏然觀者見其不背於理不悖於教莫之瑕疵又孰能紬繹屬辭比事之文而得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哉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矣唐之下起者獨究聖人之旨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稍其次也澂於此一傳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不敢以示人今讀章熊復庵可所輯會傳同者已十之七八諸家集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熊君謹厚醇正篤志務學其可為通經之士云

南昌府志復字庶可新建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四方來學者常數百人門人稱之曰函雨先生

徐氏安道左傳事類

未見

吳澂序曰杜元凱讀左傳法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淵哉乎其言也豈惟讀左傳為然凡讀他書皆然朱元明以徐安道所類左傳事類示予夫作文欲用事而貪檢閱記纂不為無功也用心如此亦勤矣以此之勤誦元凱之法俾左氏一書淪浹貫徹於胸中俾有所用隨取隨足無施而不可則又何有出於記纂之外者安道武陵李父子溪翁賞之

張氏紹春秋要旨

佚

吳澂序曰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旨也古今春秋傳序注家奚翅百數或則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端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觀其序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於千萬世者哉書予余故識其篇端

程氏直方春秋諸傳考正

未見

春秋會通

未見

俞氏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十二卷

存

皐自述凡例曰自晉杜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考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為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為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

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為會而後會矣
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歸字雖同而其義則
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
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此譏其過時始
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又
喜其歸異其詞以嘉之也凡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
如弒君奔一也而內奔書遜弒君一也而內弒書薨不地
殺公子一也而內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
又如易田書假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門鄭以會伐而朝
書如凡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也是
皆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

沈潛反復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
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吳澂序曰古之學者篤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
氏穀梁氏之徒既傳其師之說以為傳而其間有稱子公
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
以為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
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趙氏
遂合二師之說為纂例為辨疑淳書至今與趙之學得以
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皋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
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
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說擇之精語之審粹然純正經
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

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嘉其有篤
厚篤實之風乃為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
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皋字心遠居朱子之
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
若是者鮮矣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張萱曰元泰定間新安俞皋述取諸家之說融會之系以
三傳其大旨宗趙良鈞
黄虞稷曰皋字心遠新安人泰定間師事宋進士趙良鈞
良鈞仕宋為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皋
以所聞於師者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
未及

程氏龍春秋辨疑

佚

葉氏王道左氏窺斑

佚

戴表元序曰夫子沒遺言之著於世者為經學者為經學
者各為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
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
佁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盡與夫
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為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
以盡春秋哉學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
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
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嚴并欲倣其法删繁去
冗定為一書以達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范葉

別鎬以為二編之法雖在所取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以
來皆直取春秋為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
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
峰衆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逵奇珍異貨目
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
以左氏竅斑示予予讀之彷彿見當時也問書之所由成
則方備嘗從事於科舉之年君以脫棄久矣嗟夫此豈若予
乍少見淺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吳氏化龍左氏蒙求

佚

戴表元序曰吳伯秀為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寒同枕饑同
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

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辦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
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
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嵬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
者班班進中余甚愧而慕之以為爲儒不當如是耶別十
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請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
勞蓋是年齒亦皆壯強自度非作吏必將有所著見於時
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頹困者十年顛蒼髮枯皆欲成
老翁於是予始偷其舊業譔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討
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
就往失之而已而伯秀以所學識鉛汲汲論篇學乃方闡
則以興身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論賢否之迹
皆綜理纂組成一書而用左氏傳自其少時即以精熟蓋
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為蒙求以便學余讀之如斷
流之斤蟲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
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
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稿余雖坐前
累不可望有所進抑猶得於勇夫之旁垂涎於能人之餘
意氣以求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俞氏漢春秋傳

三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漢字仲雲諸暨人撰春秋三十卷進呈書付
禮部刊行辟為儒學官不就卒友人私謚曰文惠
黃虞稷曰字仲雲諸暨人所纂書元時命禮部下江浙儒

學刊板授書院山長不赴

單氏庚金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

佚

春秋傳說集要

十二卷

佚

戴表元作志曰剡源有為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
範不得志於貢舉隱遯深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
經傳遺言沈潛磨治其書已脫稿者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
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出得以依據又纂春秋正經題為

春秋傳說集畧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輯
諸論語說約者若干卷

劉氏莊孫春秋本義
二十卷
佚
袁桷曰劉隱君論春秋爲魯史之舊是則發先儒之遺旨

陳氏則通鐵山先生春秋提綱
十卷
存
胡先世序曰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曾天地
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謂
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槩括諸傳包舉無遺願於聖人

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潤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
思儒者之行闢答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顧
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
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
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毛氏申子春秋類傳
未見
吳澂曰吳卿春秋類傳擇佳雖有一二處與鄙說不同然
大綱領皆精當
田澤曰春秋[illegible]後儒之說但祖三傳如釋例長歷集解
詞人贊此義而之類間於世者不啻百餘家不爲不多然
元年春王正月之義終無確論雖胡氏有夏時冠周月之
說陽氏有改正之論而學者質以古今之正義終不能無
疑是皆守三傳之失昧作經之旨故也蜀儒王申子所解
春秋類傳則曰有貶無褒乃夫子一部法書出乎周公之
禮則入乎夫子之法撥亂反正無罪不書其志封疆者所
以著侵奪之罪也其志世次者所以著篡弒之罪也志禮
樂志正朔者著僭竊無王之罪也志官職志兵刑者著違
制害民之罪也謂侯國不合自稱元年故書元年謂魯不
合以子月爲春故書春謂舉世不知有王故書王謂子月
非正月故書正發此義例類成一書皆先賢所未發深得
聖人之本旨
佚

呂氏椿春秋精義
佚

閩書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葵學隱居教授

郭氏隆春秋傳論隆或作錞
十卷
佚
長樂縣志郭隆字德基宋紹定進士至元中泉山書院山
長遷吳江州教授再調興化有春秋傳論十卷四書易皆
有述人稱梅西先生

吳氏澂春秋纂言
十二卷總例二卷
存
澄自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
[illegible]人[illegible]入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illegible]諸家之

三名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做纂例爲總例七篇初一宗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對文善惡必見聖人何容心哉蕩蕩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孰謂自謂之竊取兩漢未學詎可得與於斯乎

黃虞稷曰草廬春秋纂言嘉靖中嘉興知府蔣若愚刻之郡齋湛若水爲之序

齊氏履謙春秋諸國統紀

六卷

存

履謙自序曰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

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爲言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未明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爲叙類私之巾箱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

吳澂序曰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沒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千有餘年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孰論者夫孰從而正之有或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寔書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

月書日爲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輕予奪之哉觀齊履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隨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於經續數旁通務合書法餘非關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蓋予之所可慶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耳而非苟爲言也不具九方皋相馬之眼者又焉能識之伯恒父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觀其二書之成寔不誣於心與二書胥何易春秋也

物觀茲曰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
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
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尊實周之宗國幽
厲傷之合魯矣適奉舉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
正必曰王正所謂託始於茲以懷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
若文武成康之時也而外禮命皆有其人非止於詳内
畧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有不可變而變者
則所以爲常者王人次封爵此常也王會上兵謀從謀逆
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名號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
而偶秦楚吳越則栢舅甥之宗太伯仲雍之胄夏后氏
之胄鬻熊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過亂
基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偪外夷日侵誓盟征伐彼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攝
與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
於侯邦篤衣冠於左袵不知言者也貫自變請竊疑列國
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舉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責
幾實屬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
以爲爲會而作則始將終衣而原於與禮命討者果然天
下手抑私一魯乎艱難無患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
師嘗願求之大方以使久教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
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
而爲之書也間嘗叙類成書曰從周說紀降周於魯尊爲
內辭也先齊於晉以罰功誅也黜荊及吳懲僭以正也其
道名分之患所以經緯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于
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
辭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當知春秋幾何不爲孔門游夏
之罪人哉

潘氏曲春秋述解

佚

安氏熙春秋左氏綱目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深於六經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
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做通鑑綱
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
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
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可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

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絶筆於
莊公十二年

劉氏彭壽春秋正經句釋

佚

春秋澤存

佚

歐陽原功志曰彭壽字壽翁姓衡山縣教諭與士習之美
遂留居焉以春秋發第賜同進士出身終淳安縣尹

按壽翁爲泉環先生淵之子其曰春秋澤存者衍
父書而作也

臧氏夢解春秋發微

一卷

佚

吳氏迂左傳義例

佚

左傳分記

佚

李氏應龍春秋纂例

佚

閩書李應龍字玉林光澤人至元中薦為白鹿洞書院山
長及漳州路儒學教授俱不赴

尹氏用和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尹用和安福人有春秋通旨傳於世

黃氏琢春秋舉要

佚

江西通志黃琢字玉潤吉水人以春秋教授鄉里

蔣氏宗簡春秋三傳要義

佚

許氏謙春秋溫故管闚

未見

陸元輔曰先生於春秋有溫故管闚又著三傳疏例義例

未成

黃氏景昌春秋公穀舉傳

佚

吳萊序曰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

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擯別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
古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成斷之於聖心豈
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
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
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
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
再燔於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竄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蒐
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
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
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
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
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

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
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
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
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嗛嫌者哉不然
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箕戮擴奮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
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祕不以示人西狩之二
年孔子在是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
得其人亦宜秘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記魯悼知伯
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
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尋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
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他說
以明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屏也昔者劉

豈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
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
爲春秋者亦欲合三家紛讎於天下之理不協於克一而
後世之議且密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何以調人爲哉故
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
子又嗣爲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
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
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爲必得聖人之心者吾
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又曰黃隱君諱景昌字明
遠世爲婺之浦江人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口說相傳至
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緒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
下遵賢傳訛舛誣濫不敢較也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四　一六

代用正日夜食之辨凜凜不可犯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
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
千言隱君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晰文極多
此最其善持論者

張氏君立春秋集議

佚

許有壬序曰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
經而爲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爲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
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皆蘊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
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取士三傳並用諸家之
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各家名氏者
況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爲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
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
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愈遠精密之說各尊所聞
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
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
義也如此則傳注之說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
家之論或全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議擷衆長
萃於一歷歷精覈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
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
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議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
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迺觀集議
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說㝡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
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經義考　卷一百九十四　一七

楊氏如山春秋旨要

十卷

佚

鎭江府志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請
漕舉宋亡不仕大德閒起爲淮海書院山長因家京口著
春秋旨要十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終

弟子長洲陳睿思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八

程氏端學春秋本義

三十卷

存

春秋三傳辨疑

二十卷

存

春秋或問

十卷

存

端學自序本義曰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霸定夷夏防微愼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民志既安奸僞不作孔子生於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陵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內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人思斁絕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見行事皆其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已之所當免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而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謂也若邵子謂録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襃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抵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孫泰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襃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李秀巖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周淡南諸儒雖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探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已意於其未備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斂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耳

張天祐序曰四明時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未有能盡合聖人作經之初意於是本程朱之論疑平

生心力研諸說之合經旨者為本義以發之訂三傳之不
合於經者為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
作或問以明之書成而先生卒翰苑諸公欲進於朝由是
移文浙東憲司俾鋟梓以傳遂達于帥府於是管七
路儒學出帑以助之至正三年夏五月命工因循未克就
五年冬十一月僉憲余公士嶷廷至郡久知是書能折
衷諸說辯析精微深得聖人之旨不可緩也委自監郡與
天祐從事刊梓急不敢仰承所託朝夕視事不一月而工
畢實是年之十二月甲子也天祐備員府幕與先生之兄
敬叔父交且久今又獲見此書之成故樂而道之也然此
特記其歲月云爾若夫此書之發揮聖經亦忠後學則亦
不待贊述

嚴萱曰元至正間四明程端學本程子之學析衷百家而
為之說

寧波府志程端學字時叔慶元人至治元年進士官國子
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在國學時斷春秋在六籍中
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
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
司取其書板行天下

黃溍撰程端學墓誌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故采前代說
春秋凡百三十家表裏同異湛思二十餘年作本義以發
聖人之經旨復作辨疑以正三傳之缺繆作或問以較諸
儒之異同又刪約一卷所以著作之意也

虞氏清世春秋說

未見

閩書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累官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
誥國史院編修官出為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號為樵
水先生

蘇天爵作碑曰閩有名士黃清老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
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
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

俞氏師魯春秋說

未見

徽州府志俞師魯字唯道婺源人至治中薦授廣德路學
教授改松江府知事

戚氏崇僧春秋纂例原旨

二卷

未見

春秋學講

一卷

未見

黃溍作墓志曰君諱崇僧字仲咸金華人從鄉先生許公
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呂公汲
創義塾聚族人子弟使就學委君主教事扁其室曰朝陽
人稱之曰朝陽先生

馮氏翼翁春秋集解

佚

春秋大義

鄭氏杓春秋解義或作衷義

決

佚

劉書杓字子經福州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

袁氏桷春秋說

佚

鄧氏序甫春秋集傳

佚

袁桷序曰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惡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竟書而不隱逮於戰國執簡侍史者

猶守而未變然而攻劫凌滅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於列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曰幸論素而無所傳遺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為之書以信於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為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輒輒殺季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辨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不相并而玩猶搜摘守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亡漢俊大儒義例以明聖人之意釋義與例不得而盡廢其說則不免於牽引穿鑿以附春秋也越而明興傳而著論之於是奧義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自見於是以外者必請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

焉若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曰章隆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鄒淳翁既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為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作春秋其謹嚴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終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吳氏敬讀經賦

一卷

佚

嚴州府志敬字朝陽淳安人泰定中登第任峽州路經歷方道經師之

林氏泉生春秋論斷

吳海志墓狀曰公諱泉生字清源居永福章山治春秋獨得微旨天曆庚午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遷永嘉縣尹調漳州推官陞奉政大夫知福州事擢翰林待制退居召入為翰林直學士卒謚文敏公文辭名海內巡於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

佚

劉氏聞春秋通旨

江西通志劉聞字文庭安福人天曆進士官太常博士遷翰林院編修進修撰出知沔陽府

方氏某春秋集釋

十卷

未見

浙江通志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逢辰曾孫至順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洪武初再召不起

李氏 昶 春秋左氏遺意

一卷

佚

元史本傳李昶字士都東平人累官吏部尚書

昔從援曰祖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昶承家學集諸家之說而折衷之

蘇氏 亨九 春秋經世

佚

春秋大旨

佚

韓易曰北野先生字伯覺又字仁仲福安人弱冠游太學連魁館時大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生歸隱於建陽之唐石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著春秋經世春秋大旨凡數十萬言

呂氏 材 春秋說

佚

王氏 惟賢 春秋旨要

十二卷

佚

寧波府志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

萬氏 思恭 春秋百問

六卷

佚

楊維楨序曰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樸以其傳之不廣也將鋟諸梓而徵予為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矣不知為何人所書或以為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為何時人然其設為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實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今孟生勿秘所授而未及板行於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不遠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辯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能疑而未求釋於心而遽覩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不為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為益為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按春秋百問作於萬思恭江氏藻疏嘗采其說

曾氏 震 春秋五傳

佚

李祁序曰春秋經世之書以記約其志詳其旨意深以遠左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意見為傳不無異同自是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略有折衷矣

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立法之意至爲精詳然學
者困於繙閱每歎未有能合爲一書者廬陵樵南曾君峩
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次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
氏之說附於後蓋陳氏之於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霸
之盛衰反覆乎夷夏之消長又推明乎氏不書之旨以見
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於見使讀者一展卷而諸
傳皆得焉其有便於學者甚大凡胡氏自所引用皆分注
其下而又以列類編以附於本其有功於聖經者其溥或者
謂此書無所取舍不能成一家書予謂使曾君以一己之
見取諸說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
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書也今備列五傳使學者自擇
焉豈非斯文之大全與書成而鋟梓乃復得安成劉彥
方相其成其有功於斯文又甚溥予喜是書之有成而又
嘉劉氏之能相之也故爲記之若夫擇諸說之長以求合
乎聖人之旨意則又存諸其人焉

張氏樞春秋三傳歸一義

三十卷

佚

黃溍作墓表曰徵士金華張樞子長言學春秋者必始於
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
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
金華府志張樞東陽人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
史奏辟爲長史辭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仍以疾辭歸卒

汪氏汝懋春秋大義

一百卷

佚

戴良作志曰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遷睦之青溪今淳安
縣也以薦授丹陽縣學教諭陞鄉郡教授調將仕佐郎浙
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

柳氏□春秋□□

二十卷

未見

鍾氏伯紀春秋案斷補遺

佚

戴良序曰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
其意以爲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
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爲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
而或昧焉今故採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
下間有未足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蓋取程叔子傳
爲案經爲斷語也予讀之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
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
徵矣然左氏熟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
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書出始知以聖
人手筆之書析衷諸家之是非而陋已亡逸缺足而後爲
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間雖互有得失能不倚會三家之
說者鮮矣到康侯程子之學既然有志於發揮而其未
也當宋之南渡之後千餘年置紹興王聘川之禁擱乘

其斯敗亡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爲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爲僞學之書而不敢發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爲主本則以二綱九法粲然具見於之字而場屋之腐生小儒之曲士因而附轉微文破碎大道有可嗤笑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之在春秋天下之有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壞篡弑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

子之刑書而天門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者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上既不惑於褒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傳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簡而無遺約而無闕殆發古學者焉然且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考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爲多[illegible]可以見[illegible]求之[illegible]紛歧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或不能無故其[illegible]所謂經之旨聖人之[illegible]於[illegible]門如聞其詞而說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來淞上函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爲我序之嗟乎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衷諸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譬諸飫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旨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illegible]如者此以爲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潘氏著聖筆全經

佚

貢師泰志墓[illegible]君諱著字澤民嘉興人受易於竹岡葉氏再從吳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尋爲廣德學錄改銅陵教諭以內艱去服除調烏程終湖州路儒學正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終

弟子歸安江　發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九

吳氏師道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吳淵穎集作補說

十二卷

未見

師道自序曰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授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濫說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來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蘇許呂氏各稱名家然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爲案經爲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尤發其端中更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慣歎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左氏自謂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不繫則斷而信經又謂左氏傳通諸史敍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寖失本真要在詳攷而精擇之可謂適而不悖者也然自今觀之信經棄傳者殊少昧惑於左氏者尚多未免迂經旨以從紀載之誤不得已而間採諸家意雖近厚而不自知其失也若其憤王氏廢經之害閔衰世而愛弱主因說以寓諫諷故其爲言或勁而微邀激而小不平其他義之不足以示勸戒者多闕如

論大要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爲上則不可言也故子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穿鑿以見朱子考訂諸經畧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削之旨又曰己與聖人仲尼心契然後可斷其書今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天豈易知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義之正則談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焉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明當反復誦詠輒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附以見焉雖冒昧不韙而庶幾於胡之大意因以識區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願爲是當忠臣而無於亂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吳萊序曰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試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況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宋人正傳聞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吳子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說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耳自聖人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

成敗之紛慶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
皋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
周公之舊典禮經皆不復講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
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
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
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
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也其予奪陟降與其錯置之間先
後有倫紀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參人情之
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務稱前却必得其
宜變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嘗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
制度罰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
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

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歸
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
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
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
且以爲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
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紓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
而亂據之而愈亟者煩苛刻虐得不至於秦人持法而毀
然乎嗚呼二或之論識其所以誣乎聖人時中體道之大
權者又將何以讀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
春秋乃廢斥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於忘有穿
鑿巧爲傳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設有精義至
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爲能通
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
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
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
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
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旨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
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
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
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萊春秋傳授譜

一卷

未見

萊自序曰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
十百家之學學日彩傳日繁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
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
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安立諸老生從
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
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
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
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專意於訓詁注左則
元凱河洛則虞自是學三變矣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
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兩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
理之極致者則唐啖陸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
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下當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

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文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泉虞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嗟呼讙吁學者之憂也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恐得而譜是書因變之極也因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誰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

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

二卷

未見

某自序曰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以禮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也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亦然而欲論春秋之理有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

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弒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弒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處此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

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弒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尊周之好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窮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皆所以半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存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不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之耳至其末年天不王霸不競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勢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則泥於讖緯違矣孔子則

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
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强爲此論者哉又幸因此有是而
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懼者先
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宣文成之春秋有襄昭
定哀之春秋此二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
以爲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宋濂作碑曰先生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
以理折衷之譬如法家奏讞傳讞爰書既得其情而曲
直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
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別如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
完

吳氏儀春秋釋傳

未見

春秋類編

未見

春秋五傳論辨

未見

宋濂曰金谿吳先生儀明善登鄉先達虞文靖公之門博
綜群書至正丙申舉於鄉會海内兵起無意北上下帷講
授凡所敷繹皆五經奥義不拘泥於箋記而人亦自暢曉
先秉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
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釋傳曰類編曰五傳論辨辭義嚴
密多先儒所未言
儀成授司業金谿人時稱爲東吳先生伯宗之父也

黃氏澤春秋旨要

佚

二傳義例考

佚

春秋筆削本旨

佚

春秋諸侯取女立子通考

佚

趙汸狀曰先生於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
要則在考核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
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
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

春王正月辨又以爲說春秋者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
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說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
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
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說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
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
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郊甲辨凡如是
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
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有史可修亦未
爲知聖人也又以爲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
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游夏不能贊[illegible]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同其文

然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矣乃作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其全解則未嘗脫稾以示人也

卓爾康曰先生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博物考古之功其見於師說者足參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覩全書微旨未暢

王氏元杰春秋讞義

十二卷

存

干文傳序曰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為萬世立王法敘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

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綱淪法斁亂亦極矣夫子生於斯時慨聖王之不作慮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紊春秋者王道之日月也曲禮作而[illegible]春秋作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illegible]法度也春秋明貴賤而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於經猶元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作事本於心事有萬變之不同理無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皆易以盡事物之變其理一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間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理此心未審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之上易禮詩書俱著訓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中吳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考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例書集注集義語錄紫陽宗旨乃摘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

釋詞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於夫天人相與之言古今事物之變微辭奧義何敢仰窺聖人之精微其於尊君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與夫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

黃虞稷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值兵興不復任教授於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六終

柴子桐城方世舉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

鄭氏玉春秋經傳闕疑

二十卷

存

玉自序曰嗚呼夫子集羣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其為目也則因講信修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為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為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為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鑿及觀其著述之意則若故為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為說家自為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嘗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為今之計莫若博采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謬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閒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為目而小字疏之於下敘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為之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為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為附會必欲求得其情事得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刺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滋久殘闕尤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為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為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覆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況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俟檢閱備遺忘而已

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焉

徐尊生曰讀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只闕疑二字可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

喬孫獻文後序曰闕疑者先世祖師山公所集也公覃思理學發明經旨於春秋有闕疑於易有附注從徒數百教化大行至正中徵爲翰林待制至上都遇疾而還時四方大亂我太祖起兵淮左自稱吳公丁酉秋命鄧愈取徽州明年强致先生從政弗屈縊卒以闕疑屬門人王友直播行之而不克荷又遭族氏内相搆怨其書日晦雖有達者亦不爲意嗚呼豐城之劍非雷煥不能知荆山之璞遇卞

和而後爲寶自公至今一百餘年始一見之家居不啻如獲拱璧然昔亡數紙搜求未得偶於宗人笥中得錄爲全書噫亦難矣頗以傳寫脫誤字意外說文也不肖嘗病之竊忘其陋參互考正亦合義焉或難曰春秋於宗國諱多婉辭今子先哲纂是書也將以繼往開來而是非無隱得無戾乎予曰不然春秋褒貶之書也尊王賤霸歸於中道耳所以經明大義傳闡幽微若夫裝飾矜詫膠於偏見致經本旨黯然弗彰其弊滋甚且伸臆說以害公議回護以誤後人爲者識者所譏又何以揄揚先烈而垂法將來難者唯唯而退於是摭紀此書顛晦之迹以見繼述之艱云

陸元輔曰春秋闕疑師山集群儒之說而略參已意爲之予嘗得抄本於張庶常尊家凡十四册板心有師山書院四字因久客京師家人移居失去至今思之如喪良朋也

李氏廉春秋諸傳會通

二十四卷 萬歷書目二十卷

存

廉自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眞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

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待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予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比經類傳所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揣謭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

豐城楊恭乃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竣功矣毋求
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於篇端與
我同志尚加訂正焉

梁寅曰安成李君廉行節聞於鄉以春秋冠江西之士及
再舉遂登進士第授豫章郡錄事

楊士奇曰春秋會通二十四卷千家所藏者分為四冊吾
郡安福李廉先生所輯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
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遇
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
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國朝修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
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錄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於是世之
知先生益少矣夫士君子所為求安於其心而已豈計其

在外者然先賢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泯而弗著哉今世所
傳先生死事者見於元江西廉訪使趙璞求贈謚奏文予
近得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謹錄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
者知先生於春秋不徒能明之蓋嶄然於科目有光也

張萱曰元至正間廬陵李廉編先左氏次公穀次杜氏何
氏范氏次疏義總之以胡氏為主而陳氏之後傳張氏之
集傳皆並列之

王氏莊春秋釋疑

佚

朱善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其辭嚴其義精當時高
弟若游夏之徒尚不能贊一辭況去聖既遠公穀左氏互
有得失專門之學各尊所聞而不能以相通甲是乙非紛

如聚訟學者莫知適從若夫折衷群言而卓然遠識者孰能
會衆說而一之哉邵陽王守正當其未仕之時潛心
是書聖經賢傳靡不通貫乃取諸家之說反覆尋究參互
考訂設為問答以釋群疑號東嵐問答出以示予俾而讀
之若網之在綱秩然有條而不紊若珠之在貫纍乎相屬
而無閒可謂明白簡要者矣俟同請予序諸卷端予惟昔
殷侑御注公羊春秋既成而以序文屬諸韓子韓子之學
不可謂不博矣而猶自視欿然願得先執經以傳所學然
後秉筆以序其注其不敢苟也如此若善者孫陋草昧雖
嘗習讀然於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法褒善貶惡之微旨則
茫乎其未有聞也雖欲挂名卷端自託不朽得無犯不韙
之罪歟然近年以來經學寥寥學者無所師承是編若出

使諸生習而通之豈不足以辨疑解惑開發聰明故承俟
之命不復辭謹識之卷端俾習是經者得而覽焉庶亦知
趨向取舍之正云

曾氏元傳左氏本末

未見

楊維楨序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
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
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
誼復傳左氏河間獻王進於成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
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而學者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
其後有杜預復表章之而作集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
又身為國史欲記本末者當推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

聖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
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
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寶開曹元博氏
復事類以證傳求傳以合經為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類
之精切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
氏作傳為仲尼素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
元博等其本末亦為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
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詭事往往駁過於經
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
又愛而知其惡者為邪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
吾言勉諸

魏氏德剛春秋左氏傳類編

未見

楊維楨序曰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
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
識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
白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
之勞於是類編者出焉錢唐魏生德剛初授春秋得學於
鹿君之邵應君發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亦必生
為是説其叙曰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
為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其錄既成徵余
名余謂左氏以撮其會要約之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
之是編亦微可以軼小大哉予今用功之勤仰傳之
成以傳公羊門之法亦且求合以為序予於春秋者有

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欲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
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
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
遺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
以定是於傳家無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
勉之哉

陳氏禎春秋玉鑰匙

一卷

存

黃虞稷曰又豐人元季舉榜進士官翰林待制

陳氏大倫春秋手鏡

佚

紹興府志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學於吳淵穎絕意仕進
以教授為業

呂氏貞春秋素斷

佚

楊氏維楨春秋定是錄 或作春秋大意

未見

維楨自序曰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
論者皆誣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
揚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
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所待而蔽者十五六
明日者祛其蔽而通之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予惑三
家説有蔽焉而學者又不識其蔽而植黨爭角是非

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由諸子是引
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旣晦於求經
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滋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求
自投以翳者也維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
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為定是錄說出於經雖
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
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
曰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後之君子儻以鉞猶未是
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左氏君子議

未見

春秋胡傳補正

未見

王氏和春秋主意

十卷

佚

劉三吾表墓曰相字吾素吉水人元延祐中宋本榜進士
以史當余闕薦官國子助教拜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
官

魯氏淵春秋節傳

佚

浙江通志魯淵字道源淳安人至正辛卯舉進士為華亭
丞入明聘不起學者稱岐山先生

榮氏源春秋纂

小宋

佚

黄虞稷曰深字淵仲江西樂平人元徽州路學教授明[illegible]
陶安薦其學以老疾辭不赴

張氏夫名春秋經說

佚

張以寧序曰詩有序乎古無有也春秋有傳乎古無有也
曷為無有也詩有序春秋有傳則定於一矣四詩三傳何
其言人人若是殊乎古者詩以誦不以讀以聲不以文義
其無序故也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
秋十六年壬戌孔子卒春秋者聖人晚年之書乎定哀之
際多微辭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當其時傳定未之有也

當其時未之有則傳之者後之人也春秋者聖人之心也
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
交質劉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
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
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
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由唐宋以來能不惑乎
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
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參政
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備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
且聖人之作春秋豈徒託之空言將以見諸行事撥亂世
反之正耳先生雖進而勿退其仕也以道其言於當世一
旨深明治亂之源欲使萬世不拔之基君子以為

深知春秋王學孔子以尊吞幷最經第有司而用世實甚
可恐終再沒而無聞也讀先生之書惕然愧以思惟當棄
去彼官以相從事於群經庶其可以附所見而或有傳
乎

陳氏失名春秋類編傳集

佚

吳汝序曰斫輪與蓋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體措
棟梁楹桷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車室非有假於
分而求其所以爲完車全室不若是其詳不可也子朱子
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
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從步而異狀精一槩之說

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某示予
所著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廣例論類
粲然蓋有得於子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假分合於人
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屬辭所以合比事所以析不知比事是舍輪與蓋軫而
言車離棟梁榱桷而求室也知比事而不知屬辭則車與
室其亡判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君其有以識是乎夫極
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無以得其全體味君其有
以識是矣

費氏春秋歸

佚

按貢師泰有別費秀才所著春秋歸詩八[illegible]

山雪滿頭一生辛苦著春秋抱書不向公車獻適
使頻頻謁者求翁子行年當富貴虞卿終老豈窮
愁玉杯繁露應非舊吏請先生爲校讐今其書不
復可得并名字亦無攷矣

亡名氏春秋通天竅

一卷

未見

春秋透天關

二卷

未見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終

秀水　朱彝尊錫鬯　撰
男　昆田　挍

春秋三十一

趙氏汸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汸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生義後世舍二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

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

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
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
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
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
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
五或畧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
不朝正内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
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
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
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
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
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

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
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
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
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吳楚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
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
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
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
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
謹内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
以攘卻爲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
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
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

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
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
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
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
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
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内外之無別
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
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
月爲畧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
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
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
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每爲經緯無

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
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
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
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録
則爲褒惡而見録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
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
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
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
則謂之實録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
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
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

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旣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六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其不燦然各有條理者經雜亂深恐失墜乃稍錄爲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眞者皆傳以己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弱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倪尚誼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稾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歲成編旣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稾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者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感疾彌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謝世矣尚誼受教門墻頗久獲覩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抄閱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稾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思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迄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悉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背據隱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閒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旣脫稾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

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閒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傳時濟恐其秘録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寂司訓鍾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示訓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元之亂甚於春秋於是居東山集傳屬辭之作同吾夫子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於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之旨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

問學不存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
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埽之役
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為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汸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
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
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
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
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
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

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
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
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
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
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僭瀆悖倫而春秋之旨亂
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
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
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
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
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
舉得之為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
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

者則無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取數焉
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
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
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
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制作
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
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為實錄之
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
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
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
大凡有八篇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
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焉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魯舊

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
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
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
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夷
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
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
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
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
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與數焉故其八曰辭從主人
是皆所謂議而弗辯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說教則
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辭辨析類為
凡若干條隨條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

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
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
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
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
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
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
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
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
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
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
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

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
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
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
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
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其學以積
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
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
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
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
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
歿已久矣子常竊獨精思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
旦豁然有所悟入以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

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
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書
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晦昧難通歷數百
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
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
竊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
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
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做
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
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
變也又其後也解者眾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
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

建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
類辭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
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
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微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
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
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
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卒勤鑽摩不為不久卒昧眾
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
其書之首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
見其義精例密成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
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
作者之旨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汸歙休寧人隱居東山雖

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子尊之爲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聯事彬體大思精眞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間亦有穿鑿補過頊屑雜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十卷

存

汸自序曰黄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杜元凱爲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灼窺其蹟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衆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爲益甚多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爲先儒所攻者并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儒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汸序曰黄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蹤跡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爲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眞若所得未完而亟爲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爲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户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汸自弱冠即往拜先生於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爲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汸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没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　又自述曰黄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内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既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撫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爲春秋師說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黄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說以爲學者用力之階

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

傳補注十卷糾說三卷皆居敬所按定始資中黄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黄先生東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意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

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黄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蒐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黄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黄公起居先生聞曰為言黄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通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

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摘其新意極論得失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横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東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

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黄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黄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黄先生力排衆說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誼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懸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與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

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黄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錢謙益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庋越漢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終

弟子和州傅彥忠覆校